

克魯泡特金全集第三卷

0553

07.13

# 一個反抗者的話

畢 譯

北京鋼鐵學院  
圖書館藏

2054



平明書店出版

I1  
L3

克魯泡特金全集第三卷  
一個反抗者的話

畢修勺譯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GJ025870



平明書店刊行

Opere Complete di Pietro Kropotkin

第三卷 革命與社會主義

# PAROLE DI UN RIBELLE

Traduzione cinese con note di

Pi Sleou-Tsio

Prefazione di Li Pei-Kan

Edizioni Ping-Ming

1948, Shanghai.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初版

基本定價十五元正

譯者 畢修勾

編者 許崇清

出版者 世界書局

代售處 上海出版批發



上海鉅鹿路一零八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封面油畫像嘯壘繪

## 俄法獄中記

這是自傳的姊妹篇，敘述作者在俄法兩國牢獄中的見聞和感想。作者更著重牢獄生活給與囚人之道德的影響，因此本書曾被H. 譚理斯視為犯罪學方面之重要的參考資料。本書因忠實地描繪了俄國監獄的黑暗面，深觸帝俄政府之忌，刊行不久，即由帝俄政府利用外交與經濟的力量使出版書局燬版。全世界中僅少數公立圖書館藏有此書。

## 俄國文學的理想與現實

這是一部俄國文學史的名著。作者比許多作家都更了解他的本國人和他們的文學。什麼抓住了俄國人的心，也就抓住了作者的心。而且他還會用適當的語言把牠表現出來。所以他是俄國文學的最好的解釋者。在本書裏他不但忠實的繪出俄國文學的全貌，抓住俄國文學的社會的意義及背景，還在俄國文學中看出了爭自由鬥爭的發展和一個民族的渴望。作者在麵包與自由中所表示過的藝術觀念和社會思想在這裏也有闡明。



P. A. Kropotkin

(1886年)

## 目次

第一章	現勢	1
第二章	國家的瓦解	9
第三章	革命的必要	17
第四章	下次的革命	25
第五章	政治的權利	33
第六章	告青年	41
第七章	戰爭	79
第八章	革命黨之少數	89
第九章	秩序	99
第十章	公社	107

第十一章	巴黎公社	121
第十二章	土地問題	143
第十三章	代議政府	167
第十四章	法律與強權	211
第十五章	革命政府	211
第十六章	都是社會主義者	261
第十七章	反抗的精神	269
第十八章	理論與實際	299
第十九章	充公	307
	跋	335
	索引	353

Y

三

3



## 第一章

## 現 勢

我們堅決地正闊大步，向着震動一時的革命邁進，這革命將如1848年的一樣，爆發於一國而使四鄰各國皆起響應，澈底地推翻現社會的根基，另予以新的生命源泉。

爲着肯定我們的說話，我們用不到引用德國著名歷史家<sup>1</sup>和意大利大哲學家<sup>2</sup>的論據；雖然，他們在深刻地研究過近代的歷史之後，都一致推斷這世紀<sup>3</sup>的末葉必然要產生驚人的大革命。只要把環繞於我們四周的事實和這最近二十年展示於我們目前的情景，觀察一下，我們便會不遲疑地相信我們的斷語並不錯誤。

我們觀察的結果，只見灰色的畫布上顯出兩種特著的事實：一種是平民的覺醒，另一種是統治階級的道德，智慧和經濟的破

---

1 見宜微寓斯的十九世紀史導言 (GERVINUS: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u dix-neuvième siècle*)——著者。

2 見法拉里的國是 (FERRARI: *La raison d'Etat*)——著者。

3 指十九世紀。——譯者。

產，以及有閒階級想阻止平民覺醒的徒勞無功和奄奄待斃。

是的，平民已經覺醒了。

今天，不論在窄悶的工廠或黑暗的小飯店，屋頂的粗劣住室或礦坑的潮濕隧道，到處醞釀着一個新的世界。這些為資產階級所蔑視，所恐懼，而給一般大改造家以改造靈感的羣衆，也已開始討論社會經濟和政治組織的最困難的問題了，他們受着正義感的驅使，已得到很多新的結論。他們直截了當地剖析現社會的癥結，新的意向於是產生了，新的概念因而形成了。

在衆說紛紜，莫衷一是的爭辯聲中，已有兩種基本的觀念，逐漸響亮起來：一是廢除私有財產，實行共產主義<sup>4</sup>；二是消滅國家，建設自由公社和國際勞働者的總聯合。兩條不同的路綫指向相同的目的：平等，這所謂平等並不是資產階級書於國旗和法律中，以便更容易壓迫生產者的虛偽平等，而是土地，資本，勞働皆歸衆人公有的真正平等。

統治階級以暴力撲滅這些意向是無濟於事的。他們以獨斷的手段，逮捕革命黨人入獄，消燬革命的書籍，也是勞而無功的。新的思想沁入人們的精神，一般人心皆為所動，他們現在希望新社會，正如昔時農奴之加入十字軍，希望東方有自由土地與富饒

<sup>4</sup> 並非馬克思派的共產主義。——譯者

國家一樣。思想一時不爆發，一時留於沉睡中是可能的；如果有人阻止它生出地面，它便能毀蝕土地；不久，它將乘隙而出，其力將更大於從前。你們請看法國社會主義的覺醒吧，在這十五年（從1864年到1879年）<sup>5</sup>的短時間中，社會主義的第二次覺醒何等有力！波濤低下，再起時一定更高。新思想只要在起初試驗，稍有成功，一般人便會見出它的簡單與優點。一種嘗試的成功與衆人覺到自己有力量，便能予平民以豪俠的興奮。

這個時期已經不遠了。一切都從它即來：貧困使不幸者反省，即不得已的失業也使有頭腦的人離開工場的狹隘範圍，走入廣大的街市，因而漸漸認識統治階級的罪惡與無能。

這些統治階級現在究竟在做些什麼呢？

當自然科學一日千里地進步，使我們回想到大革命將近時的十八世紀；當大膽的發明家每日在替人類制服自然的力量，以鬥爭開闢新的視綫時，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竟聳聳地留着：安然重囑其陳言腐語。

在實際的生活中，這些統治階級或者進步一些吧？——還是一樣！他們固執而熱心地搖動其國旗的破布，他們盡力維持自

<sup>5</sup> 1864年是國際勞工協會成立的一年。巴黎公社失敗後法國勞動運動也就消沈了，到1878年才又興盛起來。——譯者（俄文本註）。

私的個人主義，竭誠保護人對人，國對國的競爭，並拼命堅持集權國家的專斷。

他們自保護政策而自由貿易，自自由貿易而保護政策，自反動而自由主義，自自由主義而反動，自無神論而奇異儀式，自奇異儀式而無神論。他們胆小如鼠，時常目光向着過去，時常不能實現任何持久的事物。

他們所做的一切適與他們所預許的，成一反比。

他們曾預許我們保障勞働的自由，而現在却使我們做工場，廠主與工頭的奴隸。他們曾以組織工業，保障我們的安適自任，而現在却給我們以連續不斷的工業恐慌和貧困；他們曾允許我們有受教育的機會，而現在却壓迫我們沒有求學的可能；他們曾以政治的自由預許我們，而現在却陷我們於循環的反動中；他們曾說我們將享受和平的幸福，而現在却要我們忍受戰爭，無窮盡戰爭的苦痛。

總之，他們對於自己的諾言，一概不遵守。

但是平民已開始厭煩了；他們讓資產階級嘲笑與統治，經過這樣久的時間之後，現在已開始自問他們的處境了。

回答是在歐洲現在的經濟情況中。

從前工業的恐慌是一時的災患，現在已成為慢性的病症了。

棉業的恐慌，金屬業的恐慌，鐘錶業的恐慌等今日都同時發生了，而且成爲常有的現象。

據統計，現在歐洲失業的人數已達數百萬，從這城到那城，到處流浪而乞食的遊民也有數萬人之多。他們到處騷動，以威脅的態度，要求“工作或麵包”；如1789年的法國農民在貴族佔爲私有的富饒土地上找不到一塊耕種的土地，和一把耨地的鶴嘴鋤，鵠形菜色徘徊於荒漠的大路一樣；今日的工人也因少數逸惰者的剝奪，兩手空空地找不到生產所必需的工具與原料。

大工業生地被破壞了，如雪斐爾德<sup>6</sup>的大城市也變成荒漠了。英國貧困，尤其是英國爲最貧困，因爲那邊的“經濟學家”最完善地實行他們的原則；阿爾薩斯<sup>7</sup>貧困；意大利與西班牙飢饉。失業遍地皆是，與失業相依的，便是拮据，或貧困；兒童餓得不成人樣，臉上皆現青灰色，（插圖 3.）婦人過了一冬幾乎老了五年；疾病，大刀濶斧地在工人隊伍中殺害生靈，——看！他們的制度使我們處在何等悲慘的情況裏面<sup>8</sup>！

6 Sheffield 在英國約克郡(Yorkshire)，人口約四十餘萬。——譯者。

7 Alsace 在萊因河與佛日山脈間，爲德法兩國爭奪的省分，作者寫此書時屬德國。——譯者。

8 這幾行是在1879年寫的，直到1887年它們還與實際情形相符。這種經濟恐慌整整繼續了八年，以後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飢饉現象稍減。但也爲時不久。某一些國家內的恐慌自然繼續存在，而每次恐慌發生總有千萬人失業挨餓。——著者（俄文本註）。

可是他們還向我們大談其“生產過剩”！生產過剩？當礦工積煤如山，而自己沒有煤過冬，這是生產過剩麼？當織工織布數千百丈而不能給他們衣衫襤褸的孩子做一件襯衫，這是生產過剩嗎？當泥水匠建築宏大的宮室，而自住惡劣的小屋，當女工製造衣衫美麗的木偶，而自身沒有一塊破布禦寒，這是生產過剩嗎？

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工業組織嗎？如更恰當地說，這不過是資本以飢餓制馭工人的秘密同盟罷了。

據人告訴我們，資本，這積聚在少數人手中的人類勞働的產物，因缺乏安全的保障，已逃避開農業與工業了。

那末，當它脫出保險箱之後，究竟棲止在什麼地方呢？

不用說，它會被人安置在更有利的所在。它去裝飾蘇丹的後宮，它去供給戰爭，幫俄國人去打土耳其人，同時又幫土耳其人去打俄國人。

或者它去創設不以生產為目的的股份公司，而準備於兩年內不顧信義地破產，好使提早退股的創辦人大股東們賺得數百萬代表“計劃利益”的法郎。

或者它去哥塔（Gothard）<sup>9</sup>日本，如必要時，薩哈拉沙漠，建築無用的鐵路，使創辦人羅斯齊爾特<sup>10</sup>總工程師與企業家等，

可發數百萬的橫財。

然而資本的最大出路還在投機事業或交易所的大賭博中。資本家壟斷小麥與棉花的價格，任其如意漲跌；他們的投機一直伸展到政治的領域，若有改革或外交方面特別變動的風聲，他們即隨着這些風聲作買賣；如我們每天所聽見似的，政府的官吏也往往參加這些投機的勾當。

投機事業殺害工業，他們就叫這做商務的聰明經理，就爲這種理由，——他們說——我們應該維持商務！

簡言之，經濟的混亂已達到極點了。

不過此種混亂不能長久持續下去。平民已不願忍受這些因統治階級的貪心而產生的恐慌了；他們願意藉勞働而生活，而不願終身受着貧困的煩擾；他們有時雖得着慈善事業的可恥賑濟，有二三年相當安定的工作，可是得值不多，操作過苦，他們再也不願過着此種生活了。

勞働者已覺到統治階級的無能了：他們無能懂得新的意向；無能管理工業；無能組織生產與交換。<sup>9</sup>

平民不久將宣告資產階級的末日了。待有相當的機會，他

---

<sup>9</sup> 聖哥倫波道在蘇格蘭阿爾比斯山中，1828年造成，長約九公里半。

——譯者。

<sup>10</sup> ROTHSCHILD, 歐洲富豪（猶太籍）。——譯者。

一個反抗者的話

們就將自己組織起來，料理自己的事務。

這個時期就會到來，因為侵害工業的種種缺點以及如春風融雪似的實現於我們目前的國家瓦解，也在催促它早日蒞臨。



## 第二章

# 國家的瓦解

假如“工商業的混亂”，“資本主義的崩潰”這幾個字能概括歐洲經濟的現狀，那末，政治的現狀，亦可用“國家將破產”，“國家已在瓦解路上疾馳”等字句來形容。

試以歐洲現在的一切國家而論，從憲兵獨裁制的俄羅斯一直到資產階級專權的瑞士，你們總找不出一個國家，（瑞典與挪威二國或者不在此例）<sup>11</sup>不是放快脚步向這“瓦解”以及因這瓦解而起的革命邁進。

這些國家，好比失了能力的老人，面皮緊繃，脚步顫動，又加以身患痼疾，絕對不能接受新思想的潮流，他們耗盡餘力，猶不自量，猶不愛惜殘年，偏要時常如鄉愚潑婦一樣，彼此撕打，以加速其本身的滅亡。

一種無可救藥的病症已置一切國家於死地：這就是暮年與衰老。把衆人所有的事務交給少數人任意處置的國家，這請人

---

<sup>11</sup> 我們都知道奧與挪威現在也已不在例外了——著者。

代庖的人類組織，已經不合時宜了。人類已準備好新的聯合方式了。

歐洲的老大國家，自十八世紀發達到極點以後，今日已進衰落的途徑，已到老弱的時期了。一般人民——尤其是拉丁民族的人民——早已想把這種阻止他們自由發展的權力取消，而代以省自治，地方自治，以及各工團自治的組織，他們用不到什麼權力來代他們發號施令，他們只以衆人自由合意的契約，就夠維持他們彼此間的秩序了。

這是現在已露端倪的“歷史變象”，任何東西都不能阻止牠的實現。

假如統治階級還懂得一點時務，還明瞭自己的地位，那末，他們一定會很熱心地歡迎這些意向。可惜他們毫不覺悟，死守“傳統”的偏見，心中祇存着金錢的崇拜，非但不肯協助這些思潮的發展，而反以全副的精神阻礙它們；他們勢必領着我們走上暴烈的革命。人類的願望終有實現的一日，可是要藉大炮的轟擊，機關槍的發射與大火的赤燄。

當中古各種制度遭受崩潰，新生國家出現於歐洲，並以征服詭計與暗殺等方法鞏固其根基，擴大其勢力的時候<sup>12</sup>，它們干涉人類事務的範圍還不甚大。

今日的國家已干涉我們生活的一切表現了。自搖籃以至墳墓，它把我們緊摟在它的懷抱中。有時是省政府或縣政府，有時是鄉鎮公所，我們走一步路都有這些東西跟在後邊，每條路的旁邊都有它們的蹤跡出現。它們壓制我們，約束我們，無時不與我們為難。

它們替我們的一切行動立法。法律，命令——命令，法律，這些破紙現已堆積如山；就是最勤勉的律師，拼了一生的精力，也讀不盡，理不清了。另一方面，國家每天又創立好些新的機關，使其與舊的壞的合用，它建造複雜難解的機器，即使負責管理的專門家也感覺頭痛。

它製造整批的官僚，爪足鈎曲如蜘蛛，他們的宇宙只在辦公室的齷齪玻璃以內，他們的知識只在桌上荒謬與難懂的爛紙堆中；他們是掠奪的黑羣，他們只以金錢為宗教，以參加紅，紫，白，藍，的黨派為掛慮，他們入黨的唯一目的，就是設法少做工作多賺薪俸。

結果如何，我們是太清楚了。國家活動中也有一部份能使

12 KOSTOMAROV 在他的關於專制政治之發展的文章中卓絕地敘述了國家權力在俄國的發達。這文章載於他的“專門論文”中，但歐洲使者上面發表的論文也值得一讀。——著者（俄文本註）。

N. I. 科斯多馬洛夫(1817—1885)，俄國歷史家，1859—62年任彼得堡大學史學教授。——編者。

那些不幸而與它們接近的人們滿意麼？自出世數百年以來，經過無數次的改良，它們的任務中，也有一部份不是完全無能的證明麼？

國家向人民徵收的無量數與時俱增的租稅，總不敷牠的浪費；它的存在總是損害我們的子孫；它負債，它已走上破產的斜坡。

歐洲各國的公債已達到難以令人置信的龐大數目，差不多已超過千億法郎了<sup>13</sup>。即使國家的“一切”收入“到最後一個小錢為止”都用作償還這些債務，十五年也不能還清。何況這些債務，非但不會減少而反每日增加呢。國家的需要時常超過它的力量，這是事理使然，無可避免。它必須擴大它的職權，凡是新上台的政黨，都必然要為它的羽翼創設新的位置，以為他們噉飯之地：這是命定的法則。

所以這些欠額，這些公債，即在和平的時期，已是向上增添。一旦發生戰爭，國債就會立刻增到不可思議的數目。這是永無止境的；要想跳出這個“迷宮”，簡直是不可能的<sup>14</sup>。

國家已開足馬力走向“破產”或“倒賬”，各國的人民已厭倦了，再不願每年將這四十萬萬法郎的利息付給銀行家；他們將宣

<sup>13</sup> 現在已經超過二三十倍了。——著者（俄文本註）。

告國家破產，將請這些銀行家自己去鋤地，如果他們肚餓要吃的時候。

誰說到“國家”就必然要說到“戰爭”。國家設法並應該設法自強，比它的鄰國更強；否則，它將是鄰國手中的玩物。它必然要竭其所能削弱別國的勢力與財富，強迫它們接受自己的法律，政治與商約，使自己可以任意致富。為霸權的鬥爭，是資產階級經濟組織的基礎，同時也是它的政治組織的根本。所以戰爭今日已成為歐洲的合規情況，普丹，普奧，普法的戰爭，東方的戰爭，阿富汗的戰爭連續不斷地發生。新的戰爭已在醞釀，俄英普丹等國家早已準備好它們的軍隊，不久就會下令開戰。總之，人們已種下“三十年戰爭”的種子了<sup>15</sup>。

---

14 美國顯然是個例外。可是我們得記住以前美國土地蘊藏之富到了不可相信的地步。現在美國土地的寶藏已被種種方式的投機家掠奪了，那情形並不亞於俄國奧倫堡一帶，而且美洲共和國已經開始在擴大國家權力，並創設義務的或支薪的官職。——著者（俄文本註）。

15 我寫上面幾行文字時所作的預言不幸完全應驗。到現在我們已經有了1900年英國和布埃爾人的戰爭，1904年日俄戰爭，1912年塞爾維亞與保加利亞對土耳其的戰爭，最後便是1914—1918年的歐戰，它們證實了我們的一切預言。——著者（俄文本註）。

在歐戰後發生的大小戰爭很多，最後釀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現在戰爭剛剛停止一年，強國又在作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準備了。——譯者。

戰爭同時又是失業，恐慌，租稅增加，債台高築；此外每一戰爭又是國家道德的破產；每次戰爭之後，人民總覺得國家的無能；就在它主要的職權上也處處表示它的庸懦；它幾乎不知道組織國上的防禦；即使勝利了，它也脫不了失敗。我們只要看看德法二國，因1870年戰爭而生的許多新思想的萌芽就可以知道了；我們只要看看東方戰爭在俄國所引起的不滿意，就可明白一個大概了。

戰爭與軍備可以毀壞國家；它們促成國家道德與經濟的破產。再經過一兩次的大戰，就可以把國家這架壞機器完全拆毀了。

外戰之旁尚有內爭。

昔時以爲是保護衆人或抑強扶弱的國家，今日已成爲富家壓迫窮人的工具，地主箝制農民的堡壘了。

我們稱之爲“國家”的這架大機器究竟有什麼用處呢？——用來阻止資本家剝削工人，地主搶劫農夫嗎？用來保護我們反抗債主麼？當貧困婦人，只有清水去安慰啼哭於無乳胸前的小兒，它能給我們以食物嗎？

不，千次不！國家，它就是剝削，投機與壟斷的保護者，它就是劫掠結果的私有財產的支柱。赤手空拳的無產階級，既無

可保的財產，就毋需希望國家來施恩，它不過是竭力阻止其解放的特殊機關罷了。

一切都是爲着逸惰的所有主，一切都是反對勞苦的無產者的！從年輕時就已教壞兒童的資產階級的教育，使青年的腦中塞滿反平等的成見；教會擾亂女子的精神；法律阻止“休戚相關”(Solidarité)<sup>16</sup> 及平等思想的交換；金錢賄買勞動界先驅的人格，監獄與任意施放的機關槍封閉不願接受賄賂者的嘴巴。看，這就是國家！

這會持久嗎？顯然是不可能的。人類中生產一切的整個階級不能時常維持專門反對自己的組織。不論在俄羅斯的暴政或甘必大<sup>17</sup>派的虛偽之下，到處不滿意的人民都要反叛了。今日的歷史，就是特權階級的統治者反對人民平等趨向的鬥爭史。這鬥爭是今日一般統治者的主要工作，它支配他們的行爲，今天並不是公益的原則或理由來決定某種法律或某種政令的頒佈；今日政府中人所關心的只是保持特權壓迫平民的鬥爭而已。

單這鬥爭，就足以動搖最強固的政治組織，假如我們所說的

16 休戚相關即是連帶的關係。甲地的飢荒影響乙地的幸福；A城的疫病威脅B城的健康；某一職業的工資減少牽動整個工人階級的生活等等即是休戚相關的事實。——譯者。

17 L. GAMBETTA (1838—1882)，法國政治家，1870年普法戰爭中法皇拿破崙三世戰敗被擒後，甘必大領導共和黨人組織國防政府，抵抗普軍，執政凡五個月。德軍退出後，巴黎人民起義，推翻當時中央政府，成立巴黎公社。——譯者。

一個反抗者的話

國家，由於歷史必然的結果，已經走上衰老的末路，假如它們已經開足馬力趨向“破產”，甚或爲着私利，已經互相衝突；最後，假如被壓迫者都已開始厭惡國家，假如這麼多的原因都集中在同一目的，那末，鬥爭的結果一定是毫無可疑的；代表力量的平民，一定會戰勝他們的統治者；國家的崩潰只是極短的時間的問題罷了，最安靜的哲學家也會看見行將降臨的大革命的火光。



### 第三章

## 革命的必要

在人類生活的有些時代，一種可怖的動搖，一種深入社會臟腑的混亂，就一切的關係說，實在是必要的。這些時代的有心人都開始對自己說世事再不能這樣下去了；非有不可測的大事來突然截斷歷史的線索，將陷於污穢中的人類救出，使其走上新道路，探索大“未知”，追求新理想與傾向新生活不可。換言之，他們已覺到革命的必要，這革命是廣大的，不妥協的，它不但推翻以冷酷壟斷投機及作偽為基礎的經濟制度，不但傾覆以詭計陰謀及欺騙為少數人統治方法的政治體系，而且動搖社會的智慧與道德生活，它震撼麻木，整頓風氣，它把崇高的熱情，偉大的興奮，寬宏的獻身等虎虎有生氣的靈感吹入瀰漫着惡情劣欲，狹隘欺詐的當時環境。

在這些時代，倨傲的平庸，壓迫不屈膝於要人腳前的智慧，“適中”的狹小道德佔着上峯，卑鄙的自私主義盤據着一般人的腦筋，——在這些時代，革命成爲一種需要，社會一切階級的誠實人都祈求革命的颶風，希望它以燃燒的氣流，燬滅侵蝕我們的

黑死疫，焚淨損害我們的惡病菌；掃除壓迫我們窒息我們，使我們缺乏空氣與光明的這一切過去的殘渣，使未來的整個世界有活潑少壯與誠實的新生氣。

發生於這些時代的不只是麵包的問題了，反靜止的進步，反愚昧的人類發展，反惡臭停滯的活動等等問題也隨着起來了。

歷史給我們保存着這樣時代的回憶，這就是羅馬帝國的衰亡；人類今日要經過第二次的同樣時代。

如衰亡時的羅馬人一樣，我們現在也站在精神的深刻的改變之前了，只要有便利的機會，它們就可以成爲事實。在經濟的領域，革命若是必要的，在政治的領域，革命若成爲不可缺少的良藥，那末，在道德的領域，我們更加需要革命。

社會的每一成員對於其他的個人，若沒有道德的關係，若沒有不久便將成爲習慣的某些義務，社會的存在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在一切人類的團體中都能找到這些道德的關係與這些社交的習慣；我們見它們在原始的蠻族中非常發達，非常嚴格地實行於日常的生活中，這些蠻族可以說是最初人類的殘餘樣品。

但是資產與地位的不平等，人剝削人的壟斷，少數人壓迫羣衆的統治，在時代的過程中，逐漸來損壞這些社會原始生活的寶貴產物。以剝削與欺詐爲基礎的工商業，自稱“政府”者的統治

不能與這些道德的原則並存；完全以“休戚相關”爲起點，今日還繼續存在於少數原始部落中的生活方式，在所謂文明的世界上已無立足的餘地了。其實，資本家與被剝削的工人，軍隊領袖與兵士，統治者與被治者，彼此間能有哪一種，“休戚相關”的存在呢？

同時我們可見到宗教的虛偽道德起而代替個人與其任何同胞一體的原始道德；宗教設法以詭辯證明剝削與統治的正當，它們對於兩者只譴責其過於殘酷的表演。它們使個人對於他的同胞不必遵守道德的義務，它們強迫個人崇奉一個無上的神明，服從一個不可見的上帝，我們只要好好供養他的侍僕（教士）就能避免他的憤怒，買得他的恩惠。

但是今日個人，團體，民族與大陸間的關係逐漸密切起來，人類因而不得不有新的道德義務。宗教的信仰日益消滅的時候，人類覺到，要想自己幸福，不是對一個未知的存在，而是對日常與自己有關係的同胞，必須定下若干應守的義務。他們已開始明瞭孤立個人的幸福是不可能的；他只能在一切人的幸福，全人羣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與日俱增，無限廣大的人類道德的積極原則將起而代替“勿盜竊，勿殺害——”等宗教道德的訓誡。個人與全體的“休戚相關”的情感將排斥先瀆犯而後能以獻祭求恕的上帝的禁令，新的道德將對我們說：“假如你自

己願意幸福，你應對別人做你自己願意別人對你做的事情”<sup>18</sup> 這簡單的名言，科學的歸納，與宗教的訓誡完全不同，它突然開闢出人類完善與改良的大道。

在如此崇高如此簡單的原則上重整我們關係的必要，每日更有力地接觸於我們的腦際。但是，只要剝削與統治，虛偽與詭計仍留為我們社會組織的基礎，這一方面的成功是絕對無望的。

成千的例子可以引來作為我們立論的依據。我們於此只舉出一個最可怕的例證，就是我們的兒童。現社會對兒童究竟做了些什麼呢？

人類自野蠻狀態歷盡艱苦，逐漸進步到今日情形，敬愛兒童是他們在發展過程中所獲得的一個最優美的性質。多少次我們見到心術最壞的人也在兒童的微笑之前解除了武裝！唉！不幸，這敬愛的情感今日也已煙消雲散了，在我們今日的社會中，兒童若不是為滿足獸慾的玩具，即是屬於機器的“活肉”。

我們新近見到資產階級怎樣殺害我們的兒童，他們強迫這

---

18 即中國孔子所說：己所欲，施於人的意思。——譯者。

些孱弱的生物在黑暗的工廠中做着長時間的苦工<sup>19</sup>。要他們做苦工，還只在肉體上傷害他們，可以說還不怎樣嚴重；腐敗到骨髓的社會還在道德方面屠殺我們的兒童呢！

現社會強使教育循着舊規，只作熟練的習藝，致大多數兒童於某一年齡一定流露的高尚情感與理想需求，沒有半點活動的餘地，竟讓稍有獨立，詩意與自負性質的少年厭惡學校，不求發展，或到別處去找熱情的出路。有些在小說中尋覓日常生活所缺乏的詩趣；他們腦中裝滿醜惡的，由資產階級製造，為資產階級閱讀，每行只賣兩個或四個銅子的文學，結果如青年的勒曼特爾 (LEMAITRE) 一樣，把另一個兒童的肚剖開，喉割斷，“使自己成為著名的兇犯”。另一些則沉溺於可惡的惡習，自求逸樂；只有平庸的兒童，既無熱情興趣，又無獨立情感的孩子，能無意外地達到他們的“目的”。那些就是未來道德狹窄的資產階級分

<sup>19</sup> 這幾行是看了大西洋月刊 (*Atlantic Monthly*) 勃倫夫人 (MADAME EMMA BROWN) 報告麻沙秋塞 (Massachusetts) 州各工廠的兒童工作之後寫成。——勃倫夫人與一個著名的經濟學家一起，參觀了大多數國營工廠之後，證實沒有一處遵守童工的法律。在每一工廠中，她見到囚犯似的兒童，這些可憐生物的形狀已對她指出他們虛弱的身體中已散有慢性病症的種子，如：血衰症，身體變形與癆瘵等。麻沙秋塞州諸工廠的工人幾乎有半數，——百分之四十四——是十五歲以下的兒童。為什麼製造家要這樣喜歡童工呢？因為後者的工資只佔成年工人的四分之一（百分之二十四）。

我們都知道現在歐洲雖然有所謂保護兒童的法律，可是，到處的工廠，甚至煤礦中依然塞滿低齡的兒童，每日往往做十二小時的工作。——著者。

子，他們不偷路人的手帕，倒是實在的，可是他們却“誠實地”偷竊他們的主顧；他們沒有熱情，可是他們却暗地裏去訪問媒婆，要她“替他們除去日常生活的膩煩”，他們蹲在沼澤中，如果有人胆敢動着他們的污穢，他們就會大叫一聲“莫動”！

看，這是對待我們的男孩子！至於女孩子，資產階級的人們從很小的時候，就將她們教壞了。荒謬的讀物，穿得娼妓似的洋娃娃，母親的服飾與榜樣，閨房的談話——種種情形都使女孩子將來倒入最能出價者的懷中。她從很輕的年齡就在她的四周散下腐敗的種子：工人的孩子們不以羨望的眼睛注視這個裝飾豔麗，舉止嫵雅，十二歲即有妖媚態度的小女子麼？假如母親是有道德的——資產階級婦女們之所謂有道德的——結果將更惡劣！假如孩子是聰明的，是有熱情的，她不久就會認識這兩面道德的真實價值，它勸人，“愛你的同類，但遇可能時可以剝削他！你須有道德，但以某種程度為限——”。她窒息於這滑稽道德的氛圍中，在生活裏找不到半點美的，高雅的，引人入勝的，使人可以嗅到熱情的東西，她當然會低着頭投入第一個來者的懷中，只要她的奢侈欲望，能夠得到滿足。

請考察這些事實，請研究它們的原因，然後再請看看我們說需要一種可怕的革命最後來掃除我們社會一切污濁的根源，是

否有理，因為只要腐敗的原因存在，任何改造都是不可能的。

只要有懶惰階級，以統治我們為名，始終寄生在我們的勞動上，他們總時常是公衆道德的腐敗中心。沉溺酒色的懶惰者，一生只求新的逸樂，心中從沒有什麼“人間休戚相關”的情感，即有，也已被他們生存的原則戕害了，只有最卑鄙的自私念頭，受着他們實際生活的陶冶，他們一定傾向於最粗俗的肉感享樂，他們不但自卑，而且使他們的四周同時墮落。他們以錢袋與畜牲的本能污辱女子與兒童，污辱藝術，戲劇與報紙，他們現在已在進行這醜化的工作；他們將出賣祖國以及祖國的保護者，待他們恐怕失掉錢袋，失掉他們享樂的唯一泉源時，他們就會假手他人來殺害自己祖國的最優秀分子，因為他們自己太卑怯，不敢親自動手來殺人。

這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道德家的書籍也不能改變什麼。疫病已進入我們的大門，我們必須破壞它的根源，即使要使用火與鐵，我們也不要再遲疑了。因為這是人類能否得救的問題。





## 第四章

# 下次的革命

在以上數章中，我們所得的結論是歐洲已在革命騷動的斜坡上了。

研究資產階級手中所組織的生產與交換的方式時，我們見到現在的事物狀態已被不可救藥的腐菌所侵襲；我們見到科學與人道根基的缺乏，社會資本的瘋狂浪費，甚至蔑視社會性一切法則的貪婪好利，繼續不斷的工業鬥爭以及社會的一般紊亂；我們竭誠禱祝革命日子的降臨，像從前宣告王朝崩潰的情形一樣，大家一致喊出：“資產階級崩潰了”的呼聲。

研究國家的發展與其歷史的任務以及今日如何瓦解的情形時，我們見到這種結合的方式在歷史上已盡過它所能盡的任務，今天就在它固有的職權的重壓之下，倒坍下來，只好將它的位置讓給新的組織，後者將以新的原則為基礎，與人類的近代的意向發生更密切的關係。

另一方面，用心觀察過現社會內部思想運動的人們，都很知道人類的思想今日以何種熱烈的情感在重估過去數世紀遺留給

我們的全部價值，並準備以新的哲學與科學的體系，作為將來社會的基礎。現在不單是那班受着過分勞動與過分貧困壓迫的憂鬱的改造家要來批評他們所身受的可恥制度之罪惡，希望較善將來的降臨，甚至學者，雖然在舊成見中長大的學者也漸漸知道動搖他們的舊成見，聽着民衆精神所了解的思想潮流，準備去做這思想潮流的代言人與喉舌了。“批評的大斧盡力剷除過去留給我們作為真理的一切遺產；哲學，自然科學，道德，歷史與藝術等，在這破壞的工作中，一點都不讓保存！”保守派的人都這樣喊着說。是的，一點都不讓保存，甚至你們社會制度的根基——財產與權力，也被工廠的“黑奴”與思想的勞動者所攻擊了，今天不論是關心改革的人，或者怕見自己思想被人施諸實行因而激起街上騷動，掀起他們圖書館的塵埃的學者，也都認為你們的社會是罪惡的淵藪了。

現存制度的衰敗與瓦解，一般的不滿意，新制度的熱烈醞釀與切盼改造的願望，科學哲學與倫理學領域上的批評攻勢與輿論的大騷動，掌握權力者的玩忽冷淡或兇狠抵抗，一遇驚動，還有力量與勇氣阻止新思想的發展。這是大革命前夕常有的社會狀態；我們今日也在這同樣的情況中。這不是好鬧團體的過分興奮或故意搗亂的斷語；而是平靜與科學的觀察給我們揭出

社會的內幕來；就是喜歡以“我們安心吧，我們住所中還沒有危險呢”這句話，自掩其罪惡與冷淡態度的人，也不打自招地承認情勢的日益惡劣了，他們已不知道我們應該走向何處去。不過他們拿這種招認安慰自己之後，立刻轉身去重過無思想的反芻生活。

“但是，這革命，人們已喊得這樣久了”，悲觀主義者在我們旁邊歎息地說，“就是我自己也有一個時期相信它，可是它終於不來呀！”它不來，只爲着等待更成熟的時機呢！一個歷史家論及十八世紀時，曾對我們說，“1754年與1771年這兩次，革命幾乎爆發了”<sup>20</sup>，（我幾乎將它們寫成1848年與1871年——這數目多麼相似）。那兩次革命之所以沒有爆發，不過爲着使它在十八世紀末期產生更有力更豐富的結果。

我們就讓冷淡人們酣睡，悲觀主義者歎息吧：我們還有別的事情要做呢。我們去研究世上這樣多的人所預感所準備的革命應該含着什麼性質，我們對着這個未定的人事，應該採取何種態度吧。

我們不作歷史的預言：因爲尙在胎兒狀態的社會學與現在

---

<sup>20</sup> 見羅根 (FÉLIX ROCQUAIN) 的革命以前的革命精神 (*L'Esprit révolutionnaire avant la Révolution*)——著者。

還很幼稚的歷史學，如歷史家基埃里 (THIERRY)<sup>21</sup> 所說：“不過使真理窒息於人爲程式之下”的歷史學，並不允許我們這樣做，我們只提出幾個非常簡單的問題吧。

即使是暫時吧，我們能夠承認社會各階層中所進行的批判與這知識方面的大改造的工作，能因政府的簡單的變更而即行停頓麼？與日俱增的經濟的不滿，如遇某種特殊的事變，產生某種順利的機會（如權力的瓦解等）能不設法在公衆生活中表現出來麼？

提出這些問題就是解決它們。——回答當然是否定的。

我們能相信英國與愛爾蘭的農民如果見到他們可能佔領他們渴望很久的土地，驅逐他們十分憎惡的地主時，能不利用任何騷動的機會，以實現其日夜追求的願望麼？

我們能相信，如果再發生像 1848 年那樣的歐洲革命，那時法國只會限於罷免當權的甘必大而代以克雷蒙梭<sup>22</sup>，竟不設法去做公社<sup>23</sup>所能做的事業，以改善勞動者的命運麼？我們能相信

21 AUGUSTIN THIERRY 法國歷史家(1795--1856)。——譯者。

22 G. CLEMENCEAU (1841—1929) 法國政治家，世稱老虎總理。——譯者。

23 參看第十一章。——譯者。

法國的農民一見中央政權的解體，能不設法佔領他們鄰人，女修士們的碧綠牧場，並把新近安頓在附近，且曾不斷地擴大其領域的大富翁的田產，沒收為公有麼？我們能相信他們不站在援助他們的革命者一邊，同心協力去實現工作有保障有厚酬的理想麼？

我們能相信意大利西班牙與斯拉夫的農民不作同樣的事情麼？

我們能相信忍受苦痛與貧困，屢次被礦內煤氣所殺的礦工，（插圖 4）今日在軍隊的監視之下，忍氣吞聲，不敢稍露其不滿，倘若看見軍隊解體，兵士不願服從他們長官的時候，能不設法剷除他們的礦主麼？

而蹲在暗濕地窖裏，指凍胃空，自早至夜，終日勞作，仍然得不到一家五口麵包費，眼見兒女，因缺食而消瘦，愈消瘦而愈可愛的手工匠，又怎樣呢？而這個連每夜一個銅子房費都付不出而睡在任何街沿門脚的困苦無告者又怎樣呢？你們以為他們不想在那些富麗的大廈中，找到一間乾暖的房子來安置他們，其實比富有者更清白的家庭麼？你們以為他們不想看公社的倉庫中有充分的麵包可以供給沒有懶惰習慣者的食用；有充分的衣服可以供給工人孩子們的枯瘦肩膀禦寒，正如富有的少爺們拿它穿在細皮嫩肉的身上一樣麼？你們以為衣服襤褸的人們

## 下 次 的 革 命

不知道大城市的倉庫中有可以滿足一切居民需要的貨物麼？你們以爲他們不懂得一切勞動者如果從事於有益的生產而不爲奢侈的物品工作，他們一定能替全公社以及鄰近的其他公社生產充分的必需品麼？

最後，我們能承認這些隨時說，到處講，一遇恐慌時期（我們還記得巴黎被圍的情形吧！）即自動地出現在人人口中的事物，等到平民自覺有力量的日子，不被他們拿來實行麼？

人類的常識已回答了這些問題，請看它的回答吧：

下次的革命將有不同於過去一切革命的普通性質。這不是一國捲入漩渦而是歐洲的多數國家。假如從前限於一地的革命是可能的，那麼今天歐洲因有休戚相關與一切國家沒有固定平衡的關係，稍能經久的地方革命已成爲不可能了。如1848年一樣，一個地方發生騷動，必然得着其他各地的響應，革命之火終必燒遍整個的歐洲。

不過暴動的城市在1848年還能信任政府的變更或憲法的改革，今天却不一樣了。巴黎的工人不會再等待政府——就是自由公社的也一樣——來完成他們的願望了；他們要自己起來進行自己的事業，並且自己認爲“這也一樣會成功的”！

俄國的人民也不待制憲會議來給他們以領有所耕土地的權

利：他們若稍想成功，必須自己去力爭；他們已在進行了，不斷的騷動就是一個好例。西班牙與意大利的情形也是一樣；德國的工人即使有一個時期受着中央集權者的欺騙，一切事務均待柏林的電報來決定，鄰國的榜樣與自己領袖的無能已給他們指出革命的真確道路。所以下次革命的特性將是這樣：各處的人民將自動起來作經濟革命的嘗試，他們決不期待這革命如天賜的食物一般自空而降。

但是——我們已看見悲觀主義者，嘴邊露着惡意的微笑，走來向我們提出：“幾個疑問，只有幾個疑問”。好吧，讓我們來聽他說，讓我們來回答他吧。





## 第五章

### 政治的權利

資產階級的報紙，每天總以各種聲調，對我們吹噓“政治自由”，“公民的政治權利”如普通選舉，選舉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等等的重要與價值。

他們說：“你們既有這些自由，你們又何必暴動呢？你們有了這些自由，還怕什麼必要的改造，非藉槍炮不能成功麼”！好吧，我們不妨以我們的觀點，以一無所有，向不治人，只有少許權利而有很多義務的無產階級的觀點來分析這些絕妙的“政治自由”，看它們究有多少價值吧。

我們不能像有時人們所說那樣，認為政治的權利對於我們毫無價值。我們十分知道從農奴制度的時期，尤其是從十八世紀這時期以來，人類已得到了很多的進步：現在的平民已不是像從前那樣，一切權利都被剝奪的生物了。法國的農民，已不是如現在的俄國一樣，可以讓人在街上自由鞭撻了<sup>24</sup>。工人，尤其是大城市的工人，在公共的場所，在他的工場以外，已經可以昂

24 這是十九世紀末期的情形，下同。——譯者。

然說是跟任何人一樣的平等了。法國的勞動者已不是從前曾被貴族看作牛馬而無任何人權的奴隸了。靠了偉大的革命，靠了平民所流的熱血，我們已經獲得少數個人的權利，而這些權利的價值也是我們所不願縮減的。

但是我們知道區別，我們說權利是有種種的不同；有一些是有真實的價值，另一些則相反；凡是想把它們混在一起的人都是想欺騙平民的。例如私人的關係中，平民與貴族的平等，個人身體的不可侵犯等等都是他們以絕大的鬥爭得來的，對於平民非常寶貴，如果有人胆敢侵犯這些權利，自然會引起他們的暴動。其他如普通選舉，出版自由等權利，平民對之，却很冷淡，因為他們覺得這些權利給資產階級用作反抗權力與貴族的侵害，的確是很好的，其實只是統治階級維持自己權力的工具罷了。總之，這些權利還算不得真實的政治的權利，因為人民大眾由此得不到半點保障；人們所以還以堂皇的名稱裝飾它們，因為我們的政治辭令只是統治階級為自己的利益與需要，特地創造出來的隱語罷了。

真的，政治的權利若不是那些無力使人尊敬此等權利的人用來保護他們的獨立尊嚴與自由的武器，它又算得什麼呢？它要是不做那些需要解放者的解放工具，它又有什麼效用呢？

必大，俾斯麥<sup>25</sup>與格拉斯頓<sup>26</sup>之流用不到出版與集會的自由，因為他們能寫他們所願寫的，跟他們所願意的人集會，宣傳他們所願宣傳的；他們早被解放了，他們是自由的。說話寫作集會等等自由需要保護的，是那些沒有充分力量使人尊敬他們意志的人。這就是一切政治的權利的由來。

在這一觀點上說，我們所說的政治的權利是否專為這些需要的人們而有呢？

當然不是的。普通選舉有時保護資產階級抵抗中央權力的蹂躪，直到某種程度，使他們為著自衛毋需時常借助於兇險的暴力。它能恢復爭奪權力的兩種力量的平衡，能使他們不會像從前那樣，一定要利用刀劍的相擊。但是要推翻權力，消滅統治，甚或限制兩者的範圍，普通選舉則一無用處。統治者和平解決其爭端的優良武器，對於被統治者，能有什麼好處呢？

普通選舉的歷史不是在那邊替我們說話麼？只要資產階級懼怕普通選舉成為平民手中的武器，平民可以用它來反抗特權者的壓迫時，他們總是竭力反對的。待1848年給他們證明普通選舉不但並不可怕，而反可以用它來鞭策平民，使平民好好地

25 O.F.L. BISMARCK (1815 -- 1898), 德意志帝國第一任首相。——譯者。

26 W. GLADSTONE (1809—1898), 英國政治家，曾先後組閣四次。——譯者。

服從他們指揮的時候，他們就立刻接受了。現在是資產階級本身來做它的保護人了，因為他們知道這是維持他們特權的好武器，至於要用它來反抗資產階級的特權，那是絕對沒有力量的。

出版的自由也是一樣。資產階級維護出版自由的最有決定性的證據是什麼？就是它的無能！是的，它的無能，齊拉丹先生（M. DE GIRARDIN）<sup>27</sup>對於出版無能這題目做了整本的書。他說：“從前人們把術士燒死，因為他們愚蠢，相信這些人物是有無上的能力，今日人們對於出版，也做同樣的蠢事，因為他們也相信它有至高的權威。其實一點也沒有什麼，它不過跟中古的術士一樣的無能。所以再也不必迫害出版物了。”看，這就是齊拉丹先生從前發表過的理論。現在當一般資產階級分子彼此間討論到出版自由的時候，他們又使用什麼維護的論證呢？他們說：“請看英國，瑞士與北美合衆國。那裏的出版是自由的，可是資本家的剝削比任何別的地方都來得穩固，資本的統治比任何別的地方都來得有保障”。他們又添加說：“請讓這些危險的學說自由產生吧。除了借助於暴力之外，我們就沒有別的方法制止那些報紙的聲浪麼？假若革命的出版物，遇着騷動的

<sup>27</sup> 齊拉丹（1806—1881）法國政論家，非常熟悉當時的政情；曾以多登廣告，減低報價的方法，助成新聞紙的改革。——譯者。

機會一旦成爲危險的武器時，那末，我們也還有時間利用種種托詞去消滅它<sup>28</sup>！

對於集會的自由，也是同樣的議論。資產階級說：“我們讓出集會的完全自由吧，它不會損害我們的特權。我們所應該懼怕的是秘密結社，公開集會只是減弱其力量的最好方法。假如遇着過度的激動，公開集會變成危險的時候，我們總有方法撲滅它們，因爲我們握有政府的力量呢”。

“住宅的不可侵犯麼？好吧！請你們把它寫入法典，並在屋頂上呼喊吧”！資產階級的壞蛋這樣說。“我們不願意警察突然來攪亂我們的小家庭。但是我們可以成立秘密辦公處去監視嫌疑分子；我們可以在全國各地派駐暗探，我們可以抄錄危險人物的名單，我們秘密地防備他們。等我們嗅到情形惡化的時候，我們就毫無顧忌地衝進去，管它可侵犯或不可侵犯；我們從床上逮捕人，我們傾箱倒篋，我們到處搜查！尤其是我們大胆衝進去的時候，人們如果喊得太高，我們一樣的囚禁他們並對別的人說：‘先生們，這是不得已呀！公事是公事，我們也是遵

---

28 現在就是這種情形。出版物可以自由講話。在法國和美國報紙主筆可以自由談論暗殺部長的事。可是假如真有人聽從他的意見，殺害部長，那麼不僅兇手連那主筆也會被判處死刑。舉一個不遠的例子，安那其主義者西涅克就因爲發表文章被判死刑（後減爲終身懲役）。——著者（俄文本註）。

命而行呢！’人家一定會讚許我們的！”

“通信的秘密麼？請你到處說，到處寫，到處喊通信是不可侵犯的吧。假如某村辦事處的主任，由於好奇心，拆開了一封信，你們可以立刻將他撤職，並且公開地說他：‘多麼可惡的魔鬼！多麼該死的罪犯！’請你們當心，不要把我們彼此在信中所說的小秘密洩漏出去。但當我們聽到有損害我們特權的陰謀發生時，那末，我們正可以不必客氣：我們拆開一切信件，必要時，我們還可僱用大批人員來做這種工作，如果有人反對，我們正可以如英國一個閣員新近在議會喝彩之下所做過似的，直截了當地回答他們：‘是的，先生們，我們何嘗願意開拆信件，我們實在是硬着心腸，十二分厭惡地做着這件工作；這特別是因為我們的祖國（換言之，貴族與資產階級）已瀕險境呢’……”

看，以上就是這些所謂政治自由的分析。

出版與集會自由，住宅的不可侵犯以及其他等等權利只在平民不用它們來反對特權階級利益的條件之下，纔會被人尊重。一旦他們要用它們來消滅特權的時候，這一切所謂自由，就會被人丟入水中。

這是很自然的。人類只能享受以無上鬥爭取得的權利；只有隨時準備以武器自衛的人們纔有可享的權利。

現在在巴黎街上，人們所以不敢如在敖德沙<sup>29</sup>一樣的隨意鞭撻男女，是因為政府如果胆敢這樣做，人民一定會把執行的人扯為碎片。現在一個貴族出門，他的侍從們所以不敢用鞭杖在街上前後左右地打人，也因為這貴族的侍從們若有這樣的意思，就會當場被人毆死。工人與僱主在路上或公共的場所，所以還有某種平等的存在，也因為工人由以前屢次革命所獲得的個人尊嚴的情感，不允許他在衆人面前忍受僱主的侮辱，與這寫在法律上的所謂權利實在沒有多大關係。

在今日分成主人與奴隸的社會中，真正的自由顯然不能存在；世上只要有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統治者與被治者存在，所謂自由是永無實現的希望。這不是說安那其的革命沒有來掃除社會的界限之前，我們願意看看出版物像在德國那樣的被封鎖，集會自由像在俄國那樣的被廢除，人身不可侵犯像在土耳其那樣的被縮減。我們雖然是資本的奴隸，我們也切盼我們能寫我們所願寫的，能集合我們所願集合的，能組織我們所願組織的，這正是為着擺脫資本的束縛呢。

現在已可以覺悟我們並不是向憲法去要求這些權利，並不

---

29 Odessa, 黑海上的一個海港，屬烏克蘭，今為蘇聯南部的主要城市。  
——譯者。

是什麼法律——一張統治者可以任意扯掉的紙片，能保護我們的自然權利。我們只有在自己組成力量的時候，纔能使別人尊重我們的意志與權利。

我們要獲得說我們所願說，寫我們所願寫的自由麼？我們願意有集會與組織的權利麼？請不必要求下議院批准，也不必請上議院頒佈法律。我們要自己成爲有組織的力量，待有人想阻止我們說話或集會的時候，我們便能抵抗他們；我們要做強者，我們若是強者，我可担保任何人都不敢來損害我們說話，寫作，印刷與集會的自由。我們要是能夠在被壓迫者中間聯合起來，能使成千成萬的人們走到街上，作保護我們權利的示威，任何人都敢與我們爭奪這些權利以及我們知道要求的其他自由。那時，只有那時，凡以前向議會乞求數十年而仍無結果的權利，一下就會落到我們的手中；那時，如此得來的這些權利，總比寫在紙上的來得可靠。

自由不是從天而下，而要我們自己去爭取！



## 第六章

# 告青年

### I

我今天要和一班青年談話。至於那些老年人(這自然是指那些精神上衰老的人)只好請他們把這本書放開,不要去白費他們的眼力讀一本跟他們沒有關係的書。

我假定你大概有了十八或二十歲左右的年紀;你剛剛學完你的手藝,或者剛剛在學校畢業出來;你就要走進實生活裏面去了。我想你的頭腦很清楚,已經擺脫了人家盡力要使你相信的種種迷信;你不害怕魔鬼,你也不去聽那些教士牧師胡說亂道。而且更進一層,我想你還不是一個纨绔子弟,那種人是墮落社會中的不良產物,他們一天穿着時髦的衣服,扮起獼猴般的面孔在馬路上出風頭,在這樣的年紀,他們也已經只知道拚命花費以圖自己享樂了!我假定你和這般人完全相反,你是有良心的,因為這個緣故我纔來和你談話。

我知道一個當頭的問題已經放在你的面前了。你很多次

問過你自己道：“我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呢”？事實上一個人在年青的時節，他就知道他花費好幾年工夫學習了一種職業，研究了一種學問（要注意這種學習和研究的費用都是社會供給他的）並不是想用它去做榨取的工具謀個人的私利；如果他不曾想到將來要應用他的智慧，他的才能，他的學識去幫忙解放那般陷在貧困和愚昧中的人，那麼他就是完完全全墮落了，變壞了。

你是一個有理想的人，可不是嗎？好，讓我們來看看，你要怎樣做，纔可以使你的理想變為現實。

我不知道你生在什麼樣的人家，你的環境怎樣。也許你的命運好，你研究過各種科學；你就要去做醫生，做律師，做文學家或者做科學家了；你的前程是很遠大的；你剛剛走進實生活裏面去的時候，就已經有了豐富的知識和熟練的技能。也許你只是一個普通職工，你的科學知識僅僅限於在初等學校裏學得的那一點兒，可是你却有着機會去直接觀察現在的工人過着怎樣疲勞困苦的生活。

現在就假定你是前一種人，我先和你談談，然後再去和後一種人談話；我以為你是受過科學教育的。假定你要去做一個——醫生。

明天就有一個穿着工衣的男子來請你去給一個婦人看病。

他把你領進一條窄巷子，巷子是那樣的窄，兩邊的住戶差不多可以在過路人的頭上握手；你借着一盞油燈的搖搖欲滅的燈光，在那臭氣薰人的空氣裏爬上鋪滿灰塵的又險又窄的樓梯，爬了兩層，三層，四層，五層，纔進了一間陰暗冷濕的房子，看見那個病人躺在一張破床上，蓋着醜陋的破被，還有幾個臉色蒼白青黑的小孩只穿了一點單薄的破衣服在那裏冷得發抖，大大地睜着眼睛望你。那個丈夫辛苦了一輩子，無論是怎樣繁重的工作，每天總是勞動十二三個鐘頭；可是現在他失業已經三個月了。在他的那種職業裏，失業照例是每年都有的，本不算一回稀罕的事；不過他從前失業的時候，妻子還可以出去做做短工——也許就是去洗你們的襯衫，每天賺得三十個銅子；但是現在她已經病了兩個月了，這家庭於是更加窮困悲慘了。

醫生先生，你怎樣給那個病人開藥方呢？你一看就知道她的病源是普通的貧血，營養不足，缺乏新鮮空氣。你叫她每天吃點好飲食嗎？你叫她去做一點露天的運動嗎？你叫她換一間乾燥的，空氣流通的房子嗎？這真是莫大的諷刺！要是她能夠這樣做，她就用不着等你來指教，她自己早已經做了！

如果你的心腸好，言語又直爽，態度也誠懇，那麼這家人會告訴你許許多多的事情。他們會告訴你在板壁的那一邊住着一個可憐的熨衣女工，她咳嗽那樣厲害，你聽了她的咳聲也要心

痛；在下一層房子裏，所有的小孩們全都患着寒熱病，住在樓下的那個洗衣婦大概也不會活到第二年的春天了；還有住在隔壁房子的那些人，他們的境況還要更壞（插圖 5.）。

你對這般病人說些什麼話呢？勸他們改良飲食，轉地療養，少勞苦一點嗎？——這些話，你當然想說，但是你却不敢說出口，你只得忍住心痛，滿口咒詛地走出來。

第二天，你還在想那些住在破屋裏的人，你的同事就跑來告訴你，昨天有個僕人用一輛華麗的車子來接他。這是去給一個住在高樓大廈裏的富家太太診病，這個女人一生專門講究打扮，交際，跳舞，或者和一個愚笨的丈夫口角，時常通宵不眠，現在弄得憔悴不堪。你的同事勸她：生活不要太放蕩了，飲食也該喫點清淡的，多在新鮮空氣裏散步，脾氣也不要太暴躁；她既然不做一點生產的勞動，也應該多少做點輕巧容易的室內體操！

前一個女人病死了，因為她一輩子從沒有吃飽過，也從沒有休息夠；後一個女人憔悴了，因為她一輩子閒着，從來不知道勞動是怎樣的一回事。……

如果你是一個生性柔弱的人，對於什麼事都可以忍耐下去，便是看見那些最令人生氣的事情也不過是輕輕嘆一口氣，或者喝一杯酒來安慰自己，那麼時間過久了，你就會漸漸覺得像上面那種不平的生活對照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了，你的獸性又會

鼓舞你，使你只存着一個念頭，就是你自己也跑到那般享樂的人裏面去，免得以後再和窮人爲伍。然而如果你還是一個“人”，如果你要你的一切情感都用志願的行爲表現出來，如果你的靈性還沒有被獸性完全毀滅，那麼你會有一天回到家裏一面對自己說：“不，這是不公道的。我們不應該讓它這樣延長下去。單是治病並沒有用處，我們應該預防疾病。只要大衆的生活稍微富裕一點，知識稍微發達一點，就可以給我們減少一半的病人和一半的疾病。醫藥有什麼用處！我們最先需要的還是空氣，食物和不太過度的勞動。要是沒有這些，那麼所謂醫生這種職業不過是欺騙和虛偽罷了”。

那時候你就會懂得社會主義了。你就願意研究它了；如果你還覺得利他主義並不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名辭，如果你應用自然科學家的嚴正的歸納法去研究社會問題，你最後就會跑到我們的隊伍裏面來，你會和我們一樣爲社會革命努力工作了。

但是你也許會說：“我不要幹實行的事情！我們還是去做天文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專心去研究純粹科學。純粹科學是永遠會有好結果的，即使對於現在的人沒有多大好處，後代的人終究會得到它的利益”。

我們姑且先來考究你研究科學的動機是什麼，你要在科學

裏面尋求些什麼東西。難道就只是那種快樂，那種由於研究自然界神秘，運用我們的智力，而得到的快樂嗎？不錯，那種快樂自然是很大的。然而我要問你：一個爲了使自己生活得愉快而研究科學的學者和一個只圖一時的快樂拿酒來開心的醉漢，究竟有什麼不同呢？自然，學者選擇快樂的泉源，是比較更聰明點，因爲他從那裏而得到的快樂是更來得濃厚，更來得長久。但也就只有這一點小差別！此外，學者也罷，醉漢也罷，他們都懷着同樣的利己的目的，這就是個人自身的快樂。

但是你決不如此，你決不情願過那種利己的生活。你研究科學，是想爲人類盡力，你有了這個思想，纔決定去研究科學。

好一個美妙的幻想呵！其實，我們裏面不論哪個人，當初獻身科學的時候，誰不會有過這個幻想呢？

然而如果你真正是在爲人類着想，如果你研究科學的目的真正是在爲人類謀幸福，那麼你一定會遇見一個可怕的難題了；因爲，只要你還有一點公正的精神，你一定立刻會看見在現在的社會裏科學不過是一件奢侈品，只能使極少數的人生活過得格外舒服，而人類的大多數，差不多可以說人類全體，卻絕對不能得到它的利益。

事實上，在一百多年以前科學就已經建立了正確的宇宙組織論的觀念，然而如今有着這觀念的人，或者有真正科學的批評

精神的人究竟有了多少呢？至多不過幾千人罷了，在那至今還抱着野蠻人的偏見和迷信，因此常常被那般宗教的騙子愚弄的億萬人中間，這個小數目算得什麼一回事！

再舉一個例來說，關於我們的身心兩方面的衛生，科學也已經給我們造就了許多合理的基礎了，但是請你睜開眼睛去看看它的成績怎樣。科學告訴我們，要怎樣生活纔能夠保持我們身體的健康；要怎樣做纔能夠使我們人口的團聚順遂繁榮；它又給我們指出了達到道德的與智識的幸福之路。但是科學家在這兩方面所成就的巨大工作至今還不過是些書本中的死文字！並沒有被人實行過。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為到現在科學還只是極少數的特權者所專利的東西，這是因為社會的不平等把現社會分成兩個階級（一方面是工錢的奴隸，另一方面是資本的盜賊），使得一切關於合理的生活情形的教訓對於十分之九的人類毫無益處，不過是一種可悲的嘲笑罷了。

我還可以給你舉出許多例子，但是我不必多說了，我請你從浮士德的書齋裏走出來罷<sup>30</sup>，那裏的玻璃窗已經被堆積的灰塵弄黑了，很難放陽光進來照耀在書本上；請你走出來看看四周的情形，你自己隨時隨地都會找到證據來證明這個思想的正確。

30 FAUST 傳說是十六世紀德國學者和藝術家。歌德(1749—1832)曾用這傳說寫了詩劇，“浮士德”。因浮士德長年禁伏書齋，故有此語。——譯者。

在這時候，我們已經用不着去增加科學的真理，和增加科學的發見了。最重要不過的事，還是在傳佈科學所已經獲得的那些真理，把它們應用到實際生活上去，使成爲萬人公有的東西。我們應該設法，使人類全體都能了解而且應用科學的真理：這樣科學纔不會再是一件奢侈品，而變成萬人的生活的基礎。要這樣纔合於正義！

進一步說：爲科學本身計，也非如此不可。因爲要先有一個準備來容受新的真理的社會，科學纔會有真正的進步。例如“熱之機械的起原論”在十八世紀就已經有人發明了，與現在哈恩<sup>31</sup>及克勞宿司<sup>32</sup>所立的公式完全一樣，但是被埋沒在學院的報告裏至八十年之久，直到物理學的知識散布較廣，使一般人有容受這學說的可能時，這學說纔爲世人所注重。又如伊拉莫司·達爾文<sup>33</sup>的關於種之變化的思想，要經過了三代，纔從他的孫兒查理·達爾文的口裏得到世人的贊同，而且還要備受當時輿論的壓迫，纔得被學院派的學者們承認。學者和詩人或藝術

31 G.A. HIRN (1815--1890) 法國科學家。關於“熱之機械論”他有幾種著作。——譯者。

32 R. CLAUSIUS (1822—1888), 德國物理學家，以研究“熱之機械論”著名，曾建立了它的一個基本法則。——譯者。

33 ERASMUS DARWIN (1731—1802) 英國博物學家和詩人，相信進化論。他的孫兒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是譽滿全球的博物學家。——譯者。



家一樣，永遠是他自己在其中活動，教導的那個社會的產物。

但是如果你真正瞭解這些思想，你一定會明白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把不平等的現狀根本改造過，這種不平等的現狀判定了少數學者的頭腦裏裝滿着真理，而差不多全體的人類至今還是和在五百年前，一千年前一樣，這就是說這是在做奴隸和機器，不能夠瞭解已經確立的真理。將來有一天，你如果澈底瞭解了這個廣大的，人道的，而且完全科學的思想，那時候你就會馬上失掉對於純粹科學的趣味，你會去研究實行這種改革的方法，而且如果你在這種研究當中，也抱着你作科學的研究時的那種公平態度，你就一定會相信社會主義了；你一定會撇開那些曲論邪說，跑到我們隊伍裏面來了；你不高興再去辛辛苦苦地勞動，給那已經是很幸福的少數人謀幸福，你如今要用你的學識和熱心，馬上來給被壓迫階級盡力了。

到了那時候，一方面你覺得已經盡了那應盡的義務，他方面你的感情和行爲又真是完全一致，那麼你一定會發見你自己有那麼多的能力，是你以前夢想不到會有的。到了後來會有一天（不管你的教師們怎樣不高興，那一天不久就會到來的），會有一天，我說，你本應該去盡力，促成的那個改革在實行了，那時候衆人共同來作集合的科學研究，而且勞動羣衆也要來用他們的有

力的協助爲科學盡力，在這種情形之下，科學得到了新的力量，便自然會有一個新的發展，至於現在科學的遲緩的進步，若拿來和這個發展相比，簡直等於小學生的簡單的練習而已。

到了那時候就讓你去享受科學生產的快樂罷：這種快樂將成爲萬人共有的了。

## II

假使你學完了法律，預備去做個律師，那麼你對於你將來的活動也許會有不少的幻想——你看，我還假定你是一個好人，一個懂得利他主義的人！你也許會想：“還是把自己的一生用來反抗一切的不正不義，繼續不斷地和它們勇猛地奮鬥！永久不停地努力去求得法律的勝利！法律，那是至上的正義之表現！還有什麼職業能夠是比這更美麗的嗎？”於是你滿懷着自信心走進實生活裏面去從事你所選定的那種職業。

好，我們隨便來翻開一本訴訟記錄，看看社會裏的實際情形究竟怎樣。

現在有個有錢的地主來要求法庭替他趕走一個欠租的佃戶。根據法律的立場看來，這件事非常明白，用不着一點躊躇：那個農夫既然不付田租，他就應該滾蛋。但是我們如果把事實詳細調查起來，我們就會明白：那個地主把他的田租天天耗費在

飲酒作樂的事情上面，而那個農夫卻是從早到晚勞動不息。地主自己對於改良他的土地的事，一點也沒有做，但是因為敷設鐵道，修築新路，填乾沼澤，開拓荒地的結果，五十年來地價漲高三倍。而那個勤勞辛苦，對於地價的騰貴功勞最大的農夫卻因此破家，落於盤剝重利者之手，負着滿身的債，不能再付地主的田租了。但是法律是絲毫不能通融的；法律永遠保護財產，依了法律，總是地主有理。但是你的良心，你的公道的情感，還沒有全被法律的詭言所蒙蔽，所摧殘；（你將怎樣辦呢？你還是主張強迫佃戶滾蛋呢？——這是法律所規定的；還是主張地主應該把佃戶的勞力所增加的一部分的地價償還給佃戶呢？——這樣纔算得是公平。你究竟站在哪一方面呢？去擁護法律而反對公道嗎？還是去主張公道呢？主張公道，那麼，你就要反對法律了！

又如工人沒有預先通知廠主就罷工，那時候你究竟幫助哪一方面呢？依着法律你就應該站在廠主的一邊。但是那個廠主利用着恐懼的時機發了橫財，工人們每天只得着兩個法郎五十生丁的工錢，眼睁睁看着妻兒們瘦弱下去。這樣你還幫助廠主嗎？可是你要是站在工人的一邊，你就不得不反對法律了。自然別人會向你提起尊重契約的話。其實所謂“契約自由”不過是騙人的詭計。你究竟去擁護它呢？你還是去擁護公道？

依着公道來說，一個飽食終日不愁飢寒的人和一個出賣勞力以圖苟活的人所訂的契約，一個強者和一個弱者所訂的契約根本就不能夠算做契約！

再舉一個例。有一天一個男子在巴黎一家肉店旁邊徘徊了好一會兒，忽然拿起一塊牛排逃走了。人家捉住他仔細拷問，纔知道他是一個失業的工人（插圖 6），他和他的全家四天來沒有吃一點東西了。有人請求那個賣肉的放了這人，但是他一定要去講理。結果賣肉的告到警察局，這男子被判處了六個月的監禁。這正是盲目的神聖法律的意旨！這樣的判決不只一件，每天都有。你看見多了時，你的良心難道還不會反抗現社會嗎？

還有一個男子，幼年時代教養太壞，又受着虐待，一直到了長大成人從沒有聽見過一句同情的話，後來爲了搶一百個銅子，就殺了他的鄰人，那時候你會去根據法律，要求嚴辦他嗎？其實你明白，與其說這人是個罪人，不如說他是個病人，是個瘋子，無論如何，他的犯罪是我們全社會的罪惡養成的，並不是他自己的過錯，你明白了這道理以後，你還去要求處他死刑嗎？或者更殘酷點去要求把他關在牢裏二十年嗎？

有些織工因爲一時的絕望，就放火去燒工廠，你會根據法律主張把他們投入監牢嗎？有個人因爲一個帝王濫殺無辜，於是狙擊了他，你會根據法律，主張把這人監禁終身或者判處死刑

嗎？有些人豎起革命之旗，以反叛現社會，你會去根據法律，主張把他們完全槍斃嗎？

不不不！一千個不！

你如果不死守成見，人云亦云，而能夠依據理性判斷事情，你如果把法律加以分析，並且把那一層一層的掩蔽法律的雲霧完全撥開，去瞭解法律的真正的起源和本質，你就大大地輕視法律了：因為法律的起源，是由於保護強者的權利的，而法律的本質，也無非要人尊重那人類慘酷的歷史所遺留下來的一切壓迫而已。你會明白，你如果遵守成文的法律，非天天違反你的良心上的法律去和罪惡敷衍不可了，但是這種衝突是不能長久繼續下去的，你或者抹煞你的良心去做個壞蛋，不然，你一定會打破傳統思想來和我們一起，努力去打破這一切經濟上，社會上，政治上的不義了。

可是，到了那時，你會做一個社會主義者了。你會做一個革命者了。

還有你，青年工程師，你夢想着把科學的發明應用在各種工業上，以改善勞動者的生活，你會得到多麼悲痛的失望和苦悶呵！你用盡你的青年的智力計劃建築一條鐵路，環繞懸崖，貫通大山，會把被自然分開的兩個國家連接起來，但是，到了動

工的時候，你親眼看見成羣結隊的工人，因為貧乏和疾病，在那陰暗的隧道中大批地死亡；你親眼看見其餘未死的工人，作完工回家，只帶了很少的工錢回去，但是帶去的癆病蟲卻是不少；你親眼看見你的鐵路每進一尺，就要犧牲許多工人的性命——這全是資本家的卑劣的貪婪的結果；到了後來，鐵路終於完成了，你又親眼看見你辛辛苦苦建築的鐵路，現在變成連載侵略軍砲隊的大道了！——

你爲了要使生產方法更爲簡易起見，把你青年的時光和精力全用在一件發明上面；經了許許多多的努力，許多次徹夜不眠以後，你終於得到那個有價值的發明了。你去實地試驗一下，結果很好，竟超過了你的希望。但是一兩萬工人卻因此失業了！工廠裏剩下的大半是些童工，他們完全變成了和機械一樣的東西！只有三四個乃至十個資本家因此發了大財，在舉杯相慶！你當初的夢想果然就是這樣的嗎？

你如果把近代工業的發達史研究一下，你會知道縫衣機器的發明，對於縫工們並沒有一點好處，真是一點好處都沒有；金鋼鑽鑲頭的打洞機雖然發明了，但是在聖哥塔隧道中的工人仍然免不掉死於關節固著病；起重機發明了，泥水匠和短工依然照常失業；——你如果你用你研究機械問題時所用的獨立精神來討論社會問題，你一定會得到這樣的結論：在私有財產和工錢奴隸

的制度之下，任何新發明都不能夠增進工人的幸福，並且反會使他們所受的壓迫更加厲害，工作更加退步，失業的時期更加增多，恐慌更加劇烈罷了；而真正得到新發明的利益的，就只是那少數已經享盡幸福的資本家。

你得到這個結論了！那麼，你將怎樣辦呢？

或者，你先會用種種詭辯抹煞了你的良心；後來有一天，你就把你青年時代的真誠的理想完全拋棄，你一心一意只是去爭奪權利，謀你自己個人的快樂——到那時候你就走進掠奪者的隊伍裏去了。否則，如果你是有良心的，你便會對你自己說：“不！現在不是需要新發明的時候！我們第一步要做的事是努力去改造生產制度！到了私有財產毀滅以後，每個工業上的新的進步，都會使人類全體得到它的利益；現在做着機械的千千萬萬的工人到了那時，也都成了能夠思想的人，他們的智力，因了受教育和熟習體力工作的緣故便格外發達，那時候全都應用在工業上，那麼機械的進步一定會有非常的速度，以後五十年間所能完成的工作，我們在現今連做夢也想不到”。

對於做小學教員的，我要向他說什麼話呢？自然那些把教書當做一種討厭的職業的人，我是不願和他們談話的；我要對他談話的人，是那個在一羣天真爛漫的兒童中間，天天在他們快樂

的面貌，歡欣的嬉笑裏過生活，自己覺得饒有興趣的人，是那個盡力想把他自己幼年時代所懷抱的人道的思想，啓發培植在這般兒童的小小頭腦中的人。

我時常看見你很愁悶，而且我也知道你爲什麼不快活。你最愛的那個學生，他學拉丁文成績並不很好，這是的確的，但是他的心腸確是不壞，他今天背誦威廉·退爾的故事<sup>34</sup>的時候，是多麼地激昂慷慨！他的兩眼發着光，他好像要把世界上所有一切專制魔王立刻完全刺死；他非常憤激地朗誦席勒的熱情的句子：

“站在正在毀壞鎖鎊的奴隸的面前，

站在自由人的面前你不要打戰”！

但是他一回到家裏，他的父母伯叔因爲他對於牧師或警察略有失禮，就重重地責罵他一頓；他們教他“小心謹慎尊敬官長，卑順服從”，整整教訓了一點鐘，等他把席勒的劇本拋在旁邊，去改讀那處世要訣罷了。

昨天你還聽見說你的那些最好的學生如今全都變壞了：某人一心一意只想做官，某人與資本家勾結，掠奪了工人的微少可憐的血汗工錢；而你呢？你從前對於這般青年抱了那麼多的希

---

34 德國詩人席勒 J.C.F. SCHILLER (1759—1805) 著有威廉·退爾劇本，敘說十四世紀瑞士愛國者威廉·退爾爭自由的故事。——譯者。



望，現在你纔想到現實生活與你的理想中間是有着一個何等可悲的衝突了。你在納悶了。

你現在還在納悶呢！但是我敢斷言不到兩年，經過許許多多次的失望以後，你就會把你所愛讀的好書拋開了，到後來你竟會說：“威廉·退爾當然是個很好的人，但是他終不免有點跋氣；至於詩歌，在圍爐消寒時，它確是一件好東西，尤其是一個人教了一整天複利計算法以後，讀着詩歌，會覺得舒服，不過究竟說起來，詩人總是在雲霧中空想，他們的詩歌對於現今的日常生活，以及下次督學的考察，都沒有一點關係——”。

或者，你並不是一個這樣的人，你會使你少年時期的夢想成爲壯年時期的堅強的信仰。你的理想是要實現那普遍的，人道的教育，使學校內外的人都能得到它的益處。但是只要你睜開眼睛一看，就知道在現社會制度下面這種教育是不可能的，你自然會去攻擊這個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了。那時候你就會被教育官廳革了職，你便脫離了學校到我們裏面來，同我們在一起工作；你就會去告訴那些年齡比你來得大而學識卻比你淺薄的人：知識是一件多麼可愛的東西！你會去告訴他們，人類應該怎樣，而且能夠怎樣。你一定會來和社會主義者合作，共同努力去把現社會完全改造，以求得到真正的平等，真正的博愛和永久的自由。

還有你們，青年的藝術家，彫刻家，畫家，詩人，或音樂家！你們不看見那曾經觸動過你們的先輩的靈感的“聖火”，到現在，全都消滅了嗎？現在的藝術流於平凡庸俗，你們難道會不看見嗎？

要怎樣纔會不這樣呢？那種重新發現古代世界的喜悅和浸潤在自然源泉中的喜悅，產生了文藝復興時代那許多傑作，這種喜悅現代文藝裏早已是沒有的了；革命的理想在現代藝術裏早已消滅；現代藝術因為沒有別的更高的理想，便自以為在寫實主義裏面找到了一個；這就是呆呆板板照像似地用顏色去繪一粒草上的露珠，描一隻母牛大腿的筋肉，或是仔仔細細地用散文和詩歌去描寫一條陰溝裏的臭泥，一個上等妓女的臥房！

你要說了：“倘使果真是這樣，又該怎麼辦呢”？

我的回答是：如果你以為你自己所有的聖火，只是微弱得像一支將滅的燭光，那麼，你很可以照你以前那樣繼續地做下去；你的藝術不久就會成爲一種職業，去替小商店裝飾門面，替下等小戲園去作劇本，替無聊的小報去作小說——現在的藝術家，大半已經很快地向着這方面墮落下去了！——

但是如果你的心的的確確與人類全體的心諧和一致地跳動着，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詩人，你有一雙詩人的耳朵去注意人

生，那嚟，你親眼看見那苦海，它的波濤一天天在你四週洶湧；你親眼看見那些飢餓垂死的平民，你親眼看見那些累累堆積於曠穴裏的死屍；你親眼看見那些障礙物脚下堆積如山的殘廢的革命者的屍體，你親眼看見那些成羣結隊被流放的革命者或去葬身在西伯利亞的冰天雪窖裏（插圖7），或去曬死在熱帶孤島的海岸上；你親眼看見那個絕望的苦鬥；在那鬥爭中充滿了敗者的慘呼和勝者的歡笑：一方面是英雄氣概，崇高熱情，一方面是怯懦陰險，卑鄙狠毒——那時候你再也不能袖手旁觀靜守中立了：你一定會來加入被壓迫者的隊伍裏面，因為你很清楚美，崇高，和生命，都是永遠讚美那些為光明，為人道，為正義而奮鬥的人的！

夠了！你不要我再說下去了！

你一定要說了，“怎樣辦呢？如果抽象科學只是一件奢侈品，醫生這個職業只是一件騙人的事，如果法律是一件最不公正的東西，如果機械的發明只是給資本家做一個掠奪的工具；如果教育只能夠迎合流行的社會心理，如果藝術沒有革命的理想，一定只有墮落，那嚟，其餘還有什麼事，我可以去做的呢”？

好罷，我來回答你：有一件最偉大最令人奮發興起的工作，做這工作時，你的行動和你的良心會完全一致，毫無矛盾，這工作是最高尚最能幹的人所願意做的。

一件怎樣的工作呢？——讓我來告訴你罷。

### III

這裏有兩條路聽你選擇：或者漸漸地抹煞你的良心，終有一天你就會這樣一說了事：“只要我能夠享盡一切快樂，只要民衆永遠這樣愚蠢，儘管讓我這樣做，那麼，即使人類全體滅亡，我也不管！”不然你就加入社會主義者的隊裏，和他們一起努力把現社會根本改造過。這個結論是我們前面分析的必然的結果。凡是有點聰明的人，只要他能夠擺脫他所受的資產階級教育的偽論，詭辯，邪說，只要他能夠完全不顧他的親友們的利己的觀念，只要他對於他四週的事物，能夠加以公平忠實的判斷，那麼，他也會得着我們的這個結論，而且只有這個結論，纔是合於倫理的。

既然達到了這個結論，那麼問題馬上就起來了：“怎樣辦呢？”

這個問題是不難解決的。

只要你脫離你現在所處的環境，只要你脫離那輕視工人，把工人當做一羣牛馬看待的環境，親自走到民間去，這個問題便會立即解決了。

你會看見在任何地方，無論是在法國，德國，英國，美國或是

意大利，只要那裏有着享受特權的和被壓迫的兩個階級，那麼，在勞動階級裏面一定就有個偉大的運動在發展進行，這運動的目的，一方面要把資本主義的封建制度所產生的奴隸制度完全破壞，使它永遠不能恢復，一方面又要給一個建立在正義和平等上面的新社會樹立基礎。今天的民衆不再唱十八世紀的農奴們和十九世紀的斯拉夫農民所唱的那些伸訴他們痛苦的撕裂人心的悲歌了；對於今天的民衆它們已經是不夠的了；今天的民衆已經十二分地覺悟了，他們不顧一切阻礙正在那裏努力奮鬥來解放他們自己！

現在的民衆時時刻刻都在那裏深思苦想，要研究出一個方法使得生活不再是四分之三的人類的呪詛物，像它在今天那樣；而變成人類全體的幸福。現在的民衆正在研究社會學中最困難的問題。他們要用他們的常識，他們的觀察力，他們的悲苦的經驗去解決這些問題。他們爲了要聯絡別的和他們一樣貧苦的人，便設法組織起來，聯合起來，他們組織團體，困苦萬分地以微少的捐款來維持；他們努力去和外國的民衆攜手。他們對於防止國際戰爭所做的工作，遠勝於空口說白話的慈善家。而且爲了知道別地同志做的事情，爲了要和別地同志更有聯絡，爲了要研究傳播他們的思想，他們不得不用了絕大的努力來維持他們自己的勞動刊物。後來時期終於到了，他們便起來用他們

的熱血染紅了戰場，他們努力前進去爭這些自由，但是革命以後，那些有金錢有勢力的人，反將這些自由變成自己的特權，轉而用來壓制平民。

這是怎樣一個繼續不斷的苦鬥呵！有時要去補足那些因為疲倦，墮落，壓迫而離散同志的缺額，有時要去改組被排槍和機關槍所殺散的隊伍，有時要去把因為大批屠殺而突然中斷的研究重新開始——這是怎樣一個前仆後繼，困苦艱難的事業呵！

他們的刊物是由那些節衣縮食，犧牲睡眠，而向現社會搶得些少知識的人所經營的；他們的運動是靠着工人盡力節省，忍餓受寒，所省下的一個銅子兩個銅子來維持的；而且他們一面這樣做，一面時時刻刻地擔心着，害怕資本家會知道“他的工人——他的奴隸，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那麼他們立刻就會被開除，立刻會跟着他們的妻室兒女全都陷在最窮苦，最可怕的慘境裏面了！

你如果親自到民間去，你自然會親眼看見這些事情。

在這個繼續不斷，永無止期的奮鬥裏，工人受了種種困難的壓迫，不能翻身，不知已經有了多少次白費氣力地這樣喊問過：

“那般靠了我們的幫助纔能夠受完教育的青年現在究竟到哪裏去了？他們讀書的時候，我們辛辛苦苦地勞動着，去給他們喫，給他們穿；我們彎腰曲背，負着重擔，餓着肚皮，給他們造了這些

房屋，這些學校，這些圖書館；我們蒼白着臉，辛辛苦苦地給他們印刷了這些裝璜精美的書，我們自己連讀也不能夠讀，那般青年現在究竟到哪裏去了？還有那般教員們，他們自以為精通有益於人類的科學，可是他們把人類卻看得比一種希有的毛蟲還不如，他們現在都到哪裏去了？那般人滿口是自由，卻眼睜睜看着我們的自由天天被人蹂躪，從來不過問一下，他們現在也到哪裏去了？這般著作家，詩人，畫家，總而言之，所有那些偽君子，他們兩眼含淚談論着民間疾苦——可是從來不肯親自到民間來幫助我們，和我們一塊兒工作，——他們這一般人，現在全都到哪裏去了？

這些人裏面一部分隨俗浮沉，怯懦卑鄙，對於世上一切不平，全都漠不關心；另一部份，就是那大多數人，都輕視“賤民”，時時刻刻預備着，如果“賤民”敢去侵犯他們的特權，他們就會開始壓迫了。

有時候，當然也會有一個青年，夢想着革命的戰鬥，到民衆的隊伍裏來，為的是找尋一些興高采烈，趣味濃厚的事情，但是他一看見那革命道路十分遼遠，革命事業非常困苦，而且在這條路上固然有他所希望得到的光榮，但同時也是荆棘叢生，於是他就立刻離開民衆了。這種人大半是些野心家，他們在前幾次選舉運動失敗以後，現在想來騙取民衆的投票，但是到後來，如果

民衆要把他們平時所主張的主義實地實行起來，他們自己會首先反對平民的，如果民衆在沒有奉到他們(領袖)的命令以前有什麼行動，他們也許竟會擺準大砲對付那些“暴民。”

此外再加上那大多數的愚蠢的侮辱，傲慢的輕蔑，卑劣的誣陷——現代資產階級的青年在社會進化的事業上所給與民衆的幫助就全在這裏了！

你還問：“我們應該怎樣辦呢？”

現在這時候，什麼事情都需要人去做：成千成萬的青年都能夠找到機會，盡量發揮他們的年青的精力，他們的智力，他們的才幹，去幫助民衆，做那民衆已經開始的偉大事業，到了現在，你還在問“怎樣辦！”

怎樣辦呢？讓我來告訴你。

你們愛好純粹科學的人，如果你們的的確確瞭解了社會主義的原理，如果你們完完全全明白了社會革命的重要，那麼，你們難道會不看見那一切科學都應該改造過，纔能夠不違背這些新原理嗎？現在的科學界裏應該起個更大的革命，而且要比十八世紀科學界裏的革命更重要得多——你們難道會沒有看見過這一點嗎？現在的歷史不過是一些專門給帝王，偉人，以及議會歌功頌德的“鬼話”，應該完全推翻，而另外站在民衆的立場



上，站在人類進化中民衆所完成的事業的立場上重新寫過——對於這一點，你們也會不明白嗎？還有社會經濟學現在是用來掩飾，贊助那資本家的掠奪的，它的根本原理以及它的種種的應用，也都應該從頭到尾重新改造；人類學，社會學，倫理學，也都應該完完全全改造過；便是自然科學，從一個新的立場看去，對於那自然現象的概念，以及那說明的方法也應該有個大改革纔行，對於這些事，你們難道會不明白嗎？既然明白了，那麼，就請你們動手去做！把你們的知識用在一個好的事業上面！最重要的，是請你們用你們的明晰的論理，幫助我們打破那根深蒂固的成見，用你們的綜合來幫助我們研究出一個較良好的社會組織的基礎；而且要你們來教導我們在我們討論問題時也會用那真正的科學研究的大胆，並且還請你們以身作則做給我們看：一個人爲了真理的勝利怎樣地去犧牲性命！

至於你們醫生，你們根據着痛苦的經驗已經認識了社會主義了，就請你們今天，明天，無論哪天，無論什麼時候，都毫不厭倦地去告訴人：如果人類的生活狀態和工作情形永遠像今天這樣，毫不變更，那麼，人類只有更快地墮落滅亡；你們去告訴人：如果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類永遠像今天這樣，在困苦貧乏中過日子，生活情形絕對和科學的教訓相反，絲毫不合衛生，那麼，所有你們的醫藥都無法治病了；你們去告訴人：現在不是治病的時

候，應該首先剷除的還是病源，並且請你們去告訴人：有什麼方法，纔能夠把這些原因完全剷除掉。請帶着你們的解剖刀，堅決果斷地割治這個正在腐敗毀朽的現社會，來告訴我們，一個合理的生計情形，應該怎樣，能夠怎樣；而且你們要是一個好的外科醫生，就請你們繼續不斷地告訴我們，如果身體的一部中毒患病，會危及全身的時候，那麼，就應該毫不躊躇，毫不遲疑地立刻把它割掉！

還有你們這般把科學應用在工業上面的青年技師，請你們老老實實地告訴我們，你們的新發現所得的結果究竟怎樣；我還請你們去開導那些現在還沒有勇氣向着未來猛進的人，使他們明白：人類現在已得的各種知識裏面包含着不少的新發明。使他們明白，社會狀況如果較好一點，工業就會怎樣地發達起來；而且如果一個人永遠專為增加人們所需要的物品而從事生產工作，不像現在這樣僅僅為了給少數人賺錢，那麼，他所生產的東西就會是怎樣的豐富了。你們自己也不要再去給少數掠奪者做走狗了！來把你們的理解力，你們的辦事才能以及你們的組織能力用來給民衆服務罷！

還有你們詩人，畫家，彫刻家，音樂家，你們如果明白了你們的真正的使命和藝術本身的利益，那就請你們都來，把你們的筆，你們的畫具，你們的彫刀，用在革命事業上面。在你們的懷

慨激昂的詩文裏，或是在你們的深刻動人的圖畫上，請把民衆反抗壓迫者的激烈的鬥爭描寫出來；請把那曾經感動過我們的先輩的崇高的革命精神，燃燒到青年的心裏去；請來告訴婦人們，如果她的丈夫把他的一生完全用在社會解放的偉大事業上面，那麼他的活動就是極其高貴的！請來指示給民衆看，現在的生活是多麼醜惡！並請設法讓他們知道，這種醜惡的原因究竟在什麼地方；請來告訴大家，如果人們的生活不處處受到現社會制度的愚蠢和罪惡的妨礙，那麼，將來的那個合理的生活會是怎樣地美滿。

總而言之，凡是你們有知識、有才能、有本領、能勤勉的人，如果你們還有良心，那麼就請你們都來（你們自己和你們的伴侶）都來把你們的知識才能，替那般最需要你們的人做事。不過，如果你們真的到民衆中間來了，你們就要牢記住：你們並不是來做首領，而是來做一起鬥爭的同伴；並不是來管轄支配人，而是到一個新環境裏來給你們找力量，這種新生活不斷地向前邁進，以求達到新社會的實現；你們到民間來，與其說是爲了教訓人，還不如說是爲了要知道民衆的希望，爲了要把民衆的希望仔細研究，組織成一個系統，然後就繼續不斷，毫不休息地用盡青年的熱情努力工作，使這些民衆的希望在实际生活上實現出來。到了那時候，而且只有到了那時候，你們纔會過着一個完

全的，高尚的，合理的生活。你們會看見，你們在這方面所用的努力會有了很多的結果，而且你們會覺得，你們的行為和你們的良心完全一致，毫無矛盾，這個感覺會給你們許許多多的力量，是你們以前連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除了這種在民衆中間爲真理，爲正義，爲平等的鬥爭而外（在這鬥爭中你們還會博得民衆的感激），難道你們一生還能夠找到更崇高的事業嗎？

#### IV

我寫了怎麼多的話纔能夠使資產階級的青年明白：他們到社會上服務的時候，一定會遇見許多矛盾，許多痛苦，處在這種進退維谷的境地中，如果他們是勇敢的，是誠實的，那麼，他們就不得不去加入到社會主義者裏面，一定會去相信社會主義，一定會去和社會主義者一起做那社會革命的工作。這個道理其實是異常簡單的！但是一個人要向那般受過資產階級環境的影響的人說話，不知道應該攻破多少曲論邪說，應該掃除多少成見，應該說服多少自利的反對論調！

至於你們平民階級的青年，向你們談話是比較容易多了。今天我不必像對資產階級的青年談話那樣反覆地申說了。無論你們怎樣缺乏思想和行動的膽量，現社會的壓迫一定會逼迫

你們變成社會主義者的。近代社會主義，本來發生於民衆中間，雖然有一些出身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來研究社會主義，使它得到科學的證明和哲學的根據，但是他們的思想的根源還是從勞動階級的共同思想裏出來的。國際勞工協會的合理的社會主義（這是我們今日較好的力量）還不是在羣衆的直接影響之下，在勞工團體中間製造出來的嗎？至於那少數參加這種製造工作的著作家，也不過給那已經在一般工人中間表現了的熱望找到一個公式罷了。

一個人出身勞動階級，而不去盡力求社會主義的勝利，那就是看錯他的自身的利益，忘卻他的本分，拋棄他的歷史的使命了。

你還記得你做小孩的時候，在一個嚴寒的冬天到那陰暗的院子裏玩耍的情景嗎？寒氣透進了你的薄衣，汗泥滲入了你的破鞋。恰恰在那時候你便看見遠遠地走過那些肥白的小孩，他們穿得非常華麗，得意揚揚地望着你。你很知道那些小孩雖然衣服很漂亮，但是論到聰明，論到常識，論到能力，他們都不及你和你的—般朋友。後來，你不得不去作工了。你每天早晨從五六點起，就應該去關在一個醜醜的工廠裏，足足過了十二小時，站在一付響聲隆隆的機器旁邊，你自己也成了一付機器，一

年到頭，天天跟着機器的動作，非常單調，毫無興趣地勞動着；但是在這些時候，他們那般有錢人的孩子卻平平靜靜地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地去受教育了。到了如今，他們雖不及你聰明，但比你多受教育，他們變做了你的主人，他們就要來享受一切人生的快樂，享受一切文明的利益了，而你呢？你的情形怎樣？

你作完工回家，走進一間陰暗潮濕的小屋裏，那裏只有幾尺見方的地方，卻有五六個人擠在一起；你的母親年紀雖不很大，但是受了困苦生活的折磨，人就顯得十分衰老了；她給你一點麵包，一點番薯，此外再也沒有別的食物，她給你一點灰黑色的水，可憐還說這是咖啡呢！你在家裏天天要打算這個問題：“有什麼方法，明天可以付麵包錢，後天怎樣去付房租”？你在家裏再也沒有別的娛樂了。

唉！怎樣？你的父母已經過了三四十年這樣貧苦的生活，難道你自己也非過這樣可憐的生活不可嗎？你一輩子辛苦勞動，全是爲了使別人可以享受到那金錢，知識和藝術給人的一切快樂，而你自己卻只是永遠發愁，打算怎樣去求得的一塊麵包來糊口——這也是應該的嗎？自己永遠不要想得到一點高尚的快樂，自己永遠不要想得到一點那使人生美滿的東西，永遠去替幾個高等流氓做牛馬，供給他們一切快樂，一切幸福，你甘心如此嗎？你情願辛辛苦苦，操勞一生，而平時永遠是憂愁窮苦，

到了失業的時候，還要挨餓受凍嗎？（那失業的時期，那恐慌的時期是多麼可怕呵！）難道這就是你一生的希望嗎？

也許你會消沈地忍受下去。你看見在這悲慘的境遇裏沒有一條出路，也許你會這樣地對你自己說：“許多代的人全都得着這種命運。現在我呢？我也沒有能力，不能夠把它改變一點，我也非忍受不可！我們還是努力作工罷！盡我們的力量來勉強支持，只要不會餓死就好了”！

好罷！不要忙！生活本身會來叫你明白的！

有一天，會有一個經濟恐慌發生，這個恐慌不再像以前，那時只是一時的現象罷了，現在是一個大恐慌，會使整個工業完全消滅，會使千萬的工人挨餓受凍，家破人亡。你也和別人一樣，盡力和這個災難奮鬥，但是你不久會看見你的妻兒，你的親友，在貧困裏漸漸地衰弱了，你眼睜睜看着他們這樣瘦弱下去，沒有東西喫，也沒有錢請醫生診斷，就這樣地在一張破牀上慢慢地死掉了！在這個時候，大都市裏陽光照耀的馬路上，正繁榮地展示着有錢人的歡樂游蕩的生活，對於那些饑餓死亡的人，是毫不關心的！那時候，你就會明白：現在的這個社會是多麼地令人憤恨的！你會去細想這個恐慌的原因了；你會明白，把千萬人的生命給幾個貪婪無厭的高等流氓任意支配，這是何等地不平！

社會主義者向你說：現社會應該，而且能夠徹底地被改造一番，你那時自然會明白他們是有理的了。

我們再談你個人的特殊的事情。有一天，你的主人想從你的身上多榨取幾個銅子，好使他的私產更增加一點，他又要減你的工錢了；你自然表示反對，可是他驕傲地對你說：“你如果不願照我給你的這個價錢作工，你就滾蛋！去喫草去罷！”到那時候你就會明白了，你的主人非但是要盡力剝削你，把你當做一隻軟弱無用的綿羊，他簡直還把你當作一個下賤的畜牲；你會明白了，你的主人用工錢制度束縛住你，還以為不足，他簡直是要使你給他做一個完完全全的奴隸。你怎樣辦呢？也許你低頭下氣，情願把一個人應有的自尊心完全拋掉，那麼，一切的污辱你以後都會受到的。但是，如果你還有一點血氣，你聽見這話，立刻生起氣來，想到你走的這條越過越壞的墮落的路，你就害怕起來，你就開始回罵你的主人，你自然立刻被開除了；社會主義者向你說過：“反抗吧！反抗那經濟的束縛吧！因為經濟的束縛是一切束縛，一切奴隸制度的根源！”到那時候你會明白這句話是不錯的了。到那時候你自然會到社會主義者的隊裏來佔一個地位了，你會和他們一起努力奮鬥，去打破一切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束縛，一切的奴隸制度了。

不到幾天，你又會知道那個可愛的少女的事情，她的面貌是



那樣坦白誠實，她的行動是那樣活潑玲瓏，她的談吐是那樣流利動人，你以前是非常地愛過她的。她和貧窮奮鬥了好幾年以後，就不得不離開她的故鄉，到一個大都市裏去了。她本來很知道，在大都市裏，生存競爭是非常厲害的，但是她總希望，至少可以得到一種正常的生活。唉！現在你知道，她的遭遇是怎樣的了！她受了一個富家子弟的誘惑，被他花言巧語所欺騙，她用盡她的青春的熱情愛他，把她的身子獻了給他。可是剛剛過了一年，她就被他拋棄了，只留下一個抱在懷裏的嬰孩。不過她還不灰心絕望，她依舊勇猛地向前奮鬥，可是這個反抗飢寒的鬥爭實在是太困苦艱難了，她終於在一個貧民醫院裏斷送了性命。——你聽見這個消息，怎樣辦呢？也許你會說：“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一點也沒有什麼稀奇，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你就用許多這種愚蠢的話，想把你以前對她的愛情完全抹煞了，會有一晚，你在一個咖啡店裏和幾個流氓聚在一起，你用許多醜態不堪的話去罵這個青年女子，污辱她的名譽。但是，如果你不是一個那樣的卑鄙下賤的人；你一想到你以前的愛情，就會心痛如裂；你會去找到那個引誘她的賤東西，當面指出他的罪惡，大罵他一頓；這類事情是天天有的，你會仔細思索這種事情所以發生的原因了，你會明白，如果社會永遠是分成兩個階級：一方面是挨餓受凍的窮人，一方面是空閒遊蕩的

富人；一方面是會被花言巧語欺騙的人，一方面是只想滿足他們獸性的人，那麼，這類事情就永遠不會停止。你會明白，無論如何，現在是應該填滿這個不平的深淵的時候了，你會更快地跑去加入社會主義者的隊裏了。

而且你們勞動階級的婦女，你們聽了那個青年女子的事情以後，難道就沒有一點感動嗎？你們自己的小女兒現在就在你們的面前嬉笑玩耍，你們撫摩着她們的嬌小玲瓏的頭的時候，你們難道一刻也沒有想到過，如果現社會情形不改變，她們長大成人的時候，她們的命運會是怎樣的嗎？關於你們的妹妹們以及你們自己的兒女的將來，你們難道會一刻也沒有想到過嗎？你們的父親一輩子受罪，天天愁着伙食錢，除了喝酒買醉以外，就再也沒有別的快樂，難道你們情願你們自己的兒子們也是這樣地終身受罪嗎？現在，無論什麼人只要他從父親那裏得到一筆遺產，有了可以掠奪別人的資本，就可以驅使你們的丈夫，驅使你們的兒子，把他們當作牛馬般看待，你們難道會情願他們永遠是這樣下去嗎？現在，你們的丈夫，你們的兒子，都是被主人驅使的奴隸，被有勢力的人趕去做槍砲的肉盾，被有錢的人用來做肥田的糞土，你們難道會情願他們將來永遠是這樣下去嗎？

不，決不！一千個不！我是很知道你們的，你們的丈夫，

起初非常勇敢堅決地參加罷工，但是到了後來，卻不得不低聲下氣地承認那個肥胖的資本家以傲慢輕蔑的口吻所提出的條件。你們聽見這消息，一定異常憤怒，全身的血都激動沸騰起來！許多西班牙女子，在某次民衆暴動的時候，跑到隊伍的前列，露出他們的前胸去迎接兵士們的刺刀。我很知道這種女人是你們異常崇拜的！那個少女聽說一個關在監牢裏的社會主義者被惡官僚侮辱了，就親自拿了一支手槍，去把一顆子彈打進了那官僚的胸腔。我很知道，你們時常提起她的姓名，就表示大的尊敬<sup>35</sup>。還有在巴黎公社的時期中，巴黎的勞動階級的婦女在槍林彈雨下面聚集起來，鼓勵“她們的男人”去奮鬥犧牲。我也很知道，你們讀到這個歷史的時候，你們的心一定跳動得非常厲害的。

你們勞動階級的婦女，我是很了解你們的，因此我敢斷定，你們一定會和那些男子聯合起來，一同去為將來努力奮鬥。

你們農人，工人，職員，兵士，總而言之，你們一切誠實的男女青年，你們都拥有了你們應有的權利了，請你們都加入到我們裏面來吧！請你們都來，和你們的兄弟們一起努力去預備社會革命罷！社會革命會把一切奴隸制度完全破壞，會把一切的鎖

35 指俄國的女處無黨人 VERA ZASOULITCH 的故事——譯者。

銬完全打斷，會把一切舊傳統完全打破，給人類全體開闢許多新天地，到後來就會使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博愛實現在人類社會中。那時候人人都有工作，人人都能完全享受自己勞動的產物，人人都能盡量發展他們所有的能力；大家終於能夠過着合理的，人道的，幸福的生活了！

請你們不要來對我們說：“我們人數太少，能力太薄弱，要想達到我們的這個偉大的目的，是不可能的”。

我們來數一數吧，看看在現社會制度下面，我們這般身受着不義的壓迫的人究竟有多少。我們農人整年整月為別人辛苦，把米麥送給主人，自己只喫點糝糠，但我們人數卻在億兆以上！我們的數目是數不清的，我們佔着民衆的大多數。我們工人整天織綢緞，織絲絨，自己卻只能夠穿點破爛的衣裳。我們的數目也是極多的：每天汽笛一鳴，工廠放工的時候，各街各巷都被我們工人擠得滿滿的了。我們兵士平時受人指揮，聽人命令，我們去喫槍彈，使官長可以升官得賞，我們這些可憐的傻瓜呵，直到今天還只知道去槍殺我們的弟兄，其實祇要我們稍微反抗一下，就會看見那些帽插羽毛身佩勳章，指揮我們的官長們立刻面無人色了。我們一切喫苦受罪受人侮辱的人，我們的數目是數不清的。我們就像大海大洋一般，一切東西全可以被我們沉沒，一切阻礙都能夠被我們衝破。只要我們大家有決心，我們

告 青 年

馬上就可以把正義建立起來：地上的一切暴君都會跪倒在我們的腳下！

(巴 金譯)



## 第七章

### 戰爭<sup>36</sup>

現時歐洲的景象非常鬱悶，同時也非常動人。一方面是外交的角逐，每次舊大陸的空氣中散有火藥的氣味時，外交家與政客到處奔走的次數就立刻增加了。他們締結同盟，拆散同盟，為確保自己的同盟者，他們視人羣如牲畜，任意講價，隨便買賣。“這幾百萬頭作為我們這家對你那家的担保品；這若干公畝的草地作為飼養它們的場所，這許多碼頭作為運輸羊毛出口的商埠！”在這些市場上各人都施展其最能騙人的本領。這就是政治隱語的所謂外交！

另一方面是漫無止境的軍備競爭。每日都有更好地殺害我們同類的新發明，新浪費，新借款與新租稅。喧囂的愛國主義，狂熱的排外心理，散播國際間的憎恨，成為政治與新聞業的最有出息的生意。對兒童的時期他們也不愛惜：他們把孩子們

---

36 本章寫於1883年，可是到現在還是真實的——1905年著者（俄文本註）。插圖8表示戰爭對勞動者的威脅，第一次戰爭死傷人數在三百萬以上，多數是勞動者。插圖9表示戰爭對和平人民的損害。——編者。

編成隊伍，教養他們，要他們憎恨普魯士人，英國人與意大利人；訓練他們，要他們盲目地服從當時的統治者，不管這些統治者是藍的白的或黑的。待二十一歲的鐘聲一響，人們就像裝載騾馬似的，把子彈乾糧與食具馱在他們的背上；並要他們手裏握着一根快槍，教他們跟着軍號的聲音行走，並像兇獸似的左右殺人，而永不使他們自問究竟是爲的什麼？是否有確定的目的？站在他們前面的，不論是德國或意大利的挨餓的窮人，或者被貧困所迫不得已而暴動的自己的同胞，——軍號響了，盲目地殺人吧！

看，這就是我們的統治者與教育家，玩弄他們全部聰明所達到的結果！看，這就是他們賜給我們作爲理想的一切智慧，而且這恰恰在各國的窮苦朋友伸手於國界以外互道安好的時代呢！

“啊！你們不願意社會主義，你們將有戰爭，將有三十年的戰爭，五十年的戰爭！”1848年以後，俄國的革命者赫爾岑<sup>37</sup>這樣說。他的話果然應驗了，戰爭已在我們的眼前；世界的炮聲

---

37 ALEXANDER HERZEN ( 1812—1870 ) 俄國的革命的的思想家，後半生亡命西歐，在倫敦先後創辦北風，鐘兩刊物，宣傳革命。後來病死在法國。——譯者。



所以暫時停止，爲的是休息一下之後可以重新在別處轟擊而且轟擊得更厲害，十年來，歐洲的戰爭，民族的大屠殺，無時不在威脅我們，而不使我們知道究竟爲什麼要打仗？同誰打？打誰？以什麼原理的名義？爲着什麼人的利益？

古時如果發生戰爭，人們至少知道他們爲什麼相殺。“某某國王侮辱我們的國王，所以我們殺死他的百姓”，“某某皇帝想奪去我們皇帝的省分，所以爲保存我們神聖陛下的領土我們慷慨赴義吧。”這是說從前是爲國王的競爭而打仗；現在我們都知道這是頂愚蠢的，而且國王們爲着這一類的理由，只能募集少數的人供他犧牲。今天，奇怪，爲什麼全體的人民要加入互相殘殺的戰爭呢？

國王現在已不算在戰爭的問題以內了。英國女王維多利亞<sup>38</sup>即使知道法國人如何罵她，她也不敢發脾氣了；英國人也不會因爲她受辱而替她報仇了。但是你們能肯定一二年以後，英國人與法國人爲着埃及的霸權，彼此不動干戈麼？東方的情形也是一樣。全俄羅斯的沙皇亞歷山大，不論如何獨斷，如何兇惡，如何自命爲偉大的人物，如果沒有聖彼得堡的銀行家與莫斯科的工業家，——就是這些人今天自稱爲“愛國者”——叫他派

38 QUEEN VICTORIA (1819—1901), 英國女王。在位六十四年(1837—1901)。——譯者。

兵出戰，他只好吞下安特拉西<sup>39</sup>和薩利斯伯來<sup>40</sup>的侮辱，一聲不發地深藏在他的王宮中。

這是說，在俄羅斯如在英國，在德國如在法國一樣，人們已不再為國王的私意而打仗了，那末，究竟為誰打呢？現在是為增加羅斯齊爾特，史乃德爾<sup>41</sup>，安星公司<sup>42</sup>等大富豪的財富與進款，為了養肥大銀行家與大工商業家們的貴體，人們纔去自相殘殺呀！

現在是資產階級公司間的競爭起而代替君主間的衝突了。

不錯，現在人們還在大談其“政治的霸權。”可是我們若把這形而上的本體(entité métaphysique)演成物質的事實，我們只要考察德國目前怎樣表現其政治的霸權，我們就會見到這只是“經濟的霸權”在國際的市場上作祟罷了。現在德法英俄奧

39 J. ANDRASSY 伯爵(1823—1890) 匈牙利政治家。1867年任首相。1871年任奧匈聯合國外交部長。

40 R. SALISBURY 伯爵(1830—1903) 英國政治家。曾組閣三次。又曾抑止俄國的南進政策。——譯者。

41 J. E. SCHNEIDER (1805—1875) 法國政治家和工業家。他的孫兒 EUGENE SCHNEIDER (1868年生) 承繼他的冶金工業的首腦，很成功。——譯者。

42 Compagnie d'Anzin 當時法國最大的煤礦公司，Anzin 在法國北部。——譯者。

等國家所欲取得的並不是政治的統治而是經濟的稱霸。它們想拿到的是強迫鄰國接受它們的貨物，與關稅率的特權；是剝削工業落後諸民族的專利；是在沒有鐵路的國家建築鐵路因而成爲市場主人的優先權；最後，它們是想隨時向它們的鄰國奪取一個商埠，藉以激發它們的商業，佔領一個省分，藉以推銷它們的過剩商品。

我們今日之所以互相殘殺，實在是爲我們的大工業家能得百分之三十的利益，是爲我們的金融界巨頭們能在交易所中佔着獨斷的權力，是爲礦產與鐵路公司的股東們能享三十萬法郎的年金。因此，我們如果是稍稍合理的，我們就應該把我們國旗上的食肉鳥換成“金犢”<sup>43</sup>，把它們的舊徽章換成“錢袋”，從前用世襲王族的名字稱呼聯隊，現在也可以換做工業界金融界王族的大名了：我們可以稱它們爲史乃德爾三世，安星十世，羅斯齊爾德二十世。這樣一來我們至少可以知道究竟是爲誰在殺人！

開闢新市場，強銷或好或壞的商品，這就是歐洲與新大陸現代全部政治的基礎，也就是十九世紀一切戰爭的真實原因。

在十八世紀，英國首先完成輸出大工業的體系。它使無產者集中到城市來。它教他們做比較完善的手藝，它增加生產，增

43 金犢爲拜金主義者的偶像。——譯者。

加百倍的生產，它開始在倉庫中堆積如山的貨物。可惜這些貨物不是儲給那些製造它的窮人使用的。紡織綿布與羊毛的工人，每天所得只夠自己與家人苟活，他們用什麼購買自己的產物呢？起碇航行海洋的英國船舶，在歐洲大陸，在亞洲，大洋洲與美洲尋覓買主，確信找不到相當的競爭者。貧困，凄慘的貧困籠罩着英國的城市，而製造家與大商人，則一瞬間便成極大的富豪；在外國驅來的財富積聚在少數人的手裏，大陸的經濟學家滿口讚頌，要他們的同國人也做同樣的事業。

十八世紀末期，法國已開始同樣的進化。它也組織以出口為目的的大規模的生產。轉移權力的革命逼着鄉間窮人走向城市，使資產階級富上加富，給當時法國的經濟演變以新的突進。英國的資產階級因此大起恐慌，他們並不是恨法國宣告共和或巴黎的流血而是怕法國做它經濟上的敵手；得着貴族的協助，他們向威脅他們封鎖歐洲大陸市場，不准他們貨物進口的法國資產階級，宣告勢不兩立的戰爭。

我們都知道這次戰爭的結果。法國是失敗了，可是它在世界市場上，已取得它的地位。英法兩國資產階級甚且暫時締結動人的同盟：它們兩者自認是姊妹國。

法國不久便超過了它的目的。竭力生產出口的貨物，它想佔領市場而不注意工業的進步已自西方慢慢擴展到東方，許多

新的國家亦已走上工業化的道路。法國的資產階級總設法擴大他們利益的範圍。他們忍受拿破崙三世十八年的專政<sup>44</sup>，無非希望這個竊國的暴君能強迫全歐洲接受它的經濟條件，待曉得他的無能之後，纔把他像敝屣似的拋棄了。

一個新的國家——德意志，採用同樣的經濟制度。它也把鄉間窮困的農民驅入城市，使城市的人口在數年之內增加了一倍。它也開始大量地生產。一種可怕的工業，既有改良的工具供人使用，又有傳播很廣的技術與科學的教育，在旁協助，也連續積聚了並非為生產者消費而為運輸出口與主人致富的產物。資本積蓄起來，並且想法在亞洲非洲，土耳其或俄國尋找有利的投資的機會；柏林的交易所於是與巴黎的競爭，並想壓倒巴黎的交易所。

那時德國的資產階級發出一種呼聲，就是：不論在任何國旗之下，——甚至普魯士的也好——統一起來，利用這統一的勢力，強迫它的鄰國接受它的產物與稅率，佔領波羅的海或亞得里亞海的一個好商埠，如果可能，擊敗法國的軍力，法國威脅歐洲，要歐洲接受它的經濟條件與商約，已有二十年之久了，

1870年的戰爭就是這種呼聲的結果。法國不再支配各國

44 拿破崙三世 1852年12月即法國皇帝位，至1870年9月普法戰爭中兵敗被囚，共十八年。——譯者。

的市場，而是德國繼它掌握了商業的霸權，由於獲利的渴望，它也時常不管侵蝕其經濟基礎的恐慌，財政破產，不安定與貧困而設法擴展其剝削的範圍。非洲海岸，高麗農田，波蘭平原，俄羅斯草原，匈牙利山野與保加利亞滿地薔薇的河谷——一切都能激發德國資產階級的貪心。德國的商人每次看見這些幾乎沒有耕種的平原，這些僅有小工業存在的城市，這些寂然無聲的江河，他的心就動了。他的臆想給他計劃，怎樣從這些荒廢的財富中取得一袋一袋的黃金，怎樣他可以使這些人民屈膝於他的資本主義之前。所以他發誓要把“文明”換言之，剝削，搬到東方。在期待的時候，他要強迫意大利，奧地利與俄羅斯接受他的商品與鐵路。

不料這些國家也輪着脫離它們鄰國的經濟束縛了。它們也漸漸進入“工業國”的軌道；這些後起的資產階級也求之不得地盡量以出口為致富的捷徑。不過短短數年間俄意二國在工業的擴展上也有了驚人的進步，被壓在最淒慘貧困中的農民，既無購買的能力，而俄，意，奧的製造家也在為出口而生產。所以它們也需要市場，歐洲的市場既已被佔，它們自然只好向亞非二洲尋找出路，所以將來必有一天它們因分贓不均，動起武來。

在現代工業特質（這是那班支配管理工業的人所給它的）

所創造的情況中，何種同盟最能維持長久呢？德俄的同盟純粹是儀式的<sup>45</sup>。亞歷山大與威廉<sup>46</sup>正可以任意擁抱，而俄國新生的資產階級却“客氣地”厭惡德國的資本家，後者也還以同樣的禮貌。我們都還記得俄國政府增加三分之一進口稅的時候，怎樣引起德國報紙的憤怒。“反俄的戰爭，在我們德國，比1870年的戰爭，還要得人擁護，”德國的資產階級與跟隨它的工人們這樣說。

什麼！這絕妙的德奧同盟，不是寫在沙上的麼？這兩強國的資產階級不是爲着進口的稅率而互相齟齬麼？就是奧匈兩姊妹國，不是也爲着剝削南部斯拉夫人的利益衝突，快要宣告稅率的戰爭麼？法國本身對於稅率的問題不是又分成幾派麼？

是的，的確如此，你們不願意社會主義，你們將有戰爭，假如革命不來掃除這又荒謬又蠢劣的情況，你們將有三十年的戰爭。同時，我們又必須知道，仲裁，均衡，常備軍的撤廢，軍備的解除等等只是美妙的夢想，沒有半點實際的價值。只有革命，把工

45 當時(1883年)德國資產階級不知俄皇實力不厚，已在準備對俄發動大戰，甚且爲了這個目的與英，奧，意，瑞士，羅馬尼亞等國締結同盟。俄國便以俄法同盟對抗，當時因此才得避免了世界戰爭。——著者（俄文本註）。

46 指俄皇亞歷山大與德皇威廉。——譯者。

### 一個反抗者的話

具，機器，原料與一切社會財富，還給生產者，並把全部生產方法徹底改造，使其能滿足全體生產者的需要之後，纔能消滅奪取市場的戰爭。

各人爲全體工作，全體爲各人服務，看，這是建立國際和平的唯一條件，今天誰不高聲要求這種和平呢？只因現在社會財富的掠奪者處處阻撓它的實現，我們纔時時受着戰爭的威脅呢！



## 第八章

### 革命黨之少數

反對我們的人時常對我們說：“你們所主張的一切，都是很對的；你們安那其共產主義的理想是再好沒有的，它的實行的確能引出世上的幸福與和平；可是願意這樣的人却多麼地少數，懂得這種主義的人又有多少；委身從事這種革命的人尤其是少數之少數！你們不過是最少數的人，幾個薄弱的團體散佈在冷淡的羣衆中間，你們的面前站着可怕的敵人，他們既有很好的組織，又有軍隊，資本與教育做他們的後盾，你們怎樣能抵抗呢？你們所要從事的鬥爭可惜超過你們的能力太多了！”

這就是我們不斷地聽見反對我們的人甚或一般朋友對我們發表的反對議論。我們現在不妨去看看這種議論是否確實。

我們安那其主義者的團體，若與法，西，意，德等國家的數千萬人民比較，的確是很少數，那是毫無可疑的。一切代表新思想的團體起初都是極少數。就組織說，直到革命的那一天我們仍舊還是極少數，也是可能的。但這是攻擊我們的一種論據麼？現在是投機主義者佔多數的世界；我們也應該跟隨着變成

投機主義者麼！——直到1790年，是保皇黨，立憲派構成社會的多數人，當時的共和黨人眼見法國正邁着大步走向王權的崩潰，是不是應該因為自己是極少數人就棄絕共和的理想，跟在多數人後面去做保皇黨或立憲派呢？

就數目說，我們是極少數的人，又有什麼關係，要討論的問題並不在此！——重要的是去觀察安那其共產主義與現代人類腦筋中——尤其是拉丁民族的腦筋中——所發生的思想進化是否符合。關於這點，沒有半點懷疑的可能。進化並不傾向強權主義的一邊；個人，生產與消費團體，公社，聯合會等漸漸獲得最大的自由，纔是進化的正軌；所有主的個人主義正與進化背道而馳，共同生產與消費纔是進化的合規趨勢。共產主義這個名詞在各大城市中，不再使人驚怪了，這所指的當然是安那其的共產主義；在各鄉村中，進化也發生於同一方向，法國有許多地方，在某種特殊的情況之下，農民很早就有把生產工具收歸公有的傾向了。所以我們每次向大眾發表我們的思想，每次以簡明易懂的語言，確實可靠的例證對他們說到我們所了解的革命時，不論在工業的中心或小生產的農村，我們總時常受着他們的歡迎與讚揚。

他們能不這樣讚揚麼？真的，假如安那其主義與共產主義是少數學者在書齋中，以哲學的推理杜撰出來的，那麼，它們得

## 革命黨之少數

不到民衆的響應，也是不足怪的。但是這兩個主義的思想是從民衆的衷心產生出來的。是一般農民與工人在日常工作的餘暇，想像着較好的社會的結晶品。它們是這個世紀前進精神所孕育的徐緩進化的表徵。它們是民衆對於改造社會的概念，這概念會使正義，休戚相關與博愛等等的精神實現於城市與鄉村的日常生活中。既由民衆中間產生，又以簡明的語言陳述，它當然會得着民衆的歡迎。

的確，革命的真實力量，就在民衆身上。至於團結與組織的活動同志，他們雖相當勇敢地去冒革命鬥爭時的種種危險，而他們的力量，總不及民衆的強大。他們是少數人，他們只負發動的任務。他們的數目會一天天地增加，他們的力量也會一天天地擴大，只有到發動的前夕，今天的少數人纔會成爲那時候的多數人，

歷史在那邊告訴我們，在革命前 一天還是少數的人們，如果的確代表民衆的意向，如果革命延長若干時間，——這是基本的條件——使革命的思想有傳播萌芽與結果的可能，一到革命那天，就會成爲優越的力量。因爲我們不要忘記：並不是一天或兩天的革命，能使社會向着安那其共產主義方面演變：短時的暴動舉事，只能推翻一個政府而代以另一權力；它能推翻拿破崙

三世而代以 J. 法佛爾<sup>47</sup> 的政府，可是社會的基本組織却實在一點也沒有改變。依我們看，必須經過三年，四年甚或五年的混亂時間，纔能夠完成剷除私有財產制與改造現社會組織方式的革命。法國要五年——自1788年至1793年——的連續暴動纔推翻了土地的封建制與王權的獨裁制。我們也要三四年的大暴動，纔能打倒資本階級的封建制度與富人政治的特權。

就在這昂奮的時期，一般的精神以加倍的速力活動；華美城市或簡陋鄉村的居民個個注意公眾的事業，人人辯論，談話，演說或促使別人覺悟，就在這樣熱烈的時期，現存團體所播下的安那其思想，纔能萌芽結子，纔能在大眾的精神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到了那時，就是今天的中立者，也會成爲新思想的確信者。

這就是思想進展的歷程，法國大革命便可以作爲最好的例證。

真的，這次革命沒有做到我們所理想的那樣澈底，它只推翻了貴族而代以資產階級的政府。它沒有動到私有財產制，私有財產制反因它而更加鞏固；是它給資產階級奠定了剝削的基礎，

---

47 G. C. JULES FAUVE (1809—1880) 法國政治家。反對拿破崙三世的獨裁政治，爲共和黨領袖之一。1870年拿破崙三世戰敗後，曾任臨時共和政府的外交部長。——譯者。

但它廢除農奴制度時所得的結果却是無限量的；它以暴力剷除了這個古老的害人制度，總比借用法律來廢除任何東西來得有效。它開闢以後無數革命的紀元，社會革命也由此而逐漸逼近。它給法國人民以革命的激勵，要是沒有這種激勵，一般人或者還在最卑劣的壓迫下，捱過許多世紀呢；它給了世界以追求“未來”的豐富理想；它喚醒反叛的精神，它使法國的兒女受到革命的教育。1871年法國所以有“巴黎公社”(Commune de Paris)<sup>48</sup>，它的人民，當別國還在強權與立憲思想(即法國在1848年甚或1789年以前所經過的)的時期，所以情願接受安那其共產主義的思想，其故就在十八世紀末期他們所經過的四年革命。

這就使我們回想到革命前數年，法國社會的景象如何陰鬱，當時想廢除王權與建封制度的人們是多麼的少數！

農民沉溺在我們今日難以設想的貧困與無知中。他們僻處鄉間，沒有合規的交通，連一二百里外所經過的事變，都不認識，他們終日屈身在犁下與陋室中生活，好像被命運注定，永遠要做農奴。共同一致(l'entente commune)(或一致的行動)是不可能的，稍有舉事暴動，軍隊即來屠殺參加的人，把主使者縊死在水池附近十八尺高的絞台上。那時僅有少數秘密的宣傳者經過鄉村，把憎恨壓迫者的情感吹入一般人的腦海，使極少數

48 參看本書第十一章。——譯者。

有胆量聽他們談話的人起一點小小的希望。當時農民幾乎還不敢要求麵包或稍減賦稅。我們只要看看鄉村的請願書，就可以明瞭我們所說的並非虛構。

至於資產階級，最能形容其特徵的是懦怯。極少的孤立個人有時冒險抨擊政府或以某種大膽的行爲喚醒反叛的精神。而最大多數的資產階級份子却在國王及其宮廷，貴族及其侍從之前，卑躬屈膝地表示忠順。只要查閱當時地方政府的記錄，就可見到1789年以前資產階級的議論是如何的卑鄙。不管路易·布朗<sup>49</sup>與其他阿諛這類資產階級的歷史家怎樣頌揚，他們的言論處處露出最無恥的懦怯。當時的少數革命黨人，看看四周的情形，便會感到無限的失望，德木南<sup>50</sup>說得好：“1789年以前我們共和黨人幾乎只有一打左右呢！”

三四年以後，情形就大變了！等到王國的力量隨着事變的過程而動搖的時候，人民即開始暴動了。在1788年還只是農民局部的小暴動；就跟今天局部的小罷工一樣，它們在法國各地爆

<sup>49</sup> LOUIS BLANC (1811—1882), 法國歷史家和社會主義者，著有法國革命史(*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大本, 二卷)。——譯者。

<sup>50</sup> CAMILLE DESMOULINS (1760—1794), 法國大革命時期中的一個領袖。1789年以激烈的演說鼓動巴黎民衆，攻打巴士底監獄。(插圖10), 1794年與丹東同時在羅伯斯庇爾送上斷頭台。——譯者。

發，不久，就逐漸擴大，逐漸普遍，終於成爲難以鎮壓的大暴動。

兩年以前，農民只敢要求減少租金（像今天工人要求增加工資一樣）。兩年後，即1789年，他們已進得更遠了。他們腦中已有一致的思想，就是想完全割斷貴族教士與資產階級地主的束縛。等到農民知道政府已無力量抵抗暴動的時候，他們就先後起來攻擊他們的敵人。少數有決心的人放火燒燬最初的幾個宮堡，至於大多數的羣衆，還很懦弱，很柔順，他們等着由崗宮堡的火焰直升雲霄時，纔把收稅官吊上絞過十四世紀農民暴動先驅的絞刑台。但是這次軍隊却不來了，他們在別處有事，反叛於是一村一村地蔓延傳播，不久法國的一半都被火焰罩住了。

當資產階級的未來革命家還跪在國王面前的時候，當未來革命的大人物還想以種種讓步平息暴動的時候，鄉村與城市，在全級會議(Etats généraux)<sup>51</sup>開會與米拉波<sup>52</sup>演說以前，早就反

51 法國政府於1788年8月召集“全級會議”，次年5月5日正式開會，集貴族，僧侶，平民三階級代表於一堂討論國是。——譯者。

52 H. G. R. MIRABEAU (1749—1791)，法國大革命時政治家。1789年米拉波律師以平民代表資格參加“全級會議”，因貴族，僧侶不願與平民代表合作，米拉波發表演說拒絕國王命令，撇棄貴族與僧侶，和他的同志們在同年6月自行組織“國民會議”。——譯者。

叛了。數百小暴動——戴納<sup>53</sup>說有三百——在巴黎人沒有以槍矛與少數壞炮佔領巴斯底堡壘(插圖11)<sup>54</sup>以前,早就在各地的鄉村中爆發了。

從此以後,鎮壓革命,已成不可能了(插圖12)。暴動如僅爆發於巴黎,革命如僅由議會來發動,反叛的人們一定會淹沒於血河中,反革命的人羣一定會手執白旗一村一村,一城一城地殺害農民與“無褲黨人”<sup>55</sup>。所幸,革命從開始時期,即採取另一個方式。它幾乎同時在無數地方爆發;在暴動省分的每一村,每一鎮,每一大城,革命的少數人,以自己的果敢精神,以民衆願望的默許與援助,佔領宮堡,市政廳與巴斯底,威嚇貴族與巨富的資產階級,廢除世襲的特權。總之,少數人開始革命,大多數人跟着他們前進。

我們預料那將要到來的革命,也是一樣。今天由極少數人代表而逐漸確定於民衆精神中的安那其共產主義的思想,也會

53 H. ATINE (1828—1893)法國歷史家兼文學批評家。著有現代法國的起原(*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1876—93)一書,法國革命史(J. PURAND 英譯本, 1913, 紐約版, 三卷)便是這書的第二部分。——譯者。

54 Bastille堡壘當時是一個惡名昭彰的監獄, 1789年7月14日被巴黎人民攻入搗毀。——譯者。

55 Sans-Culotte(其實應譯作“無褲黨”),指法國大革命時期中的激烈派共和黨人。——譯者。



### 革 命 黨 之 少 數

在人民大眾裏面，找到發展的出路，散佈在各處的團體，數目雖然不多，力量却很強大，因為下層的平民能做它們的後盾。它們不久就會舉起暴動的旗幟，這暴動將同時爆發於成千成萬的地點，它將阻止任何政府的成立，使其無法妨礙大事的進行，它將繼續很久，待完成廢除私有財產制與國家的使命之後，方纔罷休。

一到那天，今天的少數人將成為人民的大眾，這起義攻擊私有財產與國家的大眾將邁步走向安那其共產主義的目標。



## 第九章

### 秩序

世人時常責備我們用這非常使人害怕的“無政府”(Anarchie——安那其)字眼作為我們的標語。他們說，你們的思想是高超的，可是，你們要承認你們黨的名稱實在選得太壞了。“無政府”在一般人的口中是與無秩序或混亂同意義；這幾個字使人立刻生起“利益相衝突，個人相鬥爭，世上永無和協希望”的觀念。

我們首先來觀察一個行動的黨，一個代表新意向的黨，很少有自擇其名的可能。後來非常普遍的“勃拉邦討飯黨”(Les Gueux de Brabant)<sup>56</sup>一名並不是他們自己發明的，首先只是綽號(這個綽號起得很好)，但由黨使用與一般人接受之後，不久，就成為黨的光榮稱呼。最後人們也承認實在含有整個的思想。

---

56 Brabant原為中世紀尼德蘭公國，現在南部為比利時的一省，北部屬荷蘭。“討飯黨”是當時人們給1569年結黨的弗蘭德斯貴族起的綽號。——譯者。

1793年的“無褲黨”又怎樣呢？這也是平民革命的敵人造來侮蔑革命黨人的綽號罷了；但是它也含有整個的思想，它就是代表衣衫襤褸，倦於貧困的平民，反對豐衣足食自稱愛國的保皇黨與“雅各賓黨”<sup>57</sup>，那些衣冠楚楚的“雅各賓黨”，不管資產階級的歷史家在他們的銅像之前，怎樣焚香禱拜，不論他們的演說怎樣堂皇動人，畢竟是平民的真正敵人，因為他們蔑視平民的貧困，厭惡平民的自由平等的傾向，反對平民的革命熱忱。

“虛無主義者”這個名稱也是一樣，它使當時的報章記者大做文章，不知耗費了多少筆墨，經過了多少無謂的爭辯，纔使人們知道它並非什麼古怪而帶有宗教色彩的黨派，它却是真有革命力量的集團。由屠格涅夫<sup>58</sup>首先在他的名著父與子中用了這個字眼，一般做“父親”的，因兒子的不服從，就用這個外號來向他們報復，做“兒子”的也冒然接受了，待覺到“虛無主義者”這字眼含有許多誤會而想擺脫的時候，事實已不允許他們改名了，報章與大眾都不願以“虛無主義者”以外的名稱指當時俄國的革命黨人。此外，這個綽號其實也沒有半點選錯，因為它也含有整

57 Jacobins 是法國大革命時期急進共和黨，他們隸屬於雅各賓俱樂部。這俱樂部地址在巴黎雅各賓寺院，故稱為“雅各賓黨”。——譯者。

58 IVAN TOURGUENEFF (1818—1883)，俄國小說家。父與子是他的長篇小說，有巴金的中譯本。（屠格涅夫選集之四，文化生活社版）。——譯者。

個的思想，所謂“虛無主義者”就是一切舊制度的敵人，他們否定現代以一階級壓迫另階級為基礎的一切文明的事實；他們抨擊現在的經濟制度，政府與權力，他們否認資產階級的政治，守舊的科學，資產階級的道德，為剝削者服務的藝術；過去無數世紀遺留給現在社會的惡劣習俗與虛偽，也為他們所厭惡——簡括地說，他們是今天纔有崇敬光圈的全部資產階級文明的否定者。

“安那其主義者”這字眼也有同樣的歷史。當初國際勞動協會<sup>59</sup>中忽有一派否認協會中的權力，並反對一切方式的強權，他們先以聯合派 (fédéraliste) 自稱，後以反國家派或反強權派自命。他們當時還避諱“安那其主義者”的名稱。“安——那其”(an-archie，這是當時的寫法)一辭好像太與蒲魯東派<sup>60</sup>接近了，因為當時會中正在攻擊蒲魯東派經濟改良的思想。但是一般敵人就為了這個原因，就為了散播混淆，故意把當時的反強權派叫做“安那其主義者”，並造謠中傷地說“安那其主義者”這名稱就可以證明他們的唯一野心是製造無秩序或混亂，而不絲毫想到遠大的目的。

59 即第一國際，1864年在倫敦成立。1866年9月在日內瓦正式開第一次會，出席的人為參加協會的六國工廠的代表。——譯者。

60 指蒲魯東的追從者（比利時勞工運動領袖德·拉僕是協會中最活動的會員之一）。P. J. PROUDHON 1809-1865，法國哲學家和經濟學家，曾被人稱為“安那其主義之父。”——譯者。

安那其主義者也就立刻接受了人們給與他們的名稱。他們首先還注意“安”與“那其”間的短線，解釋在這個寫法之下，起源於希臘文的 An-archie (安——那其)，即“無權力”，非“無秩序”的意思；但不久他們便接受了現在的方式，不再給校對員以無益的工作，也不向讀者講解希臘文的功課了。

所以這個字便恢復它原來的普通解釋，即英國哲學家邊沁<sup>61</sup>在1816年以下面的辭句所發表的意義，他說：“一個哲學家想改革一條壞的法律，並不勸人以暴動去反對法律。——安那其主義者的性質完全不同。他否認法律的存在，他棄絕法律的價值，他煽動人家不要承認它是法律，並且一致起來反對它的實施”。今天這個字眼的意義格外擴大了：安那其主義者不但否認現有的法律而且反對任何已成的權力與任何強權；話雖如此說，而其基本的性質仍是一樣：由反叛開始，他總是否定一切方式之下的權力與強權。

“但是這個字眼立刻使人想起秩序的否定，無秩序或混亂的意思呢！”有人這樣說。

我們努力去了解吧。人們所說的，究竟是什麼秩序？是否就是我們安那其主義者所渴想的大同 (Harmonie)，是否就

61 J. BENTHAM (1748—1832), 英國的哲學家和法學家。——譯者。

指人類不再分成兩個階級，不再有這一階級犧牲那一階級的狀態時完全自由地成立人類關係的和諧社會？是否就指萬人一體，天下一家，個人爲大衆的安樂努力，大衆爲個人的幸福工作，彼此利益相同，休戚相關的理想佳境呢？顯然不是！責備“安那其”就是破壞秩序的人，並不談論這將來的大同，他們所說的是現在社會中所了解的秩序。所以我們不妨去看看安那其主義者所要破壞的秩序究竟是什麼。

今天的所謂秩序，不過是全人類十分之九代最少數的懶惰者工作，使其得有窮奢極欲的物品，以過其最醜惡的逸樂生活罷了。

今天的所謂秩序，不過是剝奪衛生生活與智慧合理發展所不可缺的多數條件，使人類的十分之九，逐日偷生苟活在牛馬的狀態中，不敢想到科學研究與藝術創造所給與人類的享樂罷了。唉！這就是秩序！

今天的所謂秩序，就是貧困與飢饉成爲社會的常態；就是愛爾蘭農民死於餓，俄羅斯百姓斃於荒年之後的白喉傷寒與缺食，好讓富者強者積麥如山，輸運出口，以滿其自私的慾壑；就是意大利的人民拋棄豐饒的田野，投身四方，遍遊歐洲，尋覓未成的隧道，從事開掘，以保全他們顛連無告的苦命，一旦岩石傾覆，陷身其中，他們冒這重險，亦不過爲了苟延他們幾年幾月的黑麵包

生活罷了。唉！這就是秩序！

今天的所謂秩序，就是變良田爲牧場以供富者肉食，寧留荒地以待墾，坐視耕者流離！

今天的所謂秩序，就是逼婦女賣身養活她們的子女，強迫兒童進工廠作苦工，或使他們夭折於羸弱；也就是使工人變做機器，把勞力變爲商品；就是暴動工人的幽靈，顯現在富有者的戶外；反叛人民的鬼影，呆立於統治者的門前。

今天的所謂秩序，就是教養於政府講席中的少數人，以統治者的資格，壓迫大多數的平民，俯首聽命，並訓練其子孫，繼承其職位，好讓他們以奸計，貪污，暴力，屠殺，延續其特權於萬世。

今天的所謂秩序，就是戰禍連年，民生水火，人與人戰，行業與行業戰，階級與階級戰，國家與國家戰，轟烈的炮聲不絕於老大的歐陸；鄉野燬滅於炮彈下，民命犧牲在戰場中，幾世紀來勤勞所積的財富，一年間就消耗爲烏有！

今天的所謂秩序，就是人格的被奴役，思想的被束縛，以鐵與鞭維持同胞於低賤的境地。就是礦夫被煤氣悶死，石匠被岩石壓斃。屍積如山，命捐千百，每年都由主人的貪婪，演成慘劇；間或訴諸政府，政府即以槍炮擊之，誣爲盜賊之徒，該遭征伐。啊！民命輕如螻蟻，窮人的怨憤，從何控訴呢！

總之，今天的所謂秩序，就是巴黎公社溺於血河，三萬餘男



女兒童，被槍彈炮彈擊斃，葬身於巴黎路下的生石灰中（插圖13）；就是俄國青年被捕入獄，埋骨於西伯利亞的雪鄉，而其最純潔最優良與最忠心的英雄則被絞死在劊子手的繩索中。

唉！這就是秩序！

然則，什麼是今天的所謂擾亂秩序呢？

今天的所謂擾亂秩序，就是指人民舉事，反對這醜惡的秩序，截斷鐵鏈，毀滅障礙，一致向着較善的將來邁進，爲人類歷史中之最光榮的盛舉。

就是革命前夕的思想反叛；就是過去停滯時期所遺下的種種陳腐假定的推翻；就是新思想如怒潮似的澎湃，大胆發明如春筍似的蒸發，就是科學諸問題的逐漸解決。

今天的所謂擾亂秩序，就是古代奴隸制的廢除，公社的暴動，封建農奴制的解放，經濟奴役制的消滅。

今天的所謂擾亂秩序，就是革命農民反對教士與封建領主的暴動，就是焚燬宮堡，改造茅舍，脫離黑暗洞穴，進入陽光地位的叛亂；就是法國消滅王權，給西歐農奴制以最後致命傷的革命。

今天的所謂擾亂秩序，就是國王發抖，貴族驚怖，初次宣告勞動權(droits du travail)的1848年；就是巴黎平民爲新思想

而鬥爭，雖在屠殺之下，仍前仆而後繼，把自由公社的思想留給人類，給人類開闢革命的紀元，我們已見其漸漸接近的社會革命亦必隨着這秩序的擾亂而降臨。

今天的所謂擾亂秩序就是歷史的偉大時代，大家爲人類準備較善的生活，爲他們擺脫過去奴隸制的束縛而堅持繼續不斷的鬥爭與犧牲。就是民衆的天才獲得自由發展的機會，使其在數年之內完成巨大的進步，人類由此纔脫離古代的奴隸狀態，纔不再爲終身陷在貧困泥淖中的可憐生物！

今天的所謂擾亂秩序，就是最美麗的激情的開花，和最偉大的獻身精神的煥發，就是人類無上之愛的史詩！

總之，“安那其”這個名詞既然是以上所謂秩序的否定，又是人民一生最美的時期的回憶，那麼一個向着較善將來前進的黨派，以它爲名，豈不是很適切麼！

## 第十章

### 公社

#### I

我們時常說，社會革命應從公社的解放着手，只有絕對獨立，絲毫不受國家鉗制的公社<sup>62</sup>，纔能給我們以革命所必需的環境與完成革命的方法，聽到我們談話的人們總非難我們，說我們想恢復古代已經有過，今日已無存在理由的社會方式。他們說：“公社？公社是古時的事實呢！你們想破壞國家而代以自由的公社，你們已經把目光轉向過去了！你們想把我們重新引到中世紀去，重新燃起公社間的過去鬥爭，因而破壞歷史過程中所不易得到的國家統一。”

---

62 法文 Commune 為法國行政系統的最低單位，與今日中國的鄉保相似，這裏所說的公社，法文亦為 Commune，惟含意不同，從前有人譯為市府，自由市府，乃未來社會的理想單位，不拘地方職業或人數，以自由契約為基礎的自由組織，中古時期已有雛形存在，將來必起而代替現在政府性質的種種機構。——譯者。

好吧，我們來觀察這個批評，看看它是不是有理。

首先我們應該明白一切與過去的比較，往往只有相對的價值。假如我們所願意的公社實在只是中世紀公社的恢復，那麼我們可否承認今日的公社一定要用七個世紀以前的方式呢？那是很明顯的，公社若成立於今日電報，鐵路，國際科學與純粹真理研究的時代，它的組織與十二世紀的當然不同，我們將站在絕對新的事實面前，絕對新的情況裏面，這事實與這情況勢必引出絕對不同的結果。

此外，我們的反對者，各色政體的國家的擁護者，也應該想到我們也能夠以絕對相同的議論，非難他們。

我們也可以同樣而且更有理由地告訴他們，把目光轉向過去的不是別人，恰恰是他們自己，因為國家是與公社同樣古老的政體。所不同的只是國家在歷史上是任何自由的否定，是專制與獨斷，是臣民的毀滅，是斷頭台與笞刑場等等的代表者，而我們恰恰在公社的解放，人民與公社反抗國家的起義中，找到了歷史的最光榮的幾頁。真的，我們即使要依戀過去，也不會把目光轉向路易十一，路易十五<sup>63</sup>或喀德鄰第二<sup>64</sup>，我們寧可把阿馬爾非 (Amalfi)，佛羅倫斯 (Florence)，都魯斯 (Toulouse)，拉翁

63 LOUIS XI (在位1461-83) 和 LOUIS XV (在位1715-1774) 都是法國國王。——譯者。

64 ECATERINA II (在位1762-1796)，俄國女皇。——譯者。

(Laon), 列日 (Liege) 庫特勒 (Courtray), 奧格斯堡 (Augsbourg), 努連堡 (Nuremberg), 蒲斯可弗 (Pskoff) 諾弗哥洛 (Novgorod) 等公社或共和國<sup>65</sup>, 作為我們注意的對象。

所以現在不是玩弄詞句或詭辯的時候, 現在要做的是研究與精細分析的工作, 我們不可因拉夫列頁先生<sup>66</sup> 與其熱心的學生們只對我們說: “但是公社, 這只是中古呢! 所以它已被判為死罪!” 我們也回答他們: “國家, 這只是惡行的全部過去; 所以我們有理由地把它判處死刑!”

在中世紀公社與今日所希望成立而不久或將成立的公社中間, 有許多基本的差別存在: 六七百年的人類發展與艱苦經驗掘下了整個的深淵。我們請來觀察它們主要的不同。

十二世紀若干城市資產階級所結的“同謀” (Conjuration) 或“同盟” (Communion) 究竟有何種主要的目的呢? 他們的目的非常簡單, 無非想脫離封建領主的束縛罷了。不同的居民, 商人和手工匠, 彼此聯合起來, 發誓不准“任何人欺侮”他們中的一個或把他們中的一個作為奴隸看待, 公社就是為了反對它的

65 參看全集第六卷互助論第五, 第六章。——譯者。

66 EMILE DE LAVELEYE (1822—1892), 比利時經濟學家和出版家。  
——譯者。

舊主人而發動的武裝的起義。歷史家基埃里引證十二世紀一個著作家的話說：“公社是一個可惡的新字，它的意義就是：應納人頭稅的人們對於他們的領主每年只納一次他們所應納的年金；如果犯了輕罪，他們也可以繳納法定的罰金自贖；至於習慣強迫農奴繳付的苛捐雜稅，對於他們是完全豁免的。”<sup>67</sup>

所以中世紀的公社的確是爲了反抗封建的領主而起義的。今日的公社則想從國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這就是根本的差別，我們要牢牢記住，後來是國王所代表的國家見到公社反抗領主的獨立行動，恐怕對於自己的王冠有害，便立刻派遣軍隊去“討伐”（如編年史上所說的）“那些流氓的暴行，他們想藉公社的名義，裝起背叛君主統治的姿態”。

明日的公社一定會知道它不能再承認任何上級機構的存在；它上面只能有它與其他公社自由合意組織成的聯盟。它更知道它不能採取“騎牆”的態度：或者是公社絕對自由，它能創立它所願意創立的制度，它能實行它所願意實行的改良或革命；或者是它仍舊留在原來的狀態中，只做國家的簡單“分號”，一切行動受制於國家，時常站在準備與國家對抗的地點並明白要是真與國家衝突，必然會遭逢慘敗的危運。它知道它應該破壞國家

67 當時的封建領主，如土匪一樣，敲詐強佔，無所不爲，公社能規定其稅則，照當時的人們看來，的確是進步的。——譯者。

而代以自由的聯盟，它終必照這個主張進行。不僅如此，它並且還有實行的方法。今天不只是小城市舉起公社暴動的旗幟了。今天是巴黎，里昂，馬賽，聖太田，迦太基尼（在西班牙），以及其他一切大城市都揚起同樣的旗幟，作公社革命的響應了。這就是基本差別的所在。

中世紀的資產階級靠着商品的買賣與資本的經營逐漸成爲城市的巨富；從領主的束縛中獲得解放之後，當時的公社也曾脫離這些富人的壓迫麼？一點也沒有！破壞了封建領主的要塞之後，城市的居民不久見到富有的商人在公社裏建起征服他們的堡壘，所以中世紀公社的內部歷史是貧富二者的鬥爭史，這劇烈的鬥爭勢必引出國王的干涉。貴族階級於是在公社中間發達起來，脫離了從前城外封建領主壓迫的平民重新跌入現在城內富有領主的奴隸制度中，他們知道公社裏再沒有值得保護的東西，他們離開爲爭取本身自由而建築的城牆，可憐這些城牆由於個人主義的制度的結果，變成新型奴隸制度的孔道了。既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損失，他們就讓富有的商人自行保護，後者終於失敗了：一面耽於奢侈淫慾的腐蝕；另一面又少平民的協助，他們不久只好接受國王傳令官的催促，交出他們城市的鑰匙。在別的許多公社，是富人自己出來開了城門，迎接皇帝，國王或公

爵的軍隊，藉以避免準備襲擊他們的平民的報復。<sup>68</sup>

但是十九世紀公社的主要工作，不是掃滅這些社會的不平等麼？不是佔領積聚的社會資本，把它全部放在願意用它生產財富與增加公衆福利的人們手裏，任其自由支配麼？它的第一注意，不是破壞資本的勢力，使那促成中世紀公社之覆滅的貴族階級永遠無法成立麼？它會拿主教與修道士做自己的聯盟者麼？最後，它會摹倣祖先只在公社中尋覓國家中的國家麼？他們廢除了領主或國王的權力之後，只曉得依樣葫蘆地重建相同的權力，而不知道這權力雖被四圍的城牆限制，而仍舊保存它固有的全部缺點。我們這世紀的無產者將效法這些佛羅倫斯人，一面廢除貴族的頭銜或使此類頭銜成爲恥辱，一面又讓新的貴族——錢袋的貴族產生麼？最後，他們將跟這些到達市政廳的手工匠一樣，虔誠地摹倣他們的祖先，重建這一切他們剛纔推翻了的權力的階梯麼？他們會只改變人物而不變動制度的本身麼？

當然不是的。十九世紀的公社，既有豐富的經驗，可作前鑑，一定會完成更好的事業。它將是名稱以外的公社，它將不只是公社主義的 (Communaliste)，而是共產主義的 (Communiste)。不但在政治上是革命的，在生產與交換的問題上也是

68 關於中世紀公社的詳情，請參看我的著作互助論。——1919年著者(俄文本註)。



革命的。它將不是爲着重新建立國家而消滅國家，許多公社一定會創立榜樣，推翻代議的政府之後，而不再把自己的主權委託給偶然的投票。

## II

中世紀的公社，擺脫了領主的枷鎖之後，也曾設法打擊領主力量所以形成的根源麼？也曾設法幫助它周圍的農民麼？也曾設法用農奴所沒有的武器幫忙它從城牆高處傲然俯視的那班不幸的人們麼？完全沒有呢！以純粹自私的情感爲出發點，中世紀的公社把自己關在它的城牆之內。多少次它在求幫助求避身所的奴隸之前，嫉妒地緊閉城門，收起吊橋，讓領主在它的眼前，在火繩槍所能射及的地點，殺害這些不幸的人。它以自己的自由自負，它不設法使呻吟於城外的同胞也得着這些自由。很多中世紀的公社，就以這個代價，讓鄰人保存着農奴制與的代價，獲得本身的獨立。並且看着平原的農奴始終枯守着他們的土地，既不認識工業，又不知道商業，時常要向城市購買鐵器，金屬與工業的產品，這不是公社少數大富翁的利益麼？當手工匠想把手伸給城牆以外的農奴時，他們怎能抵抗資產階級的意志呢？資產階級有權有勢，又知道戰術，並且僱有老練的傭兵，而手工匠却是赤手空拳，一無所有<sup>99</sup>！

現在是多麼不同！勝利的巴黎公社只限於創立多少有點自由的都市制度麼？巴黎的無產階級擊碎自己的枷鎖時，社會革命就在巴黎開始，鄉間的公社起來響應。巴黎公社就在自身支持鬥爭的時候，也對各地的農民說：“親愛的兄弟，你們佔領土地，佔領全部的土地吧！”它不只限於說話，要是必要時，它的勇敢戰士必能武裝下鄉，幫助遠地的農民完成他們的革命：驅逐土地的佔有者，將全部土地還給一切願意並知道耕種的人們。

中世紀的公社只想把自己關在它的城牆以內；十九世紀的

---

69 這幾行是在四十年前寫的。後來我曾細心研究過中世紀公社的歷史，在互助論一書中我作過一番簡略的敘述。讀者在那本書中還可以看見當時許多公社（從十世紀起在意大利北部的公社就是這樣）爲了謀農民的解放，不惜與封建領主長期作戰。這一類的鬥爭是很堅決的，並且佛羅倫斯的公社先在它本身的 Contado（即佛羅倫斯四鄉）完成了解放農民的工作，結果在多斯坎納（佛羅倫斯便是多斯坎納的首府）一帶地方創造了極大的安樂。就在十世紀熱那亞也已經大規模地完成了這樣的工作。關於法國的公社，拉翁城及其附近一帶（即 Laonnais）也完成了聯合性的農村同盟團體。在別的國家內也有少數都市達到這樣的成就。然而在另一些地方都市與富有領主的鬥爭却較少成功，甚至完全失敗。當時此等都市倦於跟附近封建領主鬥爭，便和他們休戰，於是農民又匍匐在他們的勢力下面。就在這些公社中，都市不得不把封建領主請進它的城裏面來；那班富有的貴族，住進都市以後，他們中間便不斷地發生衝突，不是當街鬥毆，就是陰謀爭權，其結果都市便遭逢被征服的惡運，征服者或爲教皇，或爲國王，而在俄國便是大公或沙皇。——1919年著者（俄文本註）。

公社則設法擴展於城牆以外，普及於整個世界，它以人類的休戚相關代替公社的特權。

中世紀的公社能自閉在它的城內，直到某種程度，可以不跟它的鄰城來往。它即使與其他的公社發生關係，這些關係也只限於反抗領主，保護“社權”的條約，或為公社的人，締結遠地旅行的互助協定。即使真正的同盟，如在郎巴底 (Lombardie)，西班牙與比利時等地一樣，成立於各城市間，這些同盟也因太不同質，太囿於不同的特權而互相分散，故不久即分裂成孤立的團體或在鄰國的攻擊之下消滅了<sup>70</sup>。

拿這來跟今日所要組成的團體比較，真有天壤之別！一個小公社若與工商業及藝術的中心發生連續的關係，由於事物之必然，勢必不能生存八天以上；這些中心本身也有向着鄰近鄉村，四周公社與遼遠城市開放門戶的必要。

假定某一個大城明天宣佈“公社”成立，廢除轄區內的私有財產制實行完全的共產主義，換言之，共同享受社會資本，勞動

<sup>70</sup> 我在這裏又得重述前面一個脚註所說過的。以前我對中世紀都市的同盟 (Ligue) 知道得很少。現在我才明白都市同盟——如在意大利北部，在萊茵河一帶，在柏·得·卡雷海峽海岸的弗蘭德斯，英吉利，法蘭西都市，在漢撒同盟（在波羅的海）等等——在幾世紀中間都佔着極重要的地位。請參看互助論第五，第六兩章。——著者（俄文本註）。

工具與勞動產品的利益，只要城市不被商人的軍隊包圍，幾天後，輻重的大車就會到達市場，運輸工人就會從遼遠的商埠運來大批必需的原料；城市的工業品，滿足了居民的需要以後，也會向世界各地尋找它們的買主；外國人將成羣結隊地來訪問，不論是農民，鄰近城市的公民或外國人，所有的人都會回到他們的家中敘述這個自由城市的美妙生活，他們都會說，這裏一切人都要作工，這裏既沒有窮人，也沒有被壓迫者，大家都享受自己勞作的結果，而沒有人來強佔強者的一份。孤立是不足怕的：合衆國的共產主義者，在他們的共產村中，所要歎息的，與其說是孤立，無寧說是四周的資產階級世界不斷地來侵犯他們的公社事務。

今天是商業與交換推翻了國家的界限，同時也破壞了古都市的城牆。它們已獲得中世紀時期所沒有的凝聚力。西歐一切住人的地點連絡得極其密切，所以一處的孤立已成爲完全的不可能；不論如何高的村落，即使在一座山的懸崖上吧，都有它所趨附的，它所不能截斷關係的工商業的中心。

大工業中心的發展，更加可觀。

今天鐘樓的精神<sup>71</sup>還能引起兩個公社間的嫉妒，阻止它們的直接結合，甚至燃起兄弟相殺的烈火。這些嫉妒固然阻止這

兩個公社間的直接聯合，而這聯合却由大中心的媒介而間接成立起來。今天鄰近的兩小市往往沒有直接連繫的關係存在：它們所維持的很少關係，非但不能成立休戚相關的友誼，反而引起彼此的衝突。好在兩者早有時常發生關係的共同中心；不然它們便無存在的可能；不論鐘樓的嫉妒如何強烈，它們不得以它們獲得供應品銷售生產物的大城市為它們聯合的中介；為維持它們與集中點的關係，為集合在這集中點的周圍，它們兩者都須變成這同一聯合的一部分。

然而這個中心本身對於周圍的公社，也不能有侵犯的優越權。由於工商業需要無限的變化異性，一切住居的地點已有它們所屬的許多中心，待它們的需要逐漸發展之後，它們即屬於能滿足其新需要的新中心。我們的需要如此富於變化，它們發生得如此迅速，一個聯合不久即不足以滿足它們全部。公社於是覺得有締結其他同盟，進入另一聯合的必要。作為食糧團體一份子的公社，為獲得其他必需的物品，——例如金屬之類——必須加入第二個團體，為了布疋與藝術作品，它又須做第三第四團體的一份子。請拿不論任何地方的經濟地圖來看，便可見到沒

---

71 歐洲古時宗教盛行，每一村皆有教堂與鐘樓，每村的居民因知識淺陋，皆視自己的鐘樓為最光榮最可貴，恰是近世的愛國主義者敬仰自己的國旗一樣。——譯者。

有經濟界線的存在。各類物品的生產與交換地帶，互相交錯，互相穿透，互相積疊。公社的聯合也是一樣，如果任它們自由發展，它們不久也會互相交錯，互相穿透，互相積疊，終於形成一個比國家型的機構還要緊密，還要“完整牢固並且不可分的”組織網，而國家型的機構却只是並列的，如木枝捆在斧鉞周圍似的鬆懈的結合罷了。

如此，我們重述一句，那些反對我們說，公社一旦脫離國家束縛，便會互相衝突，互相殘殺，因而構成不斷內戰的人，忘了一件事情，就是密切的關係，由於工商業的吸引中心以及這些中心的日益增多與其不斷的來往，早已存在於不同的地點。他們根本不知道中世紀閉關的都市和在險峻道路上慢慢走着的結隊商人隨處受着土匪式領主監視的情形；他們顯已忘掉今天這些人，貨，信，電報，思想與情感的潮流，如不枯竭的江河之水，不斷地往來於我們的城市之間；總之，他們不大明白他們所想比較的兩個時代的差別。

此外，歷史不是又在那邊給我們證明聯合的本能已成為人類最迫切的一個需要麼？只要國家一旦因為某種原因自行瓦解；只要強迫的機器一旦減弱其固有的機能，自由的聯合就會自動地一躍而出。讓我們回憶法國大革命時代武裝資產階級的自動聯合吧。讓我們回憶拿破崙的征服軍動搖西班牙的國本

時，西班牙人民的自動聯合怎樣拯救他們國家的獨立吧。待國家不再強迫實行無理的團結之後，團結就會依着自然的需要產生。要是我們把國家推翻了，聯合的社會就會從它的廢墟中茁發出來，而且這實在是“完整牢固並且不可分的，”實在是獨立而自由的，並且自由地擴展其休戚相關的範圍。

然而還有別的我們應該知道的東西。由中世紀的資產階級看來，公社不過是孤立的國家，以它截然的界限與其他的公社隔離。依我們的意思，“公社”不再是地域的聚合；它是普遍性的名詞，與無疆界，無城牆的平等者集團同義。社會的公社將不再是顯然確定的整體。公社的每一團體必然傾向於別的公社的同類團體，它與這些團體結合聯盟，它們中間的關係至少與同城市民結合的關係同樣堅固，它們構成一個利益相同的公社，其組成的分子將分散於成千成百的城市與鄉村。有些個人只能與趣味相同，住在其他無數公社的個人結合，纔能獲得其需要的滿足。

今天自由的團體已開始分佈於人類活動的廣大領域。有餘暇的人已不再單單爲了滿足他的科學，文學或藝術的趣味而創立團體了。人們也不單單爲了階級的鬥爭而締結同盟了。

今天在人類活動的無窮表現中，要想找到一個不是已經爲

自由結合團體所代表的活動，實在很難，同樣團體的數目不斷地增加，每天總要侵佔新的行動領域，即過去被視為國家專有的職權，也逐漸為這些團體所吞併。文學，藝術，科學，教育，商業，工業，貿易，娛樂，衛生，博物館，遠地的企業，兩極的探險，甚至國土的保護，傷兵的救助，反抗侵略，反抗法庭等等到處看見私人創意的表現與自由社會方式的產生。這就是十九世紀下半期的趨向與特徵。

這趨向一旦遇着自由進展的機會，一旦有廣大的實行的新領域，便可以作為將來社會的基礎。社會的公社就由自由的團體組成，這些團體將推翻舊有的城牆與疆界。這將是數百萬非地域的公社，伸手到江河，山脈與海洋以外，把散在地球四隅的個人與民族，結合成平等的一家。



## 第十一章

### 巴黎公社

#### 1

1871年3月18日，巴黎的人民起義，反對大家所憎惡，所蔑視的權力，並宣告巴黎的獨立，自由與自主。

這中央權力的推翻並沒有經過革命所常有的演變：那天既沒有槍聲，也沒有障礙物後面的流血，一般統治者在羣集街上的武裝平民之前隱遁了；軍隊撤離首都，官吏逃向凡爾賽，帶去他們所能帶走的一切東西。政府如污雪遇見春風似的融解了，19日，巴黎流了它子弟的數滴熱血之後，就掃清了腐蝕這個大城市的污物。

這樣完成的革命在人民從奴隸制走向自由的連續革命中，開了一個新的紀元。在巴黎公社的名義之下誕生了一種新的思想，這思想將成爲未來許多革命的出發點。

如偉大思想所常有的情形一樣，它並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一哲學家的概念的產物；它誕生於集體的精神中，它從全體人民的

心中發出，它還是從法國人民的歷史中出來<sup>72</sup>；它起初是模糊的，當初很多把它實行並且爲它犧牲性命的人還不是像我們所理會的那樣想像它；他們還不明瞭他們所揭幕的革命，他們還沒有看清他們所想實行的新原理的豐沃。只有在實地應用的時候，人們纔瞥見其未來的價值；只有在那時以後的思想工作中，它纔漸漸確定，漸漸顯露它的明敏，優美，公道以及它的結果的重要。

在公社以前的五六年，當社會主義獲得新的大進展時，就有一個問題特別縈繞於下次社會革命準備者的腦際，這就是要我們知道，哪種政治集團的方式最適合於今日工業發展所強迫我

72 對一般想得到一點法國人民（指全體人民，並非指人民的“公僕”）歷史的普通智識的勞動階級讀者，我可以特別推薦米席勒的“歷史”和尤敬·西的小說，（這推薦一定會使教授先生們大吃一驚）：人民之秘密：一個無產階級家族在幾個世紀中的歷史，一部社會主義的，人民立場的，公社派的著作。這部大著並沒有俄文譯本；沙皇政府不准這小說的譯本出版。不過夏席科夫曾譯了這書的開頭幾章，在從前的俄語雜誌上發表，並且換了一個題目，作“奴隸制度史雜記”。在這卓越的故事裏面有着從前的巴黎公社的歷史和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法國工人對於公社的思想與看法。——著者（俄文本註）。

米席勒（JULES MICHELET, 1798--1874）法國歷史家，著有“大革命史。”——編者。

尤敬·西（EUGENE SUE 1804--1857）法國小說家，人民之秘密共十五卷。——編者。

們這時代實行的經濟的大革命：換句話說，廢除了私有財產，把歷代所積聚的全部資本歸為公有之後，我們應當採取何種政治的組織。

國際勞動協會回答了這個問題。它說，集合不應限於一國：它應擴展於人為的國界以外。不久，這偉大的思想就深入人心，佔據一般人的精神。以後雖被一切反動的同盟所迫害，而它依然繼續存在，待阻止它發展的障礙物毀於暴動人民的吼聲之後，它就好比任何時期都堅強地復興起來。

但是現在我們要知道的却是這廣大協會的組成分子是些什麼？

於是有兩種思想的大潮流來回答這個問題：一邊是平民國家，另一邊是“安那其”。

根據德國的社會主義者的主張，國家應該佔有一切積聚的財富並且把它們分給工人的團體，應該組織生產與交換並且監督社會的生活與機能。

對於此點，大多數富於經驗的拉丁民族的社會主義者回答他們說，這樣的國家即使能夠存在，也不過是最壞的一個暴政，他們反對這抄襲過去的舊思想而主張代以“安——那其”的新理想，換句話說，他們主張完全廢除國家而代以自簡單而複雜的組織，他們認定民衆力量，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自由聯合為未來社會

的組織基礎。

不久，若干不大受到政府成見迷醉的“國家主義者”也承認“安那其”所代表的組織的確優於平民國家所主張的；不過，——他們說——安那其主義的理想離我們太遠了，我們暫時可以不必去管它。另一方面，安那其的理論，在確定它的出發點，使它的概念具體化，並且證明它的傾向已存在於民衆生活中的諸點上似乎還缺少具體而簡單的公式。職業團體與消費者集團超越現在國界與國家的聯合，似乎還太模糊；同時我們還很容易看出它還不能包括人類活動的全部變化。要想人家相信，必須找到一個更明顯，更實際，在事物的現實中有其基本要素的公式。

假如只為準備理論，理論是沒有多大關係的！我們似乎曾這樣說過。新的思想如果沒有找到明顯而確定的根據，要不是從現存的事物中出發，它不會深入一般人的精神，鼓舞他們去參加決定的鬥爭。如果沒有某種確定而明顯闡述的思想為依據，為跳板或出發點，平民一定不會冒險投入渺茫的未知世界。

這個出發點，是由生活本身負責來指示它的所在。

被圍困隔絕五個月，巴黎靠着自己的方法而生活，它開始認識它所能支配的經濟，智慧與道德的無限資源；它瞥見並且了解自己的創意的力量。同時，它又見到信賴權力的那一羣多嘴的

政客不知道組織國防與發展內政的方法。它親眼看見法國的中央政府怎樣妨礙一個大都市的智慧所能使其開展的一切。它更明瞭任何政府都不能拯救大的崩潰，助成即將完成的進化。它在被圍時期，忍受可怕的貧困，它目擊一方面是逸惰者的無恥奢侈，一方面是勞動者與首都防禦者的貧困，它眼見掃除這種惡制度的一切嘗試皆因中央權力的干涉而失敗。每次人民要採取自由的突進時，政府即來加重它的鎖鏈，繫吊它的鐵球，於是自然發生一種思想，就是巴黎應該成立獨立的公社，使其能在城牆以內實現民衆思想所指示的一切！

於是一切人都喊出公社這個名詞來。

1871年的公社只是第一次草創的嘗試。因戰爭而生，由兩個準備攜手壓服平民的軍隊包圍着，它不敢完全走上經濟革命的路線；它沒有截然宣告自己是社會主義者，它沒有進行資本的充公與勞動的組織；它甚至沒有着手城市一切資源的總調查。它也沒有與國家及代議政府的傳統絕緣，它沒有想在公社中實行它在宣告公社獨立與自由聯合時所應實行的，自簡單而複雜的那種組織。假如巴黎公社能多生存幾個月，它會被時勢所迫無可避免地走到以上這兩種革命，那是可以確信的。我們不要忘記資產階級要以四年的革命時期，纔從溫和的君主制達到資

產階級的共和制，所以我們看見巴黎的人民沒有一下躍過安那其主義公社與盜匪政府間的距離，也是不足怪的。但是我們應該知道下次將實行於法國與西班牙的公社主義的革命，將在凡爾賽軍屠殺所停止的地方，恢復巴黎公社的偉大事業。

公社失敗了(插圖 14)，我們知道資產階級對於人民搖動統治者枷鎖時給他們造成的恐懼，怎樣報復(插圖 15)。這證明近代社會中確實有兩個階級存在；一方面是勞動的人們，他們把自己所生產的一半以上東西交給資產階級而且太容易忘掉他們主人的罪行；另一方面是飽暖的逸惰者，他們被野獸的本能所鼓動，憎惡他們的奴隸並且準備像射擊獵物似的殺害那些人。

把巴黎的人民包圍在城內，並且把一切出口都封鎖之後，他們派遣那些過慣了營房與酒肉生活因而喪失了人性的兵士，並且在議會中公開發咐他們：“殺掉這些雄狼，這些母狼與這些小狼！”對人民，他們又這樣說：

“不論你做什麼，你只有死！假使人捉住你，看見你手裏有武器，——死！假使你放下武器，——死！假使你打，——死！假使你乞憐，——死！不論你的眼睛轉向什麼地方：左，右，前，後，上，下，——死！你不但在法律以外

而且不在人羣以內。年紀與性別都不能救你與你的親人。你只有死，但是在未死之前，你將親眼看見你的妻子，你的姊妹，你的母親，你的女兒，你的兒子（就是在搖籃裏的也一樣）怎樣死去的慘狀！人們將在你的面前，從戰地的病院中捉去傷兵，用刺刀把他刺死，用槍托把他擊斃！他若是活的，人們將捏住他的斷腿或血臂，把他活生生地拖去；像能喊叫與受苦的污物包一樣丟在水溝中！總之：

“死！死！死！”<sup>73</sup>

在屍堆上作過瘋狂的慶祝，不分青紅皂白地整批屠殺之後，卑劣而殘忍的報復仍不停止，接着是皮鞭，緊縛拇指的繩索，鐵銬，抽擊獄卒的棍棒，侮辱，咒罵，飢餓以及種種殘酷的苦刑。

人民會忘掉這些劊子手的偉蹟麼？（插圖16）

“被擊倒可是沒有失敗，”公社今天又重生了。這不是失敗者以美妙的希望幻景自慰；不，公社今天已成為革命的確定目的，這革命已在我們的身邊怒吼了。思想已深入大眾的精神，

---

73 這幾行從亞諾德（ARTHUR ARNOULD）所著巴黎公社之議會的與人民的歷史（*Histoire populaire et parlementaire de la Commune de Paris*）借用來，這著作很好，我們很高興介紹給讀者。——著者。

A. 亞諾德（1833—1895）文學家，曾參加巴黎公社，著作甚多。——譯者。

它給他們以旗幟，我們並且堅決地希望這一世代的青年來完成公社中的社會革命，肅清資產階級的醜惡剝削，使人民脫離國家的束縛，在人類的進化中，開闢自由平等與休戚相關的新紀元。

## II

巴黎人民推翻了舊國政府，把第二帝國崩潰時取得權力的投機份子打倒了，自建自由公社並且宣告自己絕對獨立的日子，距今已有十年了<sup>74</sup>。然而我們的目光還是向着1871年3月18日這一天注視，我們的最好回憶還是屬於這個偉大的日子；兩個大陸的無產階級所要莊嚴地慶祝的就是這個可紀念的革命週年，明天晚上就有數千數百萬的工人的心，通過國界與海洋，在北美合衆國，南美與歐洲，為紀念巴黎無產階級的反叛而跳動，而共鳴。

這個法國無產階級為之在巴黎街上流血，在新加來陀尼亞 (Nouvelle-Calédonie)<sup>75</sup> 海岸受苦的思想，包含着整個革命的根芽，它的範圍是廣大的，它的旗幟之下能夠容納人民解放與革命的一切傾向。

真的，假如我們只限於觀察巴黎公社所完成的實在而顯著

74 本章寫於1881年3月。——著者。

75 為澳洲東北海洋中的大島，很多公社革命者被充軍到此地。——譯者。



的事實，我們似乎應該說這思想還是不夠廣大，它只包括革命綱領的極小部分。反之，假如我們觀察3月18日運動深入民衆心坎的精神以及想實現而沒有工夫實現（因在未發生以前，就被窒息於屍堆之下了）的傾向，我們就會懂得這運動的重要與其在兩大陸勞動羣衆中所以激起如此同情的理由。巴黎公社並不是以它所做過的事感動了我們，而是以它所預許下的一切振奮人心。

使一切被壓迫羣衆的同情傾向於1871年運動的無可抵抗的力量，究竟從什麼地方來的？巴黎公社所代表的到底是什麼思想？這思想對於世界各地不分種族國界的無產者爲什麼有這樣的吸引的魔力？

回答是很容易的。——1871年的革命是一個激頭激尾的民衆的運動！由人民實行，自動地發生於大衆中間，它在人民大衆中才找到它的防禦者，它的英雄與它的殉道者，——資產階級所絕對不能寬恕的也就是這個“流氓”的性質。同時這革命的基本思想雖然是模糊的或者潛意識的，而其偉大的性質却由它的一切行爲透露出來，——這就是萬人期待的社會革命，經過了這樣多世紀的鬥爭，它終於要來建立大衆的真自由與真平等。

這就是恢復其固有權利的“流氓”的革命。

不錯，人們曾設法，現在還設法歪曲這個革命的真實意義，把

它看作巴黎想恢復其獨立，想在法國成立一個小國的簡單嘗試。其實，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其實巴黎並不想脫離法國獨立，正如它並不想以武器征服法國一樣；它並不想像苦修士枯守着自己的修道院一樣，把自己關閉在它的城牆裏面；它並不以鐘樓的狹小精神爲出發點。它所以要求它的獨立，它所以阻止任何中央權力干涉它的事務，完全是因爲它認爲這獨立是準備未來組織基礎與完成社會革命的一個方法，——它認定這個偉大的革命將完全改革生產與交換的制度，把它們建立在公道的基地上；將完全變更人類的關係，使它們以不分高低的平等爲出發點；將完全改造今日社會的道德，使它以正義與休戚相關的原則爲標準。

所以公社的獨立對於巴黎只是方法，社會革命纔是它想達到的目的。

如果3月18日的革命能循着自己的意思自由進展，如果巴黎人民不被凡爾賽的劊子手們炮轟，槍擊，刀斬，劍刺，以上所說的目的或者會達到，也不一定。找到一個明顯確定而人人會了解的思想，以少數字句歸納革命所應進行的一切，這就是巴黎人民從其獨立的最初幾天就已開始注意的工作。不論革命時期好思想的醞釀與傳播，如何迅速，一種偉大的思想不會在很短的時期中形成。它要發展，要深入大衆中間，更要以行爲來表現，總

需要相當長久的時間，這時間是巴黎公社所缺少的。

同時它還缺少近代社會主義的正確思想，因為十年以前，這些思想的本身還在過渡的時期。所以公社是產生於近代社會主義發展的兩個時期之間。1848年多少帶點宗教色彩的強權或政府的共產主義，到了1871年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實際精神與自由傾向，已無吸引的力量了。今天，哪一個巴黎人願意把自己關閉在福利葉派共產村<sup>76</sup>的營房中？另一方面，想把工錢制度與公有財產駕在一輛車上的集產主義<sup>77</sup>還是不大爲人了解，不大爲人所歡迎，實行時還充滿不易解決的困難。自由共產主義，安那其共產主義那時剛剛出世；人們幾乎還不敢攻擊政府主義的崇拜者。

猶疑盤據着人們的精神，社會主義者本身也沒有胆量破壞私有財產的制度，他們面前還沒有明確的目的。於是人們只爲讓自己墮入一般催眠者從很多世紀以來即已不斷地重述的理

76 福利葉 (C. FOURIER, 1772—1837)，法國的社會主義者。他的理想社會組織的共產村名叫法蘭市 (Phalange)。請參看全集第四卷麵包與自由，腳註33。——譯者。

77 譯者在近代科學與安那其主義 (全集第八卷) 第十一章中說過：“這兩個卓越的著作家，指加格爾與維達，兩人都是社會主義的著作家)也主張在一切交易中均用勞券代替金錢。然而礦山，鐵道，工廠則應該歸國家所有，他們稱他們的體系爲集產主義。……”——譯者。

論：——“我們首先爭得勝利；以後能做什麼，以後再說吧！”

首先爭得勝利！好像不動到私有財產，人們有方法成立自由的公社似的，人民大眾不直接參與革命的勝利，他們好像有方法克服敵人，使大眾所共享的物質精神與道德的安適，能憑空降臨似的！他們只想首先鞏固公社，把社會革命留待以後解決，而不知道惟一合理的進行方法却是以社會革命來鞏固公社的基礎。

對於政府的問題也是一樣。宣佈自由的公社，巴黎人民即宣佈根本是安那其主義的原理；可是安那其主義的思想當時還只微弱地透入人們的精神，所以他們就在中途停止了，在公社以內，他們還採取強權主義的舊原理，他們抄襲市參議會，還成立一個公社的參議會。

如果我們承認爲調整公社間的關係，一個中央政府是絕對無用的，那麼爲了調整公社各團體間的相互關係，爲什麼又承認政府的必要呢？假如我們把有關於許多城市事務的協調工作，讓給公社的自由創意，爲什麼又對公社所組成的各團體拒絕這同樣的創意權呢？公社以內的政府和公社之上的政府一樣，兩者都沒有存在的理由。

但是，推翻過這樣多政府的巴黎人民在1871年，才第一次

來反對政府制度的本身：所以他們仍舊讓自己保持着政府的偶像主義，給自己建立一個政府。我們都知道以後的結果。他們把熱心的革命者送到市政廳裏去。那裏，他們停滯在大堆的廢紙中間，當他們的本能要他們與人民採取一致行動的時候，他們爲事實所迫，不得不作統治的勾當，當應該行動的時候，他們却不得不在會議室中空談，失掉與民衆時常接觸所產生的靈感，他們看見自己陷於無能爲力的境地。因遠離了革命中心——民衆，而使自己麻痺之後，他們同時也使人民的創意喪失了行動的力量。

巴黎公社誕生於社會主義與強權思想均受激變的過渡時期，它同時又是戰爭的產物，它孤立在一個大城市中，受着普魯士人大炮的威脅，它必然失敗的命運好像早就註定了。

但是由於它的平民性質，它在革命的繼續中開闢了一個新紀元，由於它的思想，它是社會大革命的先驅。資產階級慶祝巴黎公社覆滅時所用的前所未聞的卑怯而殘忍的屠殺；刽子手們在九年中間對於囚犯所施的可恥報復，這些難以筆墨形容的“食人者”的惡行，在富有階級與平民中間，挖下了永遠不能填塞的鴻溝，下次革命的時候，平民將知道他們所應當對付的是什麼人；他們將知道他們如果不獲決定的勝利，必有最殘酷的命運在

等待他們，於是他們只好行動了。

真的，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法國如果遍地都有暴動的公社時，人民再不應該成立政府，期待這政府來擔負革命措施的創意，掃除了侵害他們的寄生物以後，他們將自己去佔領全部的社會財富，依安那其共產主義的原則，把這財富收歸公有。待他們完全廢除私有財產，政府與國家的時候，他們將依生活本身所昭示的需要而自由地組織起來。截斷了自己的鎖鏈，推翻了種種的偶像以後，人類將向較善的將來前進，他們不再承認主人與奴隸，只對那些以自己生命與苦痛助成解放運動的偉大犧牲者保持着最高的崇敬，因為他們在我們走向自由的過程中，曾經給了我們以光明的指針。

### III

3月18日，在各城市——有社會主義團體存在的各城市——所組織的紀念會與公眾集會，確實值得我們的注意，這不但是無產大眾的示威運動，而且是激動兩世界社會主義者的情感的表現。這樣“計算”，比用任何可想像的選票計算，來得有效，人們完全自由地表明他們的願望而不受選舉策略作用的影響。

真的，那天集合在大會中的無產者不再限於讚揚巴黎無產階級的英勇與喊着要向5月的屠殺復仇了。雖然全心浸沉於

巴黎慘烈鬥爭的回憶中，他們的精神還翱翔於更遠的所在。他們爲着下次的革命討論着1871年公社所應有的教訓；他們自問公社的錯誤是什麼，這不是爲了批評當時的人物，而是爲着指出當時在無產階級組織中佔着優勢的財產與強權的成見怎樣阻止革命思想的萌芽，發展與照耀世界。

1871年的教訓有利於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待與古舊的成見絕緣之後，無產者將簡單明瞭地說明他們怎樣了解他們的革命。

下次公社的舉事將不單是公社主義的運動，那是可以確定的。有些人還想應該成立獨立的公社，在這公社中再作經濟改革的嘗試，而民衆精神的發展已把他們的主張淹沒了。下次革命的公社，只有藉社會主義革命的行動，廢除個人私有的財產，纔能確定與組成它們的獨立。

由於革命情勢的發展，政府被民衆掃除，託賴國家保護的資產階級無法維持其存在且已開始瓦解的那一天，——大概已不很遠了——暴動的人民再不等待任何政府以其前所未聞的賢智來發動經濟的改革了。他們將以暴烈的充公廢除個人私有的財產，他們將以全體人民的名義，把前代勞動所積下的全部社會財富收歸公有。他們將不再以一紙具文的法令沒收社會資本佔有者的財產；他們將立刻佔有它們，將立刻使用它們並且成立

使用的權利，<sup>78</sup>他們將在工場中組織起來，自己管理工場，使工場照常工作，他們將以自己的陋室調換資產階級大廈中的衛生住宅。<sup>79</sup> 他們將立刻使用堆積在城市中的一切財富；他們將佔有它，好像這財富從來沒有被資產階級盜竊去似的。工業界的巨頭們，在工人身上抽取贖物，這些寄生的害蟲一旦被撲滅之後，社會的生產繼續進行，並將擺脫阻抑它的障礙，廢除殺害它的投機，掃清瓦解它的混亂，在自由工作的推動之下，依着當時的需要，它將努力走向改善的大道。米席勒說：“法國人民從來沒有像1793年，土地從封建領主手中奪回之後，那樣地耕種他們的田

78 至於一個暴動的大都市怎樣能夠照這種意義地組織一切，可參看我的麵包略取（即麵包與自由），在那本書裏面我曾儘可能地從實際方面考察暴動的公社實際組織的問題，我注重的不是現在，而是將來。——著者（俄文本註）。

79 這句話是1883年本書初版中就有了的。我現在要添加說，根據那以後，尤其在英、比二國所得到的經驗，我覺得雖然可以將那些舊宅改修作為工人的住屋，可是問題的解決並不在這個方向。必須立刻建築一些共有四、五、六個房間的並不很大的住屋，並且有一切的舒適便利，和近代設備：即光線充足，並且簡單暖氣裝置，洗澡房，小花園，電氣設備等等，及一切適合於完全衛生的生活的條件。我還要添加說，像現在這樣在大戰以後，在英國還需要建築這樣的住屋二百萬所的光景，並且已經在計劃如何減低它們的建築費了（不過並不主張建築單調的樣式）同時還在設計一些新的改善辦法。可是究竟建築一些較大的房屋還是建築數目更多的較小的房屋——這問題應該讓當地居民來決定。建築新屋是一切社會革命的第一件大事。——1919年著者（俄文本註）。



地”。待工作獲得自由，勞動者的每一進步都爲全公社安樂的泉源的那一天，人們也將以從來沒有的興奮努力於自己的工作呢！

關於社會財富的問題，人們曾設法劃分區別，爲了此種區別，甚至使社會主義者分裂成兩派。今天自稱集產主義的一派，代替國際勞動協會原有的集產主義（其實即反強權的共產主義），換言之，理論集產主義的學派，曾設法在生產資本與滿足生活需要的財富之間，強立區別。一邊是機器，工廠，原料，交通路線與土地；另一邊是住屋，製造品，衣服與糧食。前者成爲集體的產業，後者，依照這一派的代表的學者的主張，將留作個人所有。

人們硬要劃分這個區別，可是民衆的常識却很快地見出了這區別的不合理。他們知道一個區別是幻想的，不能成立的。就理論來說既有缺點，它必須在生活經驗的面前崩潰。勞動者了解我們住的房屋，我們所燒的煤與煤氣，人體爲着維持生命所消耗的食物，我們爲着保持溫暖所穿的衣服，爲着求知識所閱讀的書籍，爲着散心所準備的娛樂，都是自身生存的組成份子，對於生產的成功與人類進步的發展，與機器，製造廠，原料以及其他的生產因素，是同樣必要的。他們曉得對於這些財富，維持個人的私有，即無異維持不平等，壓迫，剝削並且預先取消局部

充公的結果。 躍過了理論家的集產主義所放在他們路上的障礙，他們直向較簡單較實際的反強權共產主義的方式前進。

真的，在他們的集會中，革命的無產者都明白地肯定他們享用全部社會財富的權利並且無論是對消費有價值的東西或者對再生產有價值的東西都有廢止，私人佔有的必要。“革命的那一天，我們將佔領全部財富，沒收儲積在城市中的一切價值，並把它們收為公有”，工人大眾的代言者這樣說，而聽眾也以一致的同意讚許他們。

“每人都可以在公共的積物堆中取用他所需要的東西，我們確信，在我們城市的穀倉中還有充分的食物，足以使大家活到自由生產開始新的進步的日子。 雖然在我們城市中一般人都很窮困，可是倉庫裏却有着充分的衣服，堆在一般的貧困旁邊，沒有銷路，足以使一切人的身上都有禦寒的穿戴。 甚至還有充分的奢侈品，足以使大家依着自己的趣味，任意選用。”

看，根據各地大會中所說的判斷，這就是無產大眾怎樣在觀察他們的革命，他們所得的結論是：立刻採用安那其共產主義與再生產的自由組織。”這是已經確定的兩要點，因此隆隆響於我們門前的革命的公社將不重蹈先人的覆轍，我們的先人已盡過他們的責任了，他們已將他們所流的慷慨的熱血給我們開闢了未來的大道。

關於另一個同樣重要的論點，即政府的問題，也沒有成立協議，而且將無成立的可能。

我們都知道當前的兩派對於這個問題是完全不同意的。強權的社會主義者說：“革命的日子一到，必須成立一個佔領權力的政府。這強而有力的堅決果斷的政府將頒發種種法令完成它的革命，並強迫人民服從它的法令。”

反強權的安那其主義者則說：“可憐的幻想！任何負責統治人民的中央政府，由於政府的本質，必然由複雜與保守的分子組成，必然是革命的絆腳石。它在準備向前的公社中妨礙革命，它又不能給落伍的公社以革命的靈感。即在暴動的公社中，它也是退步的因素。或者公社的政府只批准既成的事實，那末，它只是無用與危險的機構罷了；或者它做公社的首腦：它將干涉人民為本身生存而自由準備的事物；它將在應該由全社會草擬共同生活新方式的所在，實施它的學理，那時候它還要使用着社會有機體破除鎖鏈時所產生的創造力量，在這力量的面前會展用新而廣大的地平線的。掌握權力的人們總是妨礙改革的進勢：他們若留在平民中間與平民一起準備新的組織，而不自閉在部院中，專作徒耗精力的討論，他們或者還能做些有利於人羣的事業，他們一上政治舞台之後，他們即從事於權利之爭，

無暇及於公衆的福利。政府是障礙與危險；它爲善無力，作惡有餘；所以它是沒有存在的理由。”

不管這理論如何自然，如何真確，然而累世所積的成見還隨處遏抑它的發展，一般保守者爲着自己的利益還在私有財產與神的宗教之旁，維持政府的崇拜。

這成見是上帝，財產與政府這連鎖的最後一環，它還存在着，它是妨礙下次革命的一個危險物。可是我們已經見到它在動搖了。“我們將不等待政府的命令，自己來做自己的事情；我們將不理睬用教士，所有主或統治者方式來壓迫我們的人的干涉，”無產階級已經這樣說了。所以我們應該希望，安那其主義者如果繼續嚴格地打擊政府主義的宗教，如果本身不離開自己的路線，不被拖入政權的鬥爭，在革命與我們相距的若干年之內，政府的成見必充分地被動搖，終於不再能誘惑無產大衆墮入它的錯誤的深淵。

然而民衆集會中還有一種可惋惜的缺陷，是我們應該指出的。就是對於農村幾乎完全沒有提起。一切都限於城市。農村對於城市的勞動者，好像不存在似的。甚至論到下次革命性質的演說家也避免提及農村與土地。他們不認識農民，也不知道農民的願望，他們不敢代表農民講話<sup>80</sup>。我們可以不仔細

注意這種情形所會引起的危險麼？ 只要革命的運動不把農村包括在內，無產階級的解放簡直是不可能的。待到田賦，抵押，租金與規定此類抽取的制度被廢除之後，農村一定會了解這個革命的好處。但是若不預先準備思想，而冒昧地信賴城市革命思想散播於鄉間的事實，那一定是很疏忽的。今後，我們應該知道農民的願望，鄉村的人們怎樣了解革命，他們想怎樣去解決土地所有權的困難問題。我們必須把城市無產階級與其聯盟者所要進行的事情預先告訴農民，並且讓農民明白城市的革命者決不以有害於耕者的措施強迫他們接受。城市工人這一邊也應該習慣於尊敬農民並且與他們採取完全一致的行動。

爲着這個緣故，勞動者應該以幫助農村間的宣傳爲義務。每一都市對於農民間的宣傳，應該有一個小的特別組織：土地同盟（Ligue Agraire）的支部。這一類的宣傳如工業中心的一樣，應該被視爲大家的義務。

開始或者是困難的；可是我們要牢牢記住，這是革命成功與否的問題。只有在工廠的勞動者與田野的耕種者手挽着手地

---

80 本文寫於1883年。——這以後在俄國也做了一點事情。可是在俄國，就在這一個農民數目佔人口十分之九的國家裏，多數社會主義者的意識形態還是都市的。並且在西部差不多一點事也沒有做過。——1919年著者（俄文本註）。

一個反抗者的話

一起去爭取衆人的平等，使鄉間的茅舍與工業中心的住宅中都有幸福的那一天，革命纔能夠獲得完全的勝利。

## 第十二章

# 土地問題

### I

歐洲現在發生一個很大的問題，這就是土地問題。關於土地的所有權與耕種，將來應該採取何種新的方式？土地將屬於什麼人？什麼人耕種它？怎樣耕種它？誰都不能否認這些問題的嚴重性。如果注意地觀察愛爾蘭，英國，西班牙，俄國與德國的有些部分，大家都會承認問題確已存在而且刻不容緩地要我們去解決。一個廣大的革命已在非常貧困的鄉村與一直被輕視到今天的農民階級中間準備着爆發了。

直到如今人們反對社會主義的最有力的論據，就是說社會問題僅僅是與都市的工人有關，對於農村則無存在的理由；都市的工人或者願意接受廢除私有財產的思想與大製造家及大廠主等等產業的充公，而鄉間的農民則沒有這種願望與熱心；他們說，農民是不信任社會主義者的，假如都市的工人一旦要想實現他們的計劃，農民一定會迅速地強迫他們恢復理性。

我們承認這個反對論，若在三四十年以前，至少對於有些國家，似乎還有相當的準確性。的確不錯，某一區域的小康與另一區域的盡量容忍，確使農民不大表示，甚或一點不表示他們不滿的情緒。但是今天已經不一樣了。不動產集中在少數富人的手中，農村無產階級的人數繼續不斷地增加，國家摧殘農業的重稅，農業採用機器大生產的新法，美國與澳洲的競爭，最後，今天一直達到最偏僻的小村的思想的迅速交換，——這一切原因使耕種的情況在三十年之內完全改變了；現在歐洲已經站在廣大的土地運動面前了，這個運動將普及全大陸，會給下次革命以大都市革命所不能獲得的特別重要性。

誰沒有讀過愛爾蘭的老是一樣的新聞？這區域的一半已經起來反抗他們的地主了。農民已經不向土地的所有主繳納租金了。就是想繳納的人也不敢這樣做，恐怕觸犯“土地同盟”的禁條而立遭慘禍，“土地同盟”是個有力的秘密組織，它的支部分散於農村，它懲罰不遵守它那“抗繳租金”口號的懦夫。地主們也不敢強索他們的地租。〔並且1880年英國報紙上已公開承認，〕<sup>61</sup>如果他們要收取農民的欠租，他們非動員十萬警察不可，這樣，他們會激起農村的反叛的。地主若想驅逐一個不繳租的農民，他至少要帶一百左右的警察，因為他將遇見隣村數千農民有時

<sup>61</sup> 這半句是從俄文譯中補譯的。——編者。



武裝，有時消極的抵抗。假如他成功了，他將找不到一個佃戶冒險來租他的產業。<sup>82</sup> 最後即使他找到一個，這個觸犯衆怒的小人不久也非逃走不可，因為他的牲畜將被殺害，他的小麥將被焚燬，他自己也將被同盟或其他的秘密團體判處死刑。地主本身的情況也難以持久；在有些區域，土地的價值已降低三分之二；在另一些區域；地主只是徒有其名的所有者；他們只有在警士駐在門口鐵製崗亭的保護之下，纔敢逗留在他們的土地上。土地留着無人耕種，1879年，耕地的面積減少三萬三千公頃<sup>83</sup>；收穫物的價值，根據財政改良報 (*Financial Reformer*)，減少二億五千萬法郎。

情勢如此嚴重，故格拉斯頓先生在沒有上台之前，曾正式允許愛爾蘭的代表，將來提出改革土地的法案，根據這種法案，現在大地主的產業，將為公衆的利益而被充公，成為全民族公有的土地，又將分成二十五年付清代價的無數小塊，轉賣給窮苦的

82 在愛爾蘭和英國地主的土地常常分為二十至二百“結夏吉納”(舊俄地積單位=2,70英畝)光景的田莊，每個田莊都有小住屋和農舍。愛爾蘭的田莊大都是較小的一種，田地上也只有很小的住屋，常常是用粗石或草泥蓋的。地租到處都是很高的，農人也很窮。八十年代愛爾蘭農民運動非常熱烈，農村暗殺事件非常之多，格拉斯頓內閣因此立了一條法律，使英國關於財產的法律起了一個大革命。即是，遇着農民訴冤時候，便由治安判事決定地租的數目。——1919年著者（俄文本註）。

83 公頃，法國面積名，一公頃等於一萬平方公尺。——譯者。

百姓。那是很明顯的，英國議會永遠通不過這個法案，因為它同時給英國土地所有權的原則以致命的打擊<sup>84</sup>。所以我們可以預料衝突不會以和平的方式解決。農民的大暴動，像1846年的一樣，或者會再失敗一次，可是情勢還是一樣，或者更壞，現在可以預料愛爾蘭的人民經過這麼多的痛苦與違背諾言之後，到了忍無可忍的日子，一定會起來大幹一下的，這個日子而且也不會遠了。英國的政權如遇有一時瓦解的情形，給愛爾蘭農民以便利的機會，再由於秘密會社的推動，和農村小資產階級的支持，他們就會造成一個新的1793年，他們將從他們的陋室中出來，去做今天一班煽動家所告訴他們的事業：他們將手執火把，焚燬地主的宅第，將地主的小麥藏入公有的倉庫，驅逐地主的走狗，破壞界限，佔有他們渴望了這麼多年的土地。

假如我們移轉目光，看看大陸另一端的西班牙，我們又會見到同樣的情勢。例如安達盧西亞 (Andalousie) 與瓦倫西亞 (Valence) 二省，地產集中於少數人的手裏，大多數飢餓的農民，

<sup>84</sup> 格拉斯頓事實上並未提出這個法案。他僅僅提出了這樣一條法律，即遇着農人請寬時候，治安判事只能照自己意思減低地租。1903年保守黨通過了一條法律強迫地主將田地售與農民，可是却定了這樣一個價格（每年地租的二十五倍至三十五倍），這使得愛爾蘭農民不要多長的時間就破產了。——1919年著者（俄文本註）。

暗中聯盟，與地主作不斷而殘忍的游擊戰。乘着黑夜的便利，地主的牲畜成羣地被殲滅了，數千數萬公畝的樹木一次被焚為荒地，無數的倉庫也在黑暗中發出熊熊的火光，那些胆敢通知官廳的告密者與追究罪犯的法官也必死於同盟的刀下。在瓦倫西亞省，小佃戶們時常為拒繳租金而罷耕。如有胆敢不遵守這種約言的請當心！一個强有力的秘密團體，以夜間貼在樹上的通告，命同盟者不要違反大眾的利益，不然，他們將受殘酷的懲罰，或者殺害他們的牲畜，或者焚燬他們的收穫物，有時甚至要犧牲他們的生命。

在田產比較分散的區域中，還是西班牙國家本身激起一般人的不滿。它以國稅省稅地方稅普通稅或特別稅等名目壓迫小地主，故每年總有成萬的小田產被沒收拍賣，而找不到承購的買主，不止一省的農村居民完全破產了，是飢餓促成成羣的農民互相團結，起來抗稅。

意大利的情形也是一樣。在很多省分，農民也完全破產了。被國家逼入貧困之後，耕種的小地主納不起賦稅，政府就無情地沒收他們的小塊土地。僅僅在一年之內，有六千六百四十四戶（每戶平均僅九十九法郎）的小產業，被國家扣押去了。所以在這些省分時常發生反叛的暴動，又有什麼奇怪！有時是宣傳宗教共產主義的狂熱信徒，拖引成千成萬的農民跟在他們

的後面，只有兵士的槍彈纔能驅散這些熱心的門徒；有時是某鄉村全體來佔領某地主的荒地，爲着大眾的利益，耕種它們；有時是成羣結隊的挨餓村民聚集在公所門前，以反叛的威脅，要求麪包與工作。

請不要對我們說，這些事實是偶或有之，直到1789年5月，法國農民的反叛，難道比今天多了多少嗎？開始的時候，反叛的次數即使較少，即使沒有多大的意義，它們難道不就是後來各大城市革命的根基嗎？

最後，在歐洲東端的俄國，那裏的土地問題在很多觀點上，又使我們想起1789年以前的法國情形。農奴制已經廢除了，每個村落已有它的土地；可是大多數的土地既然那樣不好，數量又非常不足，贖價或農村繳給領主的租金與土地的價值比較上又極不相稱，國家強迫農民繳納的賦稅又一天天地加重，以致有四分之三的農民已陷入最可怕的困境。麪包已經缺乏，只要一季收成不好，飢荒就會打擊廣大的區域，消滅很多的人口。（插圖17）

但是農民已不再毫無怨言地忍受這悲慘的情況了。新的思想，傾向較善將來的願望已在靠着鐵路來往而與各大中心接觸的鄉間萌芽了。農民一天過一天地等待着某種大事來廢除贖價與租金，把法理上應屬於他們所有的全部土地歸還他們。假如

有一個亞瑟·楊<sup>85</sup>今天遊歷俄國，如他在1789年以前遊歷法國一樣，他將聽見他紀載在旅行記一書中的同樣願望與禱祝。在有些省分，秘密的騷動已由反抗地主的游擊戰等表現出來了。只要政治的事變促成權力的瓦解，激發一般的熱情，耕種的俄夫們就會得着鄉間發展得很快的小資產階級的協助或鼓勵，開始其連續不斷的土地反叛。(插圖 18) 這些反叛爆發之後，事先雖然沒有預定的計劃，在全國各地雖然沒有強固的組織，而其暴動所及，此起彼伏地牽制軍隊的調動，削弱政府的統治，如是拖延很多年的時間，終於給影響全歐洲的大革命以導引的力量。<sup>86</sup>

假如土地問題在我們以上所述的各國，以非常嚴重的方式，呈現於我們面前，假如老大的歐洲被這些農民的暴動包圍，如同被廣大的火圈包圍一樣，假如地主產業的充公在這些區域真正實施起來，歐洲的中心，自稱文明的國家，難道不受反響麼？反響當然是很大的。當我們在下一節，把英，法，比，瑞(瑞士)等

85 ARTHUR YOUNG (1741—1820)，英國農業經濟學家。他最有名的著作是法國旅行記(*Travels in France during 1787—88, 89—90*)，共二卷。描寫大革命前和當時法國人民的生活及社會狀態。——譯者。

86 這是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寫的。這以後有1905年的農民暴動(關於它的性質以及普遍的影響之有價值的材料，可參看自由經濟社的刊物)和最近的1917—1919年的革命。它們證實了我的話。——1919年著者(俄文本註)。

國的土地情況加以分析的時候，當我們把美澳怎樣以大工業的方式生產小麥的方法，以及這新要素的有力影響怎樣已使英國發生恐慌的情形加以研究的時候，最後，當我們對於自稱文明要衝的各國的農民怎樣受着新思想影響的種種加以注意的時候，我們就會見到土地問題，早以不同的方式呈現在整個歐洲之前了，在英法和在俄意一樣，耕作者都已開始要求他們的土地了；我們就會見到現在的情況已無法維持，已不能繼續很久；社會必須徹底改造的日子已不遠了，改造之後必須成立新的事物狀態，在這新的狀態中，所有權與耕種的制度必須有深刻的改革，土地的耕作者不會像今天這樣只是社會的犧牲者，沒有半點可享的權利，他們跟其他的人一樣，將參與生活的大宴與智慧的發展；農村也不再是無知的巢穴，終必成爲安適與生命之光所從出的中心。

## II

在前一節，我們已見到土地的耕作者，農民，在愛爾蘭，西班牙，意大利與俄羅斯，是處在怎樣可悲或可怖的情況中了。這些地方的土地反叛已如箭在弦上，可說是毫無可疑的了。但在自詡文明的國家，如英德法以及瑞士等國，農民的情況也已逐漸惡化，終至不能維持了。

請以英國為例。二百年以前，耕種自己土地的英國農民，還享着某種可羨慕的安適。今天英國也成爲非常有錢的大地主與窮得可憐的農業無產階級的國土了。

全部可耕之地的五分之四，或23,976,000公頃的土地只是二千三百四十個大地主的產業；七百一十個勳爵佔有英國三分之一的地產；某侯爵旅行一百五十公里，可以不離開自己的土地，某伯爵領有一省的面積；至於其餘的地主，(包括五十萬家)每家只好以三分之一公頃的土地爲滿足，換句話說，每家僅有一所住宅與一個小菜園而已！

二千三百四十家的地主享受驚人的收入，每年竟有十萬至一千萬法郎的進款；威斯特民斯特侯爵與貝得福特公爵，每日收入二萬五千法郎，換句話說，每小時可得一千多法郎，已超過工人一年的所得，至於數十百萬的農民家庭，即使一年苦到頭，也只能賺得三百至一千法郎的進益！使土地生產的農民，每日做十四或十六小時的工作，每星期若有十二至十五法郎的收入——即是不致挨餓的數目——就已覺得相當幸福了！<sup>87</sup>

懶惰者那邊是無恥的豪奢，任性的揮霍，耕作者這邊是終日

87 現在他們的收入也並未增加多少；八十年代一個田地上的工人每週的工錢通常只有九先令（即四盧布五十戈貝克）。很少有人得到十二先令（即六盧布）的；而現在他們最高的週薪也很少有超過二十先令（即十盧布）的。——1919年著者（俄文本註）。

勤勞，不得一飽！這就是現社會的實況。

那些製造書籍的人一定會對你們說，靠着這種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的財產，英國纔能成爲耕作最集約最生產的國家。大勳爵們自己不能耕種他們的土地，把它們分成相當大的塊租給佃農去耕種，而這些佃農或租戶（人們會對你們這樣說）已經把他們所租得的田地變成合理農業的模範了。

這些話在不久以前，是真確的；但今天已不再是那樣的了。

首先是那些面積廣大的田地，絕對任其荒蕪，或者被改成大花園，使秋天一到，地主與其賓客們可以到這裏來作大規模的狩獵。成千成萬的人能在這些土地上找到他們的食物！地主們並不注意這些閒事：他們不知道怎樣浪費他們的資財，他們願意有數十平方里的大花園，他們就使田畝變成了荒地。<sup>88</sup>

還有大片從前是耕種的土地現在改作了飼養牛羊的牧場，成千的農民被他們的地主“剝奪”與驅逐了；養活人民的田地被改成生產牛羊，或富人食肉的草地。耕種田畝的數目總是向下低減。在1866年與1869年，英國種下1,600,000公頃<sup>89</sup>的小麥，

88 近時這一類的大花園又讓豪富的資產階級買去了，他們“就跟貴族們完全一樣”也請了他們的親友來狩獵。——1919年著者（俄文本註）。

89 “1,600,000公頃”俄文本作“1,160,000結良吉納”；“1,200,000公頃”俄文本作“1,100,000結良吉納”。——編者。



到 1880 年，只剩 1,200,000 公頃了。<sup>90</sup> 十五年前，每公頃產二十六碩<sup>91</sup> 今天每公頃僅產二十二碩了。<sup>92</sup>

就是耕種五十至一百以上公頃的佃農，就是這些想自成爲地主並靠他人工作來過舒服生活的小資產階級，今天也已破產了。受着地主們貪心的租金的壓迫他們再不能改良他們的耕作也不能抵抗美澳的競爭；報紙上每天總有這些田莊出賣的消息。

所以土地的情況可以歸成以下的結論：人民大眾被迫離開田間，移向大都市與製造業大中心，再與那裏的窮人們進行瘋狂的競爭。土地集中在少數地主手中，這些地主每年享受莫大的進益並把這些進益任意揮霍在不生產與無意識的奢侈上。中間階級的佃戶想自成爲小地主，終於被過重的租金壓迫得逃不了破產的厄運。他們準備與平民攜手，把大地主手中的土地重佔回來。整個國家都受這不合理的地產情況的影響。

---

90 這是在 1880 年寫的，這以後英國土地的耕種面積在 1907 年減爲 601,010 結夏吉納(1911 年爲 705,200 結夏吉納；可是還得減去春季作物：1874 年全部種麥的田地已減至 925,000 結夏吉納，差不多減去六分之一了。關於這問題的詳情讀者可參看 1918 年版（即俄文本）的田莊、工廠、手工場。——1919 年著者（俄文本註）。

91 一碩等於一百“脫爾”或百胡，一碩等於中國九斗六升又五七四六一升。——譯者。

92 參看 1890 年 10 月 15 日倫敦泰晤士報(*Times*) 上發表的數字。——著者。

“土地國有”的呼聲今天成爲一切不滿的人的集合口號，這又有什麼希奇呢？“土地與工作同盟”(Ligue de la Terre et du Travail) 這大組織在1869年，就已要求一切大地主的土地應被沒收爲國有，這思想每天獲得更多的信徒。有十五萬以上會員的“鄉間勞動者同盟”(Ligue des travailleurs des campagnes) 十年以前，僅有一個目的，就是想以罷工增高他們的工資，現在也已要求地主產業的充公了。

最後，愛爾蘭的“土地同盟”已開始在蘇格蘭與英格蘭擴展其支部，而且到處得着人們的同情。大家都知道這同盟的作風。它開始宣告，由於同盟的決定，此後繳與大地主的租金將減少四分之一。它以種種小方法，如必要時以暴力阻止地主驅逐只付四分之三租金的農人。它以恐怖手段威脅要付全租的胆怯者。以後，等到能把各個力量組織起來的時候，它將宣告，不應再繳租金給地主，它將武裝農民來實行它的意志。時機一到，它將做1789年至1793年法國農民所做過的事情！它將以火與鐵，強迫地主讓出他們的地權。

英國革命之後，將產生何種土地所有權的新方式？在今天是很難預測的，因爲革命範圍的大小，要看革命時間的短長，尤其是要看革命思想在貴族與資產階級這邊所遇到的抵抗力的大小。只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就是英國已走向土地私有制度的

廢除，土地佔有者給與這思想的反動將阻止這改造完成於和平的方式中：爲着使他們的意志戰勝，英國人民必須借助於暴力。

### III

法國——法國鄉間的讀者聽見議員先生們與經濟學家在大都市所印成的精美書籍中怎樣敘說他們的情形，他們一定會捧腹大笑的。他們在這些書籍中說，法國農民幾乎全是富有的，而且完全滿意他們的命運；他們有充足的土地，充足的牲畜，土地給他們生產很多的金錢；他們很容易繳納本來不重的租稅，而土地的租金也相當輕微；他們每年有積蓄，無時不致富。

我想，農民們一定會回答，這些演說家不是有意騙人的花言巧語者，便是一無所知的大笨伯，他們要是這樣說，那倒的確是有理的。

那末我們先來考察住在鄉間的二千三百至二千四百萬人民究竟是由什麼要素組成的，然後再來看看這數目中究有多少人 是滿意他們的命運，是不願意有任何土地的改革。

首先我們有八千個大地主(家屬在內，大約四萬人左右)，他們尤其在畢卡地 (Picardie)，安如 (Anjou)，諾爾曼底 (Normandie) 等處領有產業，每年給他們以一萬至二十萬法郎以上

的出息。

這些人當然不會訴苦。他們夏天在自己的領地中經過幾個月舒適的生活，把傭工，小佃農或佃戶勤勞所產的價值放在自己袋中之後，他們便到城裏去消費他們的金錢。他們在城裏同女人喝滿杯的香檳，他們把容易得來的金錢，滿手送給他們的情婦，他們在高樓大廈中一天的花費，就足以供給窮人一家的半年生活。哦！是的，這些人的確沒有什麼可以悲歎的；他們所要悲歎的是農人逐漸不馴良，到今天並且不肯做無報酬的工作了。

對於這些人，我們可以不說。待到革命的那一天，我們再找他們說話。

放高利貸者，家畜商人，產業的買賣者，這些禿鷲似的人物今天襲擊農民的鄉村，他們從城裏來的時候，只有腰間的一小袋是他們全部的財產，待由鄉間回到城裏，他們已儼然是地主與銀行家了；公證人與律師煽動訴訟；當鄉鎮公所被那班有利可圖的人鼓動爲着美化鄉長先生公館周圍的鄉村而負債建設的時候，工程師與各種各類的職員，即在國庫與地方金庫中，大用其公款，簡言之，這一切視鄉間爲未開化之富邦，可以任自己自由剝削的寄生蟲，當然沒有不滿意的理由。如果有人說起任何事物的改革，他們就會用全力來反對。因簽字期票而破產的農人，因

訴訟而致貧的佃農，讓四周吸血鬼任意吮吸的好百姓，這就是這一切放高利貸者現在所需要的。讓鄉鎮長自由支配的鄉鎮，浪費公款的國家，這就是職員們所要求的。待農民破產之後，他們又會到匈牙利，土耳其，如必要時，到中國去做同樣的事情。高利貸是沒有祖國的。

這些人當然也沒有什麼可抱怨的。可是他們究竟佔多少數目呢？五十萬吧？就算家屬在內，或者是一百萬吧？若就破壞鄉村，於數年之內使全體農民破產這事來說，這數目已經是太多了，但是爲着抵抗農民一旦掉轉鐮刀來攻擊他們的革命，則又嫌太少了。

其次是領有五十至二百公頃的地主。他們中的大多數的確不知道損傷他們的過重負擔究竟在什麼地方，假如有人對他們說起任何事物的改變，他們第一個觀念就是自問他們是否因此要損失掉他們的所有。他們中間暫時陷入困難的人也希望有一天會“成功”；一個幸運的投機，耕作之外兼任有出息的職務，或者一個有錢的親戚某一天早晨自殺了，就會使安適重入他們的家門。就一般說，他們是不知道困難，也不知道勞働的，並不是他們自己耕種他們的土地：他們有二百五十至三百法郎一年工錢的長工給他們擔任這辛苦的任務，他們坐享現成，他們要

這些長工每年做一千法郎以上的工作。

這些人，我們不要懷疑，也是革命的敵人；他們現在已經是自由的勁敵，不平等的支柱與剝削的首腦了。真的，他們構成相當可觀的核心，大約是二十萬地主，家屬在內，共計八十萬人，今天，在鄉村中他們的確代表一種實力。國家重視他們，他們的安樂，給他們在鄉鎮中保持着他們時常可以利用的勢力。但是他們在人民舉事的浪潮之前又能夠做什麼呢？無疑的，能夠抵抗的一定不是他們；他們會謹慎地回到家中，等待暴風雨的結果。

家有十至五十公頃的地主比前而那個階級的人數更多。他們的數目超過二十五萬，家屬在內，約共一百二十萬人。

他們佔有法國可耕面積的四分之一。

這核心由於它在鄉間的勢力與活動，構成一個可觀的力量。前一個階級往往住在城內，這個階級則自己耕種他們的田畝；他們沒有與鄉村截斷關係，直至現在，他們還算是農民。一般的反動份子就依靠着他們的保守精神。

真的，在十九世紀上半期，這一階級的農人，的確有一個時期，曾經享過某種的安適，從大革命產生的這個階級自然要拚命保守他們在革命中所得的利益，恐怕失掉他們的所得，自然要固

執地拒絕任何性質的改革。但是從若干時期以來，情況已大大改變了。在法國的有些部分（例如西南部）這一類的農民還享受某種安適，在其他的部分，他們已開始抱怨了。他們已不能積蓄，他們已無法擴展他們的產業，他們的產業，因為分家，已繼續不斷地裂成小塊。同時，他們又租不到條件與從前同樣優裕的零星田畝！他們今天要以極大的價錢纔能租到他們所要耕作的土地。

他們所有的幾小塊田畝均分散在鄉村的四角，他們已不能使耕作的出息足以補償壓在他們肩上的重負。小麥的進益不多，家畜的飼養亦僅有微薄的利息。

國家以重賦壓迫他們，鄉鎮公所也不饒恕他們：車，馬，打麥器具，肥料，一切都須納稅；附加的生丁<sup>93</sup>增成法郎，稅的名目幾乎與昔時的國王治下相等。農民重新變成了國家的牛馬。

放高利貸者使他們破產，期票使他們傾家；抵押損害他們；城市的製造家剝削他們，很小的農具，都要他們付出較成本高三四倍的價錢。他們還臆想自己是他們田地的所有主，其實，他們只是徒有其名的假地主：他們所做的工作只為養肥債主與政府的職員，只替製造家的太太們購買輕車美服，只使城裏的一切不事生產者過着安舒的生活罷了。

93 法國的幣制，一百生丁兌一法郎。——譯者。

你們以為他們真的不懂這種情形麼？不要太武斷吧！他們非常明白自己的處境呢！待到他們覺得自己有力量的時候，他們一定會抓住機會，澈底去消滅這些寄生在他們背上的先生們。

把以上的一切都計算在內，我們還只有鄉間居民的十分之一。其餘的又怎樣呢？

其餘的，就是四百萬左右的家長（家屬約一千八百萬人），每家有三至五公頃田地的並不很多，一或十分之一公頃的，有相當數目，一無所有的，則佔最大多數。其中有八百萬人，耕種二三公頃的土地，熬盡人世間的辛苦，都不能度過青黃不接的生活，所以他們每年必須派遣數十萬兒女到城裏去，以苦工賺得他們日常的麪包，七百萬人只有可憐的小塊土地——一所住屋與一個小菜園便是他們全部的財產，或者一無所有，只靠傭工解決他們極其艱苦的生活；最後，一百萬人完全由凍餓的窮人組成，他們每日只靠硬麪包或馬鈴薯……（如果有的話）度過他們苟活的生涯。看，這就是法國鄉間的多數居民！<sup>94</sup>

<sup>94</sup> 關於法國田產的數目，人們所觀察到的，既有很大的差別，我們不妨把西門先生(M. EUGENE SIMON)在1885年激進共和報 (*Republique Radicale*)宣傳專號上所發表的一篇文章，轉錄一部分在這裏以供讀者的參考：

“把建築物與菜園所佔的面積，即一百萬公頃，八百萬地主的地產除外，法國



這廣大的羣衆好像不在經濟學家的計算之內。

來，他們就是全部。因為組成鄉村的就是他們；其他的一切只是附屬品：黏貼在橡樹老幹上的寄生菌。

農業的地區，不論一般的意見如何，是屬於通常想像不到的極少數人。分區地形學會(Société de topographie parcellaire)會長桑該先生(M. SANGUET)很願意替我們研究法國的田產，可惜他的工作至今還沒有完成，根據他的意見，在法國一共八百五十四萬七千二百八十五個地主中間有四百三十九萬二千五百人每年只納五法郎以下的稅額(而且往往是無法徵收的)，他們全體只享受法國土地全部進益的百分之五又一。所以他們所佔的地位是微乎其微，幾乎不值一談。

“其次是二百九十九萬三千四百五十個地主，每年納五至三十法郎或平均十三法郎的稅額，分得土地全進益的百分之二十二又五；這所代表的田產如此之小，故領有的人可以被加上無產者的名稱。第三類的地主共一百另九萬五千八百五十七人，每年納三十至三百法郎的稅額，享全進益的百分之四十七。每人每年平均可得一千七百三十法郎。

“第四與最後的階級包括六萬五千五百二十五個地主，每年納三百至幾千法郎的稅額，他們却享受土地進益的百分之二十五又四，或每人每年平均可得一萬五千七百法郎。這就是大產業。再則，構成大產業的土地，是森林，曠野與牧場等，所生產的出息既少於其他的田地，故人們可以說，這六萬五千五百二十五個地主雖然只享受全進益的四分之一，其實，他們領有一半以上的土地。都波先生(M. TOUBEAU)研究1873年國際統計的一篇最有趣味的文章，也有同樣的意見，這文章發表於1882年7,8月份的實證雜誌(*Revue positive*)上。根據這位政論家的觀察，約有四千萬公頃的土地是在不諳農務的大地主與中地主的手裏。其餘的一千萬公頃中有二百萬公頃平均二百公頃一塊的大田莊直接由領有者自種，有四百萬公頃分攤給二百萬左右的農民……。

“但是土地分成五公頃，尤其是二公頃，甚至一公頃的，最佔多數，而且不斷

可是，人們就說這些農民是富有者，是滿意他們的命運，是不願意任何改革，是掉過頭去不聽社會主義者的話語的！

首先，我們會觀察到，每次當我們以容易了解的語言對農民們陳述我們的整個思想時，他們並沒有掉過頭去不聽我們的話

增加，幾乎達到可怕的程度。這些零塊簡直可說是零頭布料，很難耕種，甚或不能耕種，它們不但不能使它們的所有主致富，反而使他們更窮。這些零塊中每年總有一萬五千至七千公頃被人拍賣，其所得的實價還不足以補償一年的費用……。

“就事實說，在我們的五千萬公頃中，即二百公頃一塊的一萬大田莊與我們以上所說的布頭零塊都包括在內，只有七百萬公頃屬於直接使它們生產的農民。其餘的一切，可以說，只有一個主人，就是逸惰者，收租金者與不懂農事的門外漢。

“這種情況不但為害農業，而且傷損居民：把一千一百萬兒童與衰老殘廢者除外，住在我們鄉下的七八百萬勞動者，只有一百七十五萬四千九百四十四人自己耕種自己的產業，換言之，他們有足夠的土地可以生活，毋須求助於他人的田地。其他的一切人，是租戶，佃農或短工，甚或若干零塊的地主，我們可以說，他們的總名是無產者；因為他們的生存方法都由地主的私意或貪心來決定，他們或者遷徙或者服從地主的意志，再沒有其他的出路。

“要想像一個比這更可惡更不幸的事物狀態，簡直是不可能的。

“我們不厭重述地說，有四千萬公頃以上的土地握在不諳農務者的手中。都波先生說：‘所以這面積的大部分有系統地被判定聽其全部或部分地荒蕪不毛。’至於那些除了自己的土地之外，尚有其他財富的大地主們，既沒有使其土地生產的必要，就利用權利，讓他們的產業留着不耕種。”——法文本編者。

這個極有價值的腳註是愛利賽·邵可傑加添的，他正是法國土地問題的專家，他編印本書的第一版時，我尚在監獄中。——譯者（俄文本註）。

語。我們當然沒有對他們說起選舉的事，我們當然沒有請他們選任我們做議員或鄉警；我們也不對他們長談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我們更不勸告他們，把兒子送到巴黎，同議會中的律師們來往；我們尤其不誘導他們把幾塊另碎的土地交給國家，讓國家的大隊職員來任意支配。真的，假如我們對樸實的農民說起這些蠢話，他們一定會掉過頭去不聽我們，而且他們的確是對的。

可是，當我們每次同他們談起我們所了解的革命時，他們總是贊成我們，說我們的思想是很合理的；他們總回答說我們的思想就是他們的思想。

那末，請看我們曾經對農民說過，現在並且還繼續勸告他們的話語吧：

“從前，土地屬於公社公有，公社則由親手耕種土地的人們組成。後來投機者以種種的欺詐，暴力，高利貸，與詭計，把公有的產業，佔為私有。今天屬於某先生或某太太的這一切土地從前都是公社的公產。今天農民需要這些土地來耕種，來養活自己與自己的家人，至於自己不耕種的富人們，則濫用地權，使其可以過着窮奢極欲的生活。所以農民必須組成公社，奪回這些土地，把它們分給願意親手耕種的人們。

“抵押是一種不公道。借錢給你們的人，沒有強佔土地的權利，因為土地之所以有價值，全賴你們祖先開墾荒地，建造鄉村，修築道路，澆乾沼澤時所完成的工作；它現在還是要全靠你們的勞動來生產。所以“農民國際”(Internationale des paysans) 應該以燒燬抵押的書契，永遠廢除這可惡的制度為當前的義務。

“強迫着你們繳納的田賦與租稅都被一羣非但無益而且絕對有害的政府職員吞沒去了。所以你們應立刻取消它們。你們應宣告你們的絕對獨立，你們應嚴正表示你們比巴黎戴手套的先生們更能知道料理你們自己的事情。

“你們要建造一條道路麼？那末請與隣近鄉鎮的居民聯合起來，你們將比巴黎公用部更迅速地造好你們所需要的。你們需要一條鐵道麼？那末，全區域有關係的地方將比建築時只知賺錢數百萬的企業家更能造成受用的路線。你們需要學校麼？你們自己創辦維持，比巴黎的先生們來得容易有效。國家對於這一切是毫無用處；學校，道路，運河等由你們自己建築，所費必較少，成效必較大。

“你們需要防禦外國的侵略麼？你們要知道自衛，切不可把這自衛的任務交給遲早要出賣你們的將軍們。你們要知道軍隊從來不會阻遏侵略者的侵入，反之，只有平民與農人，如果

他們覺得有保持自己獨立必要的時候，纔能擊敗最可怕的軍隊。

“你們需要工具與機器麼？請你們直接與城市的工人聯合，他們將以成本的價格，交換你們的產品，而不經過廠主的居間牟利，因為廠主不但剝削製造的工人而且壟斷購買的農民。

“不要懼怕政府的力量。這些表面似乎非常可怕的政府，一遇暴動人民的打擊，立刻會崩潰下來！我們已有不少次看見它們在幾個小時內就瓦解了，現在又可以預料數年之後，革命將在歐洲爆發，因而搖動一切罪惡的強權。你們將乘這個難得的時機去推翻政府，——尤其是去完成你們的革命，換句話說，驅逐大地主，把他們的產業沒收為公有，打倒放高利貸者，廢除抵押，宣告你們的完全獨立，至於製造的工人也在他們的城市中做着同樣的事情。於是你們自由聯合地組織起來，使各區域各省市，自下而上地構成一個自由的整體。但是，你們要當心，切不可讓各類自稱農民恩人的欺詐者來破壞你們的革命：你們自己做事，千萬不可期待他人。”

這就是我們要對農民說的話。他們反駁我們的唯一議論並不涉及我們思想的根柢，它只是懷疑實行的可能性罷了。

“很好，只要農民們彼此能同意，能聯合，這一切都是很美妙的”。我們的反對論者又這樣回答我們。

一個反抗者的話

好吧，我們努力使他們彼此能同意，能聯合吧！請盡量宣傳我們的思想，請滿手散播陳述我們思想的書報，請努力建立鄉村間的聯繫線，革命的日子一到，請同他們一起奮鬥，並且爲着他們奮鬥！

這日子其實已很逼近，它的降臨之速，將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

## 第十三章

# 代議政府

### I

當我們把次要與暫時的現象除開，而在基本方面觀察人類社會的組織時，我們就會見到它所隸屬的政治制度，時常是經濟制度的表現。政治組織不會隨立法者的意思而轉移；它能改變名目，今天出現在君主的方式之下，明天又改成共和，可是它受不到相等的變革；它以經濟制度為模範，它遷就經濟制度，它只是經濟制度的表徵，肯定，和支柱。

假如某國的政治制度，在其進化的過程中，有時較已經實現的經濟改革落後，那末它就會突然被推翻，被修改，被重造，務使其適合於當地已有的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假如這政治制度，由於革命的結果，有時反較經濟的改革，先走了一步，那末，它就會成為憲章中的具文，公式，幾無實地施行的可能。例如人權宣言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不論它在歷史上的任務如何，只是一種歷史的文獻，自由，平等，博愛這些美妙

的名詞，只要自由與平等不成爲經濟關係的基礎，勢必留爲渺茫的夢想，或寫在教堂與監獄牆上的謊語罷了。普遍選舉在基於農奴制度的社會中之不可想像，正如專制在所謂貿易自由（或可說是剝削自由）的社會中之不會被人了解的情形一樣。

西歐的勞動階級懂得這個。他們知道或者猜到今天的資本制度倘若不被推翻，社會將繼續窒息在現存的政治制度之中。他們知道這些制度雖然戴着很美的名稱，其實只是系統化的強者的貪污與統治，撲滅一切自由與進步的原動力；他們知道排除這些障礙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新的原則，財產公有的原則上，建立經濟的關係。最後，他們知道要完成一個深刻而持久的政治革命，必須同時完成經濟的革命。

因爲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間有着密切的關係，生產方式與生產品分配的革命，若不同時深刻地改革人們普通指爲政治制度的組織，就不會產生預期的結果。假如我們願意保存我們的議會或我們的國王，那末，廢除私有財產與其必然結果的剝削，成立集產主義或共產主義的新制度將是不可能的。一個新的經濟制度需要一個新的政治制度，這真理既如此明顯地爲大家所了解，所以今天在羣衆中間進行的智慧的工作，並無區別地注意着這個等待解決問題的兩方面。討論經濟的將來，它同時也研究政治的將來，在集產主義與共產主義這些名詞以外，我們又



聽見：勞工國家，自由公社，安那其或強權共產主義，安那其共產主義，集產主義公社等等聲浪。

先說一個通則。“你們願意有結果地研究麼？請先把人家教給你們的無數成見，一一排除了！”這是一個著名天文學家開始授課時的名言，它也可以應用到人類知識的一切部門上面：社會科學比自然科學更需要它的針砭；因為一進社會科學的領域，我們就會遇見一大批過去所留下的成見與準備欺騙民衆的錯誤思想以及擾亂民衆理解力的巧妙詭辯。如此，要想有把握地觀察，我們非做整批的準備工作不可。

這無可計數的成見中有一個特別值得我們的注意，這不但因為它是近代一切政治制度的基礎，而且因為它在改造家所預擬的一切社會學說中也佔着相當的勢力。這就是對於代議政體或代表政府的信仰。

十八世紀末期，法國人民推翻了君主制度，最後的一個專制國王在斷頭台上替他自己和他祖先的惡行贖罪。

就在這個時期，就在革命浪潮澎湃，中央政府瓦解無能，個人或團體創意與毅力能完成一切仁善，偉大與持久事業的時期，人民似乎不應該再蹈過去的覆轍，重新成立一個以舊制度同樣

原則為基礎的新權力；他們受了舊制度的種種壓迫之後，似乎不應該把這同樣兇狠的罪行引入新的制度，使自己重新戴上新的枷鎖。

不幸，他們竟在同樣的牢籠中打轉！在政府成見的影響之下，受着英美憲法所能給的表面自由與安適的欺騙，法國人民就先後熱心地制成許多憲法，不論他們在細節上，如何改變，他們所創成的憲法，總以代議政體這原則為基礎。君主或共和，這有什麼關係！人民一樣的不是自治：他們由或好或壞地選成的代表來作主。他們宣告自己的主權，同時又很快地把這主權讓了出去。他們隨隨便便選舉他們能監督或不能監督的議員，就是要這些議員在法國的整個版圖上來料理利益異常衝突，情形極端複雜的人類關係！

後來，歐洲大陸的一切國家都走着同樣的路線。它們先後推翻了專制的君主制度，而代以新興的議會主義；直到東方的暴政國家，沒有一個不循着同樣的進程：保加利亞，土耳其與塞爾維亞等也嘗試它們的立憲制度；就在沙皇的俄國，人們也想搖動宮廷黨（Camarilla）的壓迫而代以比較溫和的代表議會了。<sup>95</sup>

95 自然每一次名聲不同的國家先後推翻它們的專制的君主政治或者限制國王或沙皇的權力的時候，它們算是向前走了一大步。一直到那時人民的呼聲都被官僚們窒息了，站在他們坐在王位的周圍，第一次能夠提出他們自己的要求了。並且要是人民起來趕走國王宣佈共和時，他們更大大地向前走了一步。

更壞的是開闢新路線的法國時常跌入同樣的錯誤。深嘗君主立憲可悲經驗的人民，下了推翻此種制度的決心，但在推翻之後的第二日，在1848年2月，他們又熱心重選一個只改其名的議會，把統治自己的任務交給它……竟讓它把自己賣給一個將邀外國來侵佔法國肥沃平原的強盜——拿破崙三世。

二十年以後在1871年，他們又犯同樣的過錯。眼見巴黎自由了，軍隊逃避了，權力隱遁了，他們還不設法實驗一種新的方式，藉以助成新經濟制度的創立。他們把帝國改成共和，把共和改成公社，似乎就心滿意足了，他們在公社中又熱心地再行一

在所有的國家，只要一旦發生了這樣的暴動，人民對於自己權利與自己利益之意識也一定發達得非常之快。可是擺脫國王與沙皇的專制獨斷之潮流自西而東地蔓延發展，從英法以至德國，均已採行了立憲政體，即是人民代議制，——而立憲制度的一切大的不可改正的根本的缺點亦已日益顯著了。

在一方面，各區域獨立的需要亦已日漸迫切——這即是聯邦的政治的需要，如美國和瑞士所實行的那樣，它們不是中央集權的國家，却是自由的合衆國。在英國最需要的還是愛爾蘭，蘇格蘭和威爾斯的完全的自治，並且事實上現在所謂構成不列顛帝國的並不是帝國，却是一個英吉利合衆國，即由加拿大，澳洲，南非等等自治領組成的，而德意志帝國則已瓦解了。俄羅斯帝國之瓦解分裂成一連串的獨立的單位，即聯邦的結合，照過去經驗來說，也是不可避免的了；這事實已經在奧地利與土耳其帝國發生了，在最近的將來還要在西班牙，意大利發生的。可是在另一方面，這顯然是不夠的：並且在聯邦的每個部分中，在每個公社中，跟在整個合衆國中一樣，人們的自治也是必需的。——1919年著者（俄文本註）

次代議的制度。他們以過去腐敗的遺產冒充新的思想。他們將自己的創意權讓給偶然選成的參議會；他們將改組人類關係的責任，公社藉以獲得力量與生命的改造任務，交給那些只知空談的代表們。

常被扯成碎片的憲法，如被秋風掃入江河的枯葉似的飛散了！這有什麼關係！人們總是時常留戀他們最初的愛人，第十六次憲法被扯碎了，再創造第十七次的吧！

最後，我們見到許多改造家對於經濟的問題，在理論上，是主張澈底改革現有的制度，盡量推翻生產與交易的方式，根本廢除資本主義的存在。但當他們陳述——當然也是在理論上——他們的政治理想時，他們就不敢動到代議制度了；在勞工國家或自由公社的方式之下，他們總時常設法保存這代表制的政府。總之，整個的人民，整個的種族還熱烈地留戀着這陳舊的制度！

所幸，這問題的周圍已露曙光了。今天不只是先前不大為我們所認識的國家已在試行代議制了；它以種種變化，種種可能的方式，——自溫和的君主制直到革命的公社，——實施於西歐的大廣場中；人們已經覺到，他們開始以大希望歡迎的代議政府，現在只成爲玩弄陰謀與私人致富的簡單工具，阻遏民衆創意，抑止後來發展的極大障礙。人們已明白代表制與自然優越性或

王族人物一樣，實在沒有被尊崇的價值。不僅如此，人們且已開始了解代議政體的缺點不只與社會的不平等有關，即使實施於人人對於資本與勞動都有同等權利的社會環境，它也會產生同樣的惡果。我們很容易預料，這個制度依照彌爾<sup>96</sup>的妙喻，既由人民反抗禿鷲之王的爪牙而生，必有一日會將位置讓給真正以人類需要與自主概念為基礎的政治組織，由此大家都曉得要想自由的最好方式，就是不要任何人來代表，就是不要把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一切事情，委託給神明或被選者，而要自己來自主自治。

不論代議制的名稱與其實施於人羣的範圍如何，它的內在缺點，始終是一樣的，當我們指出這些為那個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弊病時，我希望讀者也與我們一樣得着反對代表制的結論。

## II

歷史家基埃里在1828年寫道：“我們近代的風俗都謹慎地預防着絕對主權的誘惑，其實，還有別的勢力：合法秩序與代議制的幻想，我們也須用心防備<sup>97</sup>”邊沁也說過幾乎相同的話。但在

96 J. S. MILL (1806—1873) 詹姆斯·彌爾之子，或稱小彌爾，英國哲學家 and 經濟學家，崇尚自由，著有自由論 (*On Liberty*) 等書。——譯者。

97 見關於法國歷史的書信 (*Lettre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第二十五函。——著者。

那個時代，他們的警告並沒有受到注意。那時，一般人還相信議會制度，他們總以表面相當可信的論據回答以上的批評，他們說：“代議制還沒有經過最後的試驗，只要普遍選舉沒有實行，沒有來做它的基礎，它是不應受審判的。”

後來，普遍選舉已在我們社會中實行了。反對了很久之後，資產階級終於了解普遍選舉並不損害他們的統治，他們就決定接受它。在美國，普遍選舉在大家所期待的自由條件之下，已實行一世紀以上的時間了；在法德兩國，它也被採用了。可是代議制度却沒有改變；它還留在基埃里與邊沁時代的狀態中；普遍選舉沒有改良它，它的缺點反日益昭著。所以今天不只是革命黨人如蒲魯東<sup>98</sup>等要以他們的批評攻擊它；即溫和如彌爾<sup>99</sup>，斯賓塞<sup>100</sup>等人也大呼：“當心議會制度”了！在廣大的羣衆中也可以鑑別它的反響。以普通被認識或再被認識的事實為基礎，

98 P.-J. PROUDHON (1809 — 1865), 法國社會主義者，曾叫出“財產是賊贓”的呼聲，世稱安那其主義之父。——譯者。

99 見彌爾著的：自由論與代議政體論(*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一書者。

100 見社會學導言(*Introduction à l'Etude de Sociologie*)，社會學原理(*Principe de Sociologie*)以及其他的論文，——著者。

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 — 1903), 英國哲學家。克魯泡特金還寫過一篇“斯賓塞與他的哲學”的法文論文，已由譯者譯出，收在全集第九卷中。——譯者。

我們現在可以把它的害處集成整本的大書，並担保在讀者大眾中一定能找到同情我們的響應。代議政體已經被審判而且已經被定罪了。

它的信徒們——即無反省力而有信仰心的擁護者，仍在誇耀此種制度給與我們的功績。聽他們的說話，君主專制時代所沒有，我們今天所享受的政治自由全是由代議制度賜給我們的。這樣的推理，豈不是以因為果，或者好一點說，誤認同時產生的兩個結果之一為它的原因麼？

其實並不是代議制度把一世紀以來我們所獲得的若干自由賜給我們，也不是它替我們保障這些自由。倒是起源於革命的自由思想的巨浪從政府的手中奪回這些自由與國民的代表制；也是這自由與反抗的精神盡量保障它們使它們不受政府與議會本身的不斷的蹂躪。就其本身說，代議政體不會給與實在的自由，它只奇異地適應暴政的需求罷了。至於自由，必須從它手中奪來，正如過去要從專制國王手中奪來一樣；奪來之後，又要像過去反抗君主一樣，時時刻刻，仔仔細細，永不卸除武裝地防止議會的侵犯，這只有在比較開明，有着安適的階級酷愛自由，時常準備以議會以外騷動保護自己自由，反抗政府蹂躪的國家，纔有成功的可能。沒有這類階級而防禦上又乏統一性的國家，不論有無國民代表制的存在，政治的自由是不會保持下去的。議

會的本身於是即成爲國王的“前廳”(antichambre)。巴爾幹諸國，土耳其與奧地利的議會，就是最好的例證。

人們總喜歡引證英國的自由，並不加思索地將它與英國的議會並稱。他們已忘記英國人民所用的方法，每一自由都以純正暴動的性質，從這議會本身奪來。出版自由，立法批評，集會與結社自由，這一切都是用了暴力，用了即將變成叛亂的騷動，向議會強索來的。英國工人還是用了反抗議會法令與1813年絞刑的同盟罷工和“工聯”的組織，並且以五十年前劫掠工廠的事實纔獲得結社與罷工的自由。倫敦居民新近以海德公園的鐵柵打擊不准人們進入公園的警察，纔從立憲內閣獲得他們在首都街上與公園中示威的權利。英國的資產階級並不以議會的舌戰，而以議會以外的行動，——十幾萬人狂呼怒吼於貴族或政府門前——保障他們的自由。至於議會，它繼續不斷地侵佔本國的政治權利，等到它覺得面前沒有準備暴動的羣衆時，它也會如過去的國王一樣，一筆就勾消了人民的自由。到了資產階級情願放棄家宅不可侵犯權與通信秘密權，好讓政府可以保護他們，反抗革命黨人的時候，這兩種權利不是立刻就化爲烏有麼？

將一般進步所產生的事物歸功於議會，並想像只要頒佈憲法就會有自由，這就是違犯了歷史判斷的最基本的法則。



其實，問題並不在此。我們並不知道代議制度是否優於奴才的統治，我們都知道奴才們是專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獨斷主人的意旨的。歐洲之所以採用代表制度是因為它最適合於十九世紀資本主義剝削的變象，可是現在它已到達末期了。不錯，它曾給工業家與商人們以較多的安全，它曾把領主手中遺下的權力授與這些經濟的剝削者。

不過，君主制度，若除開本身的許多害處，再與封建領主的統治比較，也有不少的好處，它也是它的時代的必然產物。然而為着這個，我們就應該永遠留在國王與其侍臣的權力下面麼？

我們十九世紀末期的人<sup>101</sup>所要知道的，就是代議政府的缺點，是否與獨斷權力的弊病同樣尖銳，同樣難受？它用來阻止社會今後發展的障礙，就我們的世紀說，是否與過去君主制所放置的，同樣難於超越？最後，代議制的彌補方法是否足以應付我們已經瞥見其降臨的新的經濟變象？這就是應該研究的問題，我們用不着再來辯論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的歷史任務了。

問題這樣提出之後，回答是毫無可疑的。

代議政體是與舊制妥協的制度，它給政府保存着獨斷權力的一切職權，假裝加上的民衆監督，只是表面文章，這不徹底的

101 本文草於十九世紀末期，故云。——譯者。

政治體系已到它的末日了。它今日已是進步的障礙。它的缺點與在位的個人無關，是制度本身所固有，它的弊病那樣深重，以致制度的任何改良都不能使它適應我們時代的新需要。代議制度是資產階級有組織的統治，它將與後者同時消滅。爲着新的經濟變象，我們必須尋覓一種不以代表制原則爲基礎的政治組織的新方式。這是事物的邏輯要我們這樣做。

首先，代議政府有着各類政府所固有的一切弊害。它不但不減少它們，而反助長它們，給它們創出新的種類。

盧騷<sup>102</sup>論一般政府時所用的一句最深刻的話，也可應用於選舉的政府。把一切權利讓給選成的議會，這議會不是要由天使或超人組成麼？不僅如此！待這些天上生物真來統治人類這牲畜的時候，他們也會很快地長起鋒利的爪牙與銳角來。

不論代議政府的名稱是議會，國民議會，公社參議會或其他更爲動聽的什麼會，不論它由拿破崙治下的知府所任命，或由暴動城市完全自由地選舉而成，它總時常設法擴展它的立法權，鞏固它的統治權，干涉社會的一切事務，撲滅個人與團體的創意力，使其處處受着法律的箝制。它的無可避免的自然傾向，是

---

102 J. J. ROUSSEAU (1712 — 1778), 法國哲學家，曾被俄國文豪 L. 托爾斯泰稱爲“十八世紀世界之良心”。——譯者。

把個人從孩提的時期即掌握在自己手裏，把他從一法律領到另一法律，使他自搖籃以至墳墓，不斷地受着威嚇與懲罰，永遠脫不出它的細密監視。我們也曾見過一個選成的議會宣告自己無能管理某種事務麼？愈是革命的議會，它愈要侵佔非它所能勝任的一切。替人類的一切活動立法，干涉“臣民”生活的極微細的事情，這就是國家與政府的本質。創立一個立憲或非立憲的政府，即創立一種必然要侵佔一切，管理社會一切機能的力量，我們有時只能以騷動或暴動爲其唯一的制動機。代議政府，已被充分地證明，也不在這個法則以外。

爲更好地欺騙我們起見，人家又對我們說：“國家的使命，就是替弱者反抗強者，窮人反抗富人，勞動階級反抗特權階級”。我們都知道政府怎樣達成這種使命：他們正作相反的事情。忠於它的由來，政府時常是特權的庇護者，時常與追求解放的被壓迫者作對。特別是代議政府，得着民衆的縱容，替工商業資產階級的一切特權，組織保護，一面反對貴族，一面防備被剝削者，對前者彬彬有禮地謙和可愛，對後者窮兇極惡，殘忍到了極點。故任何保護勞動的法律，不論其性質如何姑息與不澈底，總要以騷動或暴動的方法，從議會的手中，強逼出來。我們只要回想人們怎樣要以不斷的鬥爭，激烈的暴動，從英國的議會，瑞士的

聯邦會議，法國的國會那裏奪取若干限制工作時間的可憐法律，就可明白我們的說話了。要把火藥桶放在機器之下，英國纔開始通過這一類的法律。

在貴族還沒有被革命打倒的國家，領主與資產階級二者很和睦地互相聯合。“領主，你承認我有立法的權利，我即在你的宮堡四周擔任防禦”，資產階級這樣說，只要不感到威脅，資產階級，的確做着貴族的警衛兵。

要經過了四十年的騷動，有時且在鄉間放火，英國的議會纔准許佃農享受他們改良土地所得的利益。至於爲着愛爾蘭通過的著名“土地法”，連格拉斯頓自己也承認，由於愛爾蘭全境大暴動，農民堅決地拒納租金，以“同盟抵制”(boycottage)，大火，殺害地主等等行動，反抗無理的劫奪，纔強迫資產階級表決這表面上保護挨餓農民，抵抗富足地主的惡劣的法律。

假如資本家的利益受着暴動或騷動威脅的時候，資本統治機關的代議政府就會殘暴起來。它打擊，它迫害，它比任何暴君都要慘酷卑怯。德國反對社會黨的法律即等於“南特勒令”；<sup>103</sup> 蒲加切夫<sup>104</sup> 的農民暴動之後的女皇喀德鄰二世與麪粉戰爭之

103 南特勒令(Edit de Nantes)爲法國國王亨利第四於1585年頒布者，是准許新教徒蘇格蘭及波蘭(Calviniste)的教義，迄1685年爲路易十四所廢除，很多新教徒因此到美洲被驅逐。——譯者。

104 E. PUGATCHEFF 是頓河省的哥薩克人，自稱是前皇彼得三世，1773

後的法王路易十六也沒有 1848 年與 1871 年這兩次的“國民議會”那樣殘暴，這兩個議會的議員們，除去一個之外，都一致大聲喊着：“殺掉雄狼，雌狼與小狼！”並且以他們的屠殺慶祝喝血的兵士。

生着六百個頭的無名怪物<sup>105</sup>在兇狠方面竟超過路易十一與伊凡第四。<sup>106</sup>

只要有代議政府存在，——不論這政府是由人民合規地選成或由暴動的火光產生——這樣的情形是避免不了的。

或者經濟的平等實現於一國或一城，於是平等的與自由的公民或市民不再把他們的權利讓給少數人，他們將尋覓一種新的組織方式，使他們可以料理自己的事情。

或者經濟的領域上仍有少數人統治着多數人，仍有一個由特權資產階級構成的第四階級，那末人民大眾就要萬分當心！

---

年領導農民起來暴動，反抗女皇喀德琳二世（1729—1795）當時聲勢浩大。後來兵敗為部屬所賣，被擒押解到莫斯科，1775年受車裂之刑。——譯者。

105 指有着六百個議員的國民議會。——譯者。

106 伊凡第四即所謂“暴君伊凡”（1530—1585），俄國的統治者。曾殺死自己的兒子（1580）。——譯者

伊凡第四俄文本改作路易十六，（1754—1793）即1793年上斷頭台的法國國王。——編者。

由這少數人選成的代議政府將爲自己的利益而行動，將爲維持自己的特權而立法，將以暴力與屠殺鎮壓一般不服從的革命者。

我們要在這裏分析代議政體的一切缺點，實在是不可能的。

這簡直需要寫幾本大書。我們只敘述其最基本的，也將超出這些章目的範圍。其中有一件却值得我們來紀錄。

天下事真是無奇不有！代議政體本以阻止個人統治爲目的；它應該把權力放在一個階級而非一個人的手中。可是它却時常有恢復個人統治或者服從一人的傾向。

這不規則的原因是很簡單的。真的，把成千成萬的職權交給今日的政府；全國有關的一切事務整個要它管理，並且給它以若干萬萬的預算之後，烏合之衆的議會能擔負這個無可計數的職責麼？所以必須任命一個執行的權力——內閣，由它來處理這一切非常繁重的事務。自誇“朕即國家”的路易十四若與今日的憲法內閣比較，其所享的權力簡直小得可憐！

不錯，議會能推翻這個內閣，可是爲什麼呢？爲着重新組織一個享有同樣職權的政府，如果議會是合理的話，那末它怎樣又不得不在八天之後推翻這新的權力呢？所以它寧願維持它到全國喊得太兇的時期，然後，它又罷免內閣，重新召回它在二年以前曾經倒過的同樣人物。格拉斯頓——比康非爾德，比康非

爾德<sup>107</sup>——格拉斯頓，政治的搖板就這樣上下地在擺動，這在事實上是一無更改；全國依然由一個人：內閣總理或首相在統治。

但是它若遇着一個能幹的人物，能給它維持“秩序”，換言之，能給它保證國內的剝削與國外的市場，它就會服從這個人的一切意旨並時常給他以新的權力。不論他怎樣蔑視憲法，不論他的政府如何可恥，它總會視若無睹地忍受他的醜行；它在枝節的小事上固然嘲笑他，向他挑戰，但對於重要的大事，則任其所為，給他以全權。俾斯麥是現有的例證；基佐<sup>108</sup>，庇特<sup>109</sup>與帕克斯頓<sup>110</sup>是以前時代的榜樣。

這是很容易了解的。凡是政府都有成爲一人的傾向；這是它的由來，也是它的根本。不論議會是由限制選舉或普遍選舉產生，不論它是否專由勞動者任命或勞動者組成，它總時常尋覓它能委託治理或情願服從的人物。只要我們把經濟，政治，軍事，財政，工業等等一切職權，像今天一樣委託給一個小集團，這個

107 比康非爾德勳爵 BENJAMIN DISRAELI (狄斯累里 1804—1881)，曾任英帝國首相二次，第一次在1868年，第二次爲1874—80。——譯者。

108 F.P.G. GUIZOT (1787—1874)，法國歷史家和政治家，曾任法國首相(1840—48)。——譯者。

109 WILLIAM PITT (1759—1806)，英國政治家，二十五歲即任首相，至1801年告退辭職，凡二十七年。——譯者。

110 H.J. PALMERSTON (1784—1865)，英國政治家，曾任首相。(1855—65)——譯者。

小集團，如作戰的小隊兵士一樣，必然會服從他們的唯一首領。

這是就不靜的時候來說。一旦戰火在邊界上燃了起來，或國內發生可怕的內戰時，第一個來的野心家，第一個能幹的冒險家，把那有着千萬分枝的大機器，（即人們稱之為“行政”的機構）抓在手裏之後，全國就非絕對服從不可。議會不能阻止他，正如偶然從街上召來的五百人不能阻止他一樣！反之，他還削弱人民的抵抗。名叫拿破崙的兩個冒險家，<sup>111</sup>並不是偶然的產物，而是權力集中的無可避免的結果。至於議會所能抵抗政變的效力，法國已有相當的經驗。就在今天，難道是議會替法國壓服馬克馬洪<sup>112</sup>的政變麼？現在大家都已明白，是議會以外的行動委員會。人們或者又引英國來回答我們吧？但是它也不要過於自誇它在十九世紀過程中還完完全全保存着它的議會制度！不錯，它在這個世紀<sup>113</sup>中，知道避免階級的鬥爭；可是一切都使我們相信它也會有這個鬥爭的，而且即使不是先知者也能預料到議會一定不會毫無損傷地經過這個鬥爭：它一定會隨着革命的進程，這樣或那樣地覆沒了。

111 指拿破崙一世（1769—1821）和他的姪兒拿破崙三世。——譯者。

112 馬克馬洪（H.E.P. MAURICE DE MAC-MAHON, 1808—1893），法國元帥，第三共和國的第三任總統。曾幫助波拿巴剿滅巴黎公社的革命，並曾效法拿破崙三世，欲以政變手段，得到獨裁權力。——譯者。

113 指十九世紀。——譯者。



下次革命的時候，如果我們願意向反動甚或君主制度開着大門，我們頂好將我們自己的事務委託給一個代議政府，委託給一個像今天一樣地具有一切權力的內閣。反動的專政，首先帶點紅的顏色，等到脚跟站穩的時候，就會逐漸變白，逐漸進行它迫害的工作。它的手邊放着一切統治的工具：只要需要，它就可使用它們。

代議制度既然是這樣多缺點的泉源，那末在另一方面看它對於社會進步與和平的發展，也曾有過若干的功績麼？或者它曾經促成我們這個世紀所見到的權力的分散吧？或者它能夠阻止戰爭吧？它也能適應某時的需要，暫時犧牲某種陳舊的制度藉以避免內戰麼？最後，它或者至少給人以進步與內政改革的些微保證與希望吧？

這些問題不知含着多麼辛辣的諷刺啊！等到我們判斷制度的本身時，又不知會見到多少別的諷刺！我們這個世紀的全部歷史都在那邊說着相反的事實。

忠於王權傳統與其近代變相“雅各賓主義”(jacobinisme)<sup>114</sup>的議會只把權力集中在政府的手中。過分的官僚主義，——

<sup>114</sup> 雅各賓主義一詞來自“雅各賓黨”(jacobins)，雅各賓黨即法國大革命時，雅各賓俱樂部的會員。但所謂“雅各賓主義”這個名詞現在單指“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強有力的革命政府”的主張。——譯者。

這就是代議政治的特徵。從十九世紀初期起，人們就不斷地喊着分權，自治，而事實却正相反，人們日日在集中，日日在消滅自治的最後痕跡。瑞士本身也已受到這種影響，英國也已服從它的趨勢了。如果沒有工業家與商人的反抗，今天在勃里夫·拉格特 (Brives-la-Garde)<sup>115</sup> 殺一隻牛都要請求巴黎批准！一切都逐漸落入政府的鐵手裏了。現在它只缺少工業與商業，生產與消費的管理，而被強權成見迷住眼睛的社會民主黨已在夢想他能在柏林的議會中調度全德國的生產與消費了！

說是極其和平的代議制度也曾給我們防止過戰爭麼？人們從來沒有像在代議制度下面這樣互相殘殺的了！資產階級需要統治市場，而這種統治只好以炮彈與機關槍，從別人的手中奪取來。此外，律師與報館記者又需要軍事的榮耀，沒有什麼人比“房中的戰士們”更好戰的了！

議會真不適應時代的需求麼？它不能給衰頹的制度以若干改良麼？如國民議會 (Convention)<sup>116</sup> 的時期，要以利刃放在代表的喉頭纔能強逼他們批准既成的事實一樣，今日也須以遍地的暴動，向人民的代表索取些微的改良。

至於選出的集團的改善，我們從未見過議會的墮落有如今

---

115 法國外省小地名。——譯者。

116 指1792年法國的革命議會。——譯者。

天這樣厲害的。就跟一切頹敗的制度一樣，它也是每况愈下的。人們曾說到路易·腓力浦<sup>117</sup>時代的議會腐敗，今天請與若干誤入這些泥溝中的誠實人談談，他們將會對你們說：“請不要談起，我要作嘔呢！”議會制度不過使洞悉內情的人發生厭惡而已。

但是，我們不會改良它麼？一種新的要素，工人的要素，不能把新的血液注射給它麼？好吧，我們來分析代表議會的構成吧，我們來研究它的機能吧，這樣，我們將看見做着這些美夢的人，正如痴人想使衰老國王與少年農婦結婚，從此得到一代好子孫一樣，實在是非常可笑的。

### III

真的，只要我們觀察一下代表會議怎樣組成與怎樣行使職權的方式；我們就不會驚異它的缺點了。

需要我在這裏描繪我們大家都知道非常可厭，簡直可以令人作嘔的選舉的詳情麼？在資產階級的英國，民主的瑞士，西歐的法國，北美的合衆國，德意志帝國與阿根廷共和國，這可笑的喜劇不是到處一樣麼？

我們應該敘述選舉的主辦人與委員會，怎樣“製造”“綁架”

---

<sup>117</sup> LOUIS-PHILIPPE (1773-1850)，世稱“公民國王”，在1848年2月革命

中被推翻，逃亡英國。——譯者。

與“襲取”(這都是扒手們的術語!)選舉麼? 我們應該分析他們怎樣在公開的大會中散播政治的預許,對個人提出私人利益的諾言麼? 我們應該詳述他們怎樣進入“選民”的家庭,阿諛母親,撫慰孩子,必要時,還對“選民”的喘息的貓或狗表示親善麼? 我們應該告訴你們,他們怎樣像賭場中的騙子誘引人們上當一樣,散在咖啡館中,改變選民的政見,拉最沉默的人們與他們討論辯難,好使他們容易上當的種種醜態麼? 我們應該形容候選人怎樣討人喜歡,怎樣面帶笑容,目光謙和,語聲諂媚地進入他“親愛的選舉人”中間,一切都像倫敦出租房間的老潑婦,以她的溫柔微笑與可愛的睇視,誘惑一個房客似的滑稽神情麼? 我們應該說明右至機會主義者,左至社會革命黨的政綱都在騙人的情形麼? 這些說來漂亮的政綱,連稍微聰明,稍微懂得一點議會內情的候選人自己也不會相信它們比“跛足使者”的預言,更有價值,可是他却以熱心的態度,喉頭轉動的語調,近於瘋子或賣膏藥者的情感,爲之辯護。毋怪乎民衆喜劇不只以貝德朗(BERTRAND),羅柏·馬該爾(ROBERT MACAIRE)<sup>118</sup>代表簡單

<sup>118</sup> 羅柏·馬該爾是亞海德飯店(L'auberge des Adrets)一劇中的人物,因著名演員勒曼德爾(FREDERICK LEMAITRE)的天才而成爲典型的狡猾騙子,他的同黨貝德朗亦是最好写的角色,該劇爲安濟世(BENJAMIN ANTI-ER) 聖亞孟(SAINT AMAND)與波里安特(PAULYANTHE)三人所著。  
——譯者。

的騙子，達爾狄夫 (TARTUFE)<sup>119</sup> 或銀行的欺詐者了，它已把追求選舉票的“人民代表”，添加在這些絕妙的人物中間。

最後，我們應該詳列選舉的費用麼？關於這點，一切報紙已充分地告訴我們了。選舉主辦人的費用單上，記着牛腿，絨背心，止痛藥水，由慷慨的候選人送給這些選民的“親愛的孩子們”。至於“爲使敵黨驚奇”在美國選舉預算上佔着重要位置的“熟蘋果與爛蛋”<sup>120</sup> 又不是如誹謗的無頭榜與“最後時刻的陰謀”已在我們歐洲選舉中盡過如此可敬的任務一樣，大費金錢麼？

當政府起來干涉的時候，我們又須計算它的“位置”，它給與最能出力者的成萬“位置”，它那叫做騎士勳章的破布，它的公營烟紙店，它對於賭場與妓院的保護的諾言，它的可恥的出版物，缺德的密探，各種各類的欺詐者，它的法官與警佐。……

呵！夠了！我們撇開這些污泥，不要擾動這些醜惡的東西吧！我們只限於提出這個問題：選舉的那一天，人類最惡劣最卑賤的激情，難道會有一種不被用到麼？欺詐，侮蔑，下賤，虛偽，撒謊，隱於人類獸性深處的一切污物，這就是一個國家進入選舉時期所能露給我們看的美景！

119 達爾狄夫是莫里哀 (MOLIERE) 的著名劇本中的人物，亦是最狡猾的人。——譯者。

120 賄賂離間的意。——譯者。

這是必然的，只要有推別人爲主人的選舉存在，情形一定是如此的。即使社會上完全是平等的勞動者，要是他們有一天決心去選擇統治者，情形還是不會兩樣。候選者不再分贈羊腿了；可是他們分發諂媚與謠言，“熟蘋果與爛蛋”還是同樣存在。拍賣自己最神聖的權利時，人們要獲得什麼更好的代價呢？

真的，人們何求於選舉人呢？無非要他們選出一個他們能信任的人物，讓他來支配他們最神聖的一切；他們的權利，他們的孩子與他們的工作，均由這被選的統治者自由擺佈。大家奇怪竟有兩三千羅柏·馬該爾來爭取這些王權麼？他們似乎要找一個人出來，讓他與同一個搖彩會產生的若干夥伴共同來掌握我們二十一歲或十九歲青年的命運；他可以把我們的孩子們關在軍營的腐敗空氣中，過着三年甚或十年的非人生活；他可以隨時隨地發動全國只好墮入漩渦的戰爭，使他們枉死在慘酷的戰場上；他可以隨自己的意思關閉大學或開辦大學，他可以強迫父母遣送他們的孩子入學或不准他們入學。新的路易十四，他可以獎勵某種工業，如他願意，他也可以取消他所獎勵的；他可以爲南部而犧牲北部或爲北部而犧牲南部；他可以吞併一省，或出讓一省。他有三十億一年的經費，都是從勞動者的口中強迫挖出來的。他還有任命執行權力的特權，換句話說，這種權力，若得議會同意，將比往昔的王權更要專制，更要殘暴。

因爲路易十六只能統御數萬官吏，而他却有數十萬公務員供他支配；國王在國庫裏只能盜用少數的金錢，今日根據憲法的內閣總理，由於交易所的一次運用，就能“清白地”賺得數百萬的巨款。

要選舉一個主人來享用這麼大的權力，我們還奇怪這一切惡情劣欲都加入政治的賭場麼？當西班牙把它空着的王位拿來拍賣的時候，我們看見各種各類的驢子從四方八面趕來，也會感到驚異麼？只要這王權的拍賣依然存在，任何改良都沒有希望！選舉只是虛榮與良心的定期市場罷了。

再則，就是我們削減議員的權力至極小的限度，就是我們盡量分權，使每一小縣成爲小規模的國家，結果還是一樣。

另一種代表制，我們以爲是可以了解的，譬如一二百人每日相遇於共同工作或服務的場所彼此非常相識，對於某件事情總以種種不同的觀點，詳加討論，因而達到一個大致相同的結論，然後選擇一人，要他與別的同類代表商量這件特殊的事情。這種選擇不是馬虎地完成，而每人都知道他所委託代表的是什麼任務。這個代表在其他的代表之前，只能陳述他的委託人所以達到如此結論的理由。既不能強人服從，他自然要求得同意，他只有帶回委託人所能接受或拒絕的建議。代表制就是這樣產

生的：中古公社派遣代表到別的公社討論某種事件的時候，他們沒有別的權限。這也是今日各國氣象學家，統計家，鐵路公司與郵務局代表們，在他們國際大會中所實行的。

但是現在人們要求於選民的，究竟是什麼呢？他們要彼此不相識不相見，從來沒有共過事的一二萬人（如採用連記投票 scrutin de liste<sup>121</sup> 要十萬人）共同來選舉一個代表，而這個代表又不是被派去陳述某種確定的事件或辯護某種特殊事件的決議。不，他並不做這樣簡單的事情，他是萬能者，他將干涉一切，他將管理一切與國計民生有關的大事，而且他的決定就是衆人應該遵從的法律。代表制的原來性質完全被改變了，它已成爲一種無法了解的荒謬制度。

今天一般人所尋找的全知全能的人物，實際是不存在的。譬如這裏有一個誠實的公民，他有真正可靠的某些條件，他既富於常識，又有相當高深的學問，他會被人選上麼？顯然不會的。在他的選區中至多是二三十人認識他的優良性質，他從來不作廣告式的宣傳，他輕視一般人用以吹噓自己的方法，他將湊集不到二百以上的票數。人們甚至不要他做候選人，人們將任命一個律師或新聞記者，一個長於辭令的演說家或玩弄筆墨的壞作

<sup>121</sup> 連記投票與單記投票相反，每一選區同時選舉許多代表，每一選民的選票寫上許多姓名。——譯者。



家，讓他們帶着法庭或報館的風習到議會裏去，鞏固內閣或反對黨的投票陣容。或者是一個大商人，他醉心於議員的頭銜，不惜花一萬法郎來獲得這榮耀的身分。在風俗特別民主的國家，如北美合衆國，在容易組織委員會，以民衆力量抗衡財產勢力的國家，人們往往會把最壞的人物，以政治爲職業的政客，今天已成爲美國瘡痍的卑劣分子，送上權力的舞台，這種投機的齷齪生物已把政治視作工業，並且以大工業的方法如廣告，敲鑼鑼鼓的宣傳，賄賂等等，達到所期望的目的。

你們不妨任意改變選舉的制度：你們以連記投票代替分區投票也好，仿效瑞士採用兩級的（我是說預備會）選舉也好，盡你們的所能，從事改良也好，在最好的平等情況中，實施你們的制度也好，盡量修正又再修正你們的選區也好，制度內在的缺點是始終不變的。凡能夠湊得過半數選票的人（除開被迫害黨派的少數例外）總時常是無確信無價值的平庸者，他知道用卑劣的方法，博得一般人的歡心。

因此議會的組成分子普通總是很壞的，關於這點，斯賓塞早就注意到了。他在所著的社會學導言中說，議會時常低於全國的平均水準，這不但在良心（Conscience）方面是如此，即在智慧方面也是一樣。有智慧的國家，總時常因它的代表而自卑。如不能選舉更好的，它甯願由笨伯來代表！至於議員的清白，我

們知道它是怎麼一回事。你們只要閱讀明瞭其內情與價值的著名議員與卸任部長們的言論就可明白一個大概。

沒有專車載我們的選民們去看他們的“議會”怎樣在做事，是多麼可惜！等他們看到之後，一定會厭惡到作嘔的。古人以灌醉奴隸的方法教訓他們的孩子厭惡喝酒。巴黎人啊；你們只要到議會去看看你們的代表，你們就會厭惡代議政府了。

除保持定期重選與另行任命的權利之外，人民把自己的一切都讓給這些一無所能的雜牌政客。然而，根據同樣方法，負着同樣使命的新議會，既然與前次的一樣惡劣，大眾終於不大關心這種喜劇，他們只注意無關重要的粉飾工作，他們隨便接受若干成功的候選人。

選舉既然患有無可救藥的病症，議會又怎樣能盡其受委託的任務呢？你們請反省一分鐘，就可以立刻知道它是不能完成你們要它擔負的任務。

對於這可怕的機器，集權國家，所發生的變化無窮的整批問題，你們的代表都須發表意見，投票表決。

他雖然沒有進過大學的門，又不知道鄉間的狗為何物，可是在徵收狗稅與改良大學教育的問題上投票贊成或反對。他對於格拉槍(fusil Gras)的好處與國家牧馬場址的選擇，也要提

出自己的主張。他對於葡萄虫，海鳥糞肥料，烟草，初等教育與城市衛生等要表示他的意見；他要討論交趾支那(Cochinchine)<sup>122</sup>基阿那(Guyane)<sup>123</sup>，烟囪管與巴黎天文台等瑣細或重要的問題。他只在檢閱的時候，看過兵士，他要分配軍團，他從未見過一個阿拉伯人，他要制定或撤消阿耳及利(Algérie)<sup>124</sup>回教徒的土地法。他依着太太的趣味，贊成頂上有纓或無纓的軍帽。他保護糖，犧牲小麥。他相信是保護葡萄，其實是殘害葡萄；他贊成重植樹木而反對牧場，同時又保護牧場而反對森林。他以為自己熟悉銀行的任務。他為鐵道而犧牲某條運河，其實他不知道鐵道與運河究竟在法國的哪一部分。他不看刑法，而使刑法加上新的條款。他是全知全能的無定見者，依着議會的議事日程，他今日是軍人，明日是養豬者，他有時是銀行家，學院會員，溝渠的清除夫，醫師或天文家，有時又是藥品的製造者，硝皮匠或商人。因慣於律師，新聞記者或公衆集會演說家的職務，時常說自己所不知道的話，他對於一切問題都毫不猶疑地表示自己的意見，其中的唯一的不同就是：在報紙上他的文章只供門房在火爐邊消遣，在法庭上只以聲音喚醒瞌睡的陪審官與法官，而

122 法國遠東殖民地，首都西貢。——譯者。

123 法屬殖民地，在南美洲東北部，人口約四萬四千。——譯者。

124 北非法國殖民地，人口約六百萬。——譯者。

在議會中，他的意見却成爲三四千萬人民的法律！

如果對於他的表決便可成爲法律的無數問題，事實上不能一一發表他的意見，他即與他的鄰座閒談，或到酒排間去消磨他的時間，或者寫信去鼓動他“親愛的選民”，讓某部長在議辦公廳主任替他預備好的滿紙是數字的報告書；到表決的時候，他即依本黨領袖的暗示，投票反對或贊成剛才所讀的報告書。

所以豬的食料或兵士的裝備問題，對於內閣與反對黨的兩方面，只是議會的小鬥爭。他們並不自問，豬是否需要食料，兵士是否已如沙漠的駱駝一樣，馱着過重的裝備，他們所注意的唯一問題，是要知道一個肯定的投票是否有利於自己的黨派。議會的辯論，只是內閣或反對黨假借兵士，農人或工業勞動者的名義，在作政治的鬥爭罷了。

可憐的蒲魯東，我想他當年帶着赤子的天真誠樸，進入議會，澈底研究議事日程中的每一問題時，一定感到極大的失望。他把數字與思想搬上講台，可是人們連聽都不高興聽他呢！問題在開會以前就已決定，“是否有利於本黨？”是決定所根據的簡單理由。票數已經算好；服從的已被登記，不服從的也已仔細地被試探，被估計。演說只是舞台上的排演，人們只在發覺它有藝術的價值或在供給醜事的資料才肯聽它。腦筋簡單的誠實人都以爲盧曼斯丹 (Roumestan)<sup>25</sup> 以他的雄辯克服議會，

其實，盧曼斯丹在開會之後，與朋友們商量，怎樣去實踐他為奪得表決而預許的諾言。他的雄辯只是應景的歌曲，是為博得兩廊的掌聲而編成的歌曲，是以好聽詞句，重振自己聲名的把戲。

“奪得表決！”誰是左右選票的人？誰的選票能使議會的天秤傾斜這邊或那邊？誰在推翻或重組內閣？誰使一國有反動的政治或國外的冒險？誰在內閣與反對黨中間握着決定的力量？

就是人們非常恰當地稱為“沼澤蝦蟆”（Crapauds des marais）的游移分子，就是沒有半點意見，時常坐在兩椅間，對議會的兩主要黨派，兼送秋波的投機議員！

就是這個團體，五十個左右毫無確信的中立分子，因預許，位置，諂媚或恐懼而改變意見，在自由與保守兩黨間做着轉風機的平庸者，就是這一羣無能的騎牆派，以他們贊成或反對的投票，決定一國的任何事情。就是他們制定法律，或廢除法律。就是他們支持或推翻內閣，改變政治的整個趨向。五十個左右無定見的人們制定一國的法律，看，這就是分析議會制度時所得到的第一個結論。

不論組成議會的分子如何，即使它充滿第一等偉大的明星

---

125 法國小說家都德（A. DAUDET, 1840—1897）的一部小說 *Numa*

*Roumestan* 的主人公。——意大利譯者。

或完善的人物，而最後的決定總是屬於無定見的……“沼澤蠅蟻，”只要多數可成爲法律，任何改變都是不可能的。

簡略地指出代表議會本身的缺點之後，我們現在似乎應該說明這些議會怎樣工作的情形。我們似乎應該詳述一切議會——自法國大革命的國民議會至1871年巴黎公社的參議會，自英國的“巴力門”至塞爾維亞的“斯庫勃契那”(Skoupchtchina)怎樣印着無能的污號；它們的最好法律，據巴克爾<sup>126</sup>說，怎樣只是以前法律的廢除，這些法律又怎樣只由人民的槍棒與暴動的方法，強逼出來。這是一部待編的歷史！它將超過我們的篇幅範圍。<sup>127</sup>

再則，凡是知道推理而不被我們不良教育成見所迷住的研究者，也能在今日代議政府的歷史中，找到充分的例證。他將了解，不論代議機關的性質如何，即使它由工人或資產階級分子組成，或開着大門，盡量容納革命社會黨進來，它將保存代表議會的一切缺點。這些缺點與組成的個人無關，而爲制度本身所固有。

---

126 H.T. BUCKLE (1812—1862)，英國歷史家。——譯者。

127 讀者在斯賓塞近著的個人反對國家 (*L'Individu contre l'Etat*) 一書中，可以找到立法者罪惡的一章，專門討論這個問題。——法文版編者。

夢想一個工人國家，由一個選成的議會來統治，這是強權教育贈給我們的最有危險因素的一個惡夢。

正如不會有好的國王——不論他是列安齊<sup>128</sup>或亞歷山大三世<sup>129</sup>——一樣，我們也不會有好的議會。社會主義的將來是在另一個方向；它將在政治的領域，如在經濟的領域一樣，給人類開闢許多新的道路。

#### IV

尤其對於代議制度的歷史，由來及其隨國家發展而變質的情形加以觀察之後，我們就會了解它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它的任務已經完成了，它應該將位置讓給政治組織的新方式。

我們不要說得太遠；我們只拿十二世紀與公社的解放來研究吧。

在封建社會中產生了一個大的自由運動。城市從領主的束縛解放出來。它們的居民“發誓”互相防禦；他們在城牆的掩蔽之下，構成獨立的團體；他們為生產與交換，工業與商業而自行組織；他們創立這些自由的城市，使其在三四世紀的長時間中，

128 RIENZI，真名爲 NICOLA GABRINI (1313—1354)，意大利愛國者，曾任羅馬邦首長，稱“保民官”。——譯者。

129 亞歷山大三世(1845—1894)，俄國皇帝，為俄國反動君主之一。——譯者。

成爲自由工作，藝術，科學與思想的避難所，他們奠下我們今日引以爲榮的文明的基礎。

公社並非如法國的雷奴亞與勒巴<sup>130</sup>（基佐也有同樣的意見，基埃里則一部分同意他們），德國的哀希渾，高卜與撒維尼<sup>131</sup>所說，純是羅馬傳下的制度；也不是如著名的日耳曼派所肯定，純粹起源於日耳曼，它們是中古的自然產物，是鄉鎮逐漸擴大爲工商業中心的演化結果。所以在意大利與佛蘭德斯在高盧與日耳曼，在完全沒有羅馬影響，即日耳曼勢力也小得不值一提的斯干提納維亞與斯拉夫世界，我們見到這些獨立的城市在十一至十二世紀的時期，同時成立起來，它們使以後的三世紀中充滿它們活潑的生活，最後成爲近代國家的基本要素。

自由城市是資產階級武裝自衛的同盟，他們彼此成立一種不受世俗與宗教領主——甚或國王——支配的獨立組織，不久，他們就在自己的城牆後面發達起來；雖然他們想代領主而爲鄉村的統治者，而鄉村也受着自由的同樣影響。“如他們一樣，我

130 F.J.M. RAYNOUARD (1761—1836) 法國學者。 PHILIPPE LEBAS (1794—1860) 法國法學家。

131 KARL F. EICHHORN (1781—1854) 德國法學家，日耳曼法律的歷史學派的創立者。 E.T. GAUPE (1796—1859) 德國法學家，著作甚多。 FRIEDRICH K. VON SAVIGNY (1779—1861) 德國法學家，被認爲歷史學派的創立者之一。——譯者。



們也是人啊！”(Nus sumes homes cum it sunt)，鄉村的人民這樣唱着，農奴的解放因而更進一步。

解放的城市爲“開向工作生活的避難所，”它們構成了獨立組合的同盟。每一組合有它的司法，行政與民兵。它不但在有關自己職業或商業的事務上，可以自作主人，即對於後來國家所統轄的一切，如教育，衛生，違反風俗行爲的制止，刑事與民事，軍事防禦等，也有自決的權利。組合是政治的團體，同時也是工商業的組織，它們以民衆大會(Forum)爲聯合的中心，民衆於重大的時期爲解決組合間的爭議，決定全城有關的事務，或討論需要全體居民參加的城市大工程，則隨鐘樓的鐘聲，集合於公衆的廣場。

在公社中，尤其是開始的時期，還沒有代議政體的形跡。街，區，整個組合，整個城市，不是以多數通過的方法，爲表決的標準，他們一直討論到意見不同的雙方中的一方，終於情願接受可爲大多數接受的最後決議。

也有同意存在麼？回答是在我們不斷地讚賞，覺得自己無法勝過他們的偉大事業上。一切由中古末期遺留下的美的建築都是這些城市的成績。大教堂，這些刻在石上，敘述公社歷史與意向的巨大紀念物都是這些組合的傑作，它們由於虔誠的信心，愛好藝術與維護自己城市的熱忱，(理姆斯與盧昂<sup>132</sup>)的大教堂不

是城市的經費所能建造)努力工作,彼此競爭地整飭它們的市政廳,建築他們的高城牆。

靠着解放的公社,我們纔有藝術的復興,靠着商人的組合,以及全城市居民,每人貢獻一份來裝備商隊或船艦,我們纔有引起後來漢撒同盟<sup>132</sup>與海洋發現的商業發展。因有工業的組合,因有後來爲一般無知與私利工業壟斷者所愚蠢地非難的職業團體,我們纔能創造我們今天所利用的一切工業的技術。<sup>134</sup>

但是公社終於失敗了。內外的兩個敵人同時攻擊它。

商業戰爭與壟斷鄉間的自私統治,連續增加公社內部的不平等,使有些人窮了,另有些人致富。組合曾有一時期阻止城內無產階級的發展,但不久即在力量不均等的鬥爭中失敗了。由劫掠支持的商業,充滿當時歷史的不斷戰爭,使有些人發財,另有些人貧窮;新生的資產階級竭力煽動不和,擴大財產的不平等。城市漸漸分成窮者與富者“黑手人”與“白手人”;階級鬥爭與因此而來的國家,出現於公社的內部。待窮者愈窮,逐漸爲富

132 Reims 和 Reuen 都是法國的都市。——譯者。

133 中世紀北德意志和鄰近各都市爲着保護擴張相互間的貿易而締結的同盟條約。——譯者。

134 參看我的另一部書互助論中關於中世紀都市的那兩章。——著者(俄文本註)

人高利貸所壓迫的時候，城市議會，代表政府，換言之，富人政府，即在公社中立定它的脚跟。它以城市公庫，給餉民團，武裝傭兵，公衆服役與各類官吏，構成代議的國家。本身既爲小型國家，不久自然會成爲王權庇護之下所組成的大型國家的獵物。內部既已腐蝕，它自然會被外來的敵人——國王，所吞併。

當自由都市欣欣向榮的時候，集權的國家已在它們的門前組織成功了。

它誕生於民衆大會的喧聲以外，成長於獨立都市精神的很遠所在。它的王權是在新的都市，鄉村混合的巴黎或莫斯科，鞏固其新生的力量。直到那時的王權代表究竟是何種人物？如別的首領一樣，不過是匪羣的首領罷了。他的權力幾乎只伸展於他的匪羣，或者只對願意向他購買平安的人們抽取貢稅。只要這個首領把自己關閉在愛護公社自由的城市中，他不能做任何非份的事情。如果他想從簡單的城牆防禦者一變而爲全城的主人，民衆大會就會立刻驅逐他。所以他只好隱在新生的都市中。在這裏他既可從農奴的工作上，吸取財富，在騷動的平民方面又遇不到很大的阻礙，他即開始以金錢，欺詐，陰謀與武力，進行其聚合與集中的工作，而當時的戰爭與不斷的侵略又處處助長他——所以我說——終於使歐洲的一切國家同時接受他

的統治。

已經衰敗，在城牆之內已經是國家的公社，就間接做了他的標準與模範。此後只要逐漸吞併它們，佔領它們的機構，就可以助成王權的發展。<sup>135</sup> 這就是一般國王開始以慎重的方法，——俟力量增大時——逐漸以暴烈的手段所完成的。

成文的法律產生或孕育於公社的憲章中。它即成爲國家的基礎。後來，待它承認王權的正當時，羅馬法也來給它以合法的根據。從羅馬字彙中發掘出來的王權學理，即爲國王的利益而被傳播。教會也熱心地以它的祝福掩護王權，妄想成立世界帝國的嘗試失敗了，它想以君主爲媒介，達到統治天下的希望。

王權繼續這徐緩的集合工作，經過五個世紀，它煽動農奴與公社起來反抗他們的領主，後來又得成爲忠僕的領主之助，征服了農奴與公社。它開始諂媚公社，它等待它們的內鬨，給它打開它們的城門，讓它劫奪它們的公庫，並以傭兵守衛它們的城牆。其實，它對公社還是採取保證的態度：即使壓迫它們的時候，它也承認它們得享某些特權。

---

<sup>135</sup> 請參看我的小冊子：國家和它的歷史任務。——1919年著者（俄文本註）。

國家和它的歷史任務收在全集第九卷近代科學與安那其主義中。——編者。

國王是軍隊的首領，軍隊只在獲得戰利品的條件之下服從他們的國王，所以國王身邊時常圍繞着副頭目的會議，這就是十四世紀或十五世紀時的貴族會議，後來又加上新起的教團會議。

待國王慢慢制服公社之後，他又邀請——尤其是在危殆的時期——“善良之城”的代表們到他的宮中，使他可以向他們索取補助。

議會就是這樣產生出來。但是我們應該特別註明，這些代表的集團，如王權一樣，還只有極小的權力。國王向他們要求的只是某次戰爭的金錢援助；這援助由代表們表決之後，還要得着城市的批准。至於公社的內部行政，王權是不能干涉的。“某城為抗拒某種侵略，準備給你某種補助。為使本城改成要塞足以阻止敵人的前進；它同意接受相當數目的駐軍”。看，這就是當時代表的明確權限。這與今日我們給與議員的無限權力，要他處理一切事務的委任比較，不知相差多遠！

可是大錯已經鑄成了。得貧富鬥爭的協助，王權即在國防的掩蔽之下，成立起來。

不久，待他們看見自己所供給的補助都被宮庭浪費之後，公社的代表們即設法加以整頓。他們要王權承認他們是公庫的管理者；在英國，他們得着貴族的支援成功獲得這樣的職權。在

法國，波亞疊慘敗<sup>136</sup>之後，他們也幾乎取得同樣的權利；可是待亞田·馬爾塞<sup>137</sup>所煽動的巴黎舉事與各處農民的暴動同時被壓服的時候，從鬥爭中出來的王權反而增加新的力量。

從此以後，一切都助成王權的鞏固與國王手中權力的集中。獻金變成賦稅，資產階級很熱心地以自己奉公守職與管理精神獻給國王為國王服務。先後覆敗於國王之前的公社的衰落，逐漸被降為經濟或人身奴役的農民的微弱無力，由法學家發掘出來的羅馬法的理論，為強權永恆泉源的不斷戰爭，——一切都便利國王權力的增長。國王成了公社組織的繼承者，他佔領公社，逐漸干涉人民的生活，到了路易十四，他甚至傲然說：“我就是國家！”

久而久之，王權又重新衰微，落入寵婦的手中，路易十六登極之初，還想以開明的措施，重整治權，不久，也在他惡行的重量之下覆沒了。

當法國大革命以它的斧頭劈向國王的強權時，它究竟做了

136 Poitiers 在法國西部。這是指1356年之役，法王約翰二世被英國黑太子擊敗於波亞疊附近，被擒，解至倫敦，1360年簽訂和約後放歸法國。——譯者。

137 ETIENNE MARCEL，十四世紀中期的巴黎市長，他於1355與1357年的全法會議中盡過很重要的任務，他很勇敢地想使法國有一議會的政府。1358年因煽惑巴黎暴動被殺害。——譯者。

什麼呢？

使這革命成爲可能的，一是中央權力的瓦解，政府在四年之內，降至絕對無能的地位，只盡承認既成事實的任務；二是城市與鄉間的自發行動，它們剷除政府的一切職權，對政府拒絕納稅與服從。

但是佔着樞要地位的資產階級能忍受這個事態麼？他們看見人民在廢除領主的特權之後，又來攻擊都市與鄉間的富人們，他們即設法預備，終於成功壓服他們的反對者。爲了這個，他們即做代議政府的信徒，他們於四年之內，以我們所知道的全部行動與組織的力量，要全國接受他們的理想。他們的理想就是亞田·馬爾塞所主張的：一個國王，在理論上賦有絕對的權力，在事實上，因受議會的控制，絕無力量可言，這所謂議會當然由資產階級的代表組成。在王權的帽子之下，資產階級以議會爲統治工具的絕對權力，看，這就是他們的目的。人民以共和強迫他們，他們是勉強接受的，一有機會，他們就會很快地擺脫它。

攻擊中央權力，剝奪它的職權，分散並粉碎權力，這是把國家的事務讓給人民，這是冒着真正平民革命的危險。這就是爲什麼資產階級要設法鞏固中央政府，給它以國王所不敢夢想的權力，把一切都集中在它的手裏，使整個法國服從它的命令，然後又以國民會議侵佔其他的一切。

這“雅各賓黨”的理想，直到現在還是歐洲各國資產階級的理想，代議制度，就是它的武器。<sup>138</sup>

這理想是我們的理想麼？社會主義的勞動者能希望以同樣的目標再來一次資產階級的革命麼？他們能想像他們也來鞏固中央政府，把經濟的整個領域讓給它，要它的代議機構來支配他們政治經濟與社會的一切事務麼？本來是王權與資產階級中間妥協品的代議政府可以作為社會主義勞動者的理想麼？

回答當然是否定的。

新的經濟變象必須有新的政治變象，與之符合。一個如社會主義者所理想的深刻的革命不能重入過去政治生活的模型。一個基於條件平等與勞動工具公有的新社會，無論如何——即使只有八天也不成，——不能適應代議制度或其他想使這個屍體復活的任何改良。

這個制度的時代已成過去了。今天它的消滅就跟從前它的出現一樣是不可避免的。它適合於資產階級的統治，資產階級就是以這個制度統治了一個世紀，它將與資產階級同時消滅。

<sup>138</sup> 在所有歷史的概述中我選取了法國歷史，是因為用法國歷史作例證可以很明白地解釋政治制度發展之各個不同的階段。不過英國經過1639—1648年的革命以後，它的情形也是這樣；還有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時和德國也是如此。又在俄國也開始發生這種情形了。——1905年著者（俄文本註）。



至於我們，我們如願意社會革命，我們就應該尋覓適合於經濟組織新方式的政治組織的方式。

這方式已預先劃定了。這就是自簡單而複雜的組織，為滿足個人在社會中的一切需要而自由地構成的團體。

近代的社會已向着這條路上邁進。到處是自由團結，自由聯合在代替被動的服從。這些自由的團體已經以千萬計算，而且每天產生新的結合。它們不斷地發展，已開始掩蓋了人類活動的一切部門；科學，藝術，工業，商業，救濟，甚至國土的防禦與對付盜竊，對付法庭的保險，一切都有它們的團體，它們的潛力日益擴展，終於包括從前國王與議會所侵佔的一切。

將來是屬於有關係者的自由聯合，政府的集權已成過去了；將來是屬於完全的自由，獨斷的強權已為時代的浪潮所淹沒。

但在描述自由聯合所將產生的組織以前，我們還應該抨擊我們大家直到現在所深染的很多政治的成見，這就是我們在以下數章中所要做的。



## 第十四章

### 法律與強權

#### I

“當社會受着愚昧支配，人心混亂不安定的時候，法律就日益增多。人們把一切都寄託在立法上，每一新的法律又是新的錯誤，他們總不斷地向法律要求那些只能由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教育與風俗狀態來解決的東西。”這不是一個革命黨人的牢騷，也不是一個改良家的論調。說這話的人是一個法學家，名叫戴魯士<sup>139</sup>他是法國法規彙集(*Repertoire de la législation*)的著者。這幾行文章雖然由本身製造與尊崇法律的學者寫成，却能十足表現我們社會的不規則狀態。

在現代的國家中，一種新的法律總被認為是可以醫治一切的萬靈膏。自己不起來改革壞的東西，總時常要求法律來替他改良一切。兩村落間的道路失修了，農民說，必須制定一種鄉村道路的法律。鄉警乘着衆人尊敬他的卑劣心理侮辱了某人，

<sup>139</sup> V.-A.-D. DALLOZ (1795--1869), 法國律師和政治家。——譯者。

被侮辱者即說，“必須有一種法律命令鄉警要有禮貌”。商業與農業的情形不好麼？“我們需要一條保護的法律”，田地的耕種者，家畜的飼養者與小麥的投機商人都這樣主張；直至破布或爛東西的販賣者無不要求法律來保護他們的小商業。廠主減低工資或增多工作的時間麼？膚淺的議員們即大聲地喊道：“非有法律來取締這個不可”，他們並不對工人說，還有另一種更有效的方法：以暴力取回廠主歷代從工人手中剝奪去的一切，可以“取締這個”！總之，到處是法律！道路要法律，時裝要法律，除滅瘋狗要法律，美德要法律，制止一切罪惡與缺陷要法律，而不知一切罪惡與缺陷只是人類惰性與懦怯的結果！

我們一生所受的教育，從幼年的時期起，就設法消滅我們的反抗精神，發展我們服從強權的奴性；我們在法律的鞭策之下過慣了生活，我們的出生，教育，發展，愛情與友誼等一切都要受着法律的支配，如果再繼續下去，我們將喪失任何創意的能力，任何獨立思考的習慣。我們的社會好像不再了解人類即使不在代議政府所制定，少數統治者所執行的法律制度以內，也能自由地生活似的；就是成功脫離這嚴酷的束縛時，他們也不延緩地恢復它的勢力“自由的第一年”從來沒有持續一天以上的存在，因為宣告自由的第二天，人們就重新接受法律與強權的箝制。

真的，數千年來，一般統治我們的人總以各種不同的聲調重述着，“尊重法律，服從強權！”父母在這個精神中教養他們的子女。學校繼續他們的工作，以巧妙地準備好的假學問要兒童強記並承認法律與強權的必要；它把服從法律改成崇拜；它把上帝與主人的法律合成一體的神明。它所編造的歷史英雄，就是服從法律，為保障法律而鎮壓反叛的人物。

後來，當兒童進入公眾生活的時候，社會與文學，又每日每時，如滴水穿石似的，繼續把這同樣的成見注給我們。歷史，政治與社會經濟的書籍又充滿了這種服從法律的事實。人們甚至使自然科學也加入宣傳，使這些觀察的科學採取若干借自神學與強權主義的錯誤術語，為着使人遵守法律，人們盡量以巧妙的言辭，攪亂我們的智慧。報紙也做着同樣的工作；報紙上沒有一篇文章不傳播服從法律的原則，在第三版上我們每日照例要看見法律的荒謬，本身任務是維持法律存在的人們，怎樣明知故犯，怎樣把法律拖入一切污穢瀟泥的所在，可是就在這一版上我們每天也讀到尊崇法律的文章。在法律之前低頭的奴隸性在今天已成為一種美德，我甚且可以相信沒有一個革命家在他幼年時代不以保護法律，反對普通所謂“濫用”(abus)的行為開始。其實，濫用不過是法律本身無可避免的結果罷了。

藝術也與假冒的科學同聲相應。雕刻家，畫家與音樂家也

以他們的盾牌掩護法律，兩眼冒火，鼻孔張開，他們準備以他們的利劍，斬殺那些膽敢動到法律的癩神者。人們給它建立神殿，替它任命連一般革命黨人都不敢毅然侵犯的“大主教”，如果革命掃除了一個舊制度，它還是要用法律來證明它這行為的正當。

這一大批錯雜混亂，原由奴隸制度農奴制度，封建制度與王權遺留下來而我們稱之為法律的行為規則今天已代替了從前以人為祭禮而被壓迫者因為害怕立刻被雷擊斃，連接觸都不敢接觸的石頭怪物。

尤其是從資產階級執政——法國大革命——以後，人們纔成功建立這法律的崇拜。在“舊制”之下，除孟德斯鳩，<sup>139</sup> 盧騷與伏爾德爾<sup>140</sup>等以法治的理論反抗王權的專斷之外，很少人談到今天被視為神聖的法律；那時大家必須服從國王與其侍從的意旨，不然，就有被拘入獄或被絞死的危險。但在革命期間，與革命以後，上了政治舞台的律師們盡量肯定這個將為他們統治依據的無上原則。資產階級立刻接受它，視它為安全之錨，抵抗民衆浪潮的堤壩。教士階級也熱心地祝福它，好在澎湃的怒

---

139 MONTESQUIEU (1689—1755) 法國法學家和政治哲學家，著有法意 (*L'esprit de Lois*)等書。——譯者。

140 F.M.A. VOLTAIRE (1694 — 1778), 法國思想家。——譯者。

潮中拯救它自己行將沉沒的小舟。最後，平民也歡迎它，認它是反抗過去專制與殘暴的進步。

我們要把想像移到十八世紀，纔能了解法律的作用，要痛心疾首地聽到強有力的貴族那時怎樣虐待男女平民，我們纔能明白“法律之前平等，不論出身或資財的不同，大家都須服從法律”這些字，在一個世紀之前，對於一般人民的精神施過如何神秘的影響。直到那時，被人虐待得連牛馬都不如的普通百姓，在生活上既無半點人的權制，對於貴族最可憎惡的行爲，除了殺死他，自己再被官府絞死之外，又無任何正義可言，現在竟然被這個格言承認——至少在理論上，在個人的權利上——能與他的領主平等，他當然是喜出望外的。不論這法律究竟如何，它預許人們以同樣的態度對待領主與賤民，它宣告窮人和富人在法官面前一律平等。我們今日已知道這預許完全是欺騙；但在當時它是一種進步，一種獻給真理的尊崇。所以當自身受着威脅的資產階級的救主，羅伯斯比爾們與丹東們<sup>141</sup>，根據資產階級哲學家盧騷與伏爾德爾這班人的著作，宣告“尊重人人平等的法律”時，革命進勢已漸衰弱，終至不能抵抗敵人強大組織的平

141 M. ROBESPIERRE (1758—1794) 和 G. DANTON (1759—1794) 是法國大革命中左派共和黨“山嶽黨”的兩大領袖。丹東後來漸漸右傾，被羅伯斯比爾送上斷頭台。羅伯斯比爾在同年熱月政變中被推翻處死。——譯者。

民，只好接受妥協。他們爲避免領主的專制只好在法律的車輓之前重新低頭。

後來資產階級就不斷地利用這句格言，它與另一個原則：代議政府，概括了資產階級世紀或十九世紀的全部哲學。它被人傳播於學校；它創起它的科學與藝術，它像英國的虔誠信女從你的門下塞進她的宗教宣傳品一樣，到處分散它的書籍。它的工作做得那樣巧妙，以致我們今天看見產生這可惡的事實：就在批評精神覺醒的那一天，願意自由的人們已開始要求他們的主人好好地保護他們，給他們修改主人自己所創造的法律！

但是百年來，時代與精神都已改變了。我們到處找到不願服從法律的反抗者，他們要知道法律從何而來，它的用處究竟在那裏，爲什麼要服從它，爲什麼要尊敬它。爲使行將降臨的革命的確是一種革命而不是簡單的暴動，我們今天的反抗者就把社會的一切基礎，一切被崇拜到現在的原則，尤其是法律這偶像，放在他們的批評之下。

他們分析它的由來，他們見到在起源中佔着重要地位的是一個愚蠢癡客與兇惡的上帝，那是野蠻人的恐怖心的產物，決非一般教士所說的有着超自然的來歷的，他們又見到血及使用火與劍的征服是它的由來的另一部分。他們研究它的性質，他們



見到不變，代替人類連續發展的停滯，是它固有的特徵。他們自問法律怎樣維持其存在，他們見到“拜占庭主義”(Byzantinisme)<sup>142</sup>的殘忍，異教裁判所的兇暴，中古的苦刑，把囚犯皮肉打至鮮血淋漓的劊子手的鞭撻，鎖鏈，棍棒與斧頭怎樣為神聖的法律服務；他們又見到監獄的黑暗地窖，苦痛，流淚與詛咒。今天依然是斧頭，繩索，快槍與監獄維持法律的尊嚴；一方面是囚犯被迫過着牢籠動物似的痴愚生活，以致他的道德狀態日益降低，另一方面是把人性最美部分喪失了的法官，像幻想的瘋子一樣，生活在渺茫的法學世界，愉快而冷酷地使用流血或不流血的斷頭台，而不讓自己稍稍想到他在被判者的面前跌入怎樣墮落的深淵。

我們見到一大羣法律的製造者在他們所不了解的事物上，任意立法，今天對於城市的衛生表決一條法律而腦中沒有半點衛生的常識，明天對於軍隊的裝備制成一個條例，而自己連一根快槍都不認識，他們在教育上擬訂法律，而本身不知道教育為何物，也不知道給他們的兒女受誠實的教育，他們東拚西湊地胡亂立法而永遠不忘記以罰金損害困苦無告的窮人，以監獄與苦工打擊道德比立法者本身高尚不止千倍的囚犯！最後，我們見到獄吏怎樣喪失人性，憲兵怎樣如獵犬似的受着訓練，密探怎樣讚

<sup>142</sup> 東方專制主義的代表。——譯者。

賞自己，告密怎樣變做美德，舞弊怎樣立成制度，人性的一切缺點，一切壞的部分都為法律的維持而被庇護，被培養。

我們見到這一切的情形，就是為着這個緣故，我們不蠢然跟着人家重述“尊重法律”的老調，而大聲疾呼：“輕蔑法律與其附屬品！”我們將以“反抗一切法律”代替“服從法律”這卑怯的言辭。大家只要把每一法律所犯的罪行與它所能產生的好處作一比較，只要把它的利與害作一公平的衡量，就會明白我們的主張是否有理。

## II

法律是比較新近的產物；因為人類從前生活了幾千幾萬年，不但沒有成文的法律，就是以象形刻在石上放在神殿進口的，也未曾有過。在那個時代，人類彼此間的關係，是由簡單的風俗習慣來維持，這些風俗習慣是每個人從孩提時期，開始以狩獵，家畜飼養或農業解決生活的時期，就已獲得，並且由於不斷的重復應用，獲得了神聖的性質。

一切人類的社會都經過這原始的變象，直到現在還有一大部分的人類沒有成文的法律。蠻族也有他們的風俗與習慣，或法學家所說的“習慣法”，他們有社交的習慣，這就足以維持鄉村，部落或羣體成員間的友好關係。在我們的所謂文明人中，也

是一樣；我們只要走出我們的大城市，就可以看見居民間的關係，並不以立法者的成文法來支配，而完全靠着大家所接受的老習慣。俄國，意大利，西班牙甚至英法——大部分的農民，還沒有成文法的觀念。法律只為規定他們與國家間的關係，而侵入他們的生活；至於他們自己彼此間有時非常複雜的往來，則由舊風俗來維持。從前整個人類都是這樣。

在民族的風俗時，我們注意到兩個比較顯著

自  
然不過着孤獨的生活，他們便積聚有利於社會保存與繁殖的情感與習慣。沒有社交的情感，沒有休戚相關的實施，共同生活是絕對不可能的。並非是法律在創立這些情感，一切法律都是在這些情感以後產生的。也不是宗教在規定它們，宗教也在它們之後，一切過着社會生活的動物都有它們的存在。它們由於事物的力量自行發展，正如這些被人名為動物本能的習慣一樣：它們由有益而必要的進化產生，它們在生存鬥爭中維持社會的生存。野蠻人終於不再相食，是因為他們覺得從事於某種耕種，比每年一次以老人的肉作為食物，來得有益。<sup>143</sup>在絕對獨立，絲毫不認識法律與首領的部落中，根據很多旅行家

143 關於“野蠻人”吃人的事請參看我的著作互助論。——著者。

### 一個反抗者的話

敘述他們的風俗，同一宗族的成員們，於每次爭吵，不再以匕首相擊，因為社會生活的習慣終於使他們中間發展一種友愛與休戚相關的情感：他們情願請求第三者來解決他們的爭端。原始民族的好客，對於人命的尊重，相互的敬愛，對於弱者的同情，為他人的利益而犧牲自己的勇敢，這一切品性首先用以對待兒童與朋友，後來逐漸擴展於整個羣體成員的交往中，它們先法律而有與任何宗教不生關係，如在一切社會性——一樣，它們是社會生活無可避免的結果。雖非如一般教——的，是人類所固有，而這些情感與實施却是共同生——

在這些風俗，這些為社會生活與種族保存所必需的——邊，人類社會中又產生另一些欲望，或因此而起的另一些風俗與習慣。統治他人，強迫他人服從自己意志的欲望，侵佔鄰近部落工作產品的貪婪，征服他人，使自己可以不勞動地享受一切的野心，要奴隸生產必需品，使主人可以任性行樂的願欲，這一切自私的情感創起風俗習慣的另一潮流。一方面是教士，這利用迷信的賣膏藥者，自己脫出魔鬼的恐怖之後，把這虛構的恐怖傳佈給別人；另一方面是好戰的武士，這激動侵略的假好漢，專門從事洗劫鄰國使自己可以滿載戰利品與奴隸回來，過着逸樂的富裕生活；這兩種特出的人物手挽手地把有利於他們自己的風

俗帶入原始的社會，並竭力想保持他們對於大眾的統治。利用羣衆的縱容，恐懼與惰性，靠着同樣行爲的不斷重復，他們終於成功創立這些將爲他們統治據點的習慣。

爲着這個，他們首先利用人類中非常發達，即兒童，野蠻民族與動物也受到可驚影響的因循精神。人類尤其是在迷信的時候，總時常懼怕改變既存的事物；他們普通總崇拜古的東西。“我們的祖先這樣做，他們都或好或壞地生活着，他們養大你們，並沒有不幸福，你們也照樣做吧”，待青年要想改革什麼事物的時候，老人們總這樣勸告他們。“未知”使他們懼怕，他們寧願抓住過去，即使這過去是代表貧困，壓迫與奴隸制度。我們還可以說，人們愈不幸，他們愈不高興任何改變，恐怕這改變引出更不幸的情況；必須有希望與若干小時安適的曙光透進他們淒慘的陋室，他們纔開始願意改善，纔開始批評他們生活的舊方式，纔開始要求新的改革。只要這希望的曙光沒有透進他們的心坎，只要他們沒有從利用他們迷信的人手中解放出來，他們是寧可留在原有的情況中。倘若青年們要想改變什麼東西，老人們就發出反對革新者的警告喊聲。例如某野蠻人寧可自殺而不願違反其本地的風俗，因爲從孩提的時期，人們即已告訴他違犯既存風俗的極小行爲都會給他自己招來不幸，給他的部落引出可怕的破產。今天也一樣，多少政治家，經濟學家與自稱革命

者，在同樣的印象之下行事，他們盡力抓住已逝的過去！多少人還只一心一意地在尋覓先例。多少激烈的革命者其實只是先前許多革命的摹倣者！

這起源於迷信，縱容與惰性的因循精神就是古今壓迫者用以統治的力量；在原始的人類社會，它被教士與軍事首領們巧妙地用來保持那些只於他們本身有利而他們一定要全部落遵守的習慣。

只要這保守主義的精神，巧妙地被利用，足以保證首領蹂躪個人的自由；只要人與人間的不平等只是自然的不平等而沒有被權力與財富的集中十倍或百倍地增加起來，人們還不需要法律與實施法律的可怕裁判所以及強人服從法律而數目日益增多的刑罰。

但是當社會逐漸分成兩敵對的階級，一階級設法成立它的統治，另一階級竭力想脫離這個統治的時候，鬥爭就開始了。今天的戰勝者慌忙固定既成的事實，他以失敗者所能尊重的一切，使這事實成為神聖，不可侵犯。法律於是出現了，一方面得教士的讚許協助，另一方面又有武士的棍棒，替它服務。它努力固定有利於少數統治者的風俗，軍事的強權又負責保證世人的服從。同時，戰士在這新職務中又找到鞏固自己權力的工具；

他不僅可以隨意使用簡單暴力，他同時還是法律的保護者。

如果法律只是有利於統治者的條例彙編，它就很難使人接受與服從。於是立法者就令同一法典中混着我們以上所說的兩種不同的習慣潮流；一邊是做人的格言，代表共同生活所積成的道德與休戚相關的原則，另一邊是強迫的命令，永遠確定社會的不平等。社會生存所絕對需要的風俗與統治者強人接受的習慣被人巧妙地混合於法典中，而且要羣衆表示同樣的尊重。“不要殺人！”法典這樣告訴我們，“把什一稅納給教士，”它又很快地加上說。“不要偷竊人家的東西，”法典這樣規定我們的行爲，“凡不納稅者得受斷臂的處分，”它又立刻警戒我們。

看，這就是法律，這雙重的性質，它一直保存到現在。它的由來，就是統治者想固定有利於自己的習慣，它的性質，就是巧妙地將有益於社會，不需要法律強人尊重的風俗與另一些只於統治者有利，只靠苦刑恐懼維持，而於大眾十分有害的習慣，混在一起。

就像個人的資本由欺詐與暴力而生，且在強權的庇護之下發展一樣，法律也沒有得着人們尊重的理由。既由暴力與迷信而生，又以保護教士，侵略者與富人的利益爲任務，法律應該在人民願意截斷他們枷鎖的日子裏，完全被廢除。

待我們在下一節分析法律怎樣發展於宗教，強權與現代代

議政府庇護之下情形時，我們更會相信我們的肯定是準確的。

144

### III

我們曾經看見法律怎樣由已有的風俗習慣而產生，它怎樣從開始的時期就把種族保存所必需的社交習慣與統治者為保護自己權益，而利用民衆迷信與強者權利所強迫創立的風俗，巧妙地混在一起。這法律的雙重性質，即在逐漸開化的民族中確定它的後來發展。但當錄入法律的社交性風俗核心，在世紀的過程中，只受很小很慢的改變時，法律的另一部分則為統治階級的利益而盡量擴展，被壓迫者因此受到更大的壓迫。有些時候，統治階級被迫只好讓人奪取一種似乎可以保證無產者利益的法律，可是這種機會極少。這樣奪得的法律往往只把先前有利於統治階級的法律撤消了。巴克爾說，“廢止舊法的法律乃法律中之最優者”，但是每次要廢止壓迫平民的制度時，不知要費多麼可怕的努力，不知要流多麼慘酷的血河！為着肅清農奴制與封

---

144 在本節中所約略論及的思想，我後來在下面的幾部著作中，曾詳細地論到：互助論，國家和它的歷史任務，稱為正義的復仇，正義與道德；更後我還在一部更大的尚未完成的關於道德的基礎的著作（即倫理學）中，發展了這個思想。——1919年著者（俄文本註）。



建制的最後痕跡，爲着粉碎王室朋黨的勢力，法國要經過四年的革命，二十年的戰爭。爲着撤消過去所留給我們的任何不公平的法律，必須支持數十年的鬥爭，而且大多數只有在革命的時期中纔會消滅。

社會主義者對於資本山來的歷史，已做過很多研究了。他們敘述它怎樣起源於戰爭，戰利品，奴隸制度，農奴制度，欺詐與近代的剝削。他們指出它怎樣以工人的血爲食料並怎樣逐漸征服整個的世界。關於法律的由來與發展，他們也應該寫一部同樣的歷史。民衆的精神時常走在書齋人物的思想之前，他們已經瞥見這歷史的哲學，且已植下基本的標竿。

爲着保護劫掠，壟斷與剝削的成果而製造，法律也循着資本發展的同樣變象：它們是雙生的姊妹，彼此手挽手地以人類的苦痛與貧困爲生活。它們的歷史，在歐洲各地，差不多是一樣的。所不同的只是細節：根本是完全相同的，我們只要觀察法律在德法二國的歷史，就可認識它在歐洲一般國家的基本情狀與發展變象。

在開始的時期，法律是盟約或人民公約。在羅馬的校場(Champ de Mars)中軍團與人民接受公約；瑞士原始公社的“五月場”<sup>146</sup> (Champ de Mai)，不論資產階級的與集權的文

明的干涉使它受到如何大的變質，還是那個時代的遺跡。不錯，這公約往往不是自由同意的；強者與富者那時已強迫人們服從他們的意志。可是他們的侵犯企圖在廣大的羣衆中至少還遇到某種的障礙，羣衆還時常使統治者感到他們的力量。

待教會與領主成功奴役人民的時候，立法的權利就從他們的手中移給特權者了。教會擴展它的權力；由於積聚箱中的財富的支援，它逐漸混入世人的私生活；在拯救靈魂的托詞之下，它侵佔農奴的工作；它對一切階級抽取租稅，它擴大它的裁判權限；它增加罪名與刑罰；它以判罪爲致富的妙訣，因爲所繳納的罰金，都流入它的保險箱中去了。法律由此與人民的利益不生關係：“我們與其說法律是由立法者所制定，毋寧相信它們是出於少數過信宗教家的會議，來得妥當”，一個研究法國法律的歷史家這樣說。

同時，待領主這一邊，對鄉間的農民與城市的手工匠，擴展他的權力時，他也成爲當地的裁判官與立法者。第十世紀遺留下來的若干公法只是規定農奴與領主家臣間的義務，勞役與貢稅的條約。那時的立法者是少數強盜，他們爲掠劫人民而組織，人民因專心於農田的生產，就漸漸馴良而和善，這正予數目日益增多的強盜以剝削的機會。他們爲着自己的利益，利用人民

145 羣民集會議事之處。——譯者。

所固有的正義情感；他們以主持公道者自居，他們把正義原則的實施改成進款的泉源，他們擬訂法律，藉以維持自己的統治。

後來，這些法律由法學家彙集分類，作為我們近代法典的基礎。人們還要我們尊重這些為教士與領主遺產的法典麼？

最初公社的革命只成功廢止這些法律的一部分；因為被解放的公社的憲章只在領主或主教的憲法與自由公社內部所創起的新關係之間成立一種妥協。可是這些法律與我們現在的法律比較，是多麼的不同！公社不能為國家的利益問題而任意囚禁或殺害公民：它只驅逐與公社敵人同謀的罪犯，並拆除他的住屋。對於大多數所謂“重罪與輕罪”，它只規定罰金的處分；我們在十二世紀的公社中，甚至看見這個非常公道而現在被人忘記的原則，就是全公社要對每一公民所犯的罪行負責。那時的社會視犯罪為一種意外或不幸，——這還是今日俄國農民的概念——不承認聖經所宣傳的復仇原則，知道每一罪行的過錯應由全社會來替它負責。待拜占庭教會的全部影響，把東方暴君的種種殘酷搬到西方之後，人們纔把死刑與後來要一般所謂罪犯忍受的可怖苦刑引入高盧人與日耳曼人的風俗，要羅馬帝國腐敗結晶的羅馬民法的全部勢力，播及整個歐洲，人們纔採用這些絕對的土地私有權的觀念，因而推翻了原始民族的公社主

義的習慣。

我們都知道自由公社不能維持其存在，它們成爲王權的獵物。等到王權獲得新的力量之後，立法的權利即逐漸落入少數侍臣的手中。徵詢全民的意見，只爲承認國王所要求的賦稅；依宮廷的旨意或高興，兩世紀召集一次的議會，“非常會議”，閣員幾乎只在聽臣民訴苦的“縉紳會議”(Conseil des Notables)

這就是立法的機關！後來，待一切權力都集中在自稱：“朕即國家”的一個君主手中之後，要臣民服從，否則即處以死刑的敕令，則在“御前會議的秘密”中，依着一個閣員或愚蠢國王的私意製造出來。一切司法的保證都被廢除了；全國人民成爲王權與少數侍臣的奴隸；最後的刑罰，如車裂刑，火刑，剝皮，以及種種的苦刑都由殘酷的教士與發瘋的統治者創立起來，他們竟在受刑者的苦痛中找到他們的快樂，這就是出現在那個時代的“進步”！

封建制度與王權把這一大堆醜惡的法律留給我們，開始破壞這累積物的光榮還屬於法國的大革命。但在破壞若干部分之後，大革命又把立法的大權放在資產階級的手中，後者又開始建築法律的新大廈，藉以維持並延續他們對於人民大眾的統治。在他們的議會中，人們閉着眼睛立法，如山的廢紙以可怕的速率

堆積起來。可是這一切法律究竟是什麼呢？

資產階級所制定的大部分法律可說只有一個目的，就是保護私有財產，或剝削所得的財富，給他們的資本開闢新的企業範圍，等到資本侵入人類生活的新部門，等到鐵路，電報，電燈，化學工業以及文學與科學等等所發展的人類思想的表現也落入資本的掌握時，它又批准剝削所不斷地採取的新的方式。其餘的法律其實也用於同樣目的，換言之，維持政府的機器，使它可以給資本保證生產財富的剝削與佔有。官吏，警察，軍隊，公衆教育，財政，一切都供奉着同一上帝：資本；一切都只有一個目的：保護並便利資本家對於勞動者的剝削。請你們分析八十年來所制定的一切法律，你們將找不到別的東西。人們以為法律的真正使命是在保護個人的安全，而這種保護安全只佔着極小的位置，因為在我們的社會中，直接由憎恨與蠻性所激動的攻擊個人的暴行現在已有消滅的傾向。今天如果殺死某人，大概是為掠劫，很少由於個人的復仇；這一類的罪行所以日漸減少，這一定不是立法或許多法律的功勞而完全靠着我們社會的人道發展以及社會性逐漸普遍的習慣。明天我們就把一切有關保護個人的法律廢除吧，明天我們就不再追究侵犯個人的罪行吧，起於個人復仇或蠻性的損害行爲，也不會增加一次。

人們或者會反對我們說五十年來，社會已經制定了很多自由的法律。可是請他們分析這些法律，他們將見到這一切所謂自由的法律其實只是過去野蠻時期遺留給我們的法律的廢止而已。一切自由的法律，一切急進的綱領可以歸納為以下的字樣：廢除阻礙資產階級發展的法律，恢復十二世紀的公社所享有的一切公民間的普遍的自由。死刑的廢止，裁判一切“罪犯”的陪審制（十二世紀所存在的陪審制比今日的還要自由），<sup>146</sup>民選的官吏，可以控告官吏的權利，常備軍的撤消，集會自由，教育自由，這一切人們以為是近代自由主義發明的東西，只是恢復教會與國王沒有伸展其鐵手於人類以前的自由罷了。

直接以財產的法律，間接以國家的維持來保護資本家的剝削，這就是我們近代法典的本質與課題，也是我們的花費錢財的立法機關的主要任務，我們再不要咬文嚼字了，我們應該明白它們的實在情形。開始以為是有利於社會保存的法律，其實只是富有的逸惰者用以維持他們特權的工具，使他們可以繼續剝削並且統治勞動的大眾。用它的教化任務已經完結了，它今日只有一種使命，就是維持資本家的剝削。

看，以上就是法律發展史告訴我們的情形。就因為這個緣

---

<sup>146</sup> 參看互助論第四章。——著者（俄文本註）。

故，我們要去尊重法律麼？當然不是的。它跟盜劫產物的資本一樣，它也沒有要我們尊重的理由。十九世紀革命者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在廢除私有財產的時候，他們同時要焚燬一切現存的法律。

#### IV

假如我們研究成千成萬統治着人類的法律，我們就很容易見到它們可分為保護財產，保護政府與保護個人三大類。分析這三大類的時候，我們對於其中的每一類都得到法律無用與有害的邏輯的結論。

就保護財產說，社會主義者都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財產的法律並不是替個人與社會保證勞動產品的享受。反之，它們是為劫掠生產者的一部分產品，好讓少數人坐享他們奪自生產者或全社會的某部分產品的價值。例如法律對某幢房屋成立某某先生的所有權時，它並不是對他自己建造的茅舍，或得若干朋友協助築成的房屋，確立他的權利，——如果是這樣，任何人都沒有與他爭論此種權利的理由。反之，法律是在不是他工作結果的房屋上，確定他的所有權，首先因為他命令別人建造他的房屋，他自己並沒有付出他們工作的全部價值，其次，因為這幢房屋是代表他自己不能單獨生產的社會價值：法律是對大家所

公有的一部分產業上成立他的所有權。同樣的房屋若建築在西伯利亞的荒漠中，就沒有它在大城市的價值了，所以我們都知道它現在的價值是由五十代人工作的結果，這五十代無名的英雄建造城市，美化城市，使它有水，煤氣，美麗的林蔭大道，大學，劇院，店舖與四通八達的鐵道與馬路，給整個社會創造無可計數的價值。承認某某先生對巴黎，倫敦或盧昂的某幢房屋有管業的權利，法律即不公道地替他侵佔全人類工作產品的一部分。正因為這侵佔是極大的不公道，（其他一切方式的財產也有同樣的性質），所以人們需要一大堆的法律，成千成萬的軍隊警察與法官來維持它，來替它反抗人類所固有的良知與正義感。

總之，我們的一半法律，——各地的民法——是以維持這種侵佔，這種專利為目的，全人類因此受損害，少數人因此享特權，這不是它們所關心的。法庭所判決的四分之三案件都是專利者中間的爭議，換句話說，就是兩個盜賊在爭奪贓物。我們刑法的一大部分也抱着同樣的目的，因為它們的目標也在使工人永久處於被剝削的地位中，好讓廠主任意壟斷他們。

至於替勞動者保證他工作的結果，則沒有法律來擔負這件事情，這在人類的風俗習慣中如此簡單，如此自然，故法律對於它連想都沒有想到<sup>147</sup>。手執武器的公開劫掠在我們這世紀中已

<sup>147</sup> 例如，在俄國，英國，以及1793年前的法國等，並沒有一種法律維持



不盛行；勞動者也從來不向另一個勞動者爭奪其勞動的產物；他們中間如有誤會發生，他們即請第三者出來解決，一向不求助於政府的法律；只有產業的所有主纔在勞動者的產物上抽取最大的一份。至於一般人，他們到處尊重各人對於自己產物的權利，因此他們並不需要特別的法律。

這一切與財產有關，被人編成巨本法典，為律師們喜歡研究的法律，除替少數專利者保護不公道地侵佔他人產物的事實之外，沒有其他的目的與存在的理由，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已決定，待革命的日子一到，他們將使這些劫掠的文據全部消滅。真的，我們能正當地焚燬一切所謂“所有權”，產業契券，各類文書的法律，簡言之，一切與這制度有關的事物，如過去時代的奴隸制度與農奴制度一樣，不久將被視為人類歷史中的可恥的污點。

我們對於財產法律所說過的話，完全適用於第二類的法律，即保護政府的法律或憲法。

這又是一大堆法律，法令，命令，條例與布告——用以保護代議政府的各種方式，可憐我們今天的社會仍舊掙扎在一些選

---

農人對於他們的共同土地的財產權。因此十八世紀的英國法律反而允許地主從公社中拿走他們的土地。在俄國只有在解放農奴時纔頒佈特別法律承認共同土地的所有權。——著者（俄文本註）。

出的或者篡奪的政府的治下。安那其主義者時常給各類的政府以確當的批評，<sup>148</sup>我們因此很明白，不論是君主的立憲的或者共和的，一切政府的使命都是以暴力保護或維持貴族，教士與富豪等佔有階級的特權。我們法律的三分之一，即所謂“基本法，”賦稅法，關稅法，內閣與其部局組織法，軍隊，警察與教會等等例行法，——每一國家總有萬數以上——也以維持，修改與發展政府的機構為目的，而政府也幾乎完全以保護佔有階級的特權為職責。只要分析這一切法律，只要考察它們每日的實施，我們就能見到沒有一條法律是值得保存的，從最低的，把公社鄉村手足縛住，讓神父，當地富豪與縣長自由剝削的法律起，一直到這絕妙的，給我們以議會的憲法止（從1789年以來，這是第十九或二十次的憲法吧？）沒有一條是有益於人民的，我們都知道這憲法所產生的議會幾乎全由白癡與交易所小經紀人組成，除替冒險家準備獨裁，或把戴着王冠的“白菜頭”送上政府的寶座之外，還有什麼價值呢？

總之，對於這些法律，沒有半點猶疑的可能。不但安那其主義者，就是多少有點革命性的資產階級分子也一致主張：我們所

148 從1793年英國人高德文著書時候起。——著者（俄文本註）。

WILLIAM GODWIN (1756--1836) 英國哲學家，安那其主義者。1793年出版的便是他的名著政治的正義之考察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編者。

能採取的唯一辦法就是把這一切與政府組織有關的法律全部付諸一炬。

留下的是第三類的法律，這可說是最重要的，因為我們對於它所存的成見最多，這就是保護個人，懲罰或預防“犯罪”的法律。真的，這一類的確是最重要的，因為法律之所以受着某種尊重，完全是因為我們相信這一類的法律是保障個人在社會中的安全所不可或缺的。就是這些法律從有益於人類社會的風俗核心中發展出來，並且被一般統治者利用去確定他們的統治。

部落首領，都市富豪與國王的強權就建築在他們所擔負的法官的職務上面；直到現在，每次人們說到政府的必要時，總隱隱間含着最高法官的職權。“沒有政府，人們將互相殘殺，”鄉間的演說家這樣說。柏克<sup>149</sup>也說：“任何政府的最終目的是給每一被告以十二個真正的陪審官”。

那末，對於這問題不論存在着如何多的成見，安那其主義者還應該及時高聲地宣告，這一類的法律，如以前二類一樣，也是有損無益的。

首先，這裏的所謂“犯罪”，所謂損害個人安全的罪行，大家都曉得有三分之二甚或四分之三是由侵佔他人財物的欲望激成

149 EDMOND BURKE (1729—1797), 英國政治家。——譯者。

的。這無數所謂“重罪與輕罪”，待私有財產停止存在的日子，也會跟着消滅了。

但是，人們將對我們說：“如果沒有法律來制止犯罪，沒有刑罰來懲戒暴行，世界上時常會有兇徒來損害公民的生命，他們每次爭吵時，會以利刀相向，他們對於極小的侮辱，也會用殺人來復仇！”這就是我們懷疑社會是否有權懲罰時，人們時常唱給我們聽的高調。這上面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就是懲罰的嚴厲並不能減少“犯罪”的數目。倘若你們願意，你們正不妨絞死或車裂兇犯，而謀殺的罪行並不因此而消滅。反之，你們即使廢止死刑，殺人的次數也不因此而稍增。統計家與法律家都知道刑法上減低嚴厲從來沒有增加損害公民生命的罪行。另一方面，只要收成良好，麵包價錢便宜，氣候又很合適，殺人的次數立刻會減少下來。現在已由統計證明，犯罪數目的增減與物價高低，氣候良否，恰成正比例。這並不是說一切殺害都由飢餓激成。不，絕對不是這個意思；但當收成良好，物價不太昂貴的時候，比較平素快樂並不太過飢寒的人們，即不會被憂鬱的衝動支配，即不會爲着瑣細的理由，拿刀去傷害同類的生命。<sup>150</sup>

此外，大家又都知道刑罰的恐懼從來沒有阻止一個兇犯的

<sup>150</sup> 據說，在英國，國會中的情緒以及爭論之激烈與否均與天氣有關。要是刮起某一種風，講話的人就會增多。——著者（俄文本註）。

犯罪。因為復仇或貧困去殺害鄰居的人，很少想到殺人的後果：沒有一個兇犯不確信自己能逃出追究。請大家仔細考慮這個問題，請大家分析犯罪與刑罰以及它們的動機與後果，假如他們知道推理而不被先入之見所影響，他們就必然會達到以下的結論：

“不說人們將受良好教育的社會，他們全部才能的發展與利用這些才能的可能，給他們以很多的快樂，使他們不願以殺人的行為喪失快樂的機會，不說將來的理想社會，人們將憑良知行事而不迷失他們的本性，甚至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就在我們今天各大都市的酒店裏充滿悲慘貧民的現社會中，有一天，不再以任何刑罰對付兇犯的時候，殺人的次數也絕對不會增多，就是今日因監獄生活所養成的惡性而屢次重犯的案件或者會因之而減少，也說不定。”

人們時常對我們說起法律的利益與刑罰的善果。可是他們也曾把他們歸功於法律與刑罰的利益與這些刑罰對於人類所生的墮落後果，作一公平的比較麼？請估計在街頭公開施行殘酷刑罰，對於旁觀者所激起的一切惡劣的感情吧。如果不是武裝着法律的國王，法官與教士，究竟是誰在愛護並發展人類殘忍的本能呢？（這本能是動物所不認識的，人類已成為地上最兇狠的動物。）我們不見以上這些人物爲着維持他們的強權，命人扯

碎囚犯的皮肉，支解他們的肢體，把沸騰的松脂灌入他們的傷口，擊破他們的骨頭並把他們的身體鋸成兩段麼？請把法官所獎勵，政府公款所收買，以協助發現罪犯為托詞的告密，在人類社會中所流的墮落之水作一精細的觀察吧。請到監獄去，請研究缺乏自由的人跟其他的墮落者關在一起，怎樣染得我們現在監獄中所充溢的一切腐敗與缺點吧；請不要忘記，監獄越被改良，它的可惡程度也越深，我們近代的模範監獄比中古時期的城樓還要腐敗多少倍。最後，請觀察法律基本所在的服從觀念，有權懲罰人的強權思想，在良心之外裁判與定罪的專斷習慣，劊子手，獄卒與告密者的卑劣職務，一句話說完，法律與強權，這全部的巨大機器，對於人類精神，產生如何墮落的後果吧。當人們探索過這一切情形之後，他們一定會同意我們，說法律與刑罰是應該停止其存在的醜惡。<sup>151</sup>

較不開化，因而強權成見也較少的民族完全了解我們今日的所謂“罪犯”其實只是一個不幸的人；我們千萬不要鞭撻他，鎖縛他或使他死在斷頭台或監獄中，而應該以最友愛的看護，最平等的待遇，最親密的同胞之情，感化他，安慰他，使他恢復誠實人中

<sup>151</sup> 參看我的著作俄法獄中記(*In Russian and French Prisons*)，那裏面列舉了許多證明這意見的事實。也參看我的小冊子稱為正義的復仇和監獄論——1919年著者(俄文本註)。

間的生活習慣。所以我們希望下次的革命將發出以下的呼聲：

“我們焚燬斷頭台，破壞監獄，驅逐法官，警察，趕走地上最卑鄙的人物——告密者，我們以兄弟之情對待因激情衝動而損害同類的可憐人；我們尤其是要使世上真正的大罪犯，即是資產階級懶惰放蕩的卑賤產物，沒有展示他們罪惡於誘人方式之下的可能；由此我們可以保證我們的社會將不會有很多的犯罪行為。除懶惰之外，維持犯罪的就是法律與強權：規定財產的法律，維持政府的法律，重罪與輕罪的法律以及負責制定與實施這些法律的強權，這就是現社會一切罪惡的源泉。”

廢除法律！驅逐法官！自由平等與休戚相關的實行，這就是我們用以防止反社會本能奔流的唯一有效的堤壩。





## 第十五章

# 革命政府

### I

現在的政府必須被廢除，使自由，平等與博愛三者不再是空字而成爲活的現實；一直試行到今天的各類政府，只不過是壓迫的方式，必須代以新的組織，關於這點，凡是稍有革命頭腦與性質的人都是完全同意的。其實，爲達到這樣的結論，並不需要怎樣革新的思想；現在政府的缺點以及想改造此等缺點的不可能，實在是太明顯了，任何有理性的觀察家都是看見的。至於推翻政府，我們普通都知道，在有些時代，是沒有多大困難的。有些時代，政府受着反叛人民的衝擊，差不多如紙牌屋似的，傾坍下來。1848年與1870年兩次政府的崩潰，人們已看得很明白，不久我們又將見到同樣的情形。

推翻政府，這由資產階級的革命者看來，可說是全部的事業。若依我們的意思，這不過是社會革命的開始。政府的機器一旦紊亂，官吏的等級一旦瓦解，不知道應該向何處着手，軍

隊對於他們的首領也已喪失信心，簡言之，大批的資本保護者一旦處於敗北的境地，我們的面前即立着破壞的大事業，維持經濟與政治奴隸制的各類制度等待着我們去掃除。等到自由行動的可能性被我們獲得之後，我們革命黨人應該去做什麼呢？

對於這個問題，只有安那其主義者這樣回答：“不要政府，無政府！”其他的一切人都說：“一個革命政府！”他們單是對普遍選舉所選出來的國家或公社的政府方式，各有不同的意見；還有別的黨人則主張革命的專政。

一個“革命政府！”這幾個字被那些知道社會革命與政府二者為何物的人聽到，不知多麼可驚啊！這兩者是互相矛盾，彼此不相容的。人們已看見專制的政府（其實維護反動，反對革命並必然傾向專制政治，是一切政府的本質），可是從來沒有見過革命政府，所以對它頗有神妙的憧憬。革命的真實意義是“擾亂秩序”，暴動，在數日之內，推翻多年的制度，暴烈地破壞財產的現存方式，剷除階級的區別，很快地改變道德（或強佔道德地位的偽善）的觀念，個人自由與自發行動，這正是政府的對立與否定，因為政府的含意是“已固定的秩序，”保守主義，現存制度的維持，個人創意與行動的否定。可是我們時常聽見人們說到這奇異的怪物，好像這“革命政府”是世上最簡單不過

的東西，如王權，帝國或教皇統治一樣的普通，一樣的爲大眾所認識似的！

如果自稱革命的資產階級宣傳此種思想，倒是可以了解的。因爲我們知道他們所想像的革命究竟是什麼，至多不過是資產階級共和的改良；自稱共和主義的黨人取得今日留給拿破崙派或保王黨的有利職位罷了；或至多是教會與國家的分離，而代以兩者的暗地結合，或爲國家的利益而看管教會的財產，並且嚴格地監督這些財產的未來管理者，最後他們至多採取公民直接表決制(référendum)或其他同類的東西，——但是革命的社會主義者要做這種思想的使徒，我們却只能以下面的兩種假定來解釋。或者接受此種思想的人，在資產階級所製造，專供資產階級自己使用的文學與歷史中，毫不自覺地吸取資產階級的成見，以頭腦中裝滿過去奴隸時代所遺下的奴隸精神，不能想像自由自主的生活，或者他們內心實在不願意他們嘴上所常說的這種革命，他們只以整頓現存的制度爲滿足，他們所要求的是人們立刻把他們抬上政治舞台，至於如何鎮壓這“畜牲”，平民，則留待以後再商量。他們之所以嫉恨當代的統治者，無非想奪取後者的位置爲己有。對於這些先生，我們毋須多發議論。所以我們只與誠懇地自欺的人們說話。

我們先從革命政府的兩個方式的第一種：選舉的政府說起。

王權或其他的政權被推翻了，大批資本的保護者被驅逐了；到處是騷動，討論公衆的事務與向前邁進的願望。新的思想發現了，嚴格改革的必要已被人了解了，留下的是行動，是毫不憐憫地着手破壞的工作，是替新生活開闢新的道路。但是那時人們要我們幹什麼呢？要我們召集人民來選舉，要我們立刻選出一個政府，把我們大家的事業，各人應該以自己創意來從事的工作交給這個選舉出來的政府！

這就是1871年3月18日以後，巴黎所做的，一個朋友告訴我們：“我還時常想起這些解放的偉大日子。我從拉丁區的上層房間下來，走進充滿巴黎兩端街道的露天大會。一切人都在討論公衆的事務；任何私事都被忘記了：所談的都不是買賣的事情，大家都準備毫無保留地投入美妙的未來中去。資產階級的分分子受着羣衆熱情的感召，也幸福地切盼新世界的降臨。‘如果需要社會革命，那末立刻着手吧；把一切東西收爲公有；我們已準備好了！’革命的要素已在那裏，現在只要把它們置諸實行就好了。晚上回到我的房間，我對自己說：‘人類多麼偉大！人們不認識他，時常誣譏他！’接着就是選舉，公社的委員們被指定了，獻身的力量與行動的熱忱也逐漸熄滅了。各人都恢復他平素的工作並且對自己說：‘現在，我們已有一個好政府，我們

讓它做吧。’……” 我們都知道以後的情形。

應該自己做的不做，應該自己向前進的，不前進，應該自己大胆地投入新事物狀態的，不投入，人民信任他們的統治者，將自發的創意精神都放在統治者的手中。看，這就是選舉的第一結果或必然的結局。那末，這些身負全體市民委託的重責的政府又做什麼呢？

選舉從來沒有像1871年3月的那麼自由。公社的敵人也承認這個事實。選舉的大眾想把好人，將來的人物，革命黨人抬上權位，也從來沒有當時那麼熱烈。他們的目的果然達到了。一切著名的革命黨人都被可怕的大多數人選上去了，“雅各賓黨”“布朗基派”<sup>152</sup>“國際派”<sup>153</sup>這革命的三大派別，在公社的參議會中都有他們的代表。由選舉不能再產生更好的政府了。

我們都認識以後的結果。關在市政廳中，依舊循着先前政府所制定的方式行事，這些熱烈的革命者與改造家即感到無能與無益的打擊。以他們全部的善意與勇氣，他們不知道組織巴黎的防禦。不錯，今日大家都把這次的失敗歸罪於人的問題其

152 布朗基派(Blanquistes)即布朗基 (L. A. BLANQUI, 1805—81, 法國社會主義的革命家) 的信從者們，反對帝國及資產階級的共和主義。——譯者。

153 “國際派”指參加第一國際的革命者和勞動階級。——譯者。

實人是不成問題的，失敗的原因還在制度的本身。

真的，普遍選舉，即使是自由的，至多也只能產生一個議會，代表當時羣衆間所流行的平均意見，這平均的輿論在革命初起時，對於待完成的事業，僅有非常模糊的觀念，且不明白應該如何着手的方式。唉！如果全國與公社的大部分人，在運動之前，對於政府推倒之後所應做的事情能夠同意就好了！如果書齋“烏托邦”主義者的夢想能夠實現，我們將永無流血的革命：國民大部分的意見發表之後，其他的人們只要服從就好了。可是事情的經過並不如此。革命往往在全體同意還未能成立之前就突然爆發了，在這時候，對於革命之後應做何事，腦中藏有明確思想的人，只有極少數。人民大眾對於他們所想實現的目的，還只有一般的觀念，他們並不知道怎樣向這個目的前進，對於應當採取的步驟，也沒有多大信心。實際的解決只在改革已經開始之後，方能找到或確定：它是革命本身與實行的人的產物，不然，它就一無用處，少數人的頭腦絕對不能找到這些只能從民衆生活本身產生出來的解決。<sup>154</sup>

---

154 我寫上面這幾行的時候，我還不知道法國大革命歷史中的一件大事。1871年的巴黎公社企圖回到1793年的巴黎公社的路上；不過1871年的公社參事人忽略了一件事實：大革命時期的公社要是不立刻承認它的四十八區的自治權，並且發動廣大的經濟與政治兩方面的工作，則當時的公社也絕不會盡它那巨大的革命的任務。各區也都是同樣的民衆組織成的，起初它們的活動範圍很

即使把一般代議政府所固有的一切缺點除開，由選舉而成立的機構也會反映出以下的情形：代表當時革命思想的少數人淹沒於過去革命學派或現存制度的代表隊伍中。這些在民衆中間非常需要，尤其是在革命時期，需要他們來傳播革命思想，鼓勵羣衆行動，破壞過去制度的人物，想從溫和派那邊獲得若干讓步，想改變他們敵人的思想，終日坐在會議室中閉着眼睛瞎辯，而不知道要他們接受新思想的唯一方法是把這思想立刻來實行。

廣泛，但後來中央集權主義者却使它們變爲單純的搜捕的機構——這等於殺死了各區，而有助於1794年7月吉隆特黨即資產階級的革命（政變）。大部分歷史家都受過中央集權的教育，他們便忽略了公社各區在法國大革命中所盡的任務。只有一個索席勒理解這一點，他在研究並且了解全部法國歷史中人民所盡的任務。我寫這一章的時候，我還不知道公社各區所盡過的任務，我僅僅猜想這一類的事情是可能的。現在從兩本關於公社各區的卓越的著作——麥列（E. MELLIE）和布萊席（BRAESCH）的書，他們兩人都是法國大革命歷史家奧拉（M. AULARD）的學生——知道了公社各區的任務。請參看我的著作法國大革命史，在這書中我敘述了公社各區的實際的任務。要是1871年的公社中雅各賓派沒有得勢，要是公社能夠再支持久一點，那麼十九世紀的公社各區會像1792—1794年的一樣活躍的。——著者（俄文本註）。

ERNEST MELLIE 著有 *Les Sections de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Paris, 1898* 年版。E. A. AULARD (1849—1928) 法國大革命歷史家，曾在巴黎大學的法國革命史講座達三十六年(1886—1922)，著有 *Historie pol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900* 年版。  
——編者。

政府變成議會，帶來資產階級議會的一切缺點。它非但不是“革命的”政府，反而成爲革命的最大障礙，到後來人民要前進只好罷免它，只好把昨天的被選出來的人們趕跑。可是並沒有這麼容易。爲擴展其統治並強迫人民服從其命令的新政府，把另一行政系統組織成功之後，並不願意輕易讓出它的位置。竭力想維持自己的權力，它以制度未到衰敗地步的全部毅力，抓住它的據點。它決定以力量對抗力量；要驅逐它，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拿起武器，再來一次革命，只有這樣才可以趕跑人民從前寄以全部希望的人們。

看，革命已開始分裂了！在延宕的討論中喪失了寶貴的時間之後，現在又要在新政府的擁護者與反對者互相爭執的分裂中，失去它全部的力量！這一切都是因爲沒有了解新的生活需要新的方式；革命不是抓住舊的方式所能成功的！都是因爲沒有明白革命與政府是兩不相容，不論任何方式的政府總是革命的否定，除開無政府之外，沒有革命。

還有另一方式的革命政府，即人們時常頌揚的革命的專政，也值得我們去研究觀察。

## II

如果革命讓選舉的政府來支配，則它所冒的危險如此顯著，



故許多革命黨人已完全拋棄了這種思想。他們知道暴動的人民想由選舉的方法，成立一個政府而又希望這個政府不代表過去，不爲人民腳上的障礙物，簡直是不可能的，他們尤其不能藉這政府來完成我們所了解的社會革命的任務，改革我們所想改革的經濟政治與道德的制度。所以至少對於反抗“合法”的時代，他們是拒絕“合法的”政府的，他們於是主張“革命的專政”。

他們說：“我們的黨推翻了政府之後，將以暴力取得它的位置，我們將佔領權力並以革命的方式行事。爲了保證起義的成功我們將採用必要的措施；我們將消滅古老的制度，我們將組織國土的防禦。凡是不願意承認我們統治權的人，我們請他上斷頭台；至於平民或資產階級分子如有不服從我們爲規定革命步驟而頒佈的命令時，也請他們上斷頭台！”看，這就是未成熟的羅伯斯比爾先生們的論調。<sup>155</sup> 他們對於十八世紀的大史詩，只記得它的沒落時期與共和國檢察官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的演說。

由我們安那其主義者看來，一個人或一黨的專政，其實都是

---

<sup>155</sup> 羅伯斯比爾是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專政者，他藉公安委員會成立恐怖，排除異己，最後失敗，自己也死於斷頭台上。此處則是指主張專政的革命家。

——譯者。

一樣的，它的有害於革命，不下於其他的政府，所以我們也已把它判決了。我們都知道社會革命不能由一個人或一團體的精神來指揮；我們也知道革命與政府是兩不相容的；一個存在，另一個必須消滅，至於給與政府的名目，不論是專政，王權或議會，都沒有多大關係。我們更知道我們這一黨的力量與真理就在以下的基本程式中：“除去平民的自由創意之外，沒有好的與持久的東西，任何權力都有殺害自由創意的傾向；”所以我們中間的好人，如果他們的思想沒有經過民衆的熔爐鍛冶而置諸實行，如果他們成爲政府這個可怕機關的主人，能依自己的心思任意治人，他們不出八天就會成爲可殺的東西。我們都知道專政，就是用意最好的也一樣，總把革命引到死亡的路上。最後我們又知道這專政的思想時常是政府偶像主義的有害產物，它與宗教的偶像主義一起，時常維持奴隸制的存在。

但是今天我們並不向安那其主義者說話。那些爲教育的成見所迷，確實自誤而願意討論的政府主義的革命黨人，纔是我們講話的對象。所以我們不妨站在他們的觀點上去同他們討論專政的問題。

先作一般的觀察 凡是主張專政的人普通總不自覺他們支持着這種成見，其實不過是準備敵人口後殺害自己的機會。羅

伯斯比爾有一句話，他的崇拜者似乎應該好好地記在心裏。他，他在原則上是不否認專政的。但是等蒙大<sup>156</sup>對他說起專政的時候，他却猝然回答說：“你要當心啊，布里索<sup>157</sup>會做獨裁者的！”是的，布里索，這狡猾的吉隆特黨<sup>158</sup>，平民自由傾向的大敵，財產的瘋狂保護者（雖然他從前早就認財產是贓物了），布里索，他一定會坦然把埃伯爾<sup>159</sup>，馬拉<sup>160</sup>與一切溫和派的“雅各賓黨”關在阿巴伊監獄中。

這句話是在1792年說的。那時，法國革命已有三年了！就事實說，王權已不存在；它只待最後的致命打擊；封建制度實際上也早被廢除。可是，就在這個時期，革命自由地翻動其浪潮的時期，反革命黨的布里索居然還有被呼為獨裁者的佳運！那末在1789年又怎樣呢？是米拉波被認為權力的領袖！如果

156 M. P. MANDAR (1759—1823), 法國政論家。大革命初期的活動份子。——譯者。

157 JACQUES P. BRISSOT (1754—1793) 法國大革命中吉隆特黨的一個領袖。——譯者。

158 Girondin, 法國大革命時的著名政黨，他們佔議會的右翼。他們首先反對王權，待王權沒落時，他們却不贊成殺害國王。大多數有地位的黨員都死於斷頭台上。——譯者。

159 J. R. HERBERT (1757—1794), 法國大革命中的左派革命黨。1794年3月被處死刑。——譯者。

160 JEAN PAUL MARAT (1743—1793), 法國革命政治家，被稱為“人民之友”，1793年被暗殺。——譯者。

暴動的人民不以槍矛強人承認他們的主權，<sup>161</sup> 如果他們不以鄉間舉事的方法製造既成的事實，使巴黎與各省的任何權力成爲幻想，這位與國王談買賣，想把自己辯才賣給國王的無聊人物，在那時也許會被人抬上政台呢！

但是政府的成見那樣緊密地迷住了主張專政的人們，以致他們寧願準備一個新布里索或拿破崙的專政，而不高興承認粉碎枷鎖的平民不必另有主人的觀念！

復辟(Restoration)與路易·腓力浦時代的秘密會社有力地助成這專政成見的維持。當時得着勞動者支援的共和主義的資產階級，爲推翻王權與宣告共和，曾做過不少次的陰謀運動。他們不明瞭即使要資產階級的共和制度能夠成立，法國也非經過一次深刻的改造不可，他們一心一意只想用廣大的陰謀叛變，推翻王權，奪取權力與宣告共和。這些秘密會社，以無限的熱忱，稀有的堅忍與英雄的勇氣，不斷地工作，竟歷三十年左右的時間。共和所以很自然地從1848年2月的暴動中產生出來，完全靠這些會社在三十年中所做過的事實宣傳，如果沒有他們的卓絕努力，直到現在，或者還沒有成立共和的可能。

<sup>161</sup> 他們在8月10日將國王趕出王宮的暴動的準備中所盡的任務現在已是確定無疑的了。——著者(俄文本註)。

所以他們的目的奪取權力，成立共和的專政。可是，如常理所暗示似的，他們從來沒有達到他們所預定的目的。由於事物之無可避免的力量，王權不是陰謀所能推翻。參與陰謀的黨人只準備權力沒落的工作。他們到處散播共和的思想；他們的殉道者使它成爲人民的理想。但是推翻資產階級國王的最後衝擊，則比秘密會社所能產生的，來得廣大而有力；它是從人民大衆中間來的。

結果如何，大家都很清楚。準備王權沒落的黨派，在掠奪市政廳的競賽中居然被人排擠了。比較謹慎，不敢加入陰謀團體而聲名比較顯著，態度比較溫和的人們，窺伺奪取權力的時機，把陰謀家想趁着炮聲取得的位置搶跑了。政論家，律師與善於辭令的演說家，當真正的共和黨人在製造武器或死於牢獄的時候，竭力使自己在社會上成名，結果是這些取巧的份子佔得權力。有些已經成名，被癡愚的人們歡呼擁護；另一些則竭力自薦，因爲他們的名字無所代表，不過他們的綱領適合於一切人的口味，也終於被人選上了。

不要對我們說這是因爲行動的黨，缺乏實際的精神而其他的人們則比他們有本領。——不，一千個不：行動的黨，留在外面讓狡猾與巧言的人們佔得政權，這是一種法則，其準確不下於

星的運動定律，他們在執行最後衝擊的大眾中間比較被人認識。他們湊得更多的選舉票，因為不論是否投票，不論用舉手的歡呼或各式的票櫃。其實，那時喝采所完成的，仍是一種默許的選舉。他們被大家歡呼，尤其是被革命的敵人讚許，後者總喜歡把無用的人物捧上台去，歡呼就這樣承認內心其實是革命敵人的狡猾者或中立者為政治的領袖。

這陰謀制度的代表人物，犧牲一生於監獄中，想使此種制度獲得成功的英雄<sup>162</sup>在他去世的前夕發出“無上帝，無主人！”的名言，可以作為此後革命的全部綱領！

### III

想以秘密會社推翻政府並想以此種會社奪取政府的地位，這是1820年以來產生在資產階級共和黨人中間的一切革命組織所犯的錯誤。此種錯誤的顯著，更由很多其他的事實指示出來。青年意大利的秘密會社，以何種堅忍，犧牲與熱忱去擴展他們的事業，我們都是看見的，可是他們所完成的無限大的工作，所經過的深可敬佩的犧牲（在他們面前連俄國的青年都有愧色）以及死於劍子手槍下或刀下，堆積於奧地利堡壘暗濠中的無數志士的屍首，這一切捨身赴義的事實，只不過使資產階級與王

162 指法國的社會主義者與革命家布斯基。——譯者。

權的狡猾者得到了權力！

在俄國也是一樣。要想在歷史中找到一個秘密的組織，如俄國青年所達到的，以那樣少的方法，實現那樣大的結果，並像“執行委員會”(Comité exécutif)<sup>163</sup>所做的，表示那樣強大的毅力與行動，實在是不容易的。他們動搖表面似乎無可侵犯的巨物——沙皇政治；他們使專制的政府此後在俄國成爲不可能。但是要設想亞歷山大三世的王冠被丟入污泥的那一天，“執行委員會”就能成爲權力 的主人，却未免太膚淺了。<sup>164</sup> 他們不知道別的人：乘着革命黨人在挖隧道埋地雷或死於西伯利亞的機會，努力在播揚自己聲名的謹慎人物，有時在英雄墳上洒幾滴未流即乾的眼淚，儼然以人民之友自居的陰謀家，巧言者，律師或文學家，將不聲不響地來奪取政府的空位並對暗地準備好革命的“無名者”大喊其“向後退去！讓我們來！”

這是無可避免的，不能不如此的。因爲給政府以致命傷的，並不是秘密會社或革命的組織。它們的任務與歷史的使命是準備傾向革命的精神，當精神準備好了，外界的情況又幫助革命

---

163 指俄國地下革命組織民意社的“執行委員會”，刺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之舉便是由它計劃和指揮的。——譯者。

164 這一章是在亞歷山大三世在位的初期中寫成的。——俄譯者註。

的成長，最後的衝擊來自會社以外的羣衆，創始的團體往往只佔次要的地位。8月31日（1870年），巴黎還聾啞地留着，不聽布朗基的號召。四天以後它宣告推翻政府；可是運動的創始者却不是布朗基派而是數百萬的人民，他們推倒12月的暴位者（*décembrisur*）<sup>165</sup>又把二年以來，名字時常響於他們耳際的滑稽人物捧上政台。當革命行將爆發，暴動氣息瀰漫於空際，成功已成為確定的時候，許多新的人物，從來沒有受過秘密會社直接影響的投機份子，就會如鴛鴦飛到戰場爭奪死屍似的，起來參加革命的運動。這些人助成最後的衝擊，“領袖是必要的”這個觀念那樣深刻地印入人民的腦筋，所以他們仍在無定見的“不倒翁”中選擇他們的領袖，至於誠懇而不妥協的秘密黨人，則為一般羣衆所捐棄。

所以，保持專政成見的秘密黨人就不知不覺地把自己的敵人捧上了權力的舞台。

如果我們以上所說的話對於一般的革命或好一點說，政治的騷動，是準確的，那末，對於我們所願意的革命，社會革命，則更為確實。讓一個政府，強大而被服從的權力成立起來，從開始的時期，即阻止革命的前進。這政府所能做的好事，可說是“全

<sup>165</sup> 指拿破崙三世。——譯者。



無”，壞事則“無限”。

真的，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們所了解的革命究竟是什麼？絕不是統治者的簡單調換，而是人民佔領全部的社會財富，剷除一切不斷地阻礙人類發展的權力。但是這無限大的經濟革命能由政府所頒佈的法令來完成麼？我們曾見到十八世紀波蘭革命的獨裁者科修斯古<sup>166</sup>頒佈人身奴役制（servage personnel）的廢止，而奴役制在此項法令之後，仍繼續存在八十年之久，直到1861年。<sup>167</sup>我們又曾看見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國民議會（Convention）<sup>168</sup>全權的國民議會，如它的崇拜者們所說，可怕的國民議會，頒佈法令，按人均分一切從領主手中奪回的鄉村公地。<sup>169</sup>如其他很多法令一樣，它也始終是紙上的具文，因為要實施它，鄉間的無產者非來一次新的革命不可，因為革命

166 T. KOSCIUSKO (1746—1817) 波蘭愛國者。1784年回國，1794年起義，做了波蘭的獨裁者。同年戰敗被囚，1797年再去美國，後來死在瑞士。——譯者。

167 1794年5月7日表決，5月30日公佈。此種法令倘若置諸實行，事實上是人身奴役制與家長裁判權（justice patrimoniale）的廢止。——譯者。

168 1793年的法國革命議會。——譯者。

169 事實上不僅分地的辦法——這不是強迫的——並未實現，而且這個將領主與教會的土地移交農民公會的法令只有在某一些地方才被人實行，那是農民自己用行爲來實行的，譬如，在法蘭西東部和布勒塔尼北部，在法蘭西西部和在汪德省，則封建的領地仍然保存未動。關於詳細情形可參看我的著作法國大革命史。——著者（俄文本註）。

不是頒佈法令所能成功的。要想人民奪取社會的財富成爲既成的事實，要想人民獲得完全的自由，非動搖他們過於習慣的奴隸狀態不可；一切事均由自主，不等待任何人的命令而自動地向前邁進，這就是革命成功所必需的條件。可惜，這就是專政所阻止的，不論用意如何良善的專政，它總是妨礙革命，不使革命更進一步的。

如果政府——即使是理想的革命政府——創造不出新的力量，對於我們所要完成的破壞工作，沒有半點好處，那末，對於破壞之後的重新組織，我們更不必期待它來進行了。社會革命所要引起的經濟改造如此深廣，基於今日財產與交換的一切關係又要受到那樣大的變動，故一個人或少數人來準備應該產生於未來社會的社會方式，是絕對不可能的。這新社會方式的準備只有靠羣衆的集體工作來完成。要滿足私有財產破壞之後所將產生的種種條件與需要，必須依賴全國集體精神的敏捷。任何外來的強權都是此種待着完成的組織工作的妨礙，同時也是不和與憎恨的源泉。

受了這麼多次欺騙，付了這麼多次高昂代價的革命政府的幻想已經到了被拋棄的時候了。我們應該千次作一次地承認“政府不會是革命的”這句政治的格言。人們時常與我們說及

國民議會，可是我們不要忘記國民議會所採取的稍含革命性質的若干措施，只是當時立在一切政府以上行動的平民以槍矛所完成的事實的認可。雨果<sup>170</sup>曾經以比喻的筆調所說過，丹東推動羅伯斯比爾，馬拉監視並推動丹東而馬拉也受“癡狂者”<sup>171</sup>與反叛者俱樂部化身的西姆爾登（Cimourdain）所推動。如以前或以後的一切政府一樣，國民議會只是繫在人民脚上的大鐵球或絆腳石。

歷史在這方面所教訓我們的事實如此確鑿；革命政府的不可能以及借此名義的制度的禍害又如此顯著，故自稱社會主義的某派還很熱心地維持政府的觀念，似乎是很難解釋的。其實，說明是非常簡單的。因為這一派的信徒們雖然自稱是社會主義者，對於要我們去完成的革命，抱着完全與我們所想不同的概念。由他們看來，社會革命可說是今日不必顧問的將來事情，這與一般資產階級激進黨人所主張的，完全一樣。他們內心所夢想而口中不敢承認的是另外一件東西，是與瑞士或北美合衆國政府相似的制度，把他們巧妙地名爲“公衆事業”的職權強佔一些交給國家。這與俾斯麥的理想以及達到美國總統地

170 VICTOR HUGO (1802—1885) 法國文學家。——譯者。

171 癡狂者 (Les Enrages) 指雅各賓黨中的極端派。——譯者。

位的裁縫匠的主張有點相似。這是預先在羣衆的社會主義的願望與資產階級的貪欲中間，成立妥協。他們的確很願意完全的充公，可是沒有嘗試它的勇氣，所以把它留到下一世紀，在沒有鬥爭之前，他們已進與敵人談判了。

至於我們，我們知道，給資產階級以致命打擊的時機已經近了；人民奪取一切社會財富，並把剝削階級壓入無能爲力之境的日子已不遠了；至於我們，我說，我們於此是不會有半點猶疑的。

我們將不顧一切地投入偉大的社會革命，知道任何顏色的政府在這個前進的路上，都是障礙，我們將把它壓入無能的境地，將掃除一切想來支配我們命運的野心家。

我們已夠受政府的壓迫了，請把位置讓給人民，讓給安那其吧！

## 第十六章

### 都是社會主義者

自從社會主義的思想深入勞動羣衆之後，社會上產生了一件最有趣的事情。社會主義的勁敵知道征服社會主義的最好方法是假裝自己也是它的信徒，所以就熱心地宣告自己也是社會主義者。你跟一個毫無憐憫地剝削男工，女工與童工的大富豪談話吧，請跟他說，財產的可恥不平等，經濟的恐慌以及恐慌所產生的貧困吧；請跟他說，改革財產制度，藉以改善勞動者的情況吧；如果這個富豪是聰明的，如果他想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尤其是如果你是他的選舉人，他就會立刻回答你：

“當然！我也跟你一樣，我也是社會主義者！社會問題，成立儲金局，對於勞動的立法，這一切我都完全與你同意！不過你知道麼？你們不要在一天之內推翻一切，我們應當慢慢地前進！”他這樣說了離開你之後，他又去“慢慢地”從“他的工人們”身上剝削若干血汗錢，預料將來必有一天社會主義的騷動會使他大受損失，所以先提出這一筆準備補償的費用！

從前他會對你們轉過身去。今天他却設法使你們相信他也同情你們的思想，以便將來一有機會，他可以更容易地殺害你

們。

這事實尤其產生於法國最近的一次選舉中。<sup>172</sup> 在選舉會中只要有人提起社會主義的問題，一般想多得選票的狡猾者就熱心地宣告自己也是社會主義——當然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執手的社會主義——的信徒。

三分之二的代表都使他們的選民知道他們到議會去是關心社會問題的。克雷蒙梭先生宣告自己是社會主義者，甘必大先生也幾乎這樣做過；如果他不以有一天能與某“陛下”握手為無上幸福，他也會直截了當地宣告自己是社會主義者。俾斯麥，也不猶疑：他宣告比任何人都要信仰社會主義，他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在英國，我們也時常聽見人說，如果比康非爾德勳爵還活在世上，他也許早把“社會問題解決了。”連法衣與道袍的穿戴者也很少不說自己是社會黨的一分子。柏林宮廷的傳道者，講演社會主義，在法國，黑衣的天主教徒也出版一種雜誌，宣告他們是真正社會主義的代表，根據英國的報紙，俄國的沙皇，從他把大麥粉和着草製的黑麵包放在的寫字檯上，使自己時常記得這是俄國農民的食物<sup>173</sup>之後，也似乎想像他有社會主義的信仰；他似乎只等俾斯麥，安提阿(Antioche)與君士

172 此文寫於1881年9月，——著者。

173 亞歷山大三世在俄國饑荒的時候就是這樣做的。——著者(俄文本註)。

坦丁堡大主教們的祝褔一到，他就開始實行他的社會主義。

總之，大家都是社會主義者！在麵包價目上任意剝削，俾可購買珠寶給他們妻女的投機商人；讓女工死於肺病，兒童夭折於缺乏營養的工廠主；在柏林囚禁人，在彼得堡絞殺人的暴君，搜索的憲警……大家都是社會主義者！他們所以要檢查我們的文稿，囚禁並絞死很多社會主義的志士，他們所以要殺害女工與其兒童，所以要在政治與財政上，大施其欺詐的技倆，無非是想促進真正社會主義的勝利呢！

不幸，現在還有不少相當天真的社會主義者見到這個景象，居然在大唱其得意的凱歌！“某某先生宣告自己是社會主義者；甘必大先生也承認社會問題的存在！可見社會主義的思想已有進展了！”他們即熱心地在他們的報紙上披露這樣樂觀的論調。要看社會主義的思想是否擴展於人民大眾中間，好像需要某某人物的認可似的！

至於我們，此種景象不但不使我們快樂而反給我們以無限的憂慮。它一方面給我們證明資產階級正在設計謀害社會主義，正如他們從前謀害過共和主義的思想一樣；另一方面它又使我們認識從前被視為社會主義者的人們，今天已經拋棄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已經投入他們敵人的營寨，爲了掩飾他們的轉

變，他們依然保持着社會主義者的頭銜。

實在說來，社會主義的特徵或基本思想究竟是什麼？

必須廢止工錢制度，剷除土地，房屋，原料，勞動工具等社會資本的私有制度，這就是它的基本思想。凡是不承認這種基本思想，凡在私人生活中不把此種思想拿來實行，而仍從事剝削他人工作的人，不能被認為社會主義者。

“你承認廢止私有財產的必要麼？你承認，爲着大眾的利益，有把現在的社會資本充公的必要麼？你感到依着此等原則生活的需要麼？”這就是從前一般社會主義者伸手給一個新來者，承認他是同志之前向他發出的問句。

那是很明顯的，人們對你提出這些問題，並不是問你是否承認在二百年或二千年以後有廢除私有財產的必要！對於二百年以後要做的事，我們現在可以不必提起，可以不必多講話！我們說廢止私有財產，是要人們承認，從今天起，我們就要着手去廢止它，下次革命的時候，就要實施充公的主張。十年以前，一般社會主義者說——今天還信仰社會主義的人也說：“下次的革命不應該只是政府的簡單調換，或者把政府的機構稍加改良，它應該是社會的革命。”

“下次革命時，必須準備充公工作，”這個確信就構成社會主



義者的基本思想；就是這點使社會主義者與一切承認有改良工人命運之必要的人們站在不同的立場，後者有時甚至同意共產主義是將來社會的理想，可是他們絕不贊成我們立刻去實行它。

傳播以上所說的基本思想，社會主義者就不怕與他們的敵人混在一起。由此更可以保證社會主義者這個名辭不會被一般只想維持現在剝削制度的保守黨人所利用。

今日這一切都已改變了。

一方面是資產階級中間已成立一種冒險野心家的核心，他們知道不借用社會主義者的招牌，他們不會登上權力的階梯。所以他們設法稱自己的黨為社會黨而不採用社會主義的原則。另一方面是狡猾的保守黨人知道征服社會主義的最容易的方法，是加入它的隊伍，破壞它的原則，改變它的行動，並以表面相同的言辭，轉移民衆對於社會主義的觀感。

不幸有許多從前的社會主義者，一心一意只想集合較多的黨徒在身邊，只要新來者接受社會主義者的名目，就趕急打開大門，讓這些自稱的信徒進來。他們自己已經拋棄了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在他們的庇護之下，今天已有新的自稱社會主義者的黨派出現，對於老的社會黨，只保存一個空名罷了。

俄國的一個憲兵隊長有一次對我們的一個朋友說，他也覺

得共產主義的理想是可讚揚的，不過，這美妙的理想只能實現於二百年或五百年以後，在等待的時期，他只好把我們的朋友關進監獄，作為他的宣傳共產主義的懲罰；正如這位憲兵隊長一樣，今天自稱社會主義者的人們也宣告私有財產的廢除與充公應該留到較遠的將來；這一切都是小說，或“烏托邦”；在期待的時候，應當做些可以實現的事情，凡是堅持充公思想的，都是他們的大敵。他們說：“我們盡量準備，我們不是準備去充公土地，而是設法去奪取政府的權力，有了權力之後，我們纔逐漸去改善工人的命運。下次的革命一爆發，我們並不是要佔領工廠，而是準備去奪取各地方的政權。”<sup>174</sup>

由此說來，待他們成功取得政權的時候，仍留為資本所有主的資產階級好像能讓他們進行社會主義的試驗似的！好像不佔領工廠而能奪取各地方的政權似的！

這種變態的結果，已產生了不良的影響，

現在，當你遇見一個新社會主義者，你就不知道同你說話的，是俄國憲兵隊長一類的人物呢，還是誠懇的社會主義者。他們

---

174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在法國不僅是“可能實行派”的社會主義者，甚至正統派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也是這樣主張的。——著者（俄文本註）。

可能實行派（Possibilistes）即法國社會主義勞工會會員的名稱。——編者。

### 都是社會主義者

既然承認將來必有一天——或者在千年以後——財產能成爲一切人所公有，不過在等待的期間，應該選舉代表使他向議會去要求減少工作的時間，那末，憲兵隊長式的社會主義與新社會主義之間的差別是很難看出來的。所以大家都是社會主義者！沒有時間同時閱讀三十份報紙的工人一定不知道誰是他的朋友，誰是他的敵人，誰是社會主義者，誰是破壞社會主義思想的劊子手。等着革命的日子一到，在沒有認識誰友誰敵之前，他一定要經過險惡的苦難，可怕的流血！



## 第十七章

### 反抗的精神

#### I

在社會生活的有些時代，革命成爲無可避免的必需，它是不期然而然地要發生的。新的思想到處萌芽，而且竭力發榮滋長，想在生活中找到實地應用的機會，可是它們總不斷地碰着爲私利而維持舊秩序者的惰性的阻礙，它們總窒息於舊成見與傳統的鬱悶的氣氛中。凡與國家體制，社會平衡法則有關的舊有觀念以及維持公民間政治與經濟關係的現行制度，在嚴酷的批評之下，再也站不住腳跟了，不論在富人的客廳，或窮人的小酒店中，不論在哲學家的深刻著作或普通人的日常談話中，我們總隨時隨地能聽見剷除舊制度的聲浪。政治經濟與社會的機構崩潰了；舊有的大廈已成爲不可住人的障礙，它阻止生長於牆垣縫隙間的新芽的發展。

大家都感覺新生活的需要。支配着大多數人日常生活的道德規律已不夠應用。他們都覺得某種事物，在從前是被認爲公平的，到這時已成爲極大的不公道；昨天的所謂道德，到今天已

被認為最可憎惡的不道德。新思想與舊傳統間的衝突爆發於社會的一切階級，一切環境，連家庭中都發生新舊的鬥爭，由此，子進與父爭，女進與母爭；兒子認為父親一生以為最自然的事物都是可厭的，女兒則以為母親作為是自己長期經驗結果而傳授給她的原理，是最不合理的。民衆的良心每日反對產生於特權階級與逸惰階級中間的醜事，以強權名義或者為維持這些特權所犯的罪惡，也為他們的良心所不容。想使正義獲勝，想使新思想實行的人們不久只好承認他們的大度寬宏，人道與救世的思想不能在現今的社會中實現：他們知道我們這陳舊的環境需要革命的暴風雨來掃除一切朽腐發霉的污物，以它的偉大氣息吹醒麻木的人心並把獻身克己與豪俠的精神，帶給人類，使社會不致因缺乏這類精神而低賤，墮落與瓦解。

在人人狂醉於致富之道的時代，在投機盛行，恐慌迭至，大工業突然破產，其他生產部門又突然曇花一現地興旺，數年之內能積聚無恥橫財，一轉眼又會立刻散盡的時代，人們知道主持生產與交換的經濟組織非但不能給社會以它似乎應該保障的安適，而反引出相反的結果。它非但不能創造秩序反而惹起混亂，非但不能產生安樂反而予人以貧困與今日不知明日事的不安定；非但不能維持利益的和協反而激發剝削者壓迫生產者，剝削者反對同行，生產者排斥同業的不斷鬥爭。社會於是逐漸分

成兩大敵對的壁壘，同時又細別爲成千成萬互相激戰的小團體。

不高興忍受這些鬥爭，不高興再有這些鬥爭所引起的貧困，社會即向前追求新的組織；它大聲要求澈底改革財產，生產與交換的制度，並完全變更起源於此種制度的一切經濟的關係。

担任維持現存秩序前政府機器，仍在活動。可是破舊機輪的每一轉，都發生障礙，先互撞而後停止。它的動作逐漸困難起來，它的缺點所激起的不滿意也隨着時間擴大了。每天總有新的要求發生。“改良這個，改良那個”，四面都有這改良的喊聲！“陸軍，財政，賦稅，法庭，警察，一切都須革新，都須改組，都須建立在新的基礎上。”一般改革家都這樣說。然而大家都知道改革任何事物都是不可能的，因爲一切都是互相關聯的；一切都須同時革新；當社會明明分成兩大敵對的壁壘時，革新又從何革起呢？滿足不滿意的人立刻會創造出新的不滿意者來！

改良的路既走不通，自然只好置身於革命的一途；同時，因沒有充分力量可以投入直截了當的反動，政府只好採取折中的辦法，這非但不能滿足任何人，反而激起新的不滿意。在這些過渡時期，負責指揮政府這隻大船的平庸者終日只想一件事情：趁着沒有崩潰之前，自己趕快致富。爲了應付四面的打擊，他們很笨拙地自衛；他們逆水行舟愈過愈困難，他們糊塗從事，笑話愈鬧愈多；他們不久截斷了救命的最後繩索；他們把政府的聲

舉淹沒在他們無能的可笑中。

在這些時期，革命是必然要發生的。它成爲社會的一種必需；是的，情勢的確是革命的情勢了。

當我們在深刻歷史家的書中，研究革命大動亂的由來與發展時，我們普通總在“革命的原因”這個題目之下，見到舉事叛亂前夕種種動人情形的描寫。人民的貧困，一般的不安定，政府壓迫人民的措施，顯示社會大缺點的可惡的醜事，力求實現的新思想，時常碰在舊制度支柱的無能上……，凡是革命的原因，一點都沒有被遺漏。默察此種情景，我們便會確信革命是無可避免的了，除去暴動的事實之外，再沒有其他的出路可尋。

請拿一般歷史家給我們敘述的1789年以前的情況來說吧。讀着他們的文章，你們好像聽見當時的農民呻吟於鹽稅，什一稅與封建新稅的重壓之下，對領主，教士，強佔者與稅務總管，懷着切齒的怨恨。你們又像聽見資產階級在歎息他們失掉地方自治的自由，並滿口咒罵國王的專制。最後你們又像聽見人民責難王后，不滿閣員的所爲並時時口出怨言，說賦稅太重了，領主的苛捐雜稅太繁重了，收成太不好了，冬季太寒冷了，食物太昂貴了，強佔者太貪心了，鄉間訟師侵吞農民的收穫物太殘酷了，鄉警想做小皇帝實在太專橫了，郵政的組織太壞，職員太懶惰……



總之，一切都不好，大家都不滿意。“這不能再繼續下去，這不會有好的結果！”四面都有這樣的聲浪。

但是從這些平和的議論到激烈的暴動或叛亂，中間還隔着一條深淵，這就是大部分人類中，使理論與行爲，思想與意志或“行動需要”分離的鴻溝。怎樣越過這條鴻溝呢？這些昨天還很安靜地口啣烟斗，悲歎自己命運，一會兒之後，遇見他們所咒罵的鄉警或憲兵，又很謙抑地向他敬禮的人們，幾天以後，怎樣能拿起他們的鐮刀與鐵棒，到宮堡中去攻擊昨天還是如此可怕的領主呢？由於何種魔力，這些昨天還被他們妻子恰當地稱作懦夫的人們，今天忽然變為滿身是胆的英雄，在槍林彈雨之下，去奪取他們的權利呢？這些從前說過這麼多次，每次都像鐘聲一樣消滅於縹緲的空際的言語怎樣會最後變成行爲呢？

回答是很容易的。

是少數人的行動，百折不撓的行動完成了這種改變。勇敢，獻身與犧牲的精神跟胆怯，馴服，惶恐一樣，也是有傳染性的。

那末，行動應當採取何種方式呢？任何變化的方式都可以採取，這要由情況，方法與各人的性質來決定。有時是悲哀的，有時是譏刺的，但時常是大膽的；有時是集體的，有時純粹是個人的，它不忽略任何可用的方法，它不放過任何公衆生活的機

## 一個反抗者的道

會，它總時常使大眾的精神覺醒，它利用一切有利的時機，激發並傳播一般的不滿意，使剝削者成爲憎恨的對象，使統治者成爲大家的笑柄，同時又指出他們的弱點，顯示他們的罪惡，尤其是時常以自己的行爲作表率，喚醒一般人的大膽與反叛的精神。

## II

當革命的情勢發生於一地，而羣衆的反叛精神尙未充分覺醒，還不能在街上作轟轟烈烈的示威運動或起而集體暴動的時候，少數人只能以行動去喚醒革命所賴以成功的獨立情感與大膽精神。

不尚空言而重實行，品格端方，操守清正，且能熔思想與行爲於一爐的有心人，寧可嘗監獄，亡命與死亡的滋味而不願使他們的生活與他們所信奉的主義發生衝突；他們百折不撓地不畏難，不苟安，他們知道欲成功，須敢爲，他們是少數人，他們在羣衆尙未十分激動，尙未公開舉起暴動旗幟，手執武器去奪取自己的權利之前，往往充當險地的前哨與他們的敵人作殊死的鬥爭。

在萬千的訴苦，談話與學理的研討中，個人或集體的反抗行爲，便能綜合地表現當時優越的意向。起初，羣衆或仍無動於中。他們可能一面稱讚創始個人或團體的勇敢，一面則跟着聰明人或謹慎者，說這一類的行爲是“發瘋”，認這一類行動的人物

是“瘋子”，“連累一切的神經病者！”他們——就是這些聰明人或謹慎者——細心地估計他們的黨，慢慢地從事於他們的事業，當在百年，二百年甚或三百年以後，征服整個的世界，可是，出於意外的事發生了，這當然不是他們——這些聰明人與謹慎者事前所能料到的。凡是懂得一點歷史而頭腦又很清醒的人，都能預先知道革命的理論宣傳，勢必由行爲來表現，而且往往在理論家決定行動的時間沒有到來之前；所以這些聰明的理論家總不高興這些“瘋子”，痛斥他們，不認他們爲同志。可是這些“瘋子”却在別處找到同情，人民大眾在暗中讚頌他們的大胆並且起而摹倣他們的行爲。等到首先發難的人們被捕入獄或犧牲在遼遠的徒刑場時，別的人起來繼續他們的事業；不合法的抗議，反叛與復仇的行爲於是日益增多了。

此後，冷淡是不可能了。開始連這些“瘋子”究竟願意什麼，也不高興去過問的人，現在也不得不注意他們的意向，討論他們的思想，並且採取反對或贊成的態度了。由於大眾不得不注意的事實，新的思想纔沁入一般人的腦筋而獲得了新的信仰者。這一類的行爲在幾天之內所完成的宣傳，的確勝過成千成萬的小冊子。

它尤其喚醒了反抗的精神，激發了大胆意向。——舊制

度有警察，官吏，憲兵與軍隊做它的保護者，表面好像是無法推翻的，這正如巴斯底老堡壘，四周既有高的城牆圍繞着，上面又有準備開火的大炮，由赤手空拳行於其下的平民看來，好像是無法擊破一樣。然而不久人們却覺到這陳舊的制度並沒有一般人所推測的那麼有力量。某種大膽的行爲就足以在數天之內推翻政府這部大機器；某種激烈的暴動就足以擾亂全區域的治安，時常很威風的軍隊居然在少數僅有石子與鐵杖爲武器的農民之前退却；人民覺悟到政府這怪物並沒有人們所想像的那麼可怕，只要稍爲堅強的努力，便可把它打倒在地上。各人的心中於是產生了希望，我們要記得，憤怒固然時常促使民衆暴動，而希望，戰勝的希望却永遠是製造革命的原動力。

政府抵抗，它以嚴厲的手段鎮壓暴動。不錯，迫害平時能消滅被壓迫者的毅力，但一到沸騰的時期，它却產生了相反的結果。它激起個人或集體反叛的新事實；它促使反叛者去作英雄的事業，這些行爲因此逐漸擴展，逐漸普及，終於獲得新的領域。一向反對革命黨或躡在冷淡地位中的分子，至此也決然毅然地加入革命黨了。政府，統治階級與特權者的隊伍中也開始分裂：有些主張不斷地抵抗，另外一些則比較溫和情願讓步，再有一些甚至要求爲平息反叛的精神，正不妨暫時放棄他們的特權，以便以後再去征服。總之，政府與特權者的凝聚力已經

瓦解了。

統治階級還想求助於殘酷的反動，但已不能發生預期的效力；鬥爭由此只有更尖銳更可怕，已經逼近的革命只有更殘酷，流血更多。另一方面，統治階級的些微讓步，因為來得太遲，且由鬥爭奪取來，則更喚醒革命的精神。先前可能以此種讓步為滿足的人民，現在曉得敵人已經在動搖；他們預料勝利已近，故胆量大增。這些先前被貧困壓迫只敢暗中呻吟的人們，現在已抬起頭來，昂然以奪取較好的將來為己任。

最後，革命爆發了，其可怕的程度，適與革命以前的劇烈鬥爭成正比例。

革命將取何種方針，當然由決定革命之爆發的種種不同的情況來決定。但根據各前進黨派在準備時期所施展的革命行動的力量，也可預先斷定它的傾向。

某個黨派很好地籌劃它所預定的理論與所想實現的綱領，它很活動地以言語或筆墨從事於宣傳的工作。可是它沒有在街上，以實現其固有思想的行為，充分地肯定它的意向於大眾之前；它不大行動，或者沒有以行動反抗其主要的敵人，它沒有攻擊它想破壞的制度；它有理論的力量而缺少行動的能力；它不大熱心喚醒反抗的精神，或者它疏忽過去，沒有領導這種精神去反

對革命時所要特別打擊的制度。那末，這個黨就少為羣衆所認識，它的意向既沒有每日以行動去肯定傳播，使其影響及於鄉間最偏僻的茅舍，當然不能充分地沁入一般人的頭腦；既不經過羣衆與街上洪爐的陶冶，當然找不到能以一字概括全部思想的口號，當然得不到民衆的信仰，革命因此也當然不會傾向這一方面。

黨的最熱心作家雖被他們的讀者認為最有價值的思想家，可是他們沒有行動人物的聲名與能力，羣衆一旦上街行動的時候，並不聽從他們的領導，他們的思想理論或者比別人的切實，他們的意向或者比別人的寬大，可是羣衆並不認識他們，羣衆只認識時常與他們在一起行動的革命者。

最熱心於革命行動，最能表現活潑與大膽的黨，一到應該行動，應該向前去完成革命的日子，最有得人聽從的希望。反之，凡在準備時期，沒有胆略以革命行爲肯定其思想的黨，既沒有相當強大的衝擊力，要個人與團體都受克己與犧牲精神的感召，使他們都有實行自己思想的無可遏止的欲望（這欲望是很重要的，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話，就是在全體羣衆沒有上街革命以前，也會表露在一般的行爲中），那末，當然不會使它的旗幟鮮明，志向顯著，終於成爲人人歡迎，人人聽從的領導者，它對於自己的綱領只有很少實行的希望。一言以蔽之，它將被行動

的黨派所淹沒。

這就是大革命以前時期的歷史所給與我們的教訓。革命的資產階級完全懂得這個：當他們想推倒君主制度的時候，他們並不忽略任何行動的方法，以喚醒反抗的精神；十八世紀的法國農民爲着廢止封建特權而暴動的時候，也本能地明白其中的奧妙；國際勞工協會也將以同樣的原則行動，它將在城市的工人中間喚醒反抗的精神，並以這精神去反抗無產者的當然敵人：勞動工具與原料的佔有者。

### III

現在有一種極有意義，極有興趣並含有極大教訓的問題待着我們去研究，這就是革命黨人在各個不同的時期，利用何種行動的方法去促使革命爆發，如何使民衆意識到行將降臨的事變，如何使無產者認清他們的主要敵人，如何喚醒大膽與反抗的精神。我們大家都很清楚，某一革命爲什麼會成爲必要，但對於革命怎樣萌芽，我們却只靠本能與摸索，去瞎猜。

普魯士的參謀部最近出版一本軍用的著作，對於鎮壓民衆暴動的技術，說得很詳細，它在這著作中教人怎樣破壞暴動，怎樣使暴動者喪失意志，怎樣分散他們的力量。今天我們的敵人想以準確的打擊，按照規定的法則，殺害反抗的人民。好吧，我

們所說的研究就是對這本著作與其他比較不太無恥的同類出版物的一個答覆。它將指出政府怎樣瓦解，政府的力量怎樣分散，並怎樣提高民衆因受貧困與壓迫而日益降低的向上精神。

直到現在，這一類的研究，還沒有被人做過。一般歷史家雖詳述人類走向解放所經歷的各大階段，可是不大注意革命以前的時期。因太專心於他們所欲描寫的悲劇，他們竟把正劇之前的序曲很快地滑過了，我們所要特別注意的就是這個序曲。<sup>175</sup>

然而有什麼情景比革命先驅者所作過的努力，更動人，更卓絕，更雄偉呢！1789年以前，法國農民與資產階級少數行動人物不斷地盡忠於革命的工作，這多麼可敬！自1815年波爾朋王族的復辟，直至1830年他們的覆沒，共和黨人的鬥爭多麼堅忍而勇敢！在大資產階級代表路易·腓力浦的統治下，秘密會社的活動又是多麼可歌可泣！什麼情景比意大利人爲脫離奧國束縛而陰謀叛變，而英勇發難時所作過的犧牲，所受過的苦痛，更

175 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末尾我花了很多功夫在這類文章上面，我蒐集了不少的材料；一部分從法國歷史中找來，另一部分則是從近二百五十年俄國史中找來的。後來更多的轟動一時的實際事件使我放棄了革命前的叛亂史的研究。但是在年青的俄國革命者中間誰都是這樣理解革命，誰都是以這樣精神參加革命工作。——俄國的局勢發展得太快，連我這段話都已經過時了。現在不是研究歷史的時候。應該用行動用事實去喚起反抗的精神。——著者（1905年5月爲俄文本添加的腳註）。



來得淒慘而可傷心呢？那種慘劇比俄國青年自1860年直到今天，爲反抗政府，土地制度與資本制度而進行的種種秘密工作與工作的經過，來得更悲壯而偉大呢！一讀到這些悲劇，就會有多少高貴的形像顯現在近代的社會主義者面前！這是多麼卓絕的獻身與捨己爲人的行爲！同時又是多麼發人深省的革命教訓！這不但是理論的而且是實際的，我們這一代人怎可不引爲借鑑呢！

然而這裏不是研究這一類工作的地方。所以我們只擇幾個例子來說明我們的祖先怎樣從事於革命的騷動以及所說的研究能夠給我們以何種結論。

我們只擇其中的一個時期，1789年以前的時期來稍加觀察，把造成十八世紀末葉革命環境的種種情況的分析暫時撇開，我們只揭出我們先輩所用的若干煽動的方法。

1789——1793年革命的結果顯出兩個重要的事實。一方面是國王專制的廢止與資產階級的取得政權；另一方面是永遠取消鄉間的農奴制與封建稅。兩者都密切地互相關聯，彼此缺一都不能成功。這兩個潮流在革命以前的騷動中，就已經發現了：一邊是資產階級反對王權，另一邊是農民反對領主的特權。

我們來看看兩者的情形吧。

那時報紙還沒有它今天所有的那種重要性；風行的是小冊子，諷刺書與兩三頁的印刷品。故諷刺書與小冊子充斥於當時的社會中。小冊子使哲學家，經濟學家與革命先驅者的思想普及於大眾。諷刺書與傳單製造騷動，攻擊三個主要的敵人：國王與其宮廷，貴族與教士。它們並不注意理論，它們是以嘲笑的方法宣傳。

成千成萬這樣的傳單敘述宮廷——尤其是王后的短處，它們嘲笑宮廷揭穿宮廷騙人的外表，把內中的淫蕩，浪費，邪惡與蠢笨赤裸裸地擺在人們的眼前。王族的通奸，宮廷的醜事，瘋狂的浪費，飢餓的盟約(Pacte de Famine)<sup>176</sup>，換句話說，權貴者與小麥佔有者不顧平民挨餓而致富的同盟，這就是小冊子所紀載的題目。無名的記者時常守着崗位，他們從不忽略公衆生活中的任何機會去打擊他們的敵人。只要有人公開說到某種事實，諷刺書與傳單即毫無拘束地照它們的方式敘述聽來的故事。它們對於這一類騷動的作用，遠勝於現在的報紙。報紙是整個的企業，人們總仔細地經營，不願使它遭受停版的厄運；它的消滅往往連累整個的黨務。跟小冊子，傳單有關係的只是作者與印刷者，——隨你去尋找他們好了！……

這些作品的著者首先當然要從“檢查”的鐵手解放出來，因

176 法王路易十五時代的一種穀類買佔契約。——日譯者註。

爲當時雖然還沒有發明現代剝奪革命作家的一切自由的虛偽小工具：出版法，但也有“王印拘票”(lettre de cachet)<sup>177</sup>使著作家與印刷者進入監獄，不錯，這“王印拘票”的確是殘暴的，但總比今天的所謂出版法來得直截了當。

所以當時的著作家都在“巴斯底堡壘數百里以外的自由樹下”，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或其他任何地方，印刷他們的小冊子。所以，他們毫無顧忌地攻擊權貴，他們輕蔑國王，詛咒王后與王后的情人，痛罵宮廷的巨頭，吸吮民脂民膏的貴族。對於秘密的出版物，警察即使搜查書店，拘捕販賣者，也是徒然的，匿名的著作家逃脫了法律的追究，仍舊繼續他們的工作。

歌曲時常是最有效的宣傳方法之一，凡太赤裸而不可印的東西，則藉口誦與記憶的方法傳遍法國。它攻擊現存的權力，它譏刺戴王冠的人們，它把對王權的蔑視，對教士與貴族的憎恨，革命不久就要降臨的希望，一直散播到平民的家庭中去。

最後，一般煽動者尤其喜歡利用無名的揭貼或“無頭榜”。“無頭榜”的效力最大，它的煽動力量勝過諷刺書或小冊子。所以，當時如果發生一件與羣衆有關的事情，印刷或手寫的“無頭

---

<sup>177</sup> “王印拘票”是蓋着王印的密帖，內中普遍藏着監禁或流刑的獨斷命令，與中國從前的“聖旨”相似。——譯者。

榜”就立刻出現於街市或鄉間。今天被扯去，明天又重貼上，簡直使統治者與其走狗着急得發狂。“從前我們把你的祖先放過了，現在決不使你逃出我們的懲戒”，今天國王看見他的宮牆上，貼着這樣警告的一張紙。明天王后讀到她可恥生活的詳情怎樣被人揭載在牆壁上，幾乎哭得發狂。所以平民後來對於這位爲保存自己權位而不惜冷酷地殺害巴黎居民的婦人的憎恨，在那時候就已產生了。

倖臣們提議慶祝太子的生辰，無頭榜立刻恫嚇，要在首都的四角放火，它就這樣散佈恐怖，使人人於精神上都有意外之事將要發生的感覺。或者在大慶祝的日子，它宣佈“國王與王后將被押至格勒佛廣場(Place de Grève)<sup>178</sup>，待他們到市政廳去懺悔了他們的罪過，然後再被送上斷頭台受着活活燒死的火刑。”國主要召集“紳士會議”，無頭榜立刻宣佈“由達加羅<sup>179</sup>先生領班的喜劇演員將於本月29日公演，劇目爲比喻性質的舞曲，名達那依特之桶(Le tonneau des Danaïdes)<sup>180</sup>。”或者逐漸兇狠

178 此處過去曾作刑場，1806年以後改名爲市政廳廣場(Place de l'Hôtel de Ville)。——譯者。

179 C.-A. DE CALONNE (1734—1802) 法國政治家 1785 年爲財政總監，1787年召開“紳士會議”，後失寵，逃至英國。——譯者。

180 達那伊特爲神話中的人物，達那斯(DANAÏS) 五十女兒的總名，除了一個，她們全體於結婚之夜殺害了他們的丈夫，後被判在地獄之底，盛滿無底

起來，把無頭榜送入王后的包廂，向她報告，暴君不久將被處死刑。

人們尤其利用這些“無頭榜”去反對小麥的壟斷者，司稅官(fermier général)，督察官(intendant)。民間一有沸騰的事情發生，無頭榜立即宣佈屠殺司稅官與督察官。某小麥商人，某製造家或某督察官如被人民憎惡的時候，無頭榜即以“人民委員會”或“人民議會”的名義，把他們判處死刑，後來，當暴動的機會一到，那些名字時常在無頭榜上見過的壟斷者，便成爲人民憤怒與攻擊的對象。

如果能把大革命以前十至十五年間所貼過的無可計數的無頭榜集合起來，我們就會了解此種煽動的方法，爲準備民間的起義，曾盡過如何偉大的任務。開始是嘲笑的，譏刺的，將近結局的時期，則逐漸恫嚇可怕。時常是機警的，敏捷的，它準備響應每一新發生的政治事實，適合羣衆的每一要求解放的精神；它激發憤怒，煽動蔑視，指明人民的真正敵人，它在農民工人與資產階級中間喚醒反對他們敵人的憎恨，報告解放與復仇的日子，行將降臨。

---

桶的水量。今天人們把沒有記憶力的頭腦，貪得無厭的心理，無度的浪費等：比做“達那依特之桶”。——譯者。

絞死或車裂假人也是十八世紀最盛行的習慣。所以也是最普遍的煽動方法之一。每次有精神憤激的事情發生，人們則嘯聚羣衆，抬着代表當時敵人的偶像到公共場所去執行死刑，火刑或磔刑。“這是兒戲！”一般自以為很有理性的“少年老人”一定會這樣說。其實，1789年選舉時期雷凡榮<sup>181</sup>住宅的被攻擊，使革命完全改變性質的傅龍<sup>182</sup>與柏爾笛<sup>183</sup>的被執行死刑，只是長期預備下的執行草人死刑的重演罷了。

看，這就是千百事實中的幾個例子。

巴黎的民衆不喜歡國王<sup>184</sup>所寵愛的一位閣員：莫補<sup>185</sup>。一天，街上嘯聚數千人；羣衆中間發出喊聲：“議會議決，判法國大臣莫補以活活燒死的火刑，並使其骨灰隨風吹散！”喊聲過後，羣衆就抬着身上佩帶莫補一切徽章的草人，向亨利第四的銅像

---

181 REVEILLON 巴黎花紙商人，因商致富，1789年4月28他的紙店被羣衆焚毀。——譯者。

182 J. F. FOULON (1717—1789)，法國官吏，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獄攻下後，被羣衆絞死。——譯者。

183 L. L. BERTIER DE SAUVIGNY (1742—1789)法國官吏 1789年7月22日被羣衆殺害。——譯者。

184 法文原本作路易十六，俄文本作國王，因為路易十六即位後即被迫退休。——編者。

185 指1768—74年法國司法大臣 RENÉ N.-C.-A. DE MAUPEOU, (1714—1792)。——譯者。

走去，草人即在羣衆的喝采聲中被焚燬了。另有一天，人們把戴雷神父<sup>186</sup>的假人，穿上宗教的衣服，戴上白的手套，吊在街道的路燈上。在盧昂，人們將莫補的草人執行車裂，當憲兵阻止嘯聚的時候，人們只把這莫補的假像倒懸起來，小麥如雨似的從它的耳鼻口中落下。

這草人或偶像，真是一種極好的宣傳！這比抽象的，只向少數有思想者說話的宣傳，更有效力，更能使人聽從。

爲準備大革命以前的騷動，最要緊的是使民衆習慣於上街，習慣於表示他們的意見於公衆的場所，習慣於向警察步兵與馬隊挑釁。所以當時的革命黨人不放棄任何方法，以誘引羣衆上街與激發他們的集合行動。

巴黎與外省每一公衆生活的情況都這樣被利用了。輿論若得國王讓步，罷免一個可惡的閣員，這就是舉國歡騰與大慶祝的機會。爲着多多吸引觀衆起見，人們往往放爆竹，燃花筒，射火箭，“其數目是那樣多，以致經過有些地方，人們只好在燃過的碎紙上行走。”如果沒有錢購買這些東西，則在路上攔住一些衣着漂亮的行人，——據當時目擊的人們說——“有禮貌而堅

---

186 指 J. M. TERRY 神父，他曾與 AIGUILLON 公爵，莫補二人組成三人執政團，管理法國政務，爲人民所憎恨。——譯者。

決地向他們要求幾個銅子使平民可以開心一下。”待羣衆集合多了，演說者即向他們解釋事變的前因後果，許多俱樂部就在露天之下組織起來。如果有騎兵或軍隊來驅散羣衆的集合，他們遇見這些平和的男女也不敢妄施暴力，爆竹與火箭，在羣衆的喝采與笑聲中，燃放於馬隊與步兵之前，阻止他們的進勢，使他們不敢深入羣衆的隊伍。

在外省的城市中，有時是掃烟肉的工作人羣做坐王位的情形；衆人見有面上塗黑的人在羣衆做國王或王后，都大笑不止。有時是玩把戲與賣唱者集合成千成萬的觀衆在公共的場所，在他們的滑稽敘述中，總把箭頭朝着權貴與富人的身上。人數聚得多了，議論也逐漸激烈而可怕了，這時請權貴與富人當心，他們的車輛如果在這時候經過那裏，羣衆一定會擲擲他們的。

只要大家的精神都在這方面工作，聰明的人們就會找到很多嘯聚的機會，先是嘲笑者後是準備行動的人，都會集合到廣場來表示他們的態度，尤其是社會的情勢與行動者的行爲預先把激昂的民氣準備好了，羣衆最有嘯聚與示威的可能。

這一切俱備了：一邊是革命的情勢，一般的不滿意，另一邊是無頭榜，小冊子，歌曲與執行草人的死刑，這一切都使人民增加胆量，不久，嘯聚集合就逐漸可怕起來。今天是巴黎的主教



在十字街口被人攻擊；明天是某公爵或某伯爵幾乎被羣衆丟到水中；另一天是羣衆好玩地叱罵過路的政府要員；反叛的事實就這樣在隨時應變，只要有一點火花就足以使嘯聚變成暴動，使暴動變成革命。

“是一般賤民，罪犯與游惰者暴動作亂”，我們今天的蒲呂陀姆式的<sup>187</sup>歷史家都這樣說，是的，資產階級的革命家並不在安逸的隊伍中尋找他們的盟友。因為安逸的人們只在他們的客廳中咒罵，一刻鐘之後就會搖尾乞憐地匍伏在權貴者的面前，不論蒲呂陀姆式的歷史家怎樣否認這些事實，他們責罵巴黎大主教的時候，他們是在郊外聲名不佳的平民窟中尋找帶着短棒的人來做他們的夥伴。

#### IV

倘若行動只限於攻擊政府的人與機構，而不動到經濟的制度，那末法國大革命能夠達到它所曾達到的地步，換句話說，能夠激起工農大衆反抗特權階級的大騷動麼？革命能夠持續四年之久麼？它能夠澈底動搖整個的法國麼？它能夠給法國以

---

187 蒲呂陀姆 (JOSEPH PRUDHOMME) 係法國莫尼埃 HENRI MONNIER (1805—1877) 著作中的主角，近代平庸無定見者的典型，小資產階級中最多此類的人物。——譯者。

抵抗“國王同盟”的力量與無可戰勝的靈感麼？

一定不能夠！不論歷史家怎樣吹噓“制憲會議”或“國民議會”中的“第三階級先生們”的功績，我們知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們知道農民的法國若不到處起事，若不維持個人與團體的自發的革命行動，而不受任何政府的牽制，竟然經過四年之久，那末革命所能成就的，一定只是王權的立憲改革，連封建制度都不會被人廢除。我們知道農民暴動若不從1788年繼續到1793年，若不促使“國民議會”以法律去承認農民在事實上所已完成的東西：無贖價地廢止封建雜稅並把舊制度下面富人所盜去的公產還給鄉鎮，農民將始終留為封建領主的牛馬。困苦無告的平民與“無神黨”若不以他們短棍長矛的重量加在議會的秤盤上，各種“議會”決不會給人民以公道！

然而小鄉村的起義並不是反對閣員的騷動或貼在巴黎牆上詳述王后醜事的無頭榜，所能促成的。這起義是全國一般情況的結果，是由民間出來的人在民間所做的煽動準備起來，他們攻擊他們的直接敵人：封建領主，教士地主，小麥的壟斷者與大富豪，這些都是平民身上的吸血者。

這一類的煽動較諸以上的宣傳，少為我們所認識。巴黎的歷史已經被寫過了，鄉村的則還沒有認真地開始：歷史還不認識

農民；但就我們所知道的一點說，就足以使我們明瞭一個大概。

小冊子，傳單沒有深入鄉村：當時的農民幾乎完全不識字。所以人們只好以極簡單極易懂的印刷或手塗的圖畫，作為宣傳的工具。粗劣的圖畫旁邊再塗上幾個說明的文字，然後散播在廣大的鄉村，使民衆的想像，對於國王，王后，亞爾多亞伯爵<sup>188</sup> 郎巴爾王妃<sup>189</sup>，“飢饉同盟”，“吮吸人民血液的”封建領主，造出整個的故事；然後一而十，十而百地傳遍鄉間，激動鄉間人民的精神。

這裏是一張手草的無頭榜貼在樹上，勸人反叛，預許較善的將來，敘述在法國各省發生的暴動。

那裏是借用賈克（JACQUES）的名義，在鄉村間組織秘密的團體，或者去焚燬領主的倉廩，或者去破壞他們收穫物或獵物，或者去殺死他；宮堡中多少次發現斃死的屍體旁邊，放着一把匕首，上面刻着“以賈克名義”的字樣呢！

沿山的路上，一輛重的漂亮馬車，載着封建領主到他的領土去。兩個行人突如其來地攔住去路，並且得着車夫的幫助，把車中的主人絞死，將屍體拋在山澗深處，後來有人在他的袋中發現一張紙條，上面寫着“以賈克名義！”等等警告。

188 COMTE D'ARTOIS (1757--1836) 法王路易十五的孫兒，路易十六的兄弟。1824承繼路易十八的王位，稱查理第十。——譯者。

189 PRINCESSE DE LAMBALLE (1749--1792) 路易十六王后的好友，在9月屠殺中被羣衆殺害。——譯者。

另有一天，人們在三叉路口的絞柱上見到如下的通告：

“如領主胆敢徵收租稅，他將在這根柱上被絞死！凡胆敢向領主繳納租稅者，將處以同樣刑罰！”於是農民如不被騎馬憲兵強迫，再也不願意納稅了，他們得到不要納稅的托詞，內心一定是很快樂的。<sup>190</sup> 他們覺得似乎有某種無形的力量在支持他們；他們習慣於不納稅與反抗領主的觀念，不久，他們果然不再納稅了，而且以威脅從領主手中奪得不再納稅的權利。

鄉村間又繼續有無頭榜報告此後不必再納封建雜稅，應燒燬宮堡與簿籍（封建雜稅的簿籍），“人民委員會”對於這點已有決議等等。

“麪包！不再納封建稅或其他任何稅！”這就是流行於當時鄉間的口號。這口號是人人所了解的，尤其是孩子三天沒有飯吃的母親，被憲兵逼迫要繳欠稅的農民，聽到此種呼聲，心中一定會起無限的共鳴。“打倒壟斷者！”於是他的棧房被打開，他的小麥車輛被截留，騷動蔓延於各省。“打倒關卡！”於是檢驗處被燒燬了，辦事員被毆打了，缺乏金錢的城市也起來反抗要錢的中央政府。“把租稅的表冊，出納的賬簿，地方政府的文

---

<sup>190</sup> 不久以前在1881年，愛爾蘭也這樣做過。他們的“土地同盟”提出了口號“不納稅”(No rent)，照全愛爾蘭農民人數計算，將舊租稅的三分之一強用在農民的福利上。在別的地區，除了耕種外都不納稅。——著者（俄文本註）。

件，丟到火裏去！”於是各種檔案都在1789年7月被焚燬了，權力瓦解，領主逃居外國，革命日益張大其火圈。

在巴黎大場面上所經過的一切都是各省種種騷動的反映，都是四年之內怒吼於每城每村的回聲，不過鄉村的民衆不大注意中央的權力，却更反對其最接近的敵人：當地的剝削者與蝗蟲罷了。

我們現在來作一個結論吧。1788年至1793年的革命，在大尺度的上，表現國家在平民的革命中瓦解，（跟任何真正平民的革命一樣，它當然也是經濟的），所以它曾給我們以寶貴的教訓。

在1789年以前，法國就早有了革命的情勢。不過反抗的精神沒有充分成熟，所以革命遲遲未曾爆發。所以當時革命黨人的努力都用在擴展這不服從，大胆與憎恨現存社會秩序的精神上。

當資產階級的革命黨人向政府發動攻擊的時候，民間的革命者，連名字都沒有被歷史保存下來的無名英雄，則以反對領主，收稅官與各種各類剝削者的反抗行爲，準備他們的舉義，激發他們的革命。

1788年，當羣衆的嚴重騷動暗示革命將要到來的時候，王權與資產階級還想以若干讓步去平息它們；但是他們能以‘全級會

議”，8月4日的虛偽讓步或“制憲議會”的可憐決議阻遏民衆的浪潮麼？他們或者能以此類行爲緩和政治的騷動，但要鎮壓民衆的反叛，則未免太微小了。所以浪潮仍是向上高漲。但是打擊財產同時即是瓦解國家，財產制度打倒之後，與之關連的任何政府就絕對不能存在，所以反對封建領主與一般富人的平民反叛，如大家所知道的，不要四年工夫，終於掃除了王權與專制。

這個進程，就是一切大革命的進程，倘若下次的革命如我們所確信的那樣，不只是政府的簡單調換，而是真正的平民革命，真正澈底改造財產制度的大革命，那末，這也是它將經歷的發展與進程。

附記：關於了解法國大革命的方式，這篇文章所採取的，與官方的敘述頗有出入。所以我對讀者應作一個簡短的說明。由欽佩資產階級的歷史家看來，這歷史的大悲劇主要地扮演於大城市尤其是完成於議會的講壇之上。巴黎以佔領巴士底發出信號之後，鄉間的人民揭竿而起，暴動了幾個月；他們焚燬了幾個領主的宮堡，好像一切都說過了。後來雖然還有若干次騷動，可是人們設法減輕其重要性，依他們的意思，這不過是“土匪”，由反革命的陰謀煽動起來，擾亂社會的秩序的；誠實的共和黨人，真正的愛國者，當“1789年的偉大原理”，由“制憲議會”(Constituante)“立法議會”(Législative)與“國民議會”好好地設諸實行之後，還願意擾亂社會的秩序麼？

反之，依我們的觀察，鄉間農民與城市窮人的舉事，自1788年以後，即已開始發生。從1789年的最初數月，鄉間的暴動已逐漸增多，且有明確的目標(如廢止封建的特權)；它們一直繼續到1793年。資產階級在1789年5月7日所以敢作大膽的行動，8月4日，貴族所以要玩“在祖國祭壇上犧牲其特權”的喜劇，是

## 反抗的精神

因為農民的法國從2月以後，就已揭竿而起了：他們不再繳付封建雜稅；他們以騷動反抗他們的領主；所謂“大城市的流氓”也在沸騰的狀態中。1789年7月11至14日的巴黎革命以及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與其他城市的叛亂並不是一般人對我們說的極有計劃的騷動，並不是反對奈克（J. NECKER，當時的財政大臣）下台的抗議，而是真正窮人反抗富人的暴動，資產階級不過是侵佔與利用這些暴動，以之為推倒王權的工具罷了。

在1789年鄉間與城市裏所見到的，繼續存在於革命所經過的四年中。鄉村的農民暴動，發生多次，城市平民的舉義也是連續不斷。

我們只要參考格里瓜爾司經（H. GREGOIRE），國民議會的議員（1750—1831）以封建委員會（Comité Féodal）名義於1790年6月或正月所提出的報告，就可以知道以上情形的真實性。我們見到農民暴動在那個時代已經擴大了。為着了解農民暴動對於封建義務的廢止與領主土地歸還鄉村的事實，怎樣需要，怎樣無可避免地要繼續產生，我們只要提起1790年6月18日的法令，就可以明白了，這法令還維持有些宗教與封建的“什一稅”，例如繳納“作物徵實”（Champart），“蔬菜徵實”（Terrage），以及其他以實物償付的封建稅，它同時“不准任何人，以文字，演說或恐嚇，妨礙什一稅的徵收或實物的清繳，不然，將處以擾亂公安的罪名”。這法令頒佈於巴斯底堡壘陷落的一年以後，距著名的8月4日晚上，也已經有十個月了，它已充分指出農民暴動如果不繼續下去，農民將一無所得。

所以，不論熱納先生如何咒罵平民，——這也許是為潤飾他學院派的筆調吧——當他說到革命中先後發生五六次的農民暴動時，他是近於真理的。其實，鄉下人的暴動繼續四年以上的時間，自1788年至1793年，最後是“國民議會”來承認既成的事實，重申有關於封建權利與鄉村公有土地的法令，把領主所侵佔的土地還給地方；由此一切農民，不論是地主或無產者，都得到好處，它不但永遠廢止封建的權利，而且把“立法議會”所頒佈的這些權利的贖回法也徹底取消了。跟一切農民暴動一樣，革命時期的農民暴動也不是普遍的與連續的。它先被撲滅了，接着又復燃起來；它死在這裏，又在別處復活起來；跟十六世紀的農民戰爭一樣，它時常轉移地點。

## 一個反抗者的話

沒有這種以城市暴動為支援的鄉間暴動，革命將是不可了解的，或不可能的。十八世紀的大歷史家史羅塞（F. SCHLOSSER，德國歷史家，1776—1869）曾相當清楚地瞥見了這種困難，他有一天對格里瓜爾司鐸說：“羅伯斯比爾怎樣能如此掌握着法國？”格里瓜爾以頗能概括當時情況的辭句回答他說：“羅伯斯比爾麼？每個鄉村都有它的羅伯斯比爾呢！”他如果說：“都有它的馬拉與瘋狂派”，則比較更近事實。

就是這個情況使專制權力的推翻，成為可能。當農民們到處叛亂，追求他們的目的，城市的“無種黨人”盲目地探索其新的將來，竭力推倒已成的權力，因而阻止強大政權的成立時，資產階級則把自己的革命接在民衆的革命上，使他們可以推翻王權並佔政府的權力為己有。凡是否認他們資產階級的先輩曾依靠他們今天所咒罵的可憐人而完成其革命的人，正不妨追溯歷史的泉源，可不要僅在蒲宣（BOUCHEZ）與盧（ROUS）的議會史（*Histoire parlementaire*）與摩尼德報（*Moniteur*）的記載中轉錄若干經過修改的材料。他們將看見他們的祖先，在官方的歷史中如此嚴正，在當時怎樣不惜利用“國會”印章之下的激烈小冊子，在鄉間煽動叛亂，為他們的示威，他們又怎樣在郊外不名譽的陋室中尋覓他們的盟友。因此，戴納先生也知道他侮辱這些以槍棒來進行選舉的“雅各賓黨”（在他看，一切革命黨人都是“雅各賓黨！”），也是不大妥當的；就靠了他所厭惡的這些人，他自己纔沒有做“國王陛下”的臣民呢！

至於革命以前與革命第一年的暴動，我在這短小篇幅中所能說的少許意見，都是1877年與1878年，我在倫敦不列顛博物院（British Museum）與巴黎“國立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連續研究的結果，這研究還沒有結束，我打算在其中說明法國革命與歐洲其他運動的由來。願意研究這個問題的人（其實這是最重要的），除去閱讀我們所知道的敘述革命以前一般情況的羅陀（RAUDOT），多尼奧（DONIOL），雷馬利（LEYMARIE）波納曼爾（BONNEMERE），希波（HIPPEAU）與巴波（BABEAU）諸人的著作外，最好參考地方的筆記與歷史，如公勃（COMBES）的關於喀斯特爾（Costre）城，梭米埃（SOMMIER）的關於猶拉（Jura），維克（VIC）與瓦塞爾（VAIOSEL）而由梅日（MEGE）繼續的關於朗葛多克（Languedoc），沙德里埃（CHATELIER）的關於布勒塔尼，克來克（CLERC）的關



## 反 抗 的 精 神

於法蘭斯孔德 (Franche-Comté)，斯特羅貝爾 (STROBEL) 而由安吉爾茲特 (ENGELHARDT) 羅維的關於阿爾薩斯，尤其是海茨 (HEITZ) [反革命與政治會社 (Contre-révolution et Sociétés politiques)] 與雷馬利的關於利穆贊 (Limousin)，蒙特齊 (MONTDESIN) 的關於利穆贊與克蘭西 (le Quercy)，拉蓬 (LAFONT) 的關於南部等等。但是他們不要希望單以這些材料就能寫成革命以前各地暴動的全史。要想完成這樣的工作最好是借助於國家所保存的文獻 (Archives)：“國民議會”雖曾命令毀滅封建時代的文書，可是我們終於能在其中找到很重要的事實。其他的不說，我單提及文獻保存所 (Archives Nationales) 中特別敘述這些暴動的一大捲材料，這是一個俄國教授卡雷伊夫 (KARÉEFF) 給我們發現出來，他曾撰一著作，研究革命以前的法國農民。大概是靠着這一大捲材料與文獻保存所 中的其他紀錄，戴納 先生纔很合理地說，佔領巴斯底堡壘 以前，法國 至少曾發生三百次暴動，他纔提及——可惜只有一行字——革命以前與開始時期存在於農民中間的祕密會社。

至於革命開始時期資產階級 在巴黎 所用過，今天已被他們無恥地否認的騷動方法，羅維 先生的傑作：革命以前的革命精神 特別給我以指引，我敢將它介紹給願意搜集事實而不高興接受預先擬定之結論的人們。——著者。



## 第十八章

### 理論與實際

依我們的意思，下次革命一定要發生許多問題，但當我們加以討論的時候，人們總對我們說：“這一切都是理論，我們暫且可以不管，我們現在應該注意一些實際的事情（例如選舉問題）。我們準備使工人階級取得政權，然後我們去看下次革命究竟發生什麼問題”。

有些很自然的理由使我們懷疑這議論的準確與誠懇。發表意見的時候，各人對於革命以後或革命當時的社會組織的方式，總有他的現成理論藏在心裏；他不但不看輕理論反而堅決地信仰它，熱心地傳播它，他現在所做的一切，只是他思想的論理的結果。“我們不要討論這些理論問題”，其實可以改做：“請你們不要討論我們的理論，但請幫助我們來實行它。”

真的，報紙上沒有一篇文章中，作者不把他自己對於社會組織所了解的思想，參加進去的。“工人國家”，“由國家組織生產與交換”，“集產主義”（即工具公有，產物不公有的制度），“黨的紀律”等等字樣，不斷地發現於報紙的文章與單行的小冊中。凡表面裝起不注重“理論”樣子的人們，其實都竭力在傳播自己的

理論。我們若避免這一類的討論，別的人却散佈他們的概念，播種他們的錯誤，我們以後又非加以攻擊不可。現在請單舉一個例來說：前任奧國大臣謝富勒<sup>191</sup>所著的社會主義之精髓 (*La Quintessence du Socialisme*) 雖以擁護社會主義為名，其實只以拯救瓦解中的資產階級秩序為目的。不錯，這本書確實使人時常說到牠的著者，可是在法德的工人方面，却少有成功。不過，他的思想，因為裏面摻着若干更容易騙人的革命辭句，仍然每日在傳播着。<sup>12</sup>

其實，這也是很自然的。人類的精神若想從事於破壞的事業，對於破壞之後就要來代替的制度，至少先有一個輪廓的觀念。例如，有些人說：“成立革命的專政”，另一些人主張“任命一個工人的政府，把生產的組織委託它管理；”第三類的人則要求：“在革命的公社中一切都沒收為公有。”總之，大家對於所希望的將來都無例外地存着某種預擬的概念，這概念勢必有意或無意地影響於準備時期的行動方式。

所以要避免這些“理論問題”是無益的，反之，如果我們真的想做“實際者”，我們從今天起，就必須在一切角度之下，陳述與

191 ALBERT E. F. SCHAEFFLE (1831- 1903) 德國經濟學家，1871年任奧國商務大臣。——譯者。

192 現在已經沒有人注意謝富勒的辭了。——著者(俄文本註)。

討論我們安其那共產主義的理想。

再則我們如果在現在比較平靜的時期<sup>193</sup>不來陳述，討論與傳播這個理想，那末究竟要等到什麼時候才着手呢？

要等到革命的日子，在防禦物的砲烟與被推翻制度的廢墟上，當場去找開向將來的大門呢？還是事先須有預定的計劃與實行各種計劃的堅決意志呢？革命爆發的日子，討論已嫌過遲，那時必須立刻行動，必須向這方面或那方面進行，再沒有讓我們從容討論的時間了。

前幾次革命所以沒有給法國人民以他們有權期望的一切，並不是因為他們太愛討論行將降臨的革命的目的，而因為他們把確定此種目的與革命時期應做何事的責任，都交給少數必然要騙人的領導者，並不是人民有了預定的學理阻止他們去行動，而因為他們的腦中一無所有，故一到行動時期即手足無措地茫無頭緒。資產階級在1848年與1870年很知道平民推翻政府的那一天，他們將做什麼事情。他們知道怎樣奪取政權，怎樣以選舉鞏固他們的政權，怎樣武裝小資產階級反抗平民，怎樣掌握軍隊大砲，交通工具與金錢，要是勞動者胆敢要求權利的時候，又怎樣派兵去鎮壓他們。總之，他們知道革命時期他們所應做

193 本章在1879年寫成。——著者（能文本註）。

的事情。

但是平民一點也不知道。對於政治的問題他們在1848年跟資產階級重述：“共和與普遍選舉，”在1871年3月，跟着小資產階級要求“公社”！不論在1848年或1871年，他們對於解決麵包與工作問題所應做的事情，沒有半點明確的觀念。“勞動組織”(organisation du travail)，固然是1848年的口號，(最近德國的集產主義者又在另一方式下復活了這個怪物)，<sup>194</sup>其實也是毫無意義的空洞名詞；1869年國際勞工協會在法國所鼓吹的集產主義也是一樣的模糊。假使有人在1871年3月，問那些努力“公社”革命的人們，對於如何解決麵包與工作問題的意見，他們不知要得到如何矛盾而可怕的答案呢！應該以巴黎公社的名義佔領工場麼？可否沒收房屋，宣告房屋為革命城市的公產麼？應該佔領一切食物並組織計口授糧的分配麼？應該宣告堆積在巴黎的一切財富為法國人民的公產，並且把這些有力的方法應用於全民族的解放麼？對於這一切問題，平民中間沒有半點預定的意見。國際勞工協會，也因注意直接鬥爭的需要，而忽略了澈底討論這個問題。如果有人談起它們，人們就會喊着說：“這都是小說，都是學理，請你不要談吧；”如果有人談到社會革命，他們總以自由，平等，休戚相關之類的空洞名詞解釋它，

194 自然是指著者寫這一章的時候。——譯者。

我們並不想替革命的時期，預擬一個固定的綱領。這一類的綱領只能阻礙行動；很多人便會利用它來作以下的詭辯：“既然不能實行我們的綱領，我們就暫時不要有所動作，我們且等着較好的機會而節省我們的寶貴之血吧。”

我們知道任何平民的運動都是走向社會革命的進程的。它喚醒反抗的精神，它使人習慣於變動，使人視現存的秩序（其實是無秩序）是浮動不定一擊即倒的；只有德國的一個議員纔能蠢傲地詢問：“法國大革命或公社的革命有何用處？”法國所以是革命的先鋒，法國人民所以富有革命的精神與性質，就是因為他們做過這樣多的革命呢。一般理論家與半癡愚的人們即使非難它們，它們的偉大却是依然不減毫末的。

但是我們所要確定的，是我們所想達到的目的。不但確定它，而且以言語與行爲去傳播它，使它成爲那樣普遍，以致革命的日子一到大家都以它爲口號。這工作的浩繁與必要是一般人所意想不到的；因爲這目的在少數人的眼前固然很顯著很有力，而受着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公社主義，集產主義等等報紙誘惑的大衆，則陷在紛歧錯雜的思想中，不易見到這目的的偉大。

我們現在與未來的行動方式都以這一目的爲依歸。強權集產主義者，雅各賓黨，自治公社主義者與安其那共產主義者中

間的差別並不完全在於他們或遠或近的理想概念，也不單單顯露於革命的日子，就是在今天極其微小的每一事物，每一估量中，都能見出彼此的不同。革命的日子一到，國家集產主義者就會跑去安頓在巴黎的市政廳中，從那裏頒佈關於財產改革的法令；他設法構成可怕的政府，到處干涉，一直管到富伊來曹 (Fouilly-les-Oies) 養雞的數目與辦法。自治公社主義者也跑到市政廳去，自立為政府，他也設法重演1871年巴黎公社的歷史，只要公社參議會以為時機未來，它也不敢動到神聖的財產。至於安那其主義者則立刻去佔領工廠，房屋，小麥倉庫，換言之，一切社會的財富，並在每一公社，每一團體，組織中共同的生產與消費，使可以滿足聯合公社與團體的需要。

這同樣的差別一直伸展到我們日常生活與行動的極小表現。凡人都想在他的目的與行動方法中成立某種協調或一致，故安那其共產主義者，國家集產主義者與自治公社主義者，在他們直接行動的任何一點，都沒有協調的可能。

這差別是存在的，我們不要裝做不知道。反之，我們各人都開誠佈公地陳述我們的目的，我們的討論繼續進行，每日每時在各團體中（不是在報章上，因為報章上的討論總有個人的問題在內）所進行的討論，一定會在人民大眾間釀成一種能為大多數



人接受的思想。

至於現在這時候，我們有幾處是可以共同行動而且任何團體都是一致的。這就是反對資本與資本保護者——政府——的鬥爭。不論我們對於將來社會組織的意見如何，有一點是一切誠懇的社會主義者所同意的，就是下次革命一定要實行資本的充公。所以凡是準備此種充公的任何鬥爭，都為一切社會主義的團體所擁護，不論我們所屬的派別如何，財產公有應該是我們共同的目標。各個不同的團體，越是在這共同的領域或未來情況所將指示我們的其他領域上相遇，則對於革命時期應做何事的共同意見，越是有成立的希望。<sup>195</sup>

但是我們應該牢牢記住：要想一種多少有點普遍性的思想在大動亂的時期，能得民衆的特別注意，我們就不要忽略時常陳述我們對於革命所將產生的社會的理想。如果我們真要合乎實際，我們就應該發表各色反動派時常稱為“烏托邦”或“理論”的思想。如果我們要想成功，就應該認理論與實際是兩物的一體。

---

195 人們常常責備我們愛用“在革命那一天”這種句子，並且從這個就斷定我們認為革命是一天裏面就可以完成的。其實“在革命那一天”不過是我們一種習慣的說法，它可以包含七十天，像1871年的公社那樣，它也可以包含五年，像1789—1794年那樣。——1919著者（俄文本註）。

1

2

3

## 第十九章

### 充 公<sup>197</sup>

#### I

今天不只是我們在說歐洲已到了大革命的前夕了。資產階級也已開始覺到，並且在他們的報紙上公開承認了。英國的泰晤士報(*Times*)向以穩健著名，對於任何事物向不發表惶悚之論，最近也以很可注意的文章，表示歐洲已瀕革命之境了。它譏刺儲蓄與節儉等斯巴達式美德的說教者，它要資產階級寧可注意我們社會給勞動者所安排的命運，並考量應該怎樣對他們讓步，因為——這倫敦的大報說，——他們是有着不滿意的任何理由的。日內瓦日報(*Journal de Genève*)——這報界的老娼婦，也急忙地承認瑞士共和國確實沒有充分地注意社會的問題。還有別的，我們不高興舉出它們名稱，其實也是大資產階級與高級金融界忠實喉舌的報紙，見到不久將來，廠主將被迫與勞動者一起作工而民衆的怒潮又已捲到他們身邊的事實，也在替可憐廠主的命運歎息與擔憂了。

---

196 本章寫於1882年11月，一個月後我便在土倫被捕。——著者。

維也納最近的變故，法國北部的暗中騷動，愛爾蘭與俄國新發生的大事，西班牙的革命運動，以及其他成千成萬我們所認識的徵兆，使法國勞動者與其他各國工人互相結合的休戚相關的關係。這一切都是肯定我們的預料的，我們都知道以上所說的無形關係，在某一時期會使各地的勞動者團結一致，終於構成一個比任何委員會所代表的組織還都有力可怕的堅強聯合。

最後法國的情況又到了一個新變化的時期，一切覬覦權力的黨派已準備彼此攜手來作突擊的嘗試；外交家的加倍活動已預示屢次延宕而終於無可避免的歐洲戰爭行將降臨；而這次戰爭的必然結果一定在失敗與被佔領國家，激起人民的暴動；這一切事實發生於變故百出的今天，都使我們預料我們已顯然接近革命的日子了。

資產階級懂得這個，並準備以暴力來抵抗，因為除暴力之外，他們不認識或不肯認識其他的方法。他們決定拚命抵抗，他們打算殺十萬，如必要時，殺二十萬工人，五萬婦女與兒童，以維持他們的統治。他們是殺人的能手，他們決不會在屠殺的慘象之前後退。1790年在巴黎大校場，1831年在里昂，1848年與71年在巴黎街上，他們已顯過他們的本領了。為保存資本與淫樂懶惰的權利，一切方法對於他們都是好的。

他們的行動綱領已經完全決定了。我們的又如何呢？

由資產階級看來，屠殺是已定的綱領，只要有兵，不論是法國兵德國兵或土耳其兵，來担任這件工作，他們隨時可以實施他們的計劃。他們只想維持現狀，延長既有的事物——即使延長十五年也無不可——他們的整個問題自然只是簡單的武力鬥爭。在勞動者這方面可是完全不同，勞動者既以改造現存的制度為己任，問題當然就不這樣惡狠地簡單了。反之，它是廣大的，無限的。我們跟資產階級一樣，應該好好地準備我們要參加的血戰，這血戰在我們看來，不過是我們攻擊資本鬥爭中的偶然變象。單單使資產階級恐怖而任社會的一切都留在原來的狀態中，於我們沒有半點好處。我們的目的比較廣大，我們的目標比較高遠，我們決不以互相殘殺為滿足。

我們想廢止人的剝削。我們想剷除起原於少數人逸情生活的不公道與罪惡，我們想使大多數人從經濟智慧與道德的奴隸狀態中解放出來。問題的確是太廣大了。但是過去各世紀既把這個問題留給我們，而我們又處在這非澈底解決不可的歷史階段，我們只好義不容辭地接受了這個重責。此外，我們也不必去瞎尋解決，歷史給我們提出問題的時候，把解決也帶給我們了；大家都在說它，歐洲各國都在高聲說它，它概括我們這一世紀的經濟與智慧的發展。這就是充公，就是無政府。

假如社會財富依然留在今天佔有的少數人手中；假如工廠，手工場與製造廠依然留爲廠主的產業，假如鐵路與其他的交通工具仍繼續爲私人公司與個人的私有物，假如城市的房屋與鄉間的別墅依然爲現在的業主所佔有，假如革命之初不把這些不動產沒收爲公有，使一切勞動者，都可以自由居住，假如蓄積在銀行與富人家中的一切寶藏不直接還給羣體——因爲一切人都曾助成它們的生產，假如反叛的人民不佔領堆積在大城市中的一切貨物與食糧，並不自行組織分配的機構使一切需要的人都能獲得滿足，最後，假如土地依然留爲銀行家與高利貸者——事實或法理上的所有主——的私產，假如大的地產不從地主手中奪回，分給一切願意自己耕種的農民，假如社會上仍舊有命令被治者的統治階級存在，那末，暴動將不是革命，一切都須重新來過。暫時截斷枷鎖的工人，只好重新屈下頭去，接受同樣的枷鎖，只好重新忍受廠主的鞭撻與壓迫，工頭的傲慢，逸惰者的缺德與罪惡，至於白色的恐怖，流刑，死刑，以及劊子手在勞動者屍堆上狂舞的慘象，則更不必說了。

充公，看，這就是下次革命所應有的口號，不然，下次革命就不會完成其歷史的使命。把一切有方法剝削他人的富者的產業，完全充公了；把一切留在任何人手中都能剝削別人的東西，完全沒收爲公有，這就是下次革命所應做的工作。

設法使各人都有自由勞動，自由生活的可能，使各人都不致爲生活所迫把自己的勞動與自由賣給那些靠着奴隸工作而蓄積財富的剝削者，這就是下次革命所應達成的任務。

十年以前，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期，一切社會主義者都接受這個綱領（至少在它的經濟部分），凡自稱社會主義者的任何人都承認它，毫不遲疑地承認它。之後，來了那樣多工業的“騎士”，竟利用社會主義的名義去擴展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以那樣巧妙的手腕減縮這偉大的綱領，以致今天<sup>197</sup>只有安那其主義者纔完全擁護它。他們毀壞它，使它充滿空洞的言辭，可以讓每個人去任意解釋；他們所以這樣減縮它的範圍，並不是爲着工人的喜歡，因爲工人接受社會主義，普通是接受它的全部，他們其實只想取媚於資產階級，使在資產階級的隊伍中也有他們的位置。所以努力把這充公的思想傳播到窮鄉僻壤的巨大責任，完全落在安那其主義者的肩頭。他們從此不必再希望別人來擔負這艱巨的工作了。

倘若相信充公的思想已深入一切勞動者的心中，倘若相信它已成爲忠誠志士準備以生命殉之的一種確信，我們就會犯着

197 這是八十年代的初期，那時社會民主黨放棄了即刻革命的綱領，却與資產階級作種種的妥協。——1919年著者。（俄文本註）。

不幸的錯誤。其實，充公的思想還剛出世！世上不知有幾千百萬人還沒有聽見說過這萬物公有的主張，或僅從它反對者口中說出；就是贊成它的人，在各方面觀察它，懂得一切詳情的又何其少數！真的，我們知道，尤其是在革命的時候，一切人都注意公共事情，都高興閱讀，討論與行動，而比較確切與明白的思想，又特別能引動羣衆的時候，充公的主張最有獲得擁護的可能。我們也知道革命的時期如果只有兩個黨派：一邊是資產階級，另一邊是平民，充公的思想即由極小的團體起來提倡，也會得着平民的歡迎。不幸社會革命除資產階級之外，還有不少其他的敵人；例如出現於革命社會主義者與資產階級中間的一切私生的黨派；連骨髓中都有過去崇拜強權遺跡，精神因而必然怯弱的游移分子，最後，在覆沒中猶想救起一部份特權，因而故意大聲疾呼反對他們打算暫時犧牲，希望以後立刻恢復的制度，藉以取信於民的資產階級的革命者，這一切中介的人物都大施活動，要平民拋棄真的獵物而去捉摸空虛的暗影。還有成千成萬的“好心人”竟來勸告我們：“得小勝於失大，”“與其喪失全部毋寧獲得少許；”更有無聊的可疑分子把全部的寶貴時間與革命的熱情消耗在攻擊瑣細事物與不重要的個人，而不毅然決然以可惡的制度為革命的對象；最後，還有政治的野心家想玩聖儒斯特<sup>198</sup>與羅伯

198 SAINT-JUST (1767—1794), 法國大革命中的一個領袖。 國民議



斯比爾的把戲，而不去摹仿十八世紀農民的所爲，換言之，不主張用暴力去佔領社會財富，立刻利用財富並在這財富上制定分享的權利，使其有益於整個民族。

現在只有一法，可以避免這種危險，就是從現在起，我們要不斷地以我們的一切說話，一切行爲去散播充公的思想；只要我們的每一行爲與這基本的思想有關；只要充公二字深入全國的各鄉村；只要每一鄉村都有討論它的人，只要它在每一工人每一農民的心目中成爲“安那其”這個名辭的組成部分，那末，我們可以担保：革命的日子一到，人人口中都會喊出充公，充公的聲浪就會驚天動地傳遍全國，使平民的血不致再白流了。

此時世界各地的安那其主義者都已明瞭他們的責任所在，都有努力盡責的觀念了。時間已甚迫促；但這也能給我們以新的力量，使我們加倍努力去達到這個目的，因爲如不達到這個目的，平民的一切努力與一切犧牲又會是落空的。

## II

在沒有陳述我們對於充公的看法之前，我們先須回答一種理論很薄弱而傳播很寬廣的反對論。經濟學，這資產階級的

---

會議員，公安委員會委員，羅伯斯比爾的同志，與羅伯斯比爾同上斷頭台。——譯者。

牌科學，不斷地以各種聲調讚揚私有財產的恩澤。它說：“請看農人自從有了自己耕種的土地之後，怎樣完成他的奇蹟吧；請看他怎樣鋤地，怎樣翻動他的小塊田產，怎樣從往往不生產的土地，取得如何美妙的收穫物吧！最後，請看工業，自從脫離“師傅權”（maitrise）<sup>199</sup>與“行業限制”（jurandes）<sup>200</sup>之後所得的成績吧！這一切神妙的結果都應歸功於私有財產！”

不料描寫了這個情景之後，一般經濟學家所得的結論，却不說：“土地應當屬於耕者；”他們反而推斷：“土地應當屬於以傭工耕種的地主！”不幸，還有很多人竟相信這些理論毫不反省地跟着別人做應聲蟲。至於我們，“烏托邦主義者，”正因為我們是烏托邦主義者，我們要想深究分析，以下就是我們所得的結果。

關於土地，我們也觀察到，自從農人成為自耕土地的主人之後，耕作的確大有進步。但是經濟學的先們拿誰跟這小地主比較呢？不是拿共產主義的農人吧？是不是拿那些“杜科波爾”<sup>201</sup>的共有村呢？這些宗教的信仰者，一到黑龍江流域，就把

199 法國大革命以前，一業的師傅有支配其徒弟的權利，手工匠在學習滿期以後，必須為師傅服務若干年，並隨時受着師傅支配，可以說無形中成為師傅的奴隸。——譯者。

200 這也是法國大革命以前阻礙工業發展的制度。行業不能自由，任何行業不能做另一行業的事情。——譯者。

他們的牲畜與青年的工作，充爲公有，用四五對耕牛拖着犁子，開墾滿地荆棘的荒野，並且共同建造他們的房屋，所以從第一年起，就成爲富有興旺的農民，<sup>201</sup>至於孤立的移民，雖然努力開發低濕的田地，也只好向國家懇求若干公斤的麪粉。——是不是拿諾特霍夫（NORDHOF）<sup>202</sup>對我們敘述的美洲新村呢？這些實行共產的團體除對一切村民供給衣食住等必需品之外，今天又使每一男女分得百元，作爲購買村庫中所沒有的樂器，藝術品與裝飾品之用。

當然不是的。自己搜集矛盾的事實，以便解釋，加強或拋棄自己的假定，這對達爾文之類的人是好的，但“官方的”科學却不願意認識事實。它只把自耕農或小地主與過去的農奴，租戶或佃農的優劣比較罷了！

但是農奴，當他耕種領主的土地時，不是預先知道他的領主

201 意即精神的保護者。——著者。

Doukhoberts 是俄國農民中間信奉基督教共產主義的一種人，他們不承認希臘天主教教條，並且拒絕兵役，因此受着迫害。——譯者。

202 本章發表以後，有六千個“杜科波爾”，因爲不信國教，被俄國政府壓迫，移居到加拿大去了。不管他們起初遇到多大的困難，後來加拿大政府又同他們打麻煩，但是他們二十個共產村落却也有了可驚異的成功，並且他們還得實驗出來共產的經濟與孤立的經濟誰優誰劣。——著者（俄文者註）。

204 大概是指 CHARLES NORDHOFF (1830--1901)，入了美國國籍的作家。——譯者。

除了給他小量的蕎麥與裸麥，使他的骨與肉不致分離之外，把他所收穫的一切產物，都佔為己有麼？他不知道他徒然辛苦，等到春天一來，他依然像俄國今天與法國1789年以前的農民一樣，只好用草和着麵粉，作為充飢的食物麼？他不知道他若不幸而稍能致富，他便會成為領主蓄意迫害的目標麼？所以他在可能的範圍內寧可少作工，或盡量使耕作沒有好的收成。待這農民的子孫知道他們能把收穫物藏入自己的穀倉時，他們就努力工作，一切都勝於他們的祖先，這還有什麼可以驚奇的呢？

佃戶已較農奴進步了。他知道收穫物的一半將為地主所有，但至少還有一半是留給自己的。雖有這不公道的條件，——在我們看來非常可惡，在一般經濟學家看來非常公平的條件——佃農還藉他兩手能做的工作，成功改良他的耕作。

租耕農，如他的租約訂有一定的年限，而租約的條件又不過於苛刻，使他能以少許儲蓄去改良他的耕作或者他有若干周轉的資本，則他在改良的過程上，又進了一步。最後，自為地主的農民，如果不為購買小塊土地的債務所累，如果能創立儲存的基金則比農奴，佃戶與租耕農都願意努力耕種，因為他知道，除賦稅與債主奪去一部分之外，他以辛苦勞動從土地中取得的產物，將屬於他自己所有。

然而我們從這些事實中究竟能夠得到何種結論呢？ 唯一

的結論是：任何人都不願意替別人做工，農人如果知道自己收穫物的最好部分將被各種各類的懶惰者，——不論他是領主有產者，債主或國家賦稅，——所吞沒，土地將永遠不會種好。至於想從這些事實中尋找產業私有與公有的優劣比較，那只有慣在無根事實中尋找結論的人，纔會這樣做。

這些事實還含有別的意義。

我們曾說過佃戶，租耕農，尤其是小地主的工作比農奴或奴隸的，來得勤勉。不過，農業的昌盛決不會在佃戶，租耕農或小地主的制度之下，實現出來。半世紀以前，人們還可以相信土地問題能在小地產中獲得解決，因為當時的自耕農的確享受過某種繁榮，尤其是在十八世紀的貧困之後，此種繁榮特別顯得動人。不幸，這小地產的黃金時代很快地過去了。今天僅有一小塊土地的自耕農幾乎不能度過青黃不接的生活。他負債，他成爲家畜商，土地商與高利貸者的獵物；期票與抵押使整個鄉村破產，另外還有國家與地方政府所徵去的可怕賦稅。小地產掙扎於憂鬱苦悶中，農民雖然還保持着地主的名義，其實他只是銀行家與高利貸者的佃戶。他相信總有一天他會償清他的債務，誰知愈掙扎而債務愈增多。爲着數千數百人享受繁榮，致使數千百萬人陷在重利的剝削中，只好以革命爲其解脫束縛的唯一

方法。

那末，這由無數的統計證明準確的事實，完全推翻了私有財產有利於農民的理論，試問小地產失敗的原因究竟在何處呢？

解釋是很簡單的。原因既不在美國的競爭，因為小地主破產的事實早於美國的競爭；也不在國家與地方政府的賦稅：即使減輕賦稅，也只能緩和一時，絕對不能阻止已有的趨勢。理由是在以下的另一事實中，就是歐洲的農業經過十五個世紀的停滯之後，恰在五十年以前，開始有一些進步；農民本身日益增加的需要以及銀行，工廠，經紀人與城裏紳士等，為使農民上當，源源不斷地向着鄉村放款把自耕農拖入債務的羅網；最後，富人估買土地，把它改成娛樂產業或工商業的廠房，致使地價漲到如此高昂的地步，也未始非小地主破產的原因。

我們且來分析我們以為是其中最普遍的第一個要因吧。為着要趕上農業的進步，為着使自己的產物能與機械種植或化學肥料培養的收穫物競爭賣得起後者的同樣價錢，農民今天必須有改良耕作的資本。沒有儲存的基金，任何農業都是不可能的。房屋壞了，耕馬老了，母牛停止產乳了，犁破了，車碎了，非把牠們換過或修理過不可。此外，又須增加牲畜，購買若干新式的農具，以改良他的田畝。如此，他就立刻要付出幾張一千法郎的鈔票，農民所不能得到的就是這些巨額的鈔票！那末

怎樣辦呢？他即使實行減少法國人口的“一子繼承制”，也無濟於事，也解決不了他的困難。於是他只好遣送他的子弟到城裏去增加都市無產階級的隊伍，他自己則不斷地抵押，負債，終於重新成爲農奴，——如從前做過領主的農奴似的，今天又做銀行家的農奴。

這就是今天的小地產。替它歌頌讚美詩的人，已落後五十年了：他們只在五十年前的事實上說話；他們不明白現在的實際情形。

可以用：“如無儲存基金，即無農業可能”這些字概括的簡單事實，含有整個教訓，我們敢請主張“土地國有”的先生們，加以慎重的考慮。

假定明天亨利·喬治（HENRY GEORGE）<sup>204</sup>的使徒們得到勝利，把英國一切大地主的產業都沒收了，並且把這些產業，劃成小塊，分給一切願意耕種的人們。假定契價減至最低甚或完全沒有，在二三十年之內，或有安適的增加；但在三十年以後，一切又須重新開始，

---

<sup>204</sup> 美國經濟學家(1839-1897)，進步與貧困(*Progress and Poverty*)一書的著者。他雖反對土地私有，但不主張革命，他想以單一稅等改良方法達到：“耕者有其田”目的。——譯者。

土地需要很多的看護與培養，要得到如諾福克 (Norfolk) 地方所完成的，每公頃產生二十九，甚至三十六與四十二噸的小麥(其實，這並不是妄想)，人們必須除清石塊，疏水並掘深土地；必須以雙頭犁代替鶴嘴鋤；必須購買肥料，維持道路；最後，必須隨處開墾，以應人口隨時增多的居民的需要。

這一切都要一家所不能擔負的很多消費與很多工作，這就是農業爲什麼始終留在停滯狀態中的理由。要想得到今天已在“集約耕作”<sup>205</sup>中所得到的收穫物，一公頃土地的疏水有時要費一二月工夫，四五千日工作，二萬法郎代價。這就是資本家所做的，而小地主永遠做不到的工程，我們都知道貧苦的地主，一生即使節省一切，節省真正人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也只能積存少許的儲蓄，哪裏能着手改良他的土地呢！土地需要人的工作，人若以勤勉的工作培養土地，土地纔以金黃的麥穗，如雨也似的，瀉給我們，可是鄉下所缺乏的就是人手。一般工人如果不開着兩手在靜悄悄的工廠周圍徘徊，他們即終日被關在工業的“軍營”中，替印度的王公，非洲奴隸的所有主，銀行家的夫人們，富有的埃及人，土耳其的鞑靼人織造神妙的綢布與衣著，而土地仍然得不到能滿足千萬人需要與安樂的耕作。肉還

205 在範圍比較狹小的土地上使用較多資本與勞動的耕作，謂之集約耕作 (Culture intensive) 或集約農業。——譯者。



是兩千萬法國人的奢侈品！

除去逐日努力於土地工作的人們之外，土地在有些時期還需要數百雙手，去改良田畝，清除牧場上的石塊，並且得着自然力量的協助，創造富饒的產業，並及時收藏豐富的收穫物。它要城市供給它人手，機器與摩托，而這些摩托，機器與人手却留在城裏，有些一無所事，有些則用於滿足全世界富人的虛榮。

私有財產非但不是一國財富的源泉，而反成爲農業發展的障礙。當有些研究者在替土地的耕作開闢新路線的時候，全歐洲的廣大地面上，由於私有財產的制度，幾乎沒有一處的農業不仍留在停滯的狀態中。

這就是說社會革命應該如一般強權改造家所夢想似的，推翻一切小地產的界限與籬笆，破壞一切菜園與菓園，採用大規模的機器耕作，藉以獲得大農業的尙成問題的利益麼？

不，我們決不這樣做。我們決不侵犯不僱工人而與自己子弟耕種的小地主的田畝。但是我們決意把一切不以自己兩臂工作而佔有廣大土地的富人的產業充公了。當社會革命將成爲既成事實，當城市工人不再爲廠主私利而爲大眾需要去工作的時候，成羣結隊的快樂勞動者將興高采烈地下鄉去，給被充公的田畝以它所缺少的耕作，將不毛的荆棘地在數天之內改成肥

沃的平原，將財富帶給鄉村，將壤土，光與熱所能生產的種種物品供給大家“自由取用，因為餘下的有的是東西！”至於小地主，待他眼見共同耕作的好處之後，你們以為他不拋棄舊有成見，不自己要求，願為大家庭中的一員麼？

今天倫敦大隊衣衫襤褸的游民，在收穫時期，給與康特(Kent)農人的助力以及有些時候——如採葡萄季節——城市人民幫助鄉間工作的情形，到將來一定會普及於一般的耕種。有時間性的工業(新大陸的企業家懂得這個妙用)在有些時期，必須增加人工，以應一時的需要，農業也是一樣，收穫固然需要很多人工。改良土地尤其不能缺少人的因素；成為共同耕作的農業即是城市與鄉村的連繫線：它把二者溶為一塊只由一家耕種的廣大田園。美國的“超級大農場”與其他大農場，今天都採用僱工制，它們僱用數千窮人，作工幾個月，待耕種與收穫的時期一完，被僱的農人立刻被遣散，<sup>206</sup>等到將來制度改革之後，這些農場就將成為工業勞動者的遊樂園。

將來既不是私有財產的，也不是屬於株守着一小塊土地而終生不得溫飽的農民；將來當為共產主義的耕作所有。只有共

---

206 請看反抗者(Le Révolté)報社出版的小冊子，奪取機器吧，工人！奪取土地吧！農民，(Ouvrier, prends la machine! prends la terre, paysan!)。——著者。

同的耕作——是的，只有它，纔能強迫土地給我們以所期待的產物。<sup>207</sup>

我們在工業中或者能找到私有財產的好處吧？

我們不要細說私有財產或資本在工業中所產生的種種惡果；一般社會主義者已經充分地認識它的缺點了。即使不被飢饉襲擊的地方，資本也給我們造下不少的禍患：勞動者的貧困，生活的無保障，恐慌，失業，剝削婦女與兒童，人種的頹敗，不事生產者的窮奢極欲，勞動者被迫陷於牛馬不如的狀態中沒有方法享受知識藝術與科學的快樂，這一切都被人們說過不知多少次了，我們不必再在這裏重述。為出口貨物與壟斷世界市場的戰爭；內戰；龐大的軍隊，可怕的預算，整整一代人的被殺戮。不事生產者的道德墮落，他們指給科學，藝術與倫理原則的錯誤方向；為鎮壓被壓迫者反抗而成爲必需的政府；法律與其劊子手，法官和

207 這是1882年寫成的文章，現在情形又不同了。在那時以後，美國的大規模的“超級”農場很快地就消滅了。至於俄亥俄草原，那裏佈滿了興盛的小農場（佔地約十至六十“結其吉納”，還有小的），田地上風車林立，每年收穫甚多，並且灌溉了好些菜園。小的經濟佔了上風，並且由於農場的堅強的聯合，合作社吊穀機的使用，最後由於各個小規模農場合作記間廣泛的信用往來，小的農場繁榮了。請參看我的田莊工廠手工場。至於農場主所欠的債務大都已經償清或即可償還，並且每年發明新的機器，改善生活情形，——1919年著者（俄文本註）。

犯罪；壓迫·服從以及由此而生的卑賤心理與社會墮落，這就是私有財產與私有財產所生的個人權力的清單。

但是，除開這一切缺點與惡果，私有財產也有一些好處足以抵償它的壞的部分麼？或者如我們統治者對我們所說似的，人類既然是愚蠢的，它在這愚蠢中的確是使社會前進的唯一方法麼？或者我們這一世紀的工業與科學的進步是它賜給我們的吧？至少有些所謂“學者”曾經對我們這樣說。那末，我們來看他們的肯定依據什麼，他們的論證究竟是什麼吧！

他們的論證麼？以下就是他們的唯一論證！他們說：“請看百年以來，工業從政府與行業束縛中解放出來以後的進步吧！請看這些鐵道，這些電報，這些一部能做一百或二百人工作，能製造一切，能製造大至數百噸機輪，小至極細的花邊機器吧！這一切都靠私人的創意力與個人想發財的願欲！”

不錯，一百年來，財富生產上所完成的進步是驚人的巨大。請我們記着，就因為這個緣故，今天產物的分配應當有相當的改革。但是這些進步的確是靠廠主的自私企圖與貪得的聰明麼？難道沒有別的更重要的因素能夠產生同樣的結果，能夠抵償工業家貪心的有害部分麼？

這些因素，我們都是認識的。只要舉出它們就能顯出它們的重要。這首先是蒸汽摩托，既便利又柔順，時常準備着工作，

它使整個工業起了革命。其次，是化學工業的創造，這工業達到如此重要的地步，以致它的發展，據一般專家說，可以作為一國工業發展的真實尺度。它也完全是我們這一世紀的產物；請你們回憶十八世紀的化學情形吧！最後是發生於十八世紀末期的思想大運動，它使人類脫出形而上學的束縛，因而完成這些推翻過去工業的物理與機械的發明。在這些有力的因素之前，誰敢說“師傅權”與“行業限制”的廢止，對於工業，要比我們這一世紀的大發明，來得重要呢？另一方面，既有這些發明之後，誰又敢說，集合生產的方式，不比私有工業更能利用它們來發展人類的幸福呢？

至於發明本身，只有從未讀過發明家傳記或毫不認識他們生活的人纔會假定他們是被求利的欲望所推動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死在極貧困的狀態中，我們又知道資本或私有財產怎樣在延緩實驗與大革新事業的進行。

另一方面，要維護私有財產的優點而反對產業公有，人們又須證明公有制度是阻礙工業進步的。如果沒有此種證明，推論就將毫無價值。不料這論題恰是不可靠的，唯一有效的理由就是因為我們從未見過一個共產的團體曾有必要的資本，可以從事大工業的生產，而在這大規模的生產中，又曾反對採用新的發

明。反之，不論我們所眼見的團體合作社等——怎樣不完全，怎樣有缺點，它們從未犯過不順工業進步的過錯。

我們對於近百年所嘗試過的種種集合性質的事業，還有很多的批評。但是我們所能提出的最大譴責，——這真是出乎意料的——都是它們還不夠有集合的精神。我們譴責開鑿地峽與山脈的各大股份公司創起無名資本主的新方式，使它們運河與隧道的每一公尺都填有人類的白骨：我們譴責工人的組合成立新特權者的貴族，只想剝削他們自己的弟兄。但是不論公司或組合，對於工業的改良，都不反對，都沒有惰性的阻礙。一直試驗到今天的種種集合性企業所能給與我們的唯一教訓就是私利與個人利益的成分，在這些企業中愈少於比較爲公的心理，那末，它們的成功便愈有希望。

從這很快而必然太簡單的分析中，我們見到人們愈對我們吹噓私有財產的優點，他們的肯定就愈顯出沒有可靠的根據。所以我們不要過份注意他們的議論吧。我們不如想法確定社會財富的充公應該怎樣進行；並且指明近代社會的趨向是否適合於我們的要求，有了這種依據之後，我們再去發現充公在下次革命時應當採取什麼方式。

## III

沒有什麼問題比充公更重要了，我們敢請我們的一切同志從它的各方面去研究它，它的實行是不成問題的，它早遲要我們去接受它，所以希望我們的同志繼續不斷地討論它的演變。將來革命的永久成功或暫時失敗都以這充公行得好壞為轉移。

真的，我們大家都不能不曉得，任何革命的嘗試，若不適合大多數人的利益或沒有方法滿足他們的需要，將預先被判處死刑。僅有高尙的理想是不夠的。人類不僅以高貴的思想或美妙的言辭為生活，他還需要不可缺少的麵包。肚子比腦筋更有要求滿足的權利，因為是它保持着整個的組織。那末，革命之後，倘若民衆的所得僅是好聽的言辭，倘若沒有昭然若揭的事實，使他們明白社會的情況的確已在有利於自己這方面發生改變，倘若暴動只達到調換政府的人與方法，則絕不會做出什麼事來。所留下的只是多一次的懊喪與失望。於是我們又只好重新做西齊弗 (SCSYFHE)<sup>208</sup> 的徒勞工作，不斷地滾動我們的永恆岩石！

要想革命不單是一個名詞，要想反動不在革命的第二天給我們恢復前夕的情況，則革命的所得必須有值得維護的價值，昨

<sup>208</sup> 西齊弗為希臘神話中的人物，生於科林斯 (Corinth) 王，以掠劫殘暴著名，死後被判在地獄中無休止地滾動同一塊岩石，今日“西齊弗的岩石”一詞，與勞而無功同義。——譯者。

天的可憐人必須成爲今天的被解放者。你們大概還記得1848年的誠樸共和黨人，“以三個月貧因爲臨時政府服務”的故事吧？三個月貧困興高采烈地被接受了，三個月之後，有什麼所得呢？機關槍掃射與整批的流刑罷了！<sup>209</sup> 當時那些不幸者都希望，辛苦地等待三個月就足以制定這些救世的法律，把他們改變成自由人，使他們有每日工作與麵包的保障！其實以奪取代替要求不是更有把握麼？立刻廢除貧困不是比展示自己的貧困，來得有效麼？這不是說獻身或犧牲自己不是一種偉大的壯舉，不過，把一切與我們同行的人放棄在他們可憐的命運中，這不是獻身而是出賣呀！戰士戰死了，很好不過，不要使他們的死沒有半點代價！獻身的人們犧牲了，這是慷慨赴義，最可欽佩沒有了，不過不要使這些勇士的性命白白犧牲了，羣衆不能由此得到些微的好處！

只有普遍的充公纔能滿足受苦與被壓迫羣衆的要求。我們必須使它從理論的境地進入實行的領域。不過，要想充公適合於“取消私有財產”與“把一切東西還給一切人”的原則，它必須完成於很廣大的範圍中。範圍太小即等於平凡的搶劫；範

<sup>209</sup> 1848年法國2月革命成功，將國王路易·腓力浦趕走。但四個月以後又發生6月事變。6月23至26日，這四天以內巴黎工人與國民軍在市内巷戰，事敗工人被捕者有一萬多人，其中多數被槍決。——譯者。



圈大了，即是社會改造的開始。無疑的，假如我們想像一個很大的國家會立刻成爲我們的試驗場，我們將完全不懂歷史的法則。法國，歐洲與世界不能由突然的改革，一下就成爲無政府，我們也知道，一方面有統治者的瘋狂野心，戰爭與破產，他方面有引動平衡破裂或革命的思想宣傳，改造的日子一定會降臨的。這樣的日子一到，我們就可以行動了。多少次革命黨人竟措手不及地讓事變過去，而沒有利用它來實行他們的主張！多少次他們看見幸運在他們的面前掠過而沒有被他們把握在手裏！

是的，當這樣的日子一到，——我們愈努力，它的到來就愈早——當整個區域，許多大城市與其近郊，脫離它們統治者的束縛時，我們的事業就可確定，我們就把一切工具歸還地方公有，把今天由少數特權者強佔的社會財富，歸還它的真正主人：社會的一切人，使各人都有充裕的消費，使生產能繼續生產其必需與有用的物品，使社會的生活不但不停止，而且能以最大的毅力，向前猛進。如果沒有菜園與田地給我們以生活所必需的食物，如果沒有倉廩，堆棧，貨庫儲藏勞動的蓄積產品，如果沒有工廠與手工場供給綢布呢絨，五金成品與千百種工業與技術的物件，以及防禦的方法，如果沒有鐵道與其他的交通工具，使我們與鄰近的自由公社交換我們的產物，聯合我們的力量，以備防禦與攻擊之用，我們就將預先被判爲失敗者，我們勢必如魚離水似的，雖游泳

於空氣的大洋中，終因不能呼吸而遭窒息的厄運。

我們請回想數年以前美國鐵道機器匠的大罷工吧，起初，社會大多數人都承認他們的理由是正當的，大家都厭惡公司的無理，都期望它的工人們迫它就範。但當工人成爲鐵道與機車的主宰而不利用它們，一切交換的活動因而停止，各種各類的食糧與貨物因而增加一半價錢的時候，輿論就轉換了方向。“與其任這些愚蠢的罷工者仍在那邊搗亂，致使我們餓死，毋寧讓公司去盜竊我們，折斷我們的手足。”我們記着吧！要想革命成功，務使羣衆的一切利益都有保障，務使他們的需要與正義本能同時得到完全的滿足。

然而，單單承認原則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把這些原則拿來實行。

人們往往重復地對我們說：“請你們去侵犯農民的小塊土地與短工的簡陋小屋吧，你們會看見他們將怎樣接待你們：他們要用叉擊與腳踢來歡迎你們呢？”很好，不過，我們曾經說過，我們決不侵犯小塊的土地與簡陋的小屋。我們決不得罪我們的好朋友，決不與今天尙不自知，明天一定是我們聯盟者的人們爲難。充公其實是爲着他們的利益。我們也知道社會上的確有着超過，則享受剩餘，不及則感覺窮乏的平均進款。在每一城

市，每一區域，這平均進款的標準，都不相同；可是民衆判斷的本能是不會錯誤的。他們用不會寫在漂亮紙上的統計，塗滿數目字的表冊，他們自會找到財產的界限。在我們這美妙的社會中，是極少數人佔得國民收入的極大部分，他們用以建造都市的大廈，鄉間的別墅，或存放在銀行中，以他們的名義，印鑄錢幣鈔票，或代表公共勞動積蓄的種種票據。要沒收要充公的就是這些財產，充公實現了，同時就把每塊土地都已抵押了的可憐的農民解放了，就是終日生活於期票恐怖，金錢拮据與無可避免之破產威脅中的小商人，也將恢復了他們的自由，就是今天不能準備明天麵包的貧苦羣衆，也將見到天日了。（插圖10）充公既然是羣衆的切身利益，他們是否留爲自由人或重新陷入貧困或永恆憂慮的慘境，既然都以充公的實行與否爲轉移，難道在充公的前夕是冷淡地中立的他們，一到充公的時候，還不知道這一壯舉的重要麼？或者他們仍未覺悟，仍不自謀解放，仍天真地成立一個臨時政府，讓那些手軟舌靈的人們去掌握政權吧？或者他們毫不展緩地以新的統治者去代替舊的主人吧？他們做自己所應做的事業吧，如果他們願意被出賣，則請他們信任被選成的代表！

我們也知道，理性不是一切。羣衆單認識自己的利益，單

明白自己的利益是在不要時常黑慮將來與不要屈辱服從主人的生活，是不夠的。他們同時應該改變財產的觀念以及與這觀念有關的道德思想；應該不猶疑不含糊地了解一切產物，人類勞動與積蓄的總和，既為大家聯合工作的結果，就公道的原則說，除去全體的人類之外，不能有其他任何佔有的主人。他們應該明白地看到私有財產實際上不過是有意或無意地盜竊衆人財富的贓物，待復權的鐘聲一響，就應該快活地把它沒收為公有。從前革命的時候，大概以“弟系”的國王代替“兄系”的國王，以律師代替“最優的共和”，以張家的所有主代替李家的所有主，故社會制度毫無變更。所以貼在一切衙門進口處的“搶劫者死”的佈告，恰與當時流行的道德符合，多少可憐的窮人一動到國王的金幣或麵包舖的麵包，即橫遭槍決，以示民間“正義”的難犯！

曠斷者為維護自己的財產，制定不少無恥的法律，代表這法律尊嚴的國民軍竟傲然指點着躺在宮庭階級上的屍體，他的同伴們居然興高采烈地稱他為維護權利的執法者！1830年<sup>211</sup>與1848年的這些通告將不會再在將來反叛的城牆上發現。在一切東西屬於一切人的地方，盜竊是不會有的。“請任意取用，不過，不要浪費，因為一切都是你們的，而且是你們所需要的”。不過，請你們趕快把一切應該破壞的都破壞了，趕快把堡壘，監

211 指1830年法國推翻國王查理第十的7月革命。——譯者。

獄，炮口朝着城市的炮台，你們在有毒空氣中呼吸那麼久的不衛生區域完全掃除了。趕快把破磚瓦木，爲你們一生污點的陋室焚燬了，趕快住到空着的宮殿大廈與公館裏去。這樣自然而合理的破壞本能於是得到滿足了，它同時也是革新的本能。多少陳舊的東西要更換啊！房屋、城市，農工業的工具，以及全社會的組織，哪一樣不要改造呢！

每一件歷史的大事，必有人類道德的某一進化與之符合。真的，平等者所遵守的決不是慈善的富人與知恩的窮人的道德。一個新的世界必有一種新的信仰，行將降臨的正是一個新的世界呢。我們的反對者不是反覆地說：“上帝沒有了！國王沒有了！強權的聲威也將消滅了！”麼？如果不是意識到自己力量的自由人，究竟誰去代替上帝，國王與教士呢？愚昧的信仰沒有了，請把位置讓給科學吧！獨斷與慈善消滅了，繼之而起的一定是正義！

1

2

## 跋

關於由社會革命來實現生活改造這個問題，我在本書最後一章裏不過概略地提到了一下。這一章也只能作為我當時計劃的工作的第二部分（即建設的部分）的導言，直到三年以後我出獄時，我纔有機會着手那一部分的工作。然而因為在第一國際所屬猶拉，意大利，西班牙諸同盟中關於充公的範圍這問題所引起的長篇討論在這一章中也曾約略論及，我覺得現在在這里加添一些話，也有用處。

土地私有的時代已經過去，未來是屬於土地共有制的，關於這一點我們的意見完全一致。可是我們並不贊成把那些並未出錢僱用工人幫忙的自耕農從他們的田地上趕走，毀壞他們的家屋和垣牆，弄壞他們的菜園，將他們的地再用蒸汽犁耕一遍，像那班中央集權的和國家主義的革命者所想像的那樣，我們認為這種辦法既不公平，又非必要。

這種思想在法國當羅伯斯比爾和“雅各賓黨”失敗以後1795年，曾為共產主義者巴布夫<sup>210</sup>宣傳過，他把這思想作為他的“平

210 F. N. BABUUF (1760--1797)，法國大革命中抱有共產主義思想

等團的陰謀”的基礎。後來加伯<sup>211</sup>在他的伊加利遊記中又將這思想發揮，加伯的信從者中間我們應當注意的是1830年到1840年這時期中巴爾貝斯<sup>212</sup>和布朗基所創立的法國秘密團體的會員們，還有淮特林<sup>213</sup>所建立的德國團體“正人同盟”的會員們，從這“正人同盟”那個思想又進到馬克思和恩格斯<sup>214</sup>的共產黨宣言裏面。

在共產黨宣言裏面，就同在布朗基派和巴布夫以前的綱領裏面一樣，社會革命的目的乃是私有財產完全廢除並且移轉到國家手中去。至於生產的問題，宣言則照巴布夫的辦法，主張實行義務，普遍，平等的勞働制，爲着達到這個目的，應該“組織產業軍，特別是農業的產業軍” (§53)。法國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也贊成這種產業軍。<sup>215</sup>

---

的革命家，後來發動所謂“平等團的陰謀”，企圖推翻當時的執政府，事洩被捕，處死刑。——譯者。

211 E. CABET (1788—1858)，法國著作家，著有 *Voyage en Icarie* (1845)，描寫他的理想社會

212 A. BARBÉS (1801—1870)，法國政治家，共義主義者。——譯者。

213 W. WEITLING (1808—1871)，德國社會主義者，在紐約病故。——譯者。

214 KARL MARX (1818—1883)，德國經濟學家，即馬克思主義的創始者。共產黨宣言是他與友人恩格斯 (F. ENGELS, 1820—1895，德國社會主義者)合著的小冊子。——譯者。

215 在加拿大和美國牧野中“超級”大農場的成功曾博得一班國家社會主義



我們自然不能接受這種充公的綱領。農業必然依照各個地方的不同的特性而採取規模或大或小的各種不同的形態（在法國這尤其顯著），此等形態既已為我們所熟知，則我們不能夠認為小的農村經濟的破壞便是一個進步。巴布夫的公式不僅對小的農村經濟有損，而且必然會引起鄉村反對都市的暴動，使全國陷於饑饉。並且今天要摧殘農業中個人的創意，實在是一件愚蠢的舉動，因為歐美某一些地方農業上的成功和土地集約耕種的發達，直到現在為止，還是靠著私人的經營和個人對於土地的執著的熱愛。

因此，我們認定（我們對於農業將來可能採取何種形態不願依據個人的成見預先斷定）目前革命的努力不應以小的農村經濟的廢止為目標，而應該促使小的經濟聯合起來，只要是在它們的努力的聯合成為必要的時候。

我們關於小的農村經濟的這種態度引起了國家社會主義者

---

擁護者的讚美（在那些地方為了耕地，小麥的播種與收割的緣故，一年徵集兩次這樣的產業軍來工作，恰恰在這時期中是這種產業軍幫忙造成了一種經濟的恐慌。）不過那種成功是很短暫的。到了十九世紀的末葉，我旅行加拿大的曼尼托巴省（Manitoba）時，就看不到那種農場的一點痕跡了；至於俄亥俄州（Ohio）的草原，我1901年看見那裏滿佈着無數的小農場，用地上風車林立，不斷地將水注入菜園。經過兩三次小麥的歉收後，大農場就沒落了，土地分售給小農家去耕種，而這些小農場所收穫的各種食物生產品比較那些超級大農場的出產多得多。——著者

的攻擊。可是他們自己只要有機會同真實的田園生活接觸，他們就會漸次明白（尤其是在法國），正是這種小的農村經濟和土地所有權分散在許多小地主手中的情形使得法國不用劫掠鄰國便可得到相當的安樂：德國社會民主黨看見小的農村經濟在阿爾薩斯<sup>216</sup>和德國西部各地所得的結果後，也有了同樣的結論。

1886年初我出獄以後，便在我們的刊物上陸續發表文章，企圖更詳細地闡明如何由社會革命來改造生活的問題。並且我知道在拉丁諸國中人們對於設立“獨立的公社”的希求是多麼地強烈，所以我心目中就特別有着這樣一個對象：一個擺脫了資本主義羈絆的都市大公社——尤其是巴黎，巴黎的勞働階級既極聰明，而又富有獨立性，而且由於過去的教訓，他們還學得了大的組織能力。

這些論文後來在1892年編印成書，愛利賽·邵可侶給它起了一個名字“*La Conquête du Pain*”（麪包略取）；這個名字選得很好，因為它說明了整個著作的基本觀念，即是說，社會革命時期中主要的目的並不在社會秩序之政治的改造，而在供給萬人麪包的問題，滿足人民最緊急的需要如衣，食，住等等的問題。同時我還想證明一個大都市的勞動者可以由自己組織起

216 Alsace 現在是法國的一省，在第一次歐戰前屬德國。——譯者。

來，成立自由的公社經營自由的生活，並不等待官吏們（即使那  
 般人有着這一切的才幹）來給他們安排這樣生活。這書的俄文  
 本被我們換了一個題名：麪包與自由。<sup>217</sup>

不幸，我得承認這事實，社會主義者和一般的勞働者已經不  
 再相信社會革命在短期內可能發生，因此他們對這革命應當有  
 着怎樣一種性質的問題便不再感到興趣了。過了許多年工團  
 （即職業的聯合）運動在法國勃興以後，關於這個問題才有了另  
 一部著作。我們的同志布惹<sup>218</sup>在他的著作我們怎樣完成革命<sup>219</sup>  
 中描寫了社會革命在工會的指導之下怎樣能夠在法國完成；還  
 有，工會和它們的大會，並不等着那班企圖奪取權力的人出來幫  
 忙，它們怎樣直接將資本家的產業充公，並且在新的基礎上面組  
 織整個生產事業，而且不使生產有片刻的停頓。顯然勞働者單  
 獨靠着他們的組織便可以達到這個目的。雖然在若干細節上  
 我的見解跟布惹的並不一致，可是對那班知道社會改造已不可  
 避免並且已經逼近的人，我願意帶着充分的信心推薦布惹的書。

我出獄後不久，便被迫離開法國；我在英國住下來，現在我

217 1905年出過一種俄文譯本，題名仍是麪包略取：——譯者。

218 EMILE POUGET (1860—1931) 法國工團主義之理論指導者。——譯者

219 *Comment nous ferons la Révolution*, 1911年，巴黎版。這是  
布惹與他的同志巴多 (E. PATAUD) 合著的。——譯者。

能夠研究一個大的工業國家的經濟生活了，我是從實際方面來研究的，並不單是靠着書本，因為在那些書籍中，近一百多年來，經濟學家們始終蹈着他們先輩的覆轍，犯着同樣的錯誤。每次我在英吉利，蘇格蘭的各都市中講演，我總要利用這個機會同工人們作長談，並且參觀各種大小工廠和工場，煤礦，海軍大造船廠，同時我並沒有忘記像雪斐爾德（Sheffield），和伯明翰（Birmingham）那樣的小規模生產的中心地，我也參觀了這些地方的小工場。我還參觀了像曼奇士脫（Manchester）的“批發合作社”那樣的分配合作社的大中心，同時也參觀了已經開始在增加的合作社生產的試驗。我這樣考察着實際的生活的時候，我不禁常常想起下面的這個問題：——“社會革命要採取怎樣的形態，才能夠使社會不用經過多大的衝突，就從以贏利為目標的私人或股份有限公司的生產，移到生產者與消費者自身來組織的生產和生產物的交換（其目的在使全人民的一切需要獲得最大的滿足）呢？”

我們檢討這個問題便得着下面兩個結論：

第一個結論是，糧食以及一切生產物的生產從而此等生產物的交換，實在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事業，所以國家社會主義者的方案（這必然會引到政黨的獨裁的）一旦應用到生活裏來時就顯得是極不完備的了。

我們可以斷言如果在產業的各部門，職業的各部門中，工人自身不由工會做媒介聯繫在生產上，則任何政府都不能夠來組織生產；因為在每一種的生產中每天總要發生許多困難，那却是任何政府不能解決，也不能事先預見到的。

的確，不能夠在事先預見到一切；生活本身與當地無數智力的努力應該可以跟新的社會制度之發展協力進行，並且找到能夠滿足各種各樣的地方需要之優良的條件。

自然；在準備時期中，關於社會改造之理論的方案也不是完全無用的。它們喚起“思想”的注意，並且對於文明社會所代表的複雜的機構不得不加以精密的考察。可是在另一方面此等方案又把人類必需來解決的那個問題看得有點過於單純了；要是我們必須一開頭就來實現此等綱領的話，那麼我們永遠不會把生活安排好。結果一定會得到失敗，這失敗甚至可能引起最厲害的反動。

許多英國的勞働者——也許因為他們很久以來（即是在1836—1848年要求新憲運動<sup>220</sup>時期以來）就已經着手在研究社會改造的問題了——對這問題的看法是這樣的；他們說，首先應該在勞動的一切部門（普通的船塢工人和農人都包含在內）中間

220 1836—1848年間英國改進黨的運動，主張每年應召開議會，全國一般人民均應有投票權，並廢棄用財產制度限制國會議員的辦法等。——譯者。

組織一些强有力的職工組合(即職工聯合會)。<sup>221</sup> 然後再把那些職工聯合會聯起來,組成本行的全國和國際的聯合大組織,再後它們既然成了一個實際的力量,便要把管理生產的全權抓在自己手中,推翻資本家的支配,並且將生產與消費儘量和諧地處理分配以謀全國人民的利益。

換句話說,1830年勞勃·渦文企圖來創立勞工聯合會時,他所表現的思想已被英國勞働者接受並且變成了他們的思想了。其後,英國的職工組合與法國工人代表1862年在倫敦會晤創立第一國際時,他們也曾企圖實現此等思想。

這個組織正如我們所知道的是一個“萬國聯合會”並且是完全無黨派的,它同時追求着兩個目的:一是對於資本的日常的鬥爭,一是創造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然而這個組織裏面也包含着“混合組,”因此一些並不屬於任何職工會,但熱望勞働者從資本勢力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人也加入到這個組織中間來了。這個“國際”一直存在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末期,後來由於外有各國政府不斷的迫害,內有政黨的陰謀糾紛,終於解體了。第二個“國際”就不再是各工會的聯合組織:它成了各國的

<sup>221</sup> 在從前並且一直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為止,只有幾個產業部門才有職工組合;例如單是在織物業中女工的數目就超過了七十萬,然而女王却沒有一個工會;細木匠要是收入在每小時十便士以下的也不得參加他們的工會,餘類推。——著者

社會民主政黨的聯合組織了。

第一國際消滅以後，在它的創立者所認為應當在職工組合中間保存着“社會革命快要到來”與“由勞働者自身準備革命”這樣思想的那種勢力也隨之在英國消滅了。地方工會對抗榨取者的日常鬥爭代替了更遠大的目標；我們必須指出，工會中大多數的活動份子一天天地爲着組織這些工會和罷工努力工作，也就漸漸忘却勞動組織的最終目標——社會革命了。只有到了這次戰爭<sup>222</sup>爆發前五六年，人們才重新對這基本問題感到興趣——這是受着全世界的這一類的覺醒的影響的。

法意兩國工團的運動尤其是受着這種影響的，還有美國的覺醒也是這樣，在美國，在“世界產業工人”<sup>223</sup>的名義下，開始發展了一個運動，它的目標便是，對抗資本的鬥爭應該着重在將所有各產業從資本家手中移到有了強大工會組織的生產者的手中來。1905年俄國的第一次革命，和大戰前數年歐洲社會生活的一般的和騷動的情形，也都是受着這個方面的影響的。戰爭使我們經歷的恐怖，它帶給全世界的窮苦的後果，以及1917年俄國的革命無疑地會放了一個問題在全世界的面前，那就是需要看一個社會革命的問題。

222 第一次世界大戰：——譯者

223 即 I.W.W.，美國工團主義的工會。——譯者。

然而關於這個運動應該說的話，實在遠較我在這裏所能說的爲多。我現在再回來敘說我在了解英國經濟生活時所達到的結論。

我達到的第二個結論如下：各文明國家現今的經濟生活都是建立在謬誤的基礎上面的。一般的經濟學家所提倡的學說大抵着重在這一點：全球的人分爲兩類。一種人因爲受過高等的教育便被招請來從事各種各類製造品（如織物，各種機器，發動機等等）的生產。另一種人，因爲能力有限，便不得不終身工作爲第一種人生產食糧，並且爲第一種人的工廠生產原料。全部經濟學的講義不過說明這個理論：英國的資產階級就是這樣發了財的；別的國家也在榨取落後的人民來發展它們的工業，它們也會這樣地致富的。

然而若將英國與其他歐洲國家的經濟生活和工業恐慌更深地研究一下，我們便會得到另一個結論。再要做到像英國在這時以前那樣地致富，是不可能的了；沒有一個文明國家願意，而且也不會，長久做個原料的供給者。所有的國家都渴望發展自己國內的製造工業，並且全都逐漸達到了這個目的。技術的教育絕不能成爲某一單獨國家的特權，除非這個國家用武力征服了那些渴望發展自己的教育與工業的鄰國。至於抱着這種



目的去征服鄰國之意向，它在近四十年來就存在着，並且在德國尤其顯著，結果它把全世界引入可怖的戰爭中去，使得歐美兩洲陣亡六百萬以上的人，而死傷病弱殘廢的人數當在千萬以上，還沒有提到比利時和法國非部之橫遭蹂躪，以及糧食，燃料，五金之大遭破壞，直到今天文明世界的全體人民還缺乏着這些不可少的物品呢。

這其間一個民族在近五十年中生長了，並且取得了他們在文明民族的大家庭中的位置，這就是北美合衆國。這個民族給我們證明了一件事實：並不用榨取別的民族，單靠着機器，鐵道，自由的工會和教育普及等等來平行地發展本國的工業和農業，八千萬的居民就能夠達到了富足和強盛的境地。<sup>224</sup>

法國也是部分地向着這方面發展的，這個對全世界的顯著的教訓已經把經濟學的流行的學說完全澈底地改變了。發展各民族的安樂的道路是在農業與工業的聯合中，而不是在將民族再分爲工業民族與農業民族的分割中間。這樣的分割必然

224 著者把美國資本主義的“和平的”性質太理想化了。這一章寫成於1919年年尾，著者也忘了提起菲律賓等的事，他更沒有機會見到以後美國的經濟恐慌。至於所謂“自由的工會”我們知道美國對於工會活動份子，特別是世界產業工人（即美國著名工會 I.W.W.）的會員，素來壓迫得很厲害。1927年意大利 LASACCO 與 VANZETTI 的被處死刑，不過是美國工會沒有自由的許多證據中的一件。——譯者。

會將人類引到無止息的戰爭路上去，這戰爭就是爲着替自己工業爭取奴隸和市場而爆發的。

我研究過這個重要的大問題，寫了一系列的論文，在1890—1893年中間陸續發表，後來又印成一本書題作田園，工廠，手工場。<sup>225</sup> 我還是先研究了許多連帶的問題才寫成這部著作並且還知道不少的事情。可是最重要的結論還是這個：我們走過在我們大都市的大街上，看見富豪們的漂亮住宅，他們的華麗的車子，大商店玻璃櫥窗中那些極其富麗奇珍異物，以及在人行道上散步的服飾華貴的闊人們，我們才相信我們確實是富裕的，而其實我們的財富，還要比這個多過若干倍呢！英國在全世界中是最富的。<sup>226</sup> 然而要是我們把英國所有田地，煤礦以及大小工廠等等的全部收入集在一起，平均分給全體英國人，那麼每人每天只能夠分到三先令，絕不會超過四先令的。至於在俄國，每人每天也只能勉強分到五十個戈貝（卽一先令）。

因此我們便明白社會革命無論在哪一個地方爆發，從開始的日子起它就應該把“大量增加當地的生產”視作它的第一要務。在解放後的最初幾個月內，糧食和一切商品的消費必然會

---

<sup>225</sup> 我後來又把書節約成一小冊題作：爲什麼並且怎樣從事手腦勞動。（俄文本——譯者）

<sup>226</sup> 這是在1919年12月寫的。現在英國不是這樣的情形。——譯者

增加，而同時生產又會減少；在另一方面任何國家一旦發生了社會革命，這個國家一定會被一些採取不友好態度甚或敵視態度的鄰國包圍着。——不只一次英國的同志們向我問道：“要是英國所需要的麪包有三分之二都是從外國輸入的，那麼我們怎麼能夠生活呢？要是我們沒有我們所需要的原料，我們的工廠怎麼能夠開工出貨來換取麪包呢？”——他們問得很有理。

當我把英國的貯存物品（我們可以稱這為一個國家在革命時的基金）開了一個清單之後，我所得到的結論倒是令人困惑的。剛剛在收成之後，麥的貯存量足供三個月的食用；可是到了正月貯存量就減到只夠用六個星期了。至於棉花，也從未有過三個月以上的存量，常常只夠六個星期的使用。還有各種工業所必需的一切的副產物（例如，鍊鋼所必需的錳），它們的貯存量也只有這樣多。總之工業的英國僅僅有着這麼一點點的貯存量，差不多是吃一天算一天地過着日子。

然而並不單是英國一個國家這樣地過着日子；在現在這種資本主義經濟的狀態下，一切民族都是這樣過活的。不久以前俄國還接連地遭逢着一連串兇殘的大饑荒，<sup>227</sup> 使數千萬居民遭受凍餓。就在現在<sup>228</sup> 俄國本部和西伯利亞的三分之一的人口

227 指二十世紀初葉俄國的饑荒。——譯者。

228 這是在1919年12月。——譯者。

都常常處在貧苦悲慘的境地，一年中甚至有三四月吃不着麪包，——還不說一切別的生產物都很缺乏，他們的農具又都是原始的，他們的牲畜也沒有給餵飽過，肥料也缺乏，他們又沒有農業方面的知識。

總之我們既然知道了直到現今歐洲所有國家全人口的三分之一都在過着貧苦悲慘的生活，缺乏衣、食以及各種東西，那麼一旦發生革命，消費必然會因之劇增，這是很顯明的事。在生產減少的時候，對於一切生產物的需要却反而大大增加，結果便會產生饑荒——普遍的饑荒像今天俄國的情形一樣。<sup>229</sup> 只有一個方法可以避免這種饑荒。我們應該十分明白，一個革命運動在某一國內爆發時，那唯一的合理的出路便是：在革命一開始的時候，工廠的工人，農人以及所有的公民自己起來把全部國民經濟抓在他們的手中，由他們自己來管理，他們努力使全部生產迅速增加。不過只有到了凡是今天照着舊習慣由一羣部長大臣或什麼委員會來處理的與國民經濟有關的事情，將來化作簡單的形式，交給每個鄉村每個都市，每個大小工廠作為它們自己的事情讓它們自己來處理的時候，工人，農人才會相信有這個必要。

我們將各民族的實際生活研究了一番之後，必然會得到這

229 仍是1916年的事。——譯者。

樣的結論：一切的民族都應該在他們自己的區域內盡全力發展農工業，並且一方面用加強土地耕種的方法使農業達到完善之境，同時也使製造工業日趨完美。只有朝着這個方向發展，我們才能夠在勞動擺脫資本束縛的解放中找到進步與成功的保證。一部分人命定來給另一部分人服務，這樣的事是不能再有的。要明白這個，也要明白社會革命不能由專政來完成的事實，那麼就見到整個未來建築的基石了。要是撇開了這基石，那就是把大樓建築在沙上。

生活的這一面近三四十年來都很少得到社會改革家們的注意。可是今天經過了上次大戰的殘酷的教訓以後，所有誠摯的人，尤其是勞動者們都應該明白這一個真理了，它就是：只要某一些國家以爲自己應當從事製造品的大量生產來賺錢致富，並且把另一些落後國家拿來任意分配，好讓那些落後國家來供給它們需要的原料，而它們自己却靠着別人的勞力積蓄起財富來，只要這樣的事情存在一天，那麼像上次大戰那樣殘酷的戰爭便不可避免，並且還會有更殘酷的戰爭。

不僅這樣。我們還應該肯定地說，只要製造工業，以及工廠勞動者的福利還是像在今天這樣建築在本國或外國的農人的榨取上面的話，那麼以社會主義爲基礎的社會改造便不可能。

我們不要忘記，現在榨取着別人勞力的並不只有資本家一

種人，“也不單是資本家才算是帝國主義者。”並不單是資本家才渴望着在歐，亞，非三洲以及別的地方攫取廉價的人工，以便獲得原料的供給。勞動者一參加了政治事務之後，帝國主義的征服攫取的傳染病也就被他們染上了。在上次大戰中間德國工人，跟他們的老闆一樣也希望政府在小亞細亞和埃及，並且甚至在歐洲，那就是說在俄國和巴爾幹半島，爲他們攫取比較價廉的人工；他們也認爲英法兩國妨礙着他們的征服攫取，所以必須將那兩國戰敗；而英法兩國的工人也毫不隱瞞地主張他們的政府在非，亞兩洲作這同樣的征服攫取。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很可以預先說定，各文明國家中間一定還有一連串的戰爭爆發，而且還是些更殘酷更野蠻的戰爭，除非在那些國家內部發生了社會革命，並且將它們的生活澈底改造，另外建立在新的，更帶社會性的基礎上面。全歐美人士，除了少數榨取者外都感到這個革命必要了。

然而這樣的一個革命，絕不是用專政和國家權力所能完成的。要是沒有一個從下面來並且由工農自身參加進行的大規模的改造，社會革命必然會完全失敗。俄國革命可作這事實的另一證明，這個教訓將來會被人了解的：在歐美各處人們都在認真地努力想在一切勞動階級（包括農人，工人以及所謂知識份子）中間創造未來革命的幹部，並不服從上面來的命令，却能夠自

跋

已來製造全部新的經濟生活之自由的形式。

彼得·克魯泡特金

1919年12月5日

(巴金譯)

5

5

5



## 中西人名地名對照表

Algérie 阿耳及利	柏爾笛
Alsace 阿爾薩斯	Bertrand 貝德朗
Amalfi 阿馬爾非	Blanc, Louis 路易·布朗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	Bianqui, L.A. 布朗基
Andrassy, J. 安特拉西	Birmingham 伯明翰
Andalousie 安達盧西亞	Bismarck, O.E.L. 俾斯麥
Anjou 安如	Bonnemère 波納曼爾
Antiers 安濟埃	Bouchez 蒲宜
Antioche 安提阿	Brabant 勃拉邦
Arnould, 亞諾德	Braesch 布瑞席
Artois 亞爾多亞	Brissot, Jacques P. 布里索
Augsbourg 奧格斯堡	Brown, Emma 勃倫夫人
Aulard, M. 奧拉	Buckle, H.T. 巴克爾
	Burke, Edmond 柏克
Babeau 巴波	
Babeuf, F.N. 巴布夫	Cabet, E. 加伯
Barbès, A. 巴爾貝斯	Calviniste 加爾文派
Bentham, J. 邊沁	Catherine II 喀德鄰第二
Bertier, L.L. de Savigny	Chatelier 沙德里埃

- |                              |                       |
|------------------------------|-----------------------|
| Clausius, R. 克勞宿斯            | Eichhorn, Karl F. 哀希渾 |
| Clemenceau, G. 克雷莫梭          | Engelhardt 安青爾赫特      |
| Clermont 克來克                 | Engels, F. 恩格斯        |
| Cochinchine 交趾支那             | Eugène Sue 尤敬西        |
| Combes 公勃                    |                       |
| Corinth 科林斯                  | Faust 浮士德             |
| Castre 喀斯特爾                  | Favre, G.C. Jules 法佛爾 |
| Courtray 庫特勒                 | Florence 佛羅倫斯         |
|                              | Foullon, J.F. 傅龍      |
| Dalloz, V.A.D. 戴魯士           | Fourier, C. 福利葉       |
| Danaüs 達諾斯                   | Franche-Comté 法蘭斯·孔德  |
| Dauton, G. 丹東                |                       |
| Darwin, Charles 查理·達爾文       | Gambetta, L. 甘必大      |
| Darwin, Erasmus 伊拉·莫斯<br>達爾文 | Gaupp, E.T. 高卜        |
| Daudet, A. 都德                | Gervinus 宜微寓斯         |
| De Calonne 達加羅               | Girardin 齊拉丹          |
| Desmoulins, Camille 德木南      | Girondin 吉隆特派         |
| Disraëli, Benjamin 狄斯累<br>里  | Gladstone, W. 格拉斯頓    |
| Doniol 多尼奧                   | Godwin, William 高德文   |
| Doukhobortsi 杜科波爾            | Gothard 哥塔            |
|                              | Grégoire, H. 格里瓜爾·司鐸  |
|                              | Grève 格勒佛             |
|                              | Guizot, F.P.G. 基佐     |

中西人名地名對照表

Guyane 基阿那	Laveleye Emile de 拉夫列頁
Hébert, J.R. 埃伯爾	Lebas, Philippe 勒巴
Heitz 海茨	Lemaître 勒曼特爾
Henry George 亨利·喬治	Leymarie 雷馬利
Herzen, Alexander 赫爾岑	Liège 列日
Hippeau 希波	Limousin 利穆藏
Hirn, G.A. 哈恩	Lombardie 郎巴底
Hugo, Victor 雨果	Louis XI 路易十一
Jacobins 雅各賓派	Louis XV 路易十五
Jura 猶拉	Louis-Philippe 路易·腓力浦
Karéeff 卡雷伊夫	Macaire, Robert 羅柏·馬該爾
Kent 康特	Mac-Mahon, H. E. P. Maurice de 馬克·馬洪
Kosciusko, T. 科修斯古	Manchester 曼奇士脫
Kostomarov 科斯多馬洛夫	Mandar, M.P. 蒙大
Lafont 拉逢	Manitoba 曼尼托巴省
Lamballe, Princesse de 郎巴爾王妃	Marat, Jean Paul 馬拉
Languedoc 朗葛多克	Marcel, Etienne 亞田·馬爾塞
Laon 拉翁	Massachusetts 麻沙秋塞州
	Maupéou 莫補
	Mège 梅日

- |                               |                       |
|-------------------------------|-----------------------|
| Mellie, E. 麥列                 | Palmerston, H.G. 帕拿斯頓 |
| Michelet, Jules 米席勒           | Pataud, E. 巴多         |
| Mill, J.S. 彌爾                 | Paulyanthe 波里安特       |
| Mirabeau, H.G.R. 米拉波          | Picardie 畢卡地          |
| Molière 莫里哀                   | Pitt, William 庇特      |
| Monnier, Henri 莫尼埃            | Poitiers 波亞疊          |
| Montdesir 蒙特齊                 | Pouget, Emile 布惹      |
| Montesquieu 孟德斯鳩              | Proudhon, P.J. 蒲魯東    |
| Marx, Karl 馬克斯                | Prudhomme, J. 蒲呂陀姆    |
|                               | Pskoff 蒲斯可弗           |
| Nantes 南特                     | Pugatcheff 蒲加切夫       |
| Necker, J. 奈克                 |                       |
| Nordhof 諾特霍夫                  | Quercy 克爾西            |
| Norfolk 諾福克                   |                       |
| Normandie 諾爾曼底                | Raudot 羅陀             |
| Nouvelle-Calédonie 新加來<br>陀尼亞 | Raynouard, E.J.M. 雷奴亞 |
| Novgorod 諾弗哥洛                 | Reims 理姆斯             |
| Nuremberg 努連堡                 | Reveillon 雷凡榮         |
|                               | Rienzi 列安齊            |
| Odessa 敖德沙                    | Robespierre, M. 羅伯斯比爾 |
| Ohio 俄亥俄州                     | Rocquain, Felix 羅根    |
|                               | Rothschild 羅斯齊爾特      |
|                               | Rouen 盧昂              |

中西人名地名對照表

Roumestan 盧曼斯丹	Strobel 斯特羅貝
Roux 盧	
Rousseau, J.J. 盧梭	Torine, H. 戴納
	Tartufe 達爾狄夫
Saint Amand 聖亞孟	Terry, J.M. 戴雷
Saint-Just 聖儒斯特	Thierry, Augustin 基埃里
Salisbury, R. 薩利斯伯利	Thonon 士農
Sanguet, M. 桑該先生	Toulouse 都魯斯
Savigny, Friedrich K. Von 撒維尼	Tourgueneff, Ivan 屠格涅夫
Schaeffle, Albert E.F. 謝富 勒	Valence 瓦倫西亞
Schiller, J.C.F. 席勒	Vic 維克
Schlosser, F. 史羅塞	Victoria, Queen 維多尼亞 女王
Schneider, J.E. 史乃德爾	Voltaire, F.M.A. 伏爾德爾
Sheffield 雪斐爾德	
Simon, Engène 西門	Weitling, W. 淮特林
Sommier 梭米埃	
Spencer, Herbert, 斯賓塞	Young, Arthur 亞瑟·楊
Strasbourg 斯特拉斯堡	

1

2

3

4

## 索 引

### 二 畫

人民委員會 292.  
人民代表 189  
人身奴役制 257.  
人權宣言 167

### 三 畫

三十年戰爭 13.  
土耳其 6, 3, 39, 85, 157, 170, 171, 176, 309  
土耳其斯坦 319  
土農 ix  
土地的封建制 92 同盟 141, 144, 問題  
143. 私有權 327, 319, 335, 國有 154,  
319, 與工作同盟 154.  
工業鬥爭 25  
工錢制度 72, 263  
工人階級 299  
大西洋月刊 21,

大革命史 122,  
凡爾賽 121, 126, 130.  
小亞細亞 350,  
小資產階級 149, 153, 289.

### 四 畫

巴黎 xvi, 3, 15, 30, 39, 52, 96, 100, 104,  
121, 126, 128, 130, 163, 164, 171, 186, 194,  
203, 206, 232, 244, 245, 252, 256, 284, 286,  
287, 297, 304, 328, 238, ~大學, 247, ~  
大校場 308, ~革命 295, ~國立圖書館  
296, ~公社, 3, 15, 75, 93, 104, 114, 121,  
22, 125, 126, 128, 129, 131, 132, 133,  
135, 184, 198, 246, 302, 304, ~公社參議  
會 127, ~無產階級 114, 134, 128, ~的流  
血 84, ~交易所 85, ~天文台 194.  
巴力門 198,  
巴布夫 335, 236, 337  
巴克爾 198, 224,

一個反抗者的話

巴波 296  
巴斯底 94, 96, 276, 283, 294, 295, 297,  
巴爾幹諸國 176,  
日俄戰爭 17,  
日內瓦 x, xv, xvi, 101, ~ 日報 307,  
日本 6,  
日耳曼 200, 227,  
中國 20, 153, 283,  
中世紀公社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92,  
公社 28, 29, 30, 107, 108, 109, 113, 115, 116,  
117, 119, 125, 127, 132, 134, 136, 139, 163,  
171, 172, 201, 302.  
公有制度 325,  
公民直接表決制 213.  
丹東 4, 214, 259  
文藝復興 58,  
孔子 20,  
反抗者 x, xv, xvi, ~ 的話 xii, xv,  
xvii, ~ 的演說 xvi, 322,  
反國家派 101,  
反強權派 101,  
反強權共產主義 138,

反強權的安那其主義者 139,  
互助論 109, 112, 115, 202, 219, 224, 230,  
尤敬西 122,  
不列顛帝國 171,  
王印拘票 285.  
五月場 225,  
公物 296,  
文獻保存所 297,

五 畫

代議政府 xii, 125, 179, 180, 181, 182,  
198, 207, 233, ~ 論 174,  
代議政體 169, 170, 175, 201,  
代議制 173, 174, 177, 175, 186, 199 208  
代議政治 86  
代表政府 69,  
代表制 127, 178, 179, 192,  
代表議會 198,  
代表會議 187,  
布埃爾 13,  
布惹 339  
布朗基派 245, 251, 256, 336.  
布瑞席 247,



布里索 251, 252.  
 布勒塔尼 257, 296.  
 甘必大 28, 34, ~派 15, 262, 263.  
 比利時 101, 109, 115, 136, 119, 345.  
 比康非爾德 182, 262.  
 史乃德爾 82, ~ 二世 83.  
 尼德蘭公國 99.  
 奴隸制度 61, 72, 75, 172, 214, 221, 221,  
 233, 250.  
 北美合衆國 36, 128, 187, 193, 254, 348.  
 加拿大 174, 336, 337.  
 加伯 336  
 加爾文派 180,  
 可能實行派 266,  
 立法議會 94, 295.  
 印度 320,  
 卡雷伊夫 295  
 瓦塞爾 296,  
 史羅塞 296,  
 正人同盟 336,  
 田莊工廠和工場 153, 323, 346.  
 弗蘭得斯 115, 200

## 六 畫

充公 x, xvii, 138, 310, 311, 312, 313,  
 321, 327, 328, 330, 331, 335, 337.  
 安那其 xvi, 99, 103, 106, 123, 260, 313,  
 ~主義 ix, xv, 90, 101, 131, 133, ~主  
 義者, xiii, 101, 102, 103, 234, 235, 242,  
 249, 313, ~共產主義, 89, 90, 91, 92, 96  
 97, 131, 169, 301, 303,  
 安特拉西 82  
 安星 ~公司 82, ~十世 83.  
 安達盧西亞 147  
 安如 155  
 安濟埃 188  
 安提阿 262  
 阿姆斯特丹 283  
 安吉爾赫特 297,  
 西班牙 5, 29, 31, 75, 110, 115, 118, 119,  
 126, 146, 147, 155, 191, 219, 308, 335.  
 西涅克 37.  
 西伯利亞 5, 105, 172, 187, 232, 255, 347.  
 西歐 50, 146. ~奴隸制 105, ~的勞動階  
 級 168,

西門先生160  
西貢195,  
西姆爾登259,  
西齊弗327,  
同業工會XVII,  
同盟抵制180,  
自由黨197,  
自由公社2, 106, 169, 228,  
自由共產主義131,  
自治公社主義303, 304.  
共產主義 xvi, 2, 90, 112, 115, 131, 147,  
168, 265, 266, 314, 335.  
共產黨宣言336,  
共和84, 167, 170. 黨人90, 94, 280, 328, ~  
主義243, 252.  
休戚相關14, 19, 30, 103, 115, 117, 119,  
128, 130, 219, 220, 223, 239, 308.  
伊拉莫司·達爾文48,  
伊凡第四181,  
伊加利遊記336,  
全級會議95, 293.  
全權的國民議會257.  
米拉波95, 251,

米席勒122, 136, 247  
列日102,  
列安齊199,  
托爾斯泰172,  
交趾支那195,  
伏爾德爾214.  
吉隆特黨247, 251.  
多尼奧296  
行業限制314, 325.

七 畫

克雷服X,  
克魯泡特金 ix, x, xi, xvii, 174,  
351.  
克雷蒙梭23, 262,  
克勞宿司48,  
克來克296,  
克爾西297.  
私有財產2, 14, 54, 55, 123, 132, 229, 231,  
258, 264, 314, 318, 321, 323, 324, 326, 328,  
332. ~制92, 97, 115,  
里昂7, 111,  
匈牙利186, 157.

希臘102,  
 希波296  
 努連堡109,  
 沙皇122,255,  
 沙德里埃296  
 貝得福特公爵151,  
 貝德朗188,  
 亨利第四180,286,  
 亨利·喬治319.  
 狄斯累里183.  
 汪德省257.  
 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們262,  
 利穆臧297.  
 杜科波爾314,  
 伯明翰340.  
 佛羅倫斯108,112,~的公社114,

八 畫

邵可侶 xiii, xv, xvi, 162, 338,  
 阿爾薩斯5,297,338,  
 阿富汗13,  
 阿馬爾非108,  
 阿根廷共和國187,

阿拉伯195  
 阿爾及爾回教徒195,  
 阿巴伊監獄251,  
 法國 ix, xii, xv, 5, 14, 15, 28, 29, 33,  
 34, 37, 60, 80, 81, 82, 84, 87, 90, 92, 93, 105,  
 115, 122, 125, 126, 134, 145, 148, 149, 150,  
 154, 160, 161, 169, 170, 171, 174, 179, 181,  
 184, 186, 187, 195, 200, 205, 207, 211, 219,  
 225, 226, 252, 262, 290, 295, 309, 316, 321,  
 329, 332, 335, 336, 337, 338, 339, 343, 345,  
 350, ~社會主義3, ~社會主義者XVI,  
 ~社會主義的革命家245, ~社會主義  
 勞工會266, ~勞動運動3, ~大革命,  
 92, 95, 96, 118, 198, 206, 214, 228, 247,  
 257, 289, 294, 312, 335, ~大革命史247,  
 257, ~的公社114, ~的無產階級128,  
 ~的國會180, ~國家社會主義者336,  
 法佛爾92,  
 法蘭市131,  
 法蘭西257,  
 法蘭斯·孔德297,  
 拉丁 xv, 10, 56, 90, 123, 244,  
 拉門勒xvi,

拉翁108,  
拉夫列頁先生109,  
拉達297,  
彼得堡263,~大學11,  
彼得三世180,  
波羅的海85,  
波蘭86,257,  
波里安特188,  
波亞疊206,  
波爾明王族的復辟280,  
波納曼爾296,  
社會主義3,45,49,53,57,64,65,68,69,  
80,87,122,131,134,208,262,263,264,  
267,300,305,349,~者60,62,68,69,72,  
74,75,135,143,199,225,231,260,262,  
263,264,266,281,304,  
社會革命68,75,93,122,128,129,130,  
136,209,244,250,302,321,335,338,339,  
340,343,346,347,349,  
社會學導言174,193,  
社會民主黨186,243,  
社會的公社120,  
庇特183

帕牟斯頓183,  
孟德斯鳩214,  
非常會議228,  
雨果259,  
奈克295,  
批發合作社343,  
亞歷山大81,87,~二世255,~三世  
199,255,256,262,  
亞洲84,85,350,  
亞得里亞海85,  
亞特萊飯店188,  
亞諾德127,  
亞瑟·楊149  
亞爾多亞伯爵

九 畫

柏林(1,186,262,263,~的交易所85,  
柏·得·卡雷海峽115,  
柏爾笛286,  
柏克235,  
格格爾131,  
俄國6,11,13,14,30,32,39,75,82,85,9,  
104,114,143,148,149,150,181,199,219,

- 227, 255, 265, 281, 297, 308, 316, 343, 346,  
347, 348, 350, ~的革命者80, 280, ~的  
革命黨人100, ~的沙皇262,  
俄羅斯0, 15, 81, 82, 86, 103, ~帝國171,  
俄亥俄草原323, 337.  
英國5, 13, 28, 35, 36, 38, 48, 60, 80, 81, 82,  
83, 84, 102, 146, 151, 152, 153, 154, 155,  
170, 171, 176, 180, 183, 184, 185, 187, 198,  
205, 219, 262, 307, 319, 339, 344, 343, 344,  
346, 347, 350, ~的資產階級176, ~的議  
會179, 180.  
英吉利合衆國171.  
勃里夫·拉格特186,  
勃倫夫人21.  
美國13, 37, 67, 141, 150, 153, 170, 171, 174,  
189, 193, 319, 322, 330.  
美洲13, 315,  
科斯多馬洛夫11,  
科修斯古257,  
科林斯王327,  
保加利亞16, 84, 170,  
保守派26  
保守黨197, 265,  
保王黨243.  
保皇黨90, 107.  
保民官199,  
保守主義222, 242.  
保護政策4,  
哈恩48,  
查理·達爾文48,  
查理第十291, 332,  
威廉87  
威廉退爾56, 57  
威爾斯171,  
威斯特民斯特侯爵151,  
封建制度228, 251.  
封建奴隸制105,  
封建委員會295,  
制憲會議30, 290, 294,  
宜微寓斯1,  
活肉20,  
迦太尼基111,  
南美128,  
南非171,  
南特勅命180,  
拜占庭主義217, ~教會227.

哀希渾200,  
約翰二世206,  
革命社會黨198,  
革命的社會主義233,  
革命政府242,243,248,250,259,  
耶穌 xiii,

十 畫

倫敦80,101,153,176,188,232,322,342,  
    ~不列顛博物院296,  
個人主義1,90,  
馬克斯2,266,336  
馬賽111,  
馬爾塞206,227  
馬克·馬洪184,  
馬拉251,259,296,  
格拉斯頓35,145,146,182,183,  
格拉翰194  
格勒佛廣場284,  
格勒瓜爾司鐸295,296,  
哥塔6,  
哥薩克150  
高麗86,

高卜200,  
高盧200,227,  
高德文234,  
拿破崙118,178,184,252, ~三世15,35,  
    91,171,~派243  
秩序102,103,104,105,183,303,  
秘密結社37,  
放德沙39,  
烏克蘭39,  
烏托邦305,314  
淨士德47,  
席勒56  
庫特勒109,  
夏席科夫122,  
泰晤士報153,307,  
桑該先生161  
宮廷黨170  
海德公園176  
海茨297  
埃伯爾251,  
埃及81,320,350,  
師傅權314,325,  
恩格斯336,

郎巴爾王妃291.

郎巴底

### 十一 畫

國民議會 xvi, 181, 186, 198, 257, 259,  
290, 294, 295.

國會 xii,

國際勞工協會 3, 49, 101, 123, 137, 279,  
302.

國際派 245,

國家主義者 124,

國家集產主義 304

國王同盟 290

莫斯科 182

莫補 286, 287,

莫尼埃 289,

莫里哀 189

雪斐爾德 5, 340,

勒曼特爾 21, 188

勒巴 200,

麻沙秋塞州 21,

基埃里 28, 110, 173, 174, 200,

基阿那 195

基佐 183, 200,

第一國際 101, 245, 335, 342, 343.

畢卡地 155

專制的君主制度 170.

理姆斯 201.

教團會議 205, 207,

陪審制 330.

麥列 247,

梭米埃 206,

梅日 296,

朗葛多克 296,

康特 322

淮特林 336,

曼尼托巴省 337

曼奇士脫 310.

虛無主義者 100, 101,

### 十二 畫

都魯斯 108,

都波 162,

都德 197,

黑龍江流域 314,

黑海 39

勞動的自由4,  
勞動階級61,69,74,350.  
勞工團體69,  
勞工聯合會342.  
勞勃·渦文342.  
斯拉夫29,61,87,200.  
斯特羅貝297.  
斯賓塞174,193,198.  
斯庫勃契那193,  
斯干提納維亞200,  
斯特拉斯堡295,  
斯巴達307,  
菲列濱345  
非洲85,86,320,350  
雅各賓100,185,208,245,251,259,296,  
303,335,~主義185,~俱樂部185,  
萊茵河115.  
無政府x,99,242,329,  
無神論4,  
無產階級4,128,135,140,141,143,  
202,319,  
無神黨人96,100,290,296.  
無頭榜283,284,285,292.

普魯士80,85,133,279,  
普遍選舉33,34  
普法15,  
普丹,普奧,普法的戰爭13,  
悲觀主義27,31.  
集會自由33,37,40.  
集產主義131,137,138,168,299,302,  
303,強權的~169,303,  
集約耕作320.  
喀德鄰第二,108,180,181,  
喀斯特爾296,  
進化論48,  
勃拉邦討飯黨99,  
復辟252.  
傅龍286,  
猶拉291,335,  
富伊來曹304.  
屠格涅夫100,  
貴族會議205,

十三畫

愛爾蘭28,193,143,144,145,146,150,  
171,187,292,308,



- 奧倫堡13  
 奧地利86,87,171,176,254,  
 奧國230,200.  
 奧格斯堡109,  
 奧拉247,  
 瑞士 X, 9,36,56,87,149,150,171,186,  
 187,193,225,259,307, ~的聯邦會議  
 180,  
 聖哥塔隧道54  
 聖火58,  
 聖彼得堡的銀行家81,  
 聖太田III,  
 聖亞孟188,  
 聖經227,  
 聖儒斯特312  
 新加來陀尼亞128,  
 新社會主義267,342  
 意大利5,29,31,61,80,86,103,115,147,  
 200,219,280,335,342. ~大哲學家1, ~  
 北部的公社114,  
 鄉鎮公所11,  
 農民國際164,  
 農民暴動180  
 資產階級 ix,4,7,9,13,14,20,21,22,23,  
 33,34,35,36,37,38,57,60,68,69,82,84,  
 86,87,92,94,95,96,100,101,109,113,  
 116,125,128,129,136,154,177,180,187,  
 198,200,202,206,207,208,214,215,216,  
 225,228,229,249,230,239,243,244,260,  
 281,285,293,294,295,296,300,301,303,  
 307,308,309,311,344. ~的革命者241,  
 ~的共和243, ~的革命247. ~議會  
 243.  
 資本主義的崩潰9,  
 資本主義的封建制度61,172,347.  
 塞爾維亞13,170,198,  
 農奴制度33,93,168,214,224,233,  
 農民國際164,  
 雷奴亞200,  
 雷馬利296,297,  
 雷凡榮286,  
 路易·布朗94,  
 路易十一108,181,212,291,  
 路易十四180,182,90,206,  
 路易十五 05,282,291,  
 路易十六181,190,206,291,

一個反抗者的話

路易·腓力浦187,252,280,328,  
路易十八291  
達爾狄夫189,  
達加羅先生284,  
達那依特之桶284,  
達爾文315.  
經濟奴隸制105.  
賈克291,  
萬國聯合會342.  
頓河180.

十四畫

維多利亞81,  
維克296,  
維達131,  
維也納308,  
歌德47,  
赫爾岑80,  
蒲斯可弗109,  
蒲魯東101,174,194,  
蒲加切斯180,  
蒲呂陀姆式289,  
蒲宜296.

福利葉派131,  
漢撒同盟115,202.  
齊拉丹先生36.  
蒙大251,  
蒙特齊297.

十五畫

德國1,14,31,35,39,48,56,60,80,82,85,  
86,143,174,180,186,200,225,296,303,  
309,336,338,345,350,一的同盟87.~  
的社會主義者123,336~的集產主義  
302,  
德意志帝國171,  
德木南94,  
德·柏樸101.  
歐洲1,5,9,10,13,21,25,30,79,83,103,  
117,148,149,150,165,170,177,189,203,  
225,227,296,307,308,329,343,348,344,  
356.~的戰爭81.~使者11,~的市場  
86,~大陸84,~革命28,  
歐戰13.  
歐美337  
熱那亞114,

撒維尼200  
摩尼德報  
麪包略取338,  
麪包與自由 xvi, xvii, 131, 136,  
339.

十 六 畫

憲兵獨裁制9,  
憲法內閣182,  
諾弗哥洛109,  
諾爾曼底155,  
諾特霍夫315,  
諾福克320,  
盧騷178,214,  
盧曼斯丹196,  
盧昂201,232,287.  
盧296,  
澳洲144,150,153,171.  
縉紳會議228,284,  
激進共和報160.

十 七 畫

薩哈拉沙漠6,

薩利斯伯來32,  
彌爾173,174,  
慈納96,295,296,297  
戴魯士211,  
戴雷神父287.  
謝富勒300.

十 八 畫

聯合派101,  
職工聯合會342.

十 九 畫

羅斯齊爾特6,82,~二十世83,  
羅馬18,200,204,225 ~帝國18,227,~  
法203,  
羅根27,297.  
羅馬尼亞87,  
羅伯斯比爾64,215,249,250,259,296,  
312,335.  
羅陀296.  
羅柏.馬該爾178,190.  
邊沁102,173,174.

一個反抗者的話

二十畫

蘇丹6,

蘇聯39,

蘇格蘭171,232

議會 xii, ~主義170, ~制度174, ~

• 蘇296